

红岩

前仆后继

紅
HONG

岩
YAN

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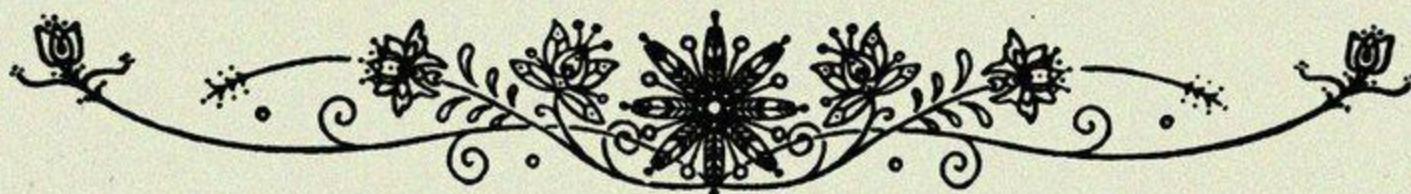
前仆后继

原著 罗广斌 楊益言

改编 可 蒙

绘画 韩和平 罗 盘
金 奎 顾炳鑫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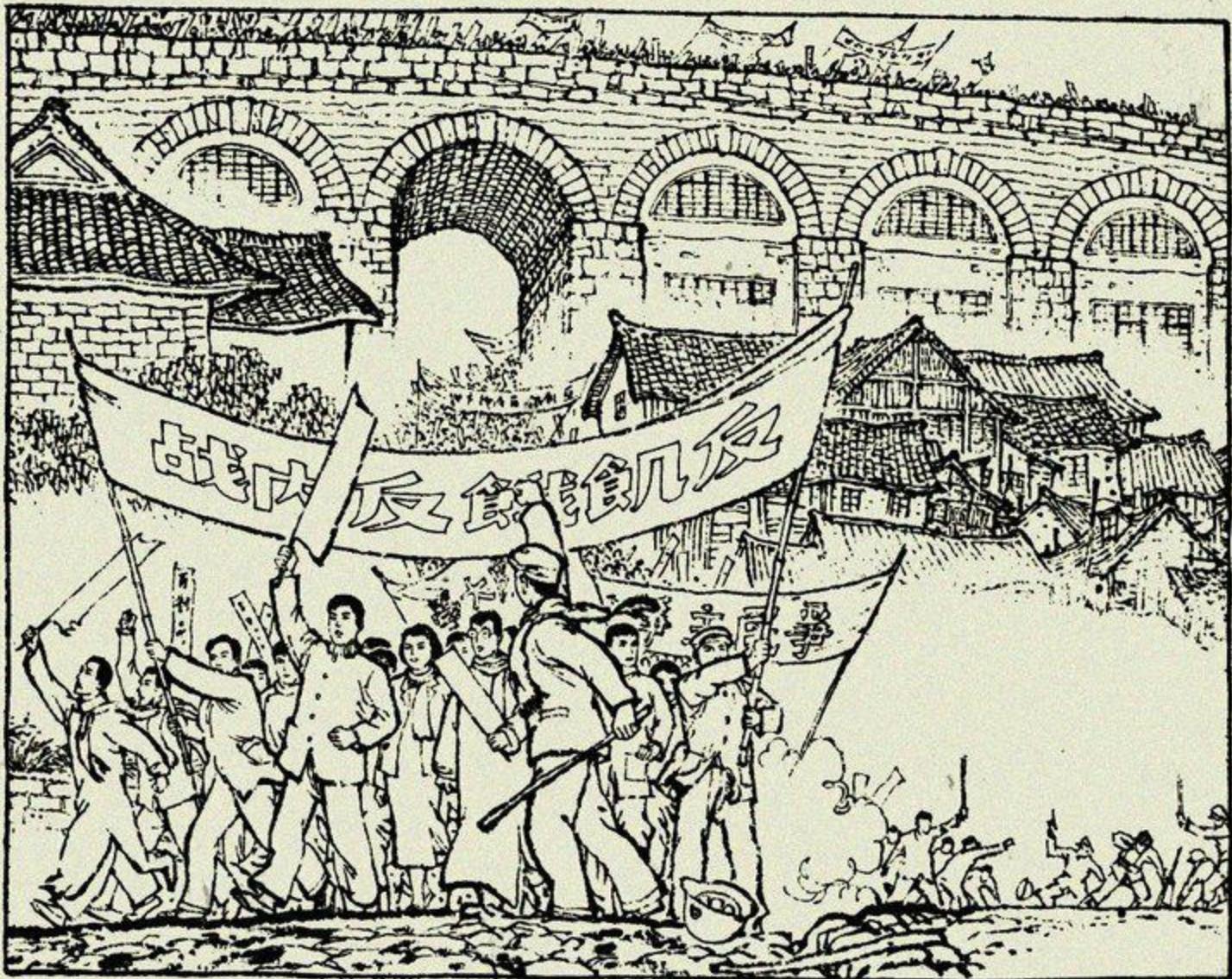
前記

《紅岩》出版以後，深受廣大讀者歡迎。讀過這部小說的人，很難忘懷書中所描寫的許雲峯、成崗、江姐、齊曉軒、劉思揚……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，他們在同敵人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品質，深深打動讀者的心靈，使讀者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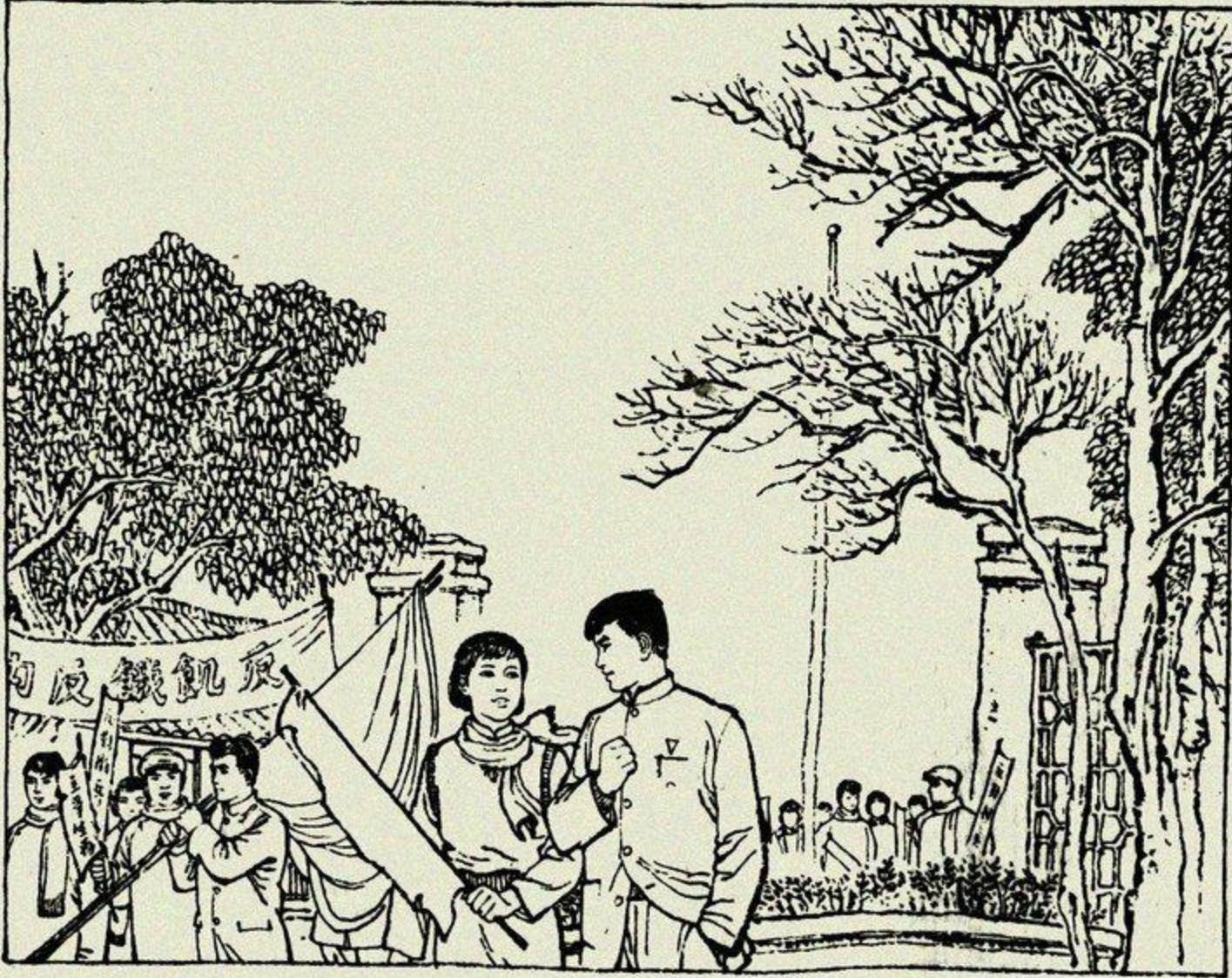
為了滿足讀者需要，我們選擇這部长篇小說編繪為連環畫，全書分为八冊。內容从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掙扎，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起，直到革命志士越獄，美蔣秘密監獄——中美合作所毁灭为止。

我們的意图是想通過連環畫，使青少年了解革命事業的艰苦，珍視今天的幸福生活，繼承革命先烈的战斗傳統，作革命事業的接班人。同时使更多的讀者認識到：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黑暗岁月里，无数先烈为了爭取革命的胜利，如何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。他們的英雄事迹，将进一步地鼓舞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与激情，在階級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實驗的三大革命运动中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，取得更大的胜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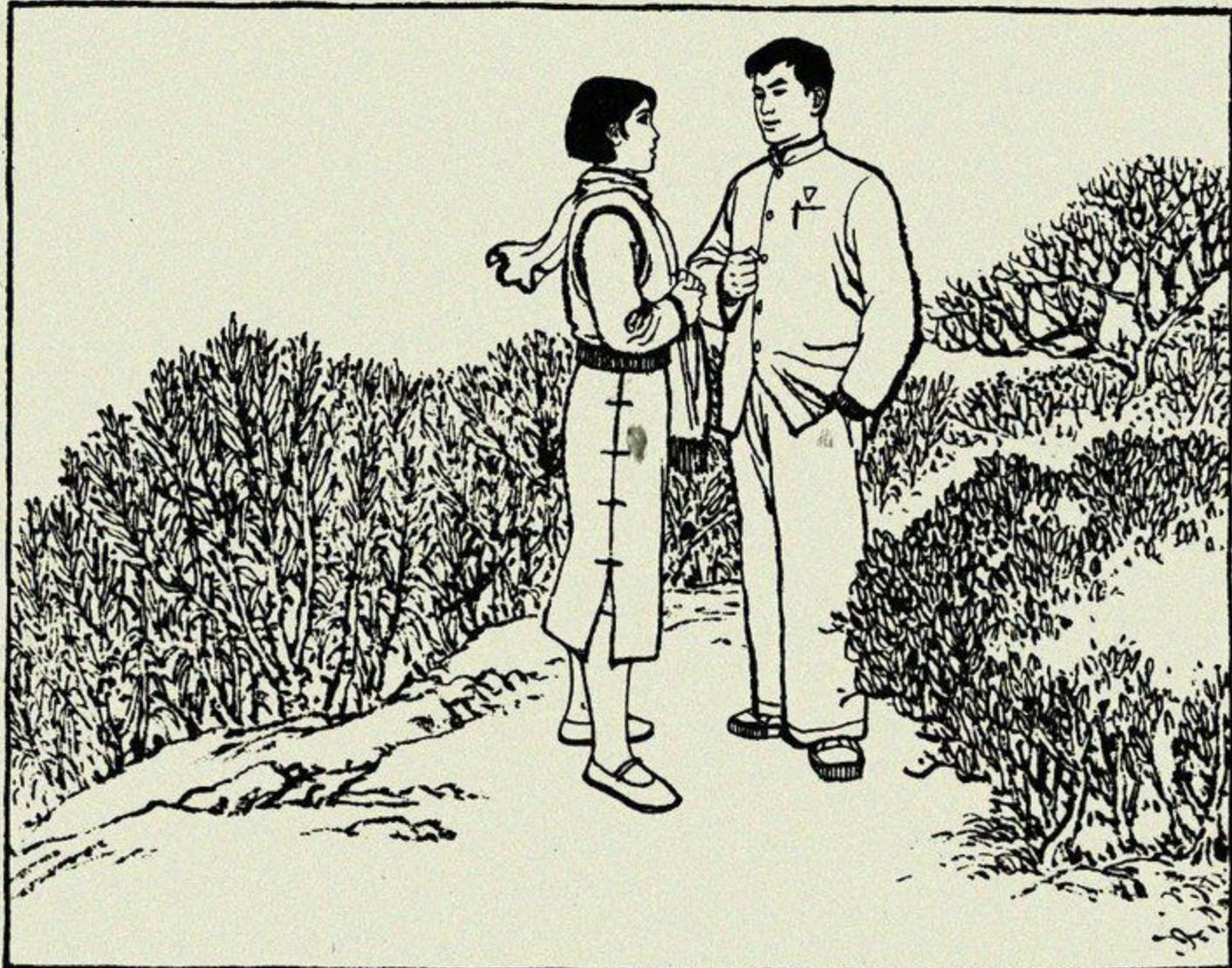
封面画 韓和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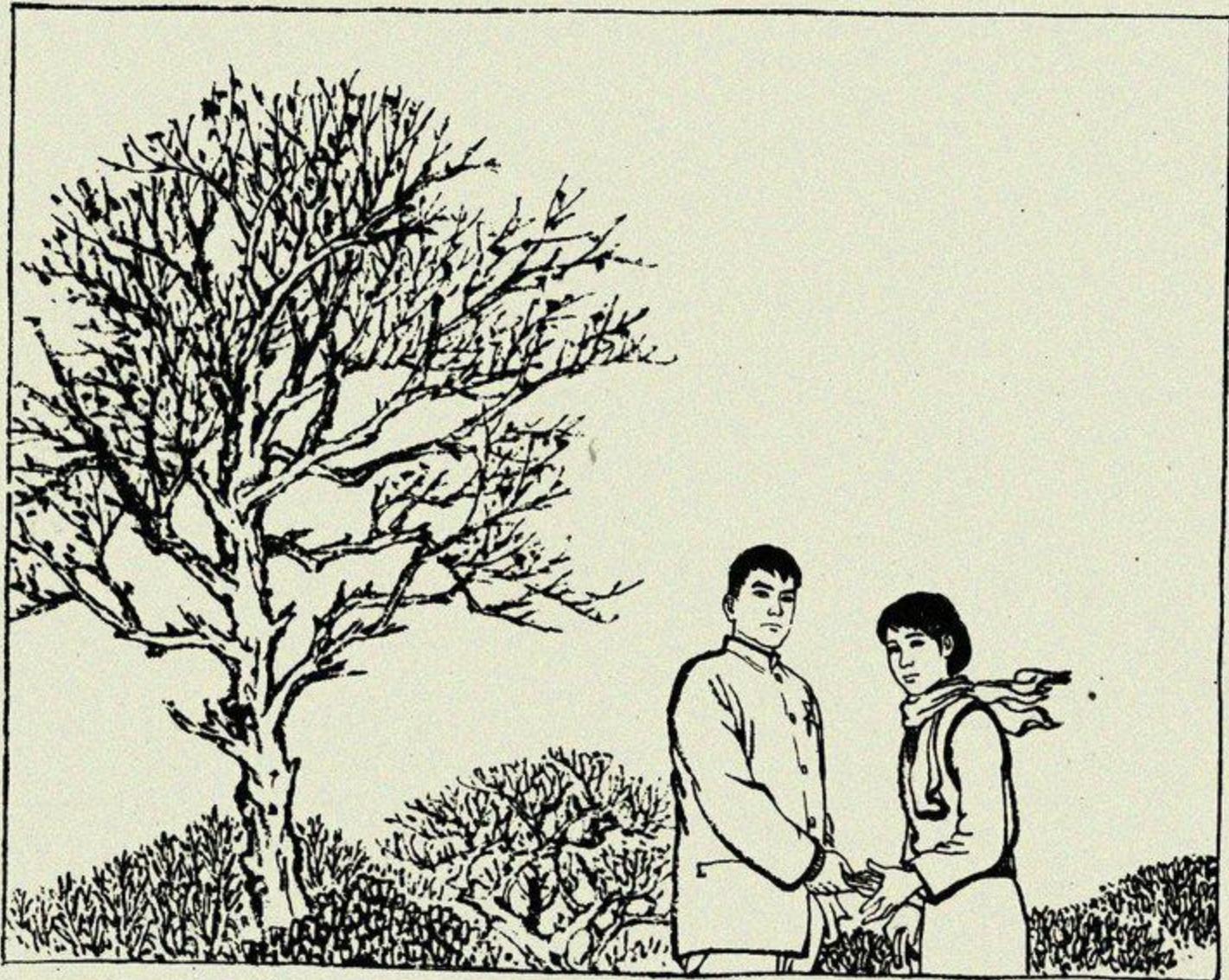
(1)一九四八年是新的战斗的一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重庆的工人运动、学生运动热潮汹涌。重庆大学的学生，参加了全市反内战的大游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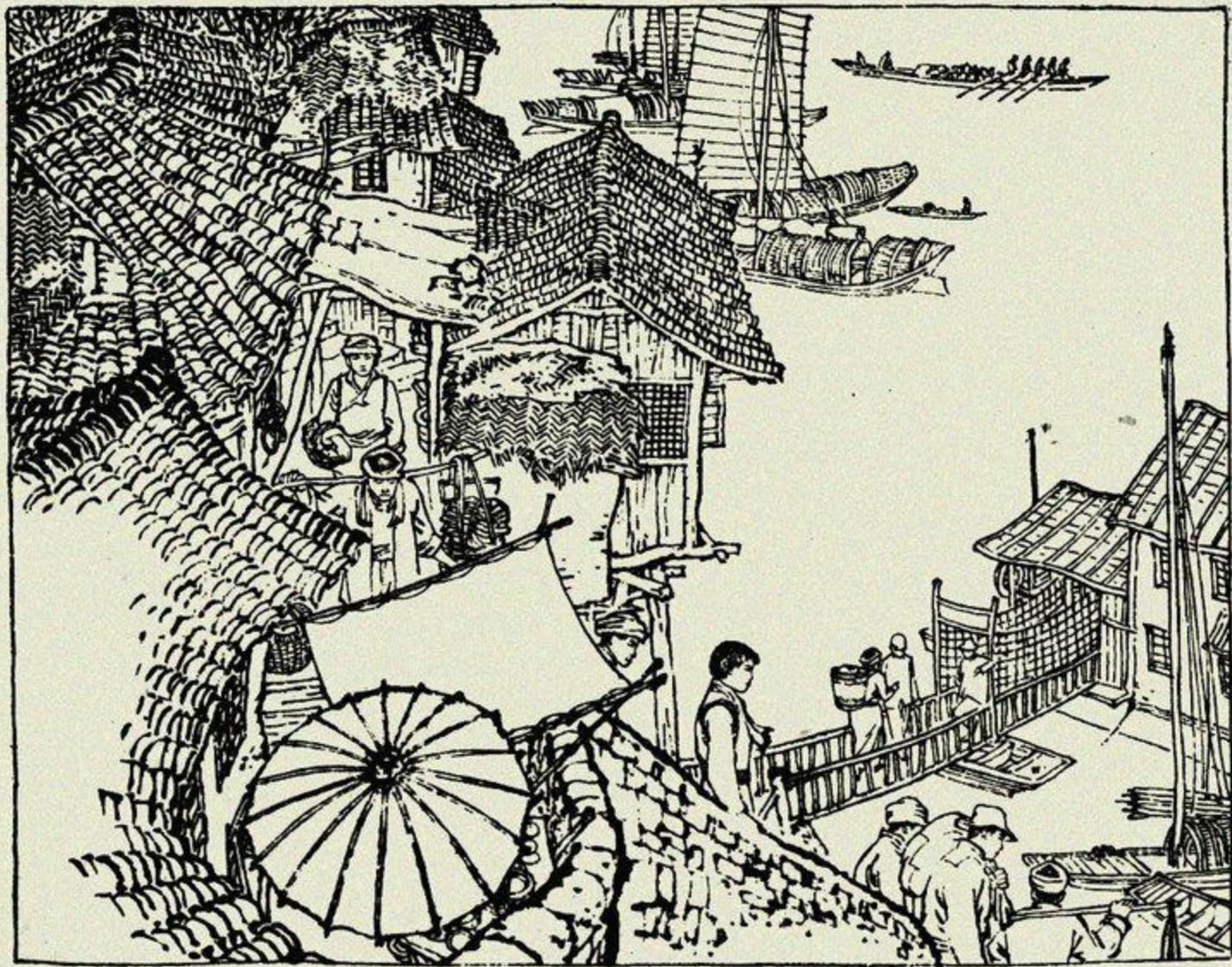
(2)游行回来以后，人们三三两两地在校园里谈说着，华为对成瑶说：“这次示威游行显示了我们的力量，特务事先想破坏，可是沒有成功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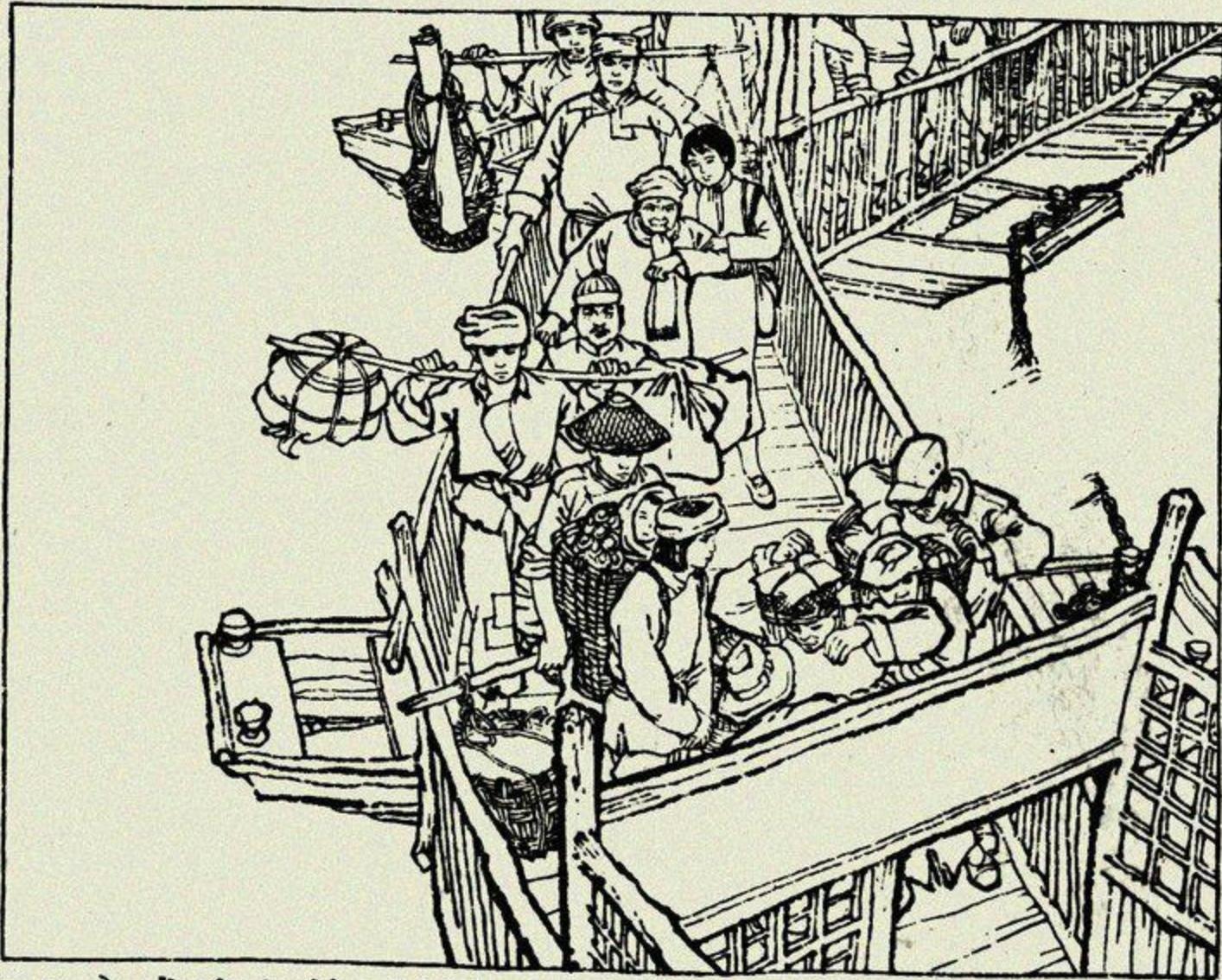
(3) 这天是星期六，一早，华为约成瑶到校园里，对她说：“为了支援农村，我要下乡去。我的工作，由你和孙明霞担任，以后你们两人多多商量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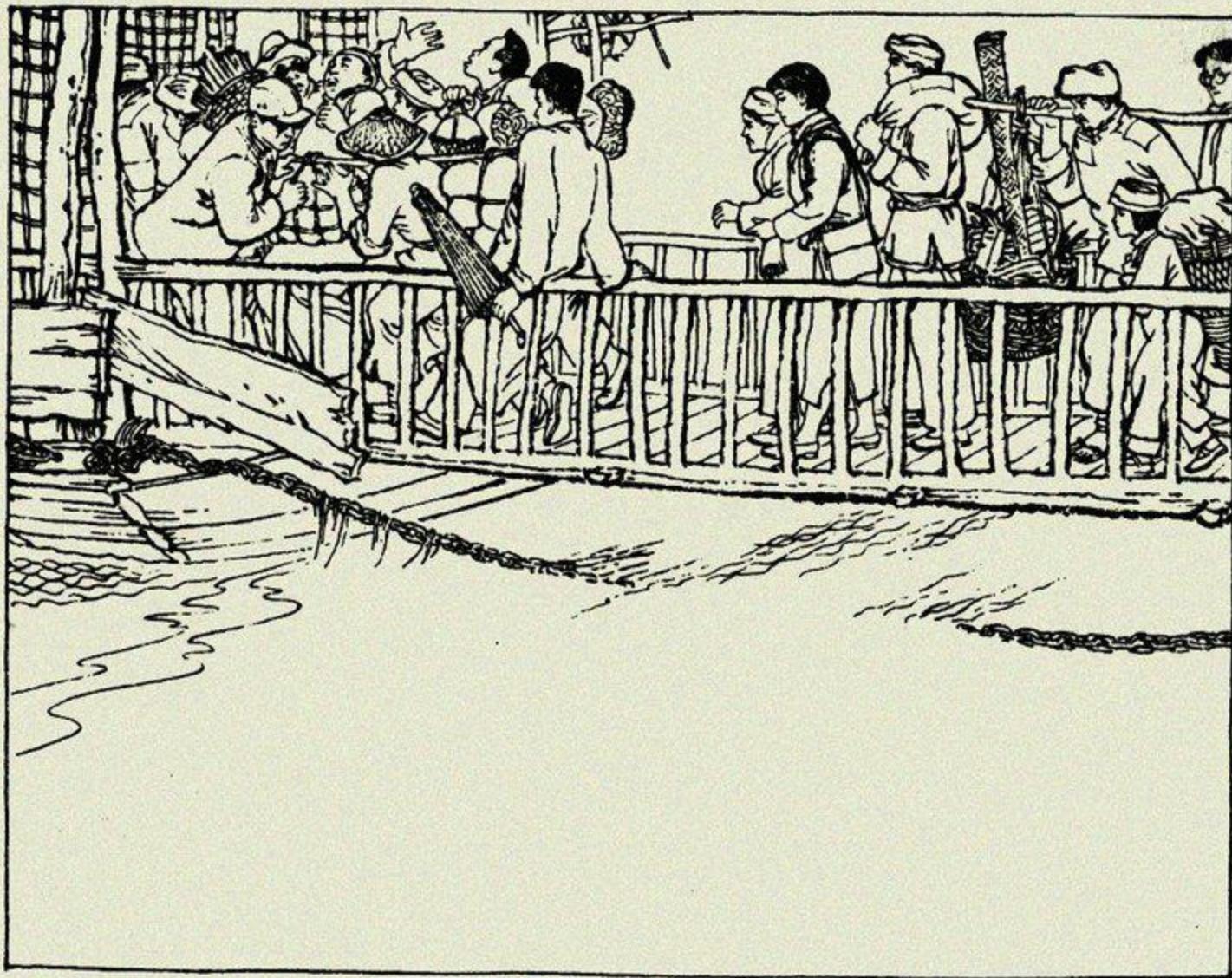
(4) 成瑤说：“我也想到农村去，申請几次都沒有得到批准。”华为安慰她说：“这里也需要人工作嘛！”分别时，他拿出《挺进报》交给她，说这是最后一次联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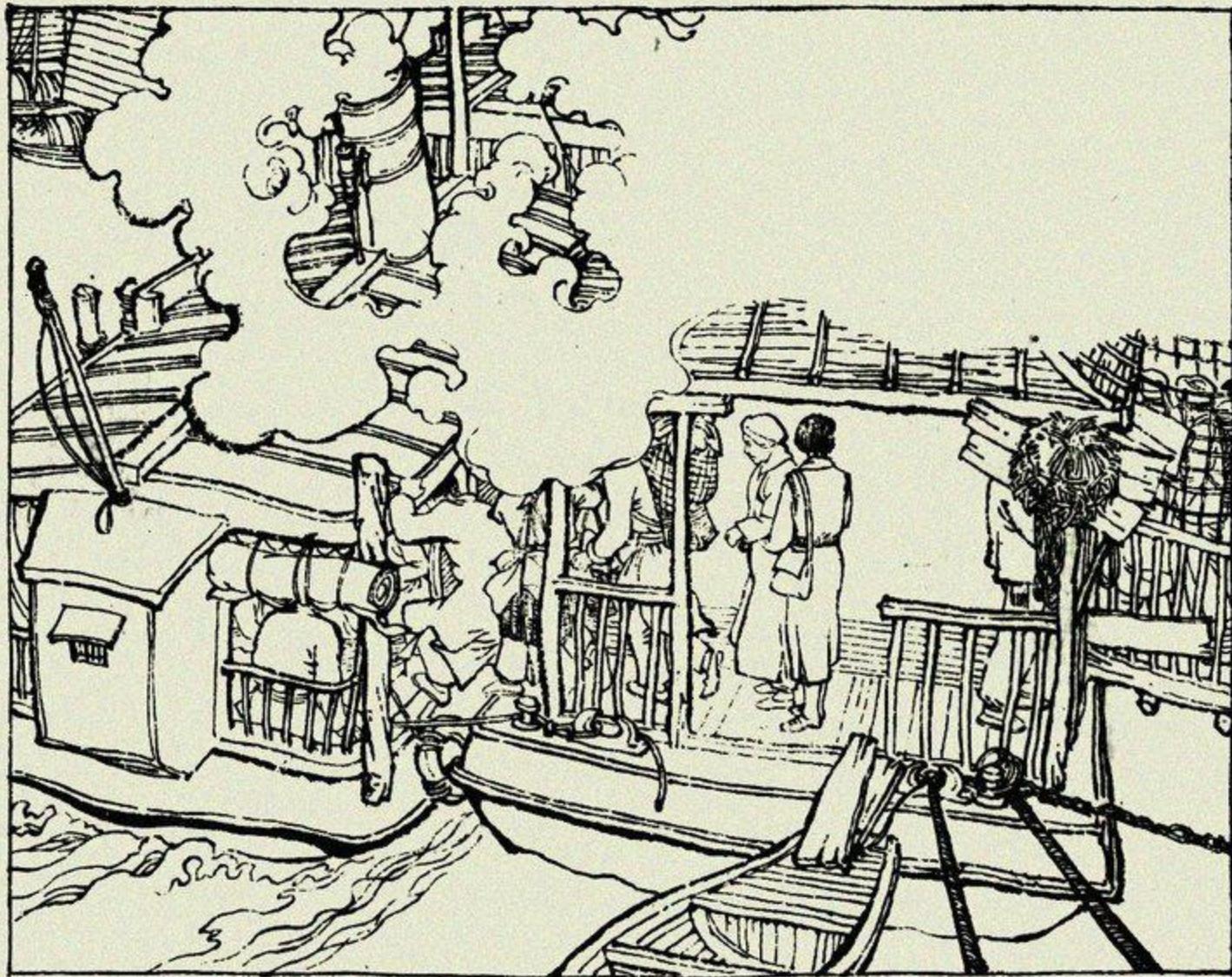
(5)下午，成瑤从学校到牛角沱码头，过江回家。码头上挤满了人，趸船上站着两个戴黑眼镜的人在盘查。成瑤想：这两个家伙一定是特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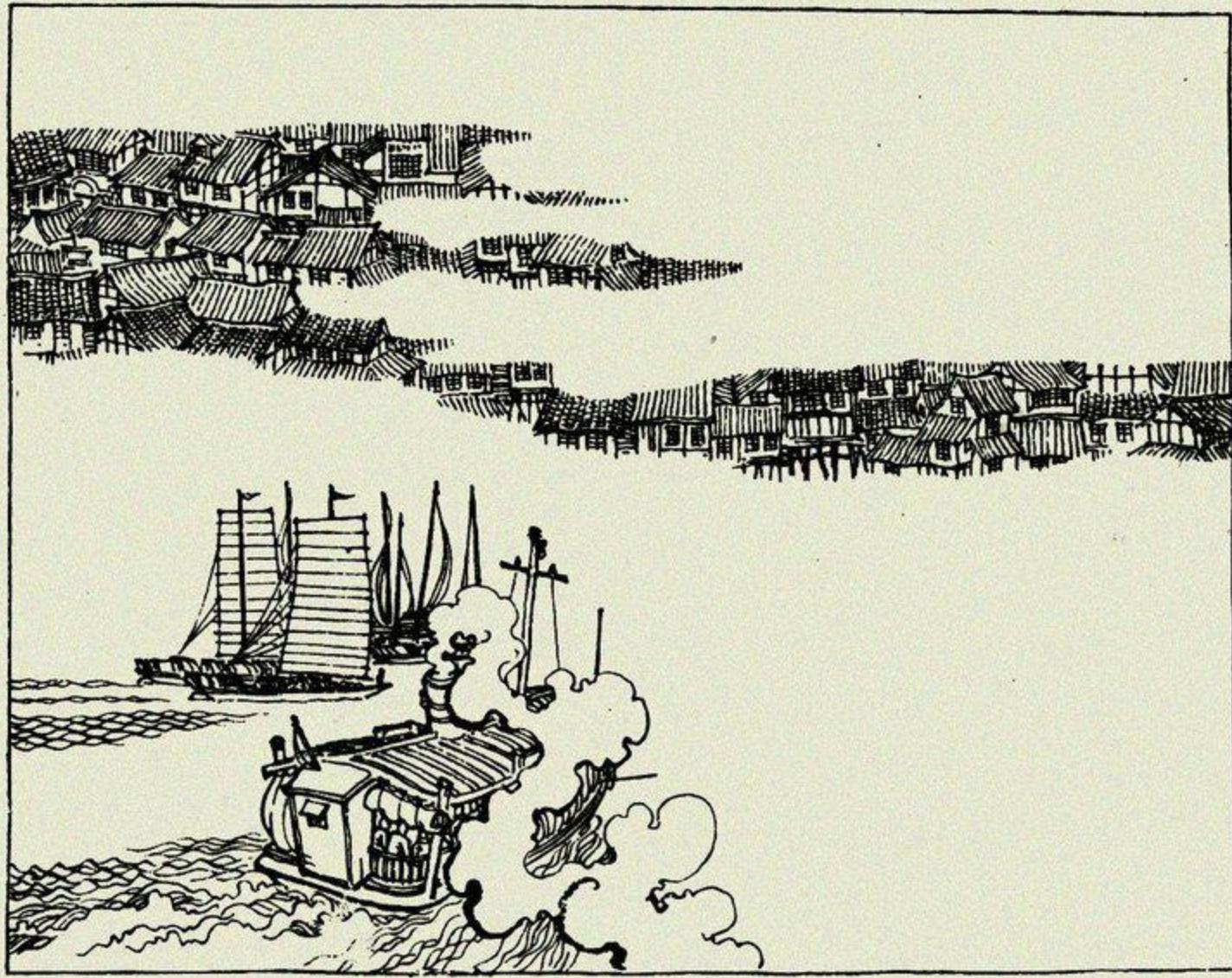
(6) 成瑶心头不禁怦怦跳动。因为她衣袋里，有华为给她看的《挺进报》。她见前面有个老太婆在跳板上慢慢移动，便机灵地赶上去扶住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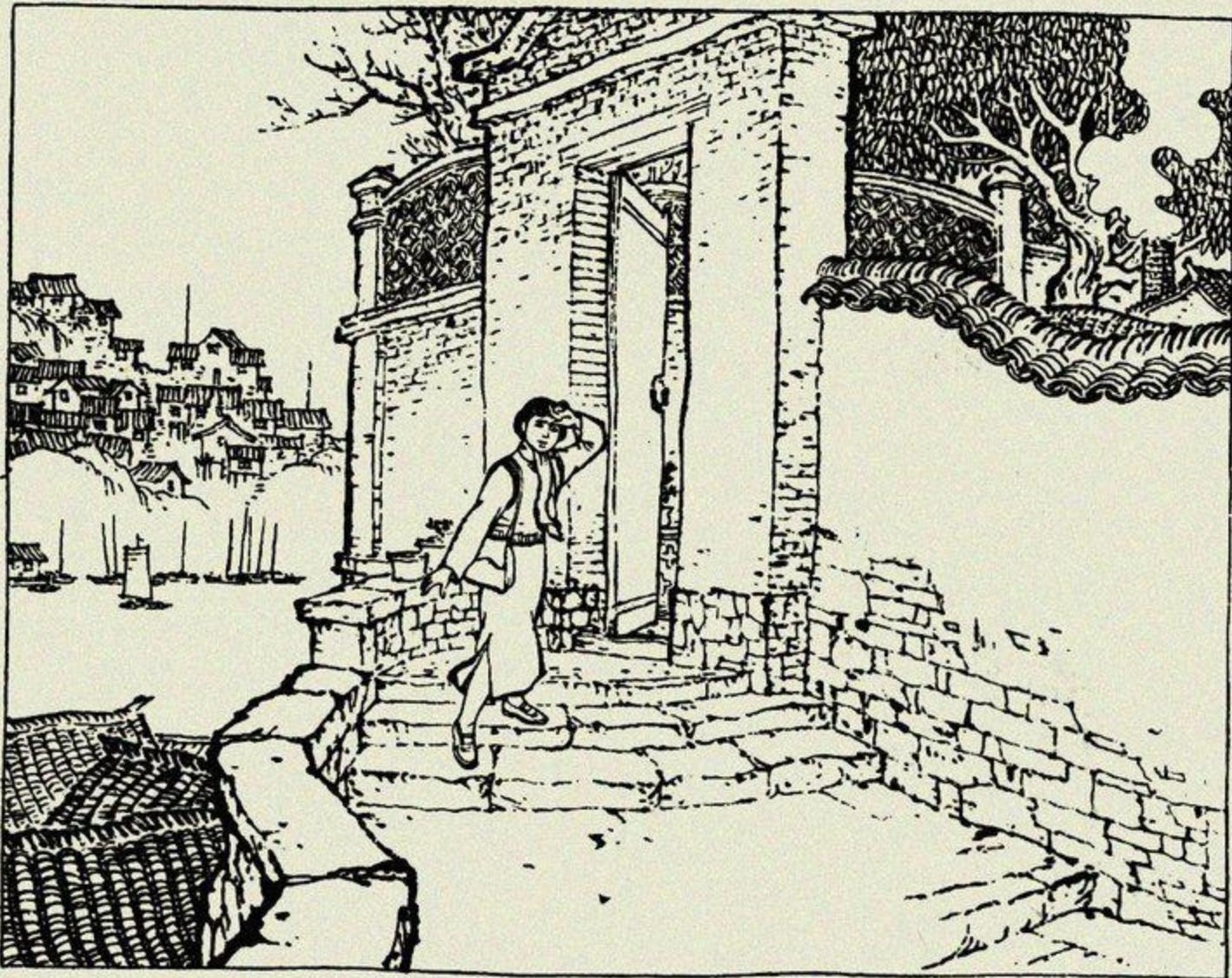
(7)“走快些！”戴黑眼鏡的家伙猛喝着。成瑤望了特务一眼，扶着老太婆踏上躉船。她留心的观察一切，紧紧跟在老太婆的身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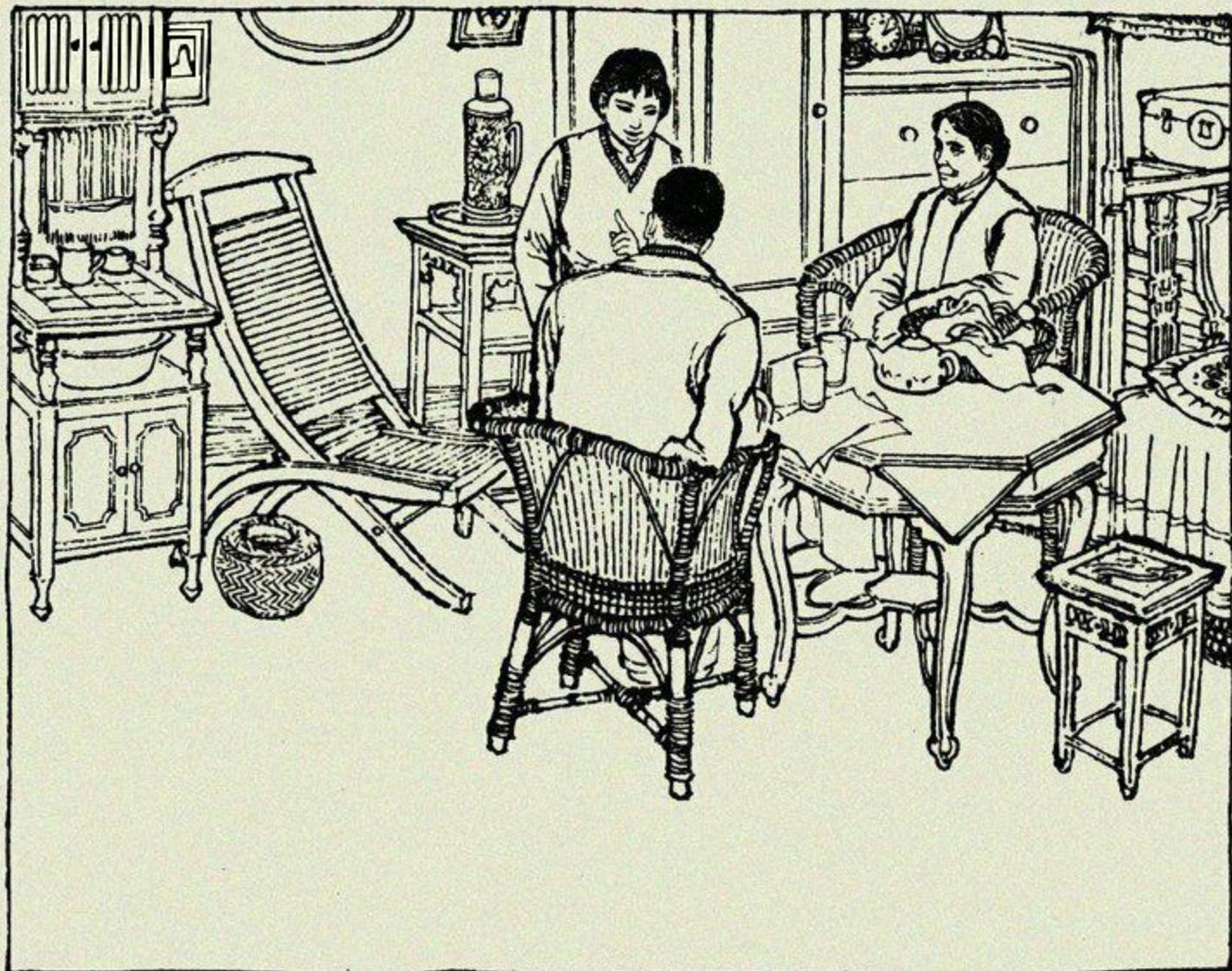
(8) 将到进口的地方，后面有人挤过来。盘查的特务立刻拦住几个工人搜查，放过了成瑶和老太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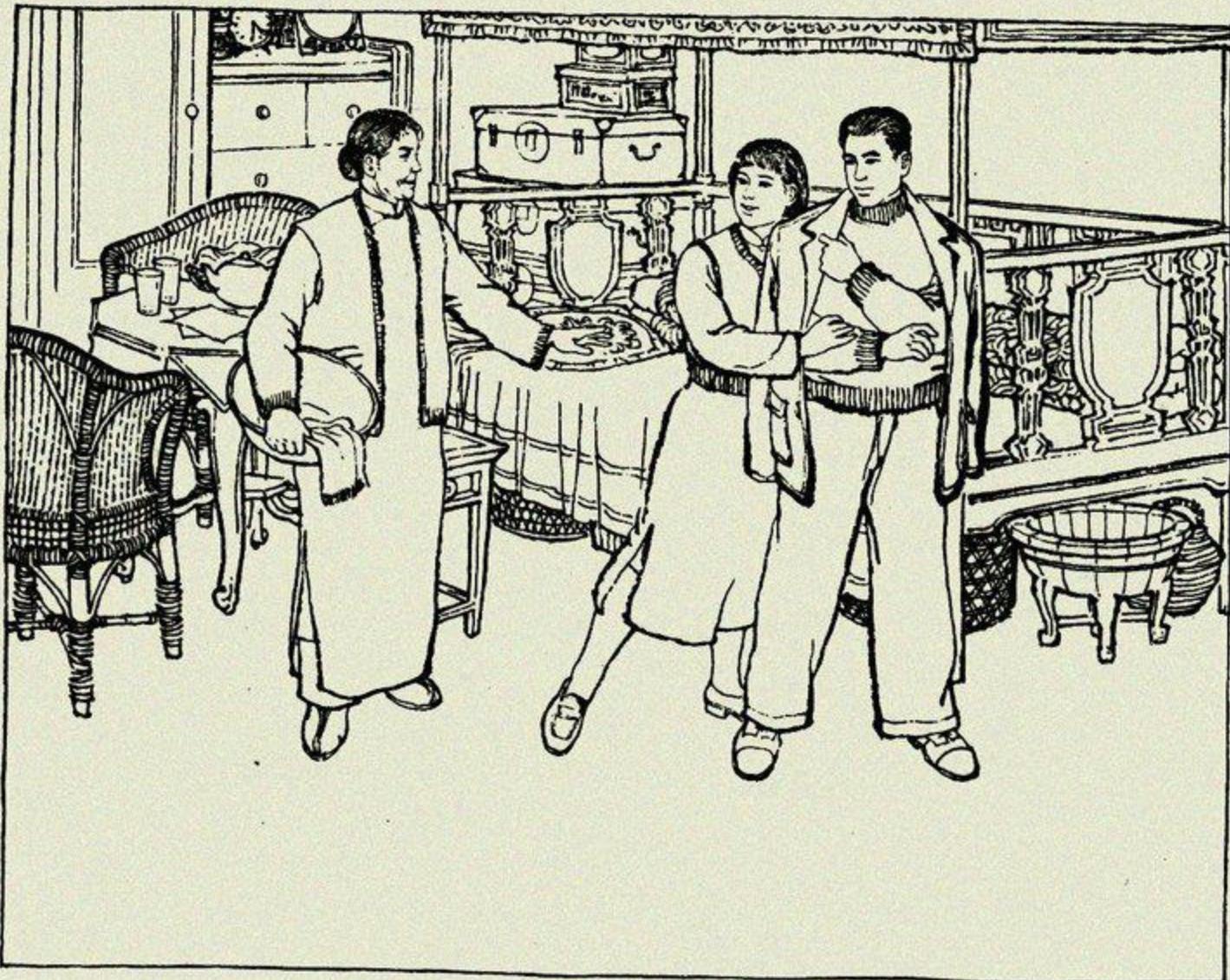
(9) 直到渡船离开了码头，成瑤才定下心来。船只划破混浊的江水，向对岸驶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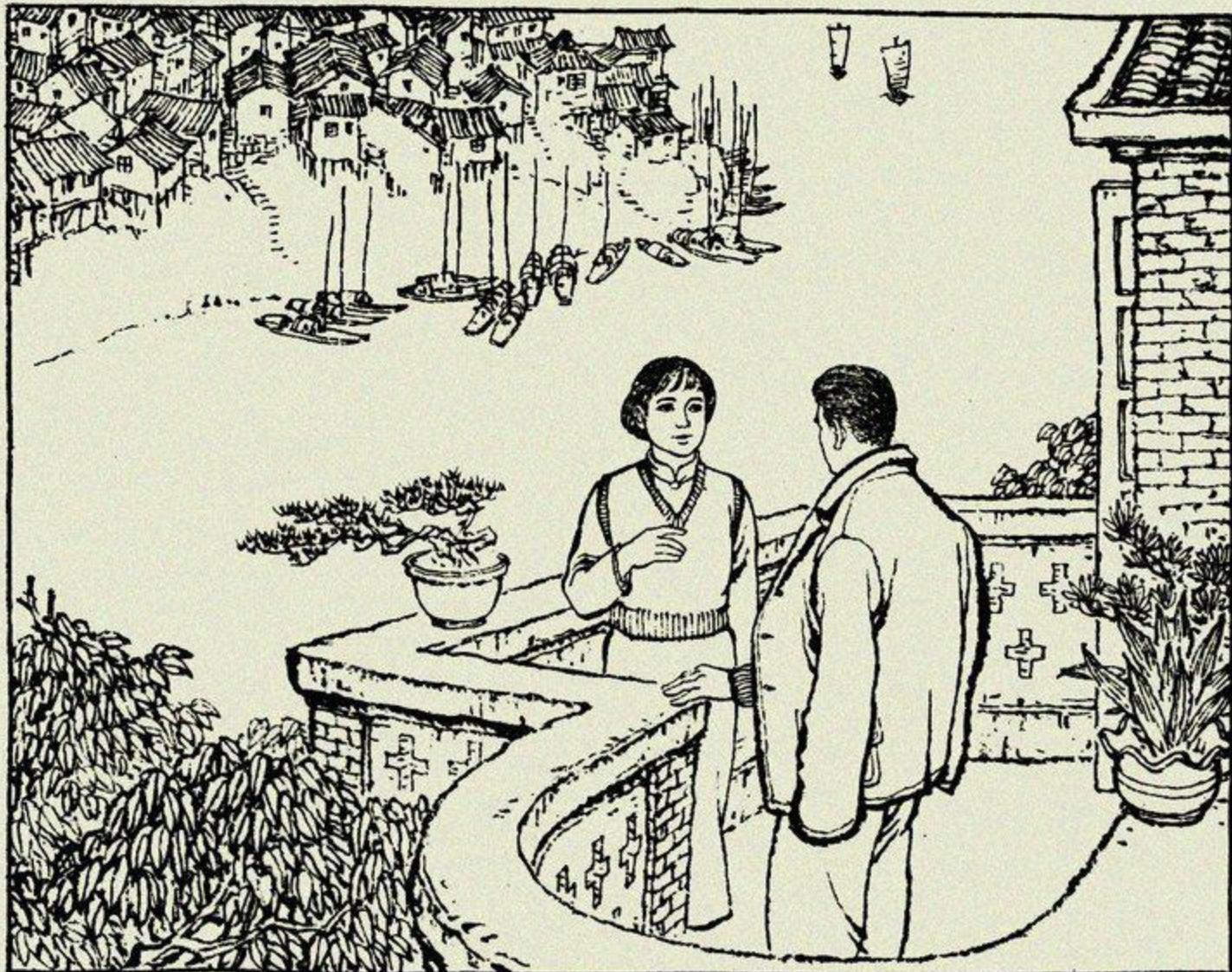
(10) 过了江，爬完北岸的石级，她长喘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总算到家了。”因为急于想找到成岗，她汗也顾不得擦，便跑进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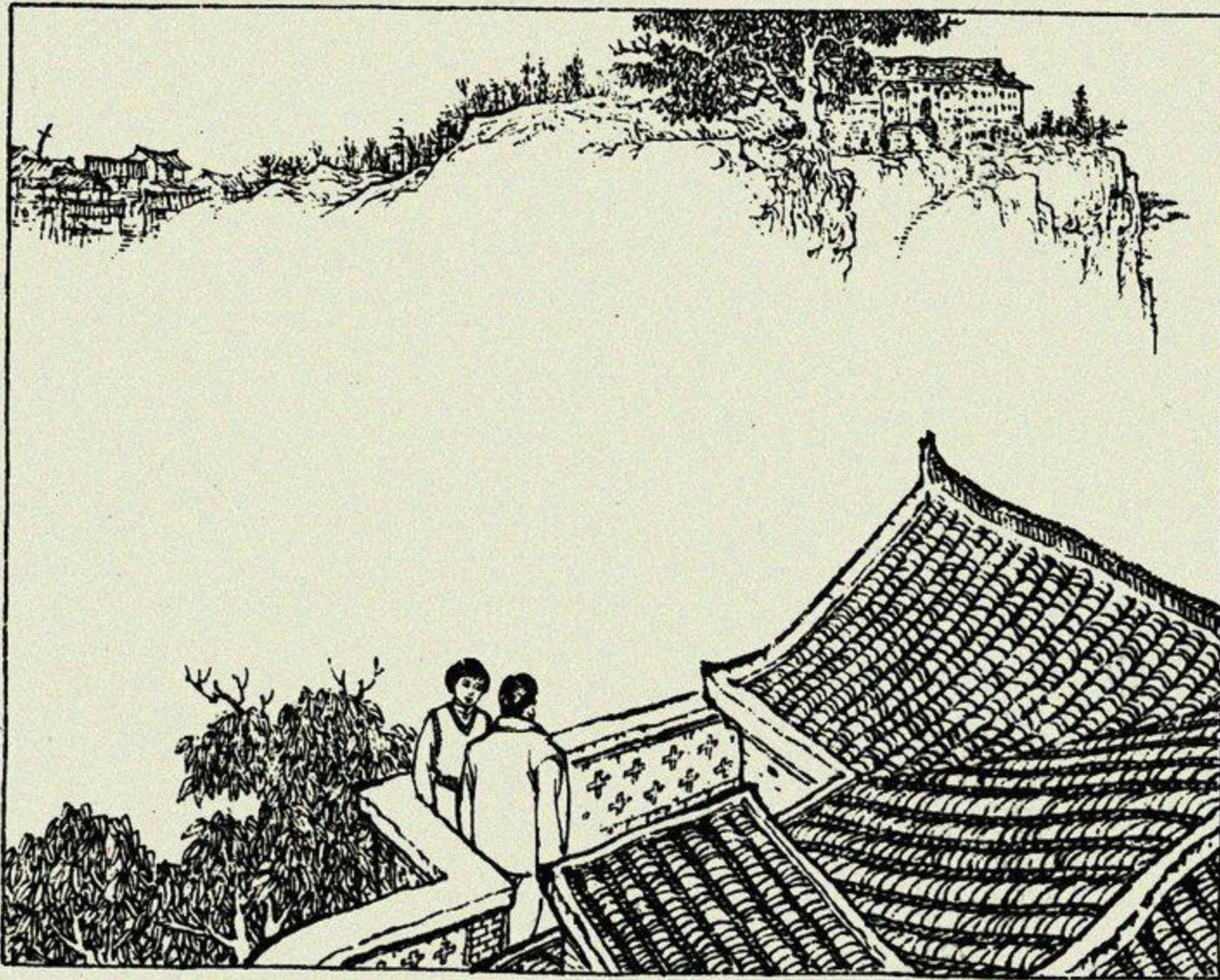
(11) 成瑶在成岗的寝室门口张望了一下，没人，回头撞进妈妈的房间，见成岗在写什么，便一把拉住他说：“二哥，我有事找你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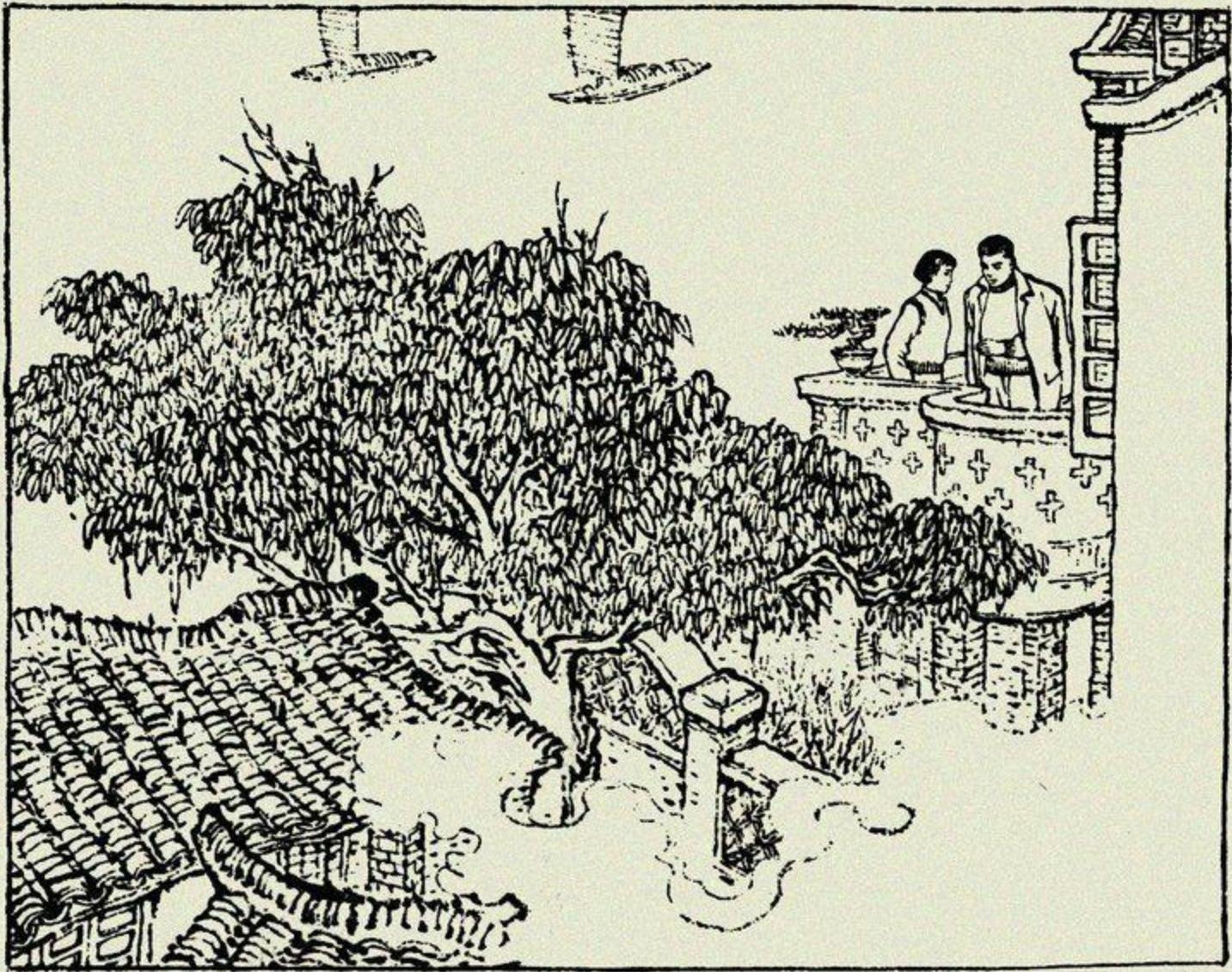
(12) 妈妈见女儿满头大汗，体贴地说：“快坐下来喝杯水，象匹野马似的，我给你打盆水洗脸。”成瑶说：“妈妈，我有话要告诉二哥，回来再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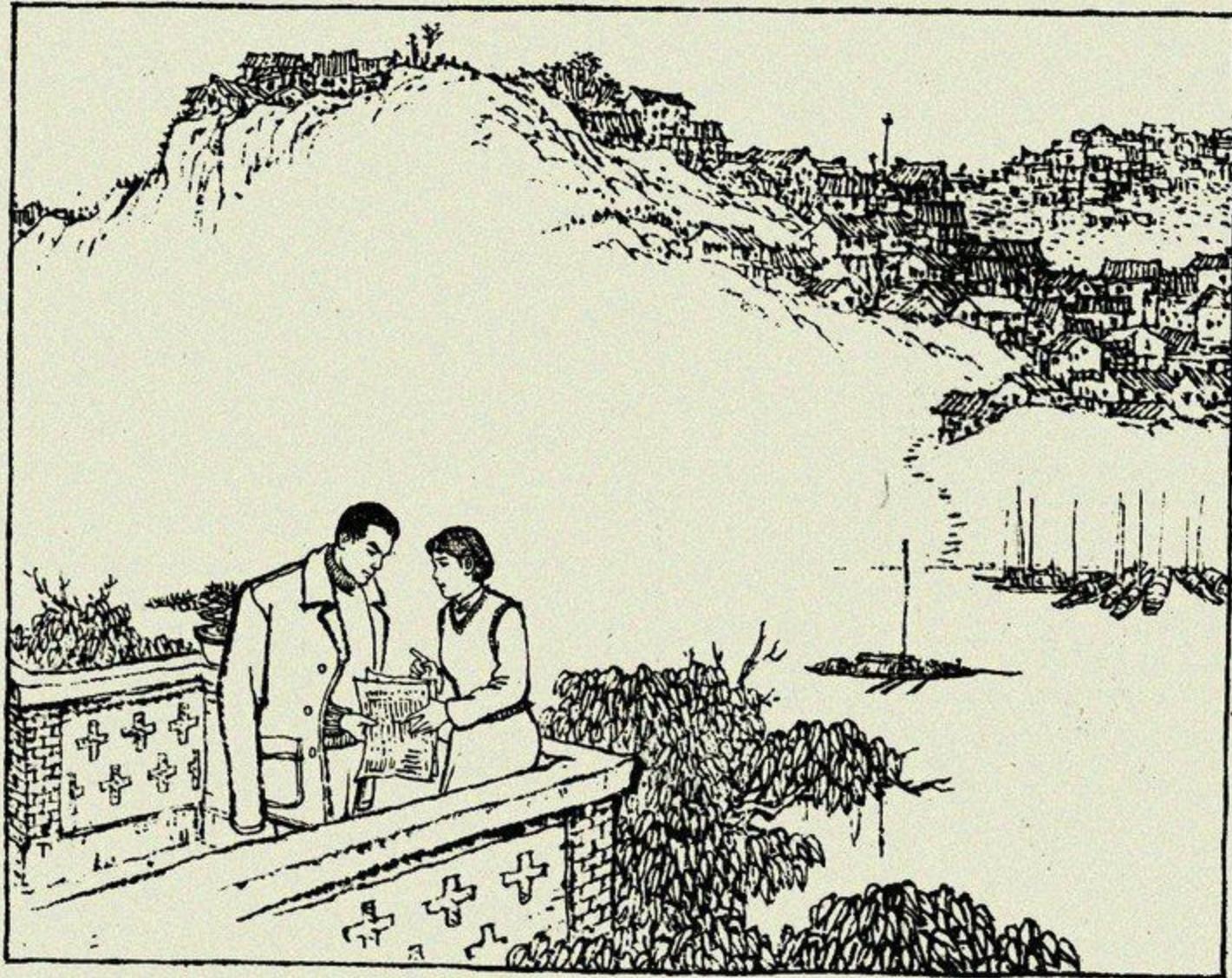
(13) 成瑶拉着成岗来到阳台上。她说：“二哥，我们班上许多同学都要走了，到农村去参加武装斗争，前些时走了三个，最近还要走，我也想去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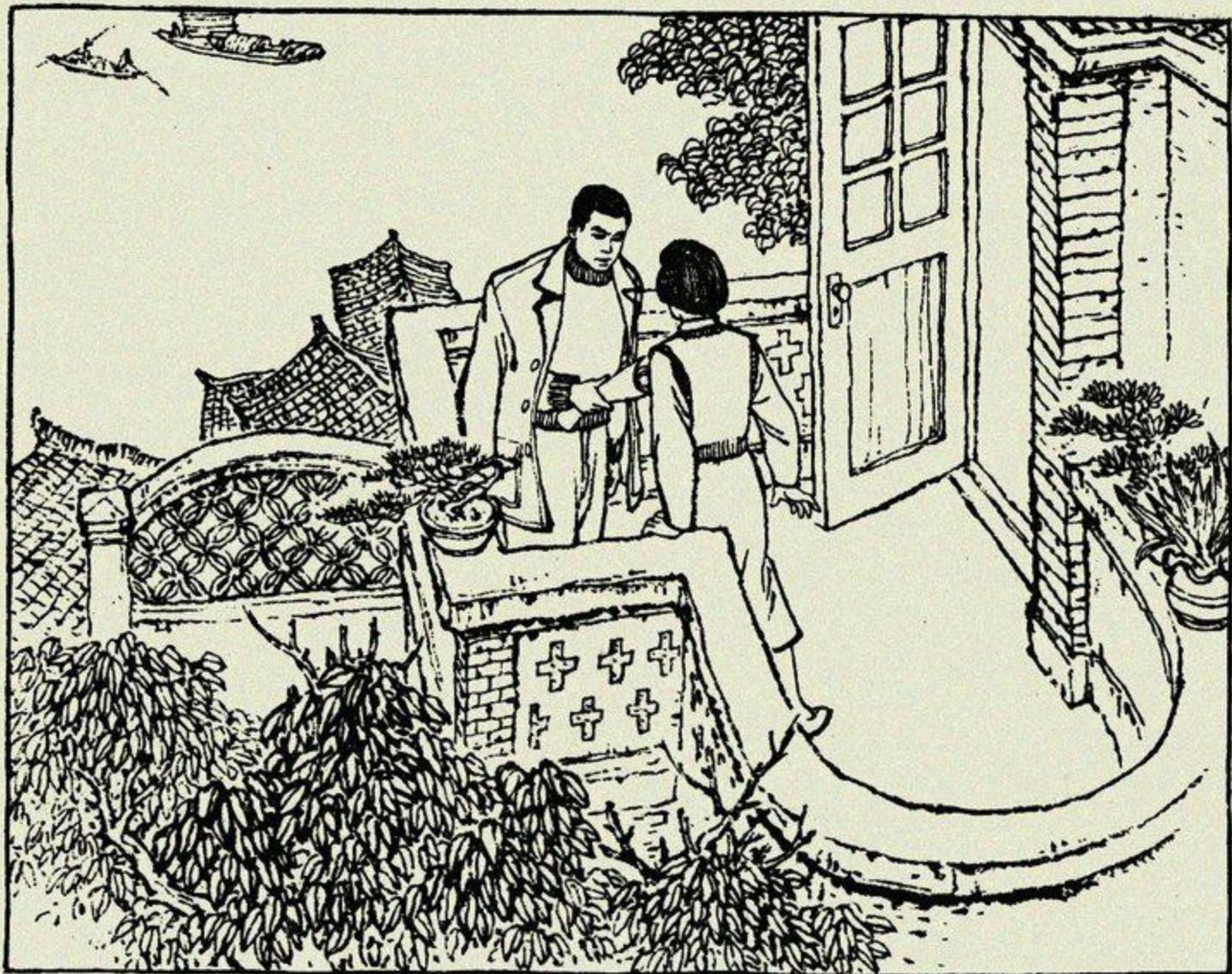
(14) 成岗听了，深情地望着对岸的红岩村，他想：在党的影响下，有多少人成长起来，妹妹也是其中的一个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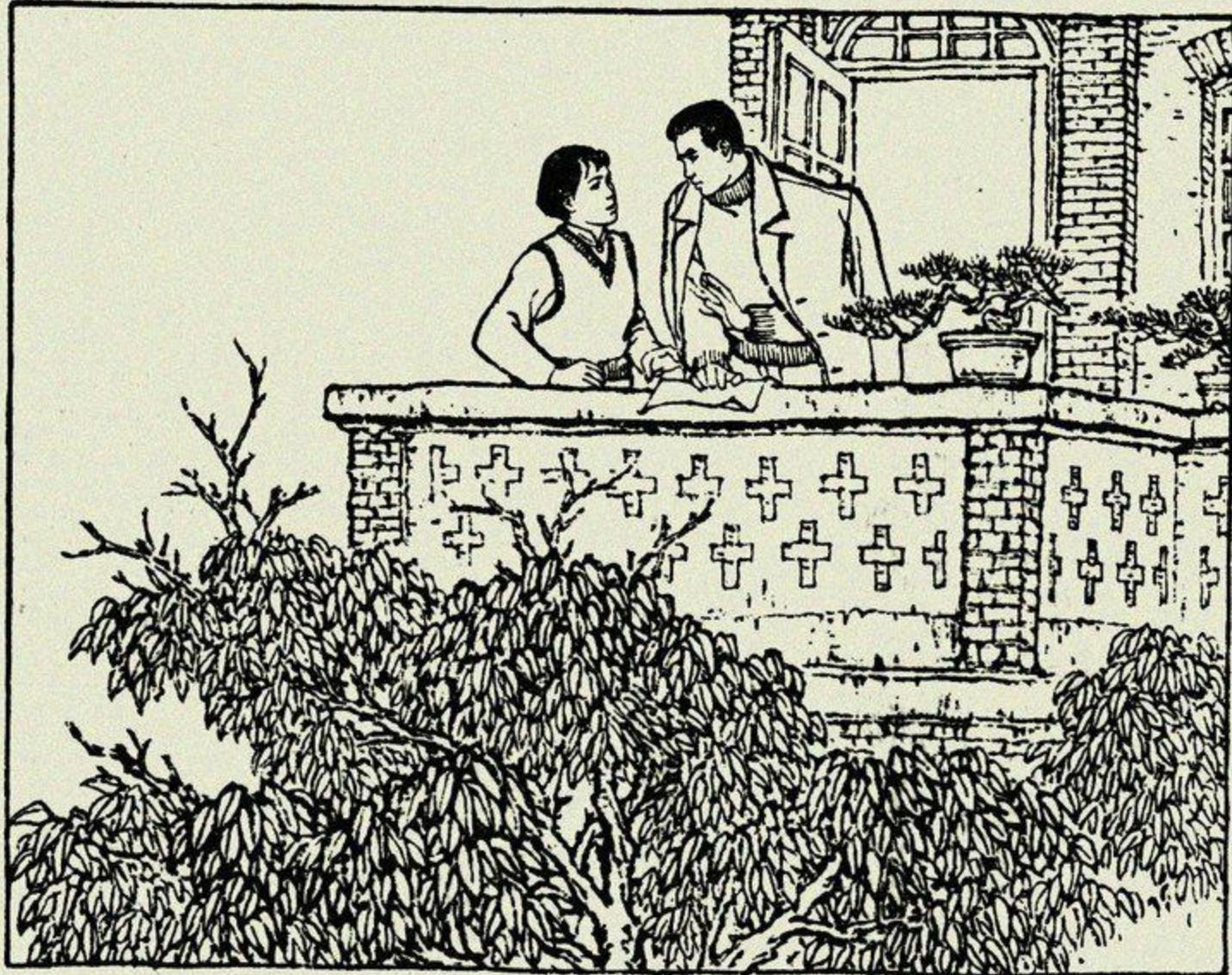
(15) 成瑶见哥哥不说话，忙道：“你一定又说我年轻，不让我去。”成岗说：“让我考虑考虑！”听了这话，成瑶高兴了，她觉得哥哥的话里，透露了一线希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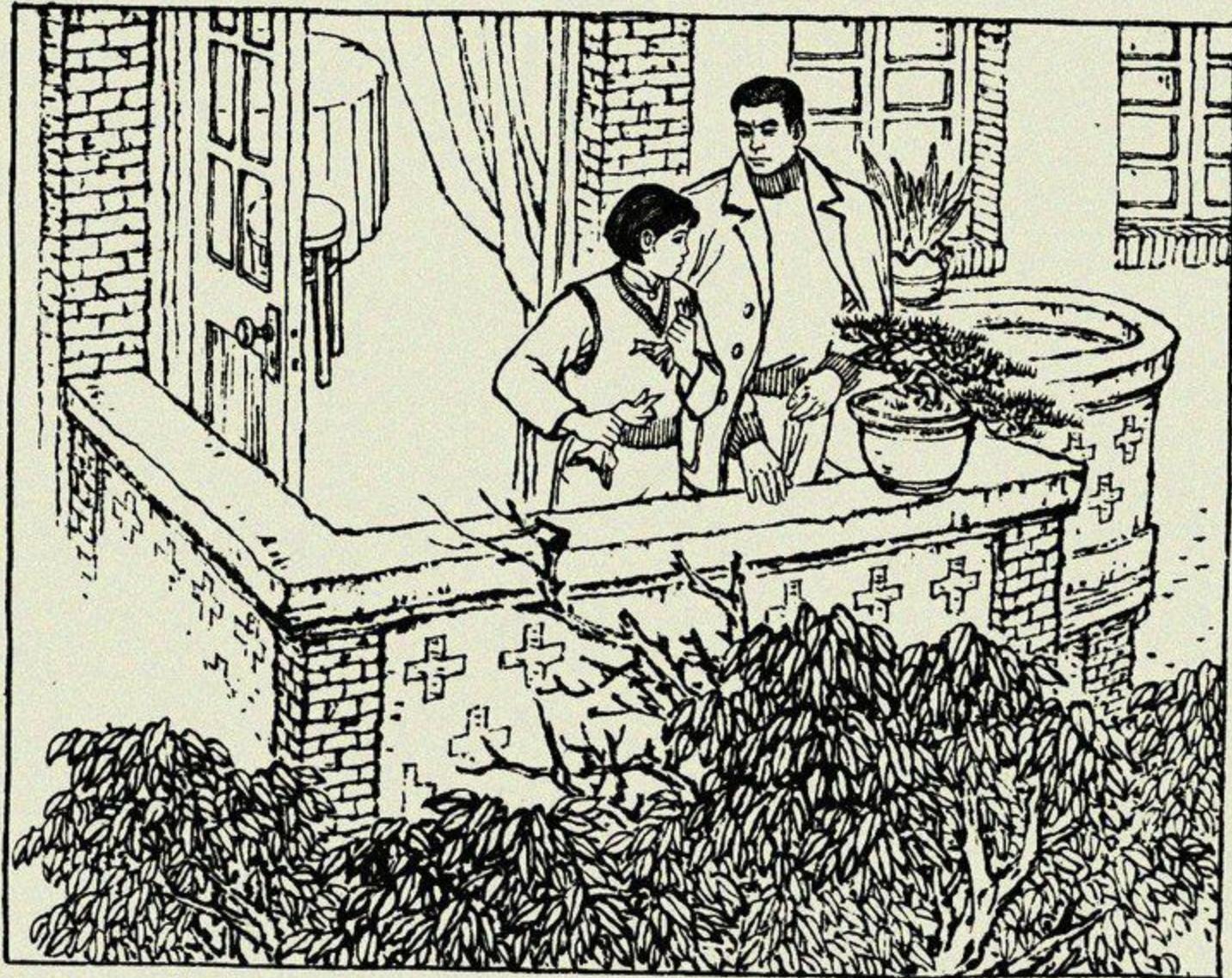
(16) 两人正说着，成瑶象记起了什么似的，忙从衣袋里掏出《挺进报》来，带着神秘的语调说：“给你带回来的，只许你一个人看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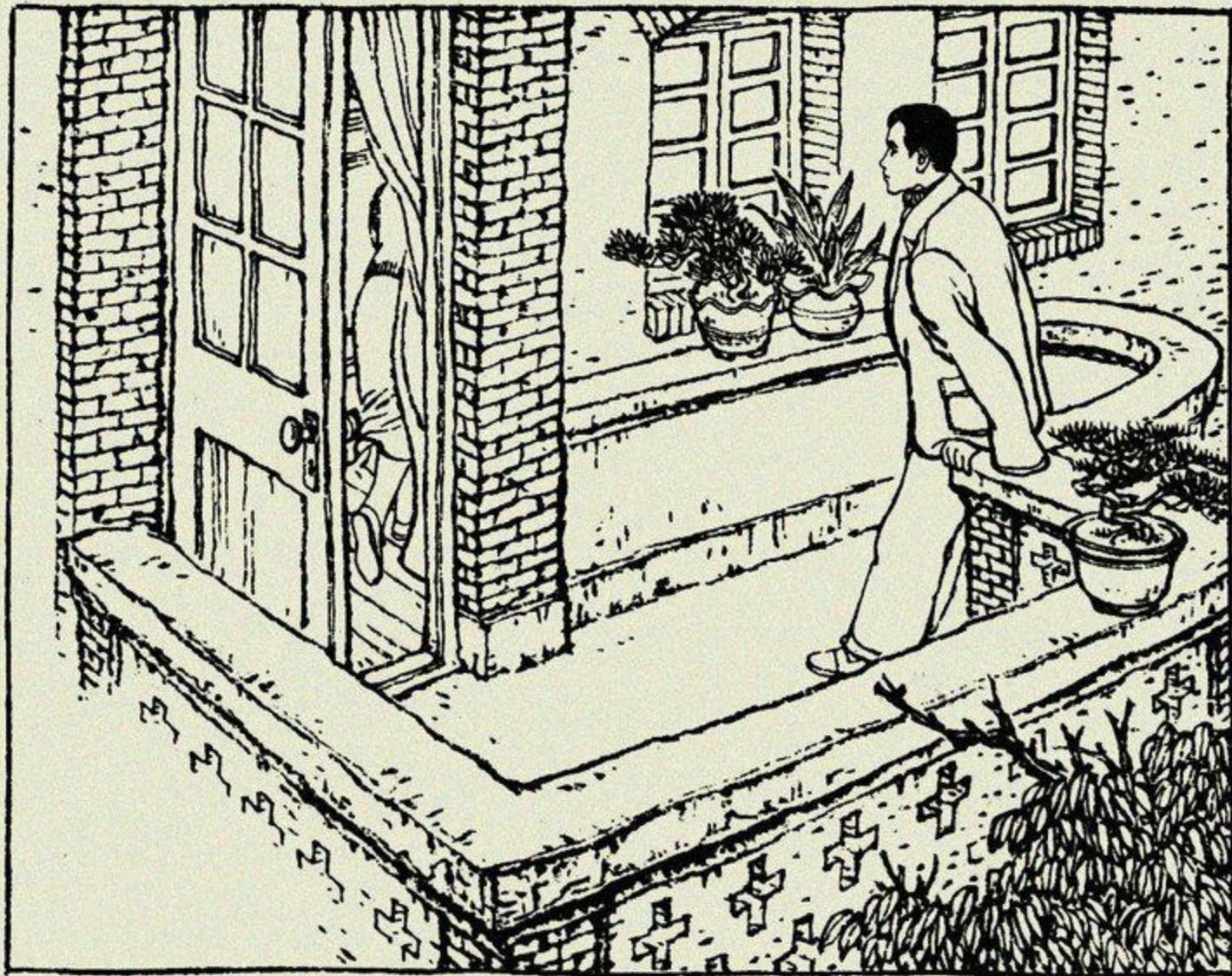
(17) 成岗翻开一看，沉下脸问：“把这拿回来做什么？谁叫你带回来的？”成瑶惶惑地望着他，满腔热情象被兜头浇了盆冷水，顿时呆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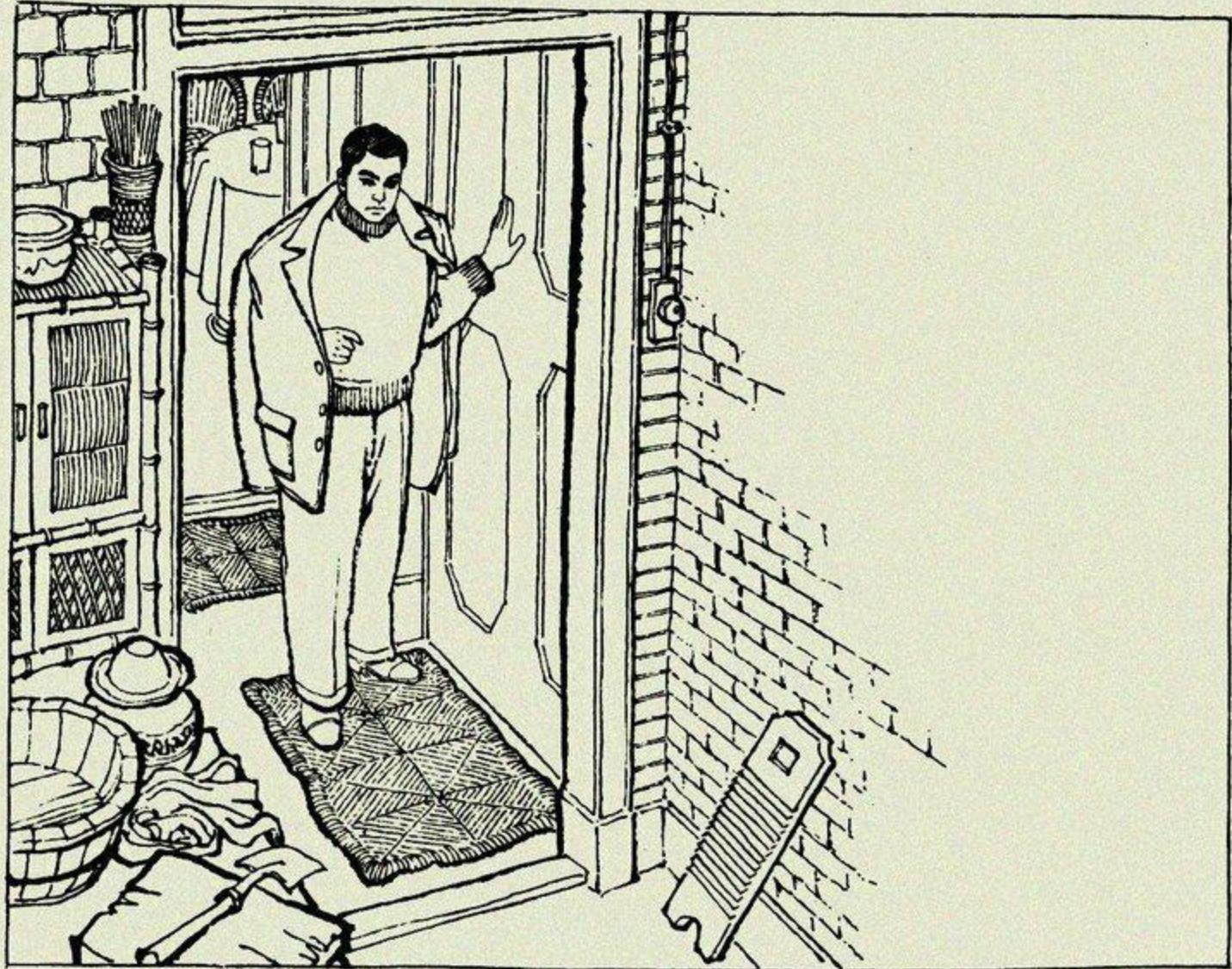
(18) 成瑤看了成岗一眼，说：“是我自己带回来的，我没有碰到危险！”成岗脸色更严肃了：“到处都有特务搜查《挺进报》，你这样做，不是勇敢而是冒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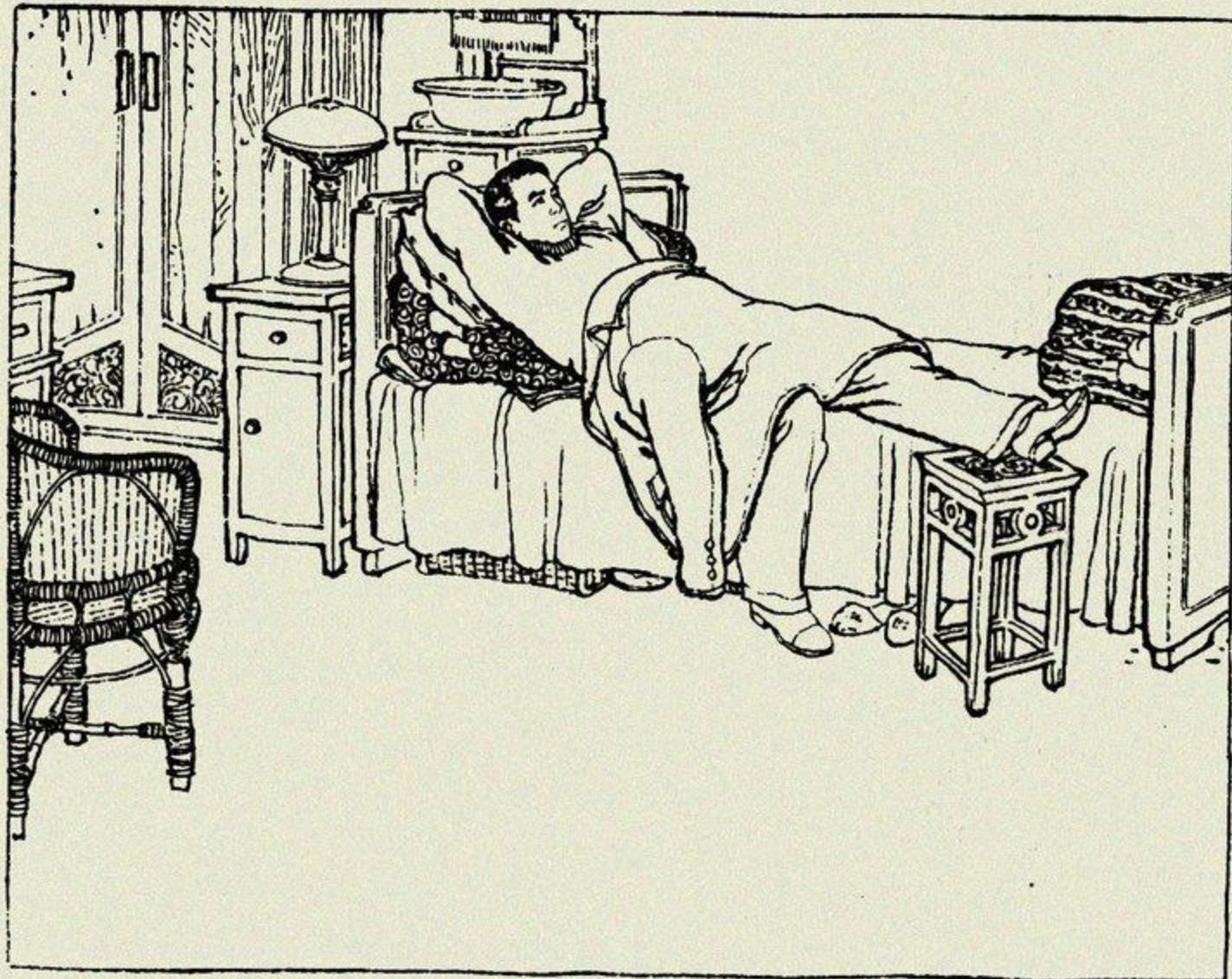
(19) 成瑶脸色发白，嘴唇抖索着：“好好，我不连累你！”说着，猛地夺回《挺进报》，一下子撕得粉碎，气愤地说：“你——胆小，害怕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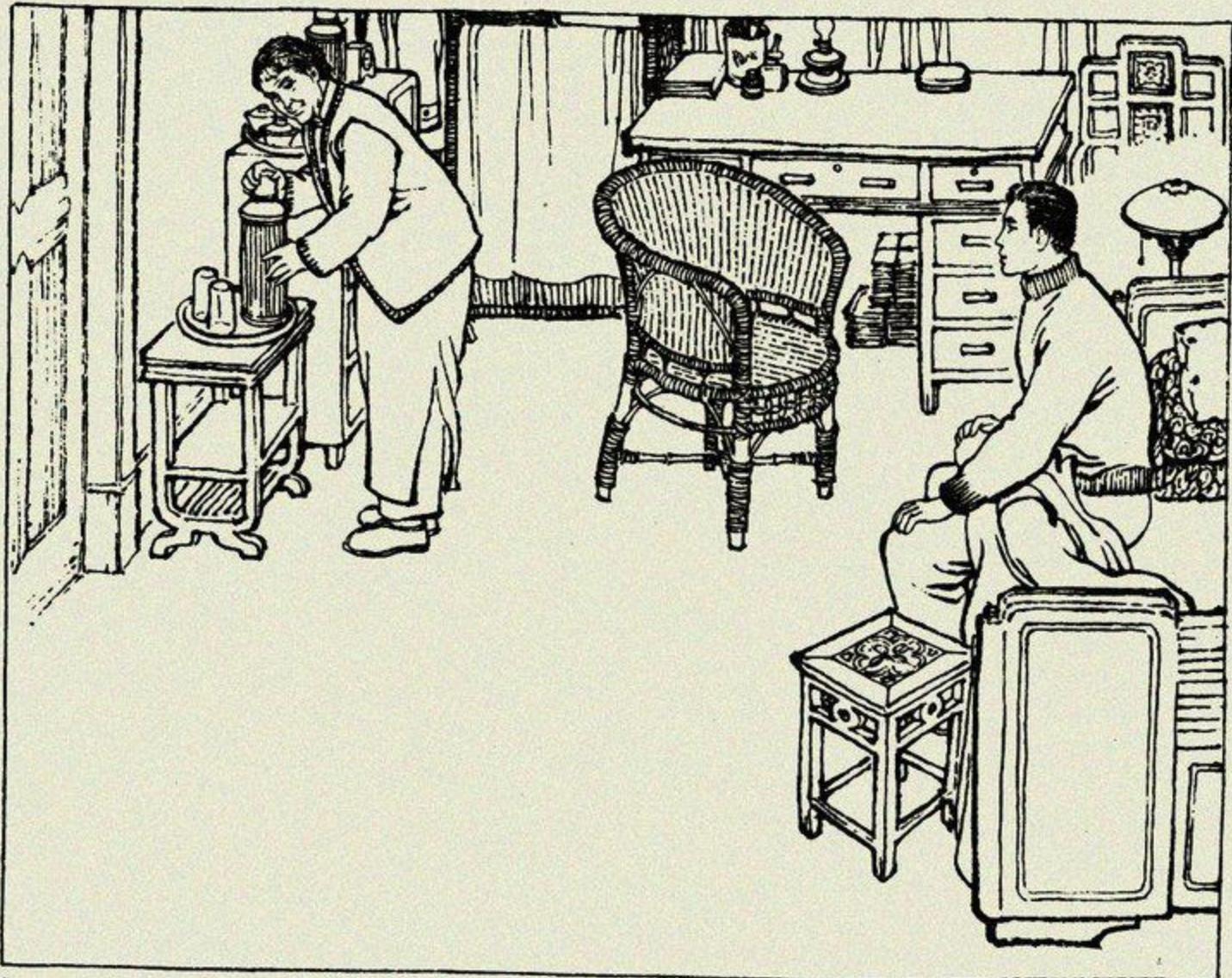
(20) 成瑶转身跑出阳台。成岗楞了一下，似乎感到自己粗暴了些；但他一转念，觉得这种严厉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的。忙喊道：“小妹，小妹，你转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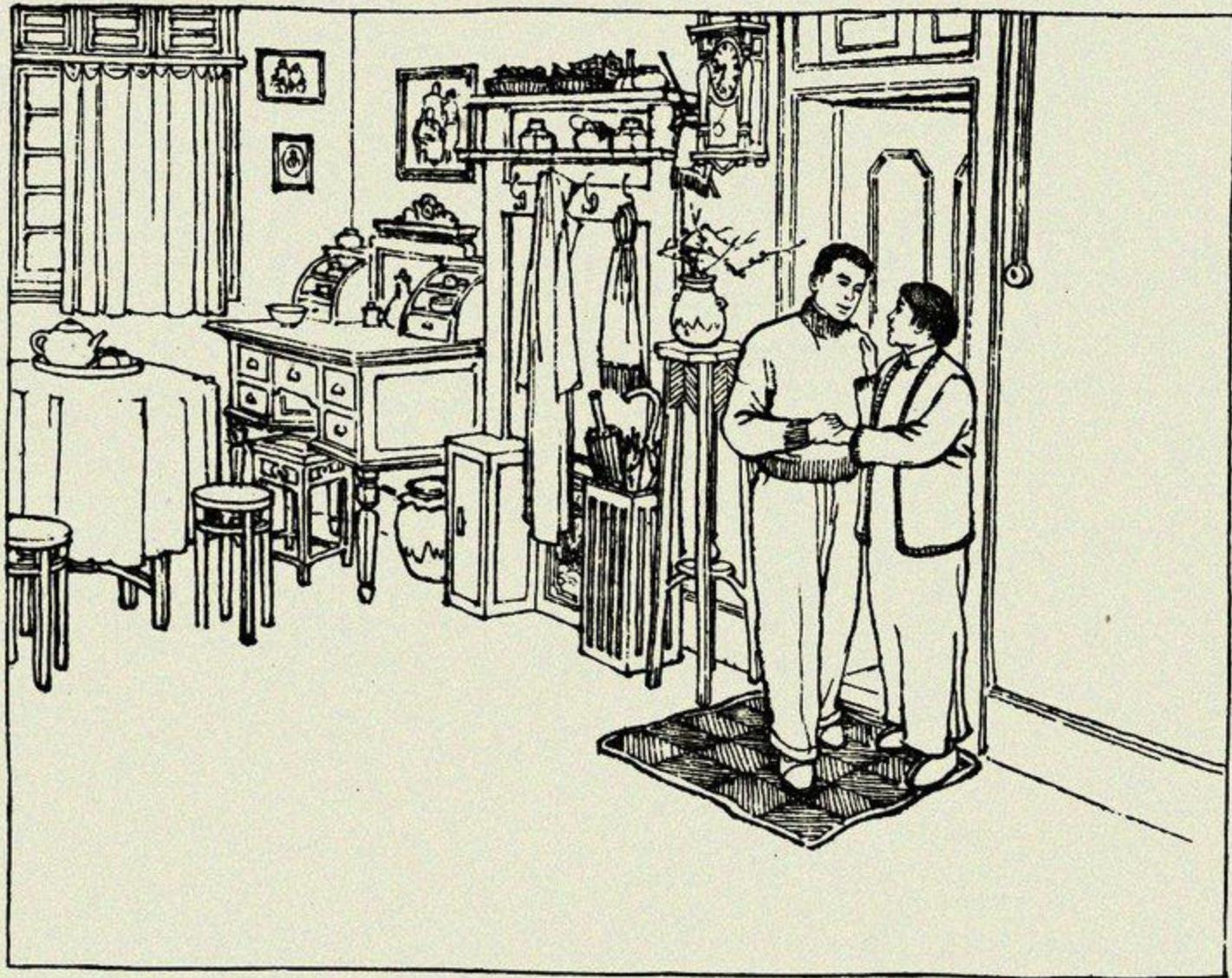
(21) 成瑤不理他，径直往房里跑去。等成岗赶到时，里面传出了嚎啕的痛哭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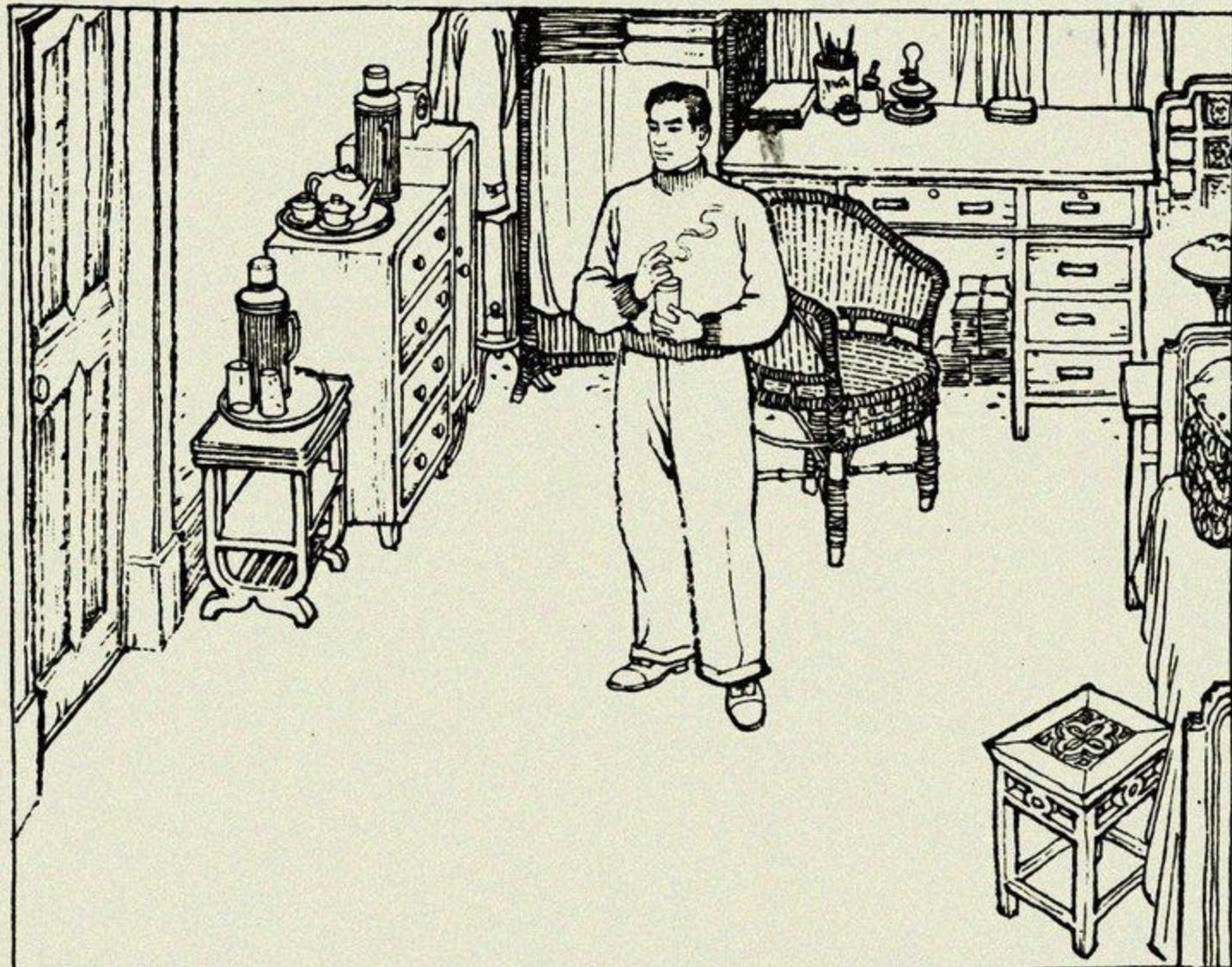
(22) 成岗暂时不想去多解释，回到自己臥室里。他想：妹妹看《挺进报》了，她也许和地下组织有了更多的联系，开始投身到革命的激流中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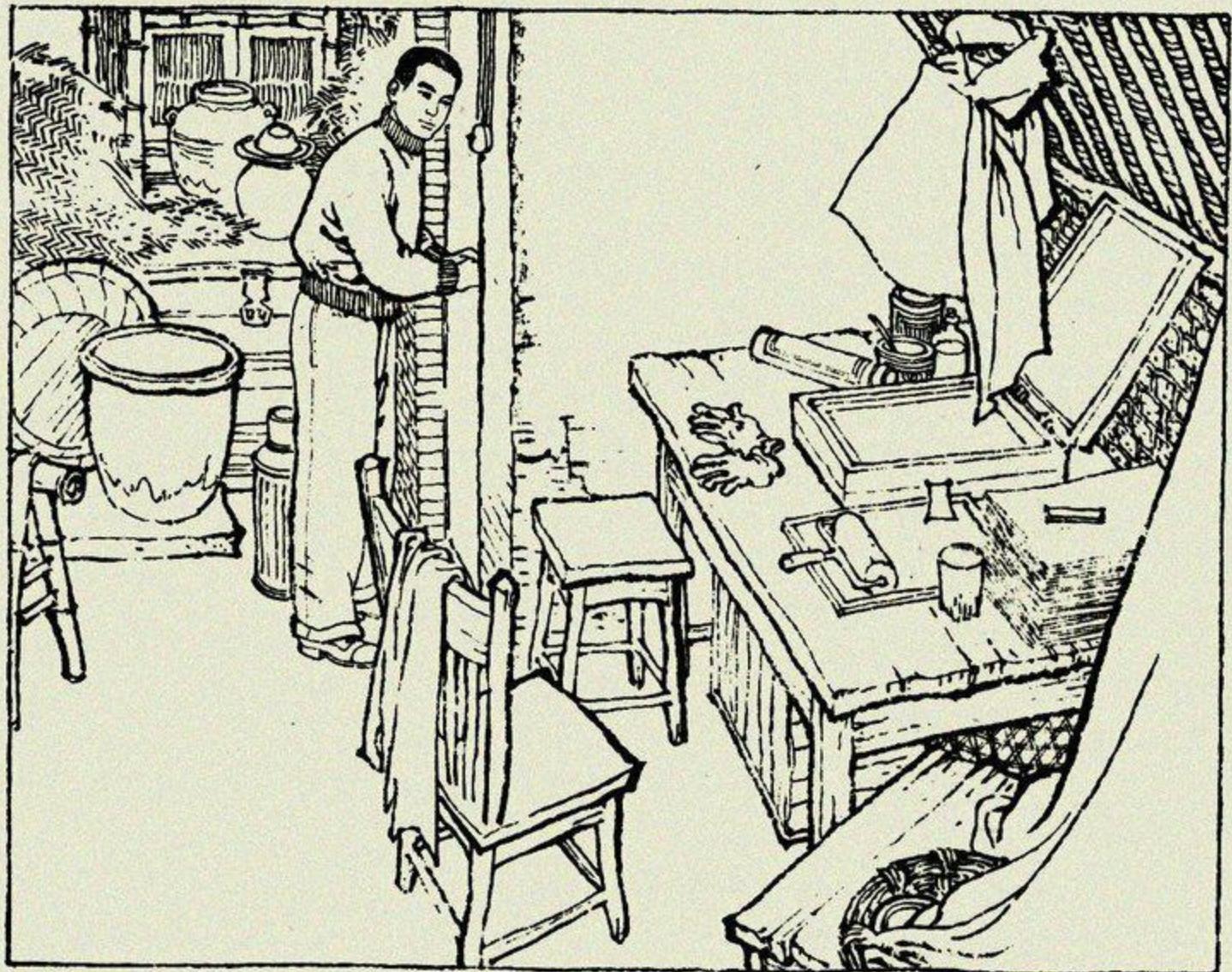
(23) 妈妈推门进来，将一瓶开水放到茶几上，四面看看，预备出去。成岗问：“妹妹睡了吗？”妈妈笑着：“早睡啦，做梦都在和人吵嘴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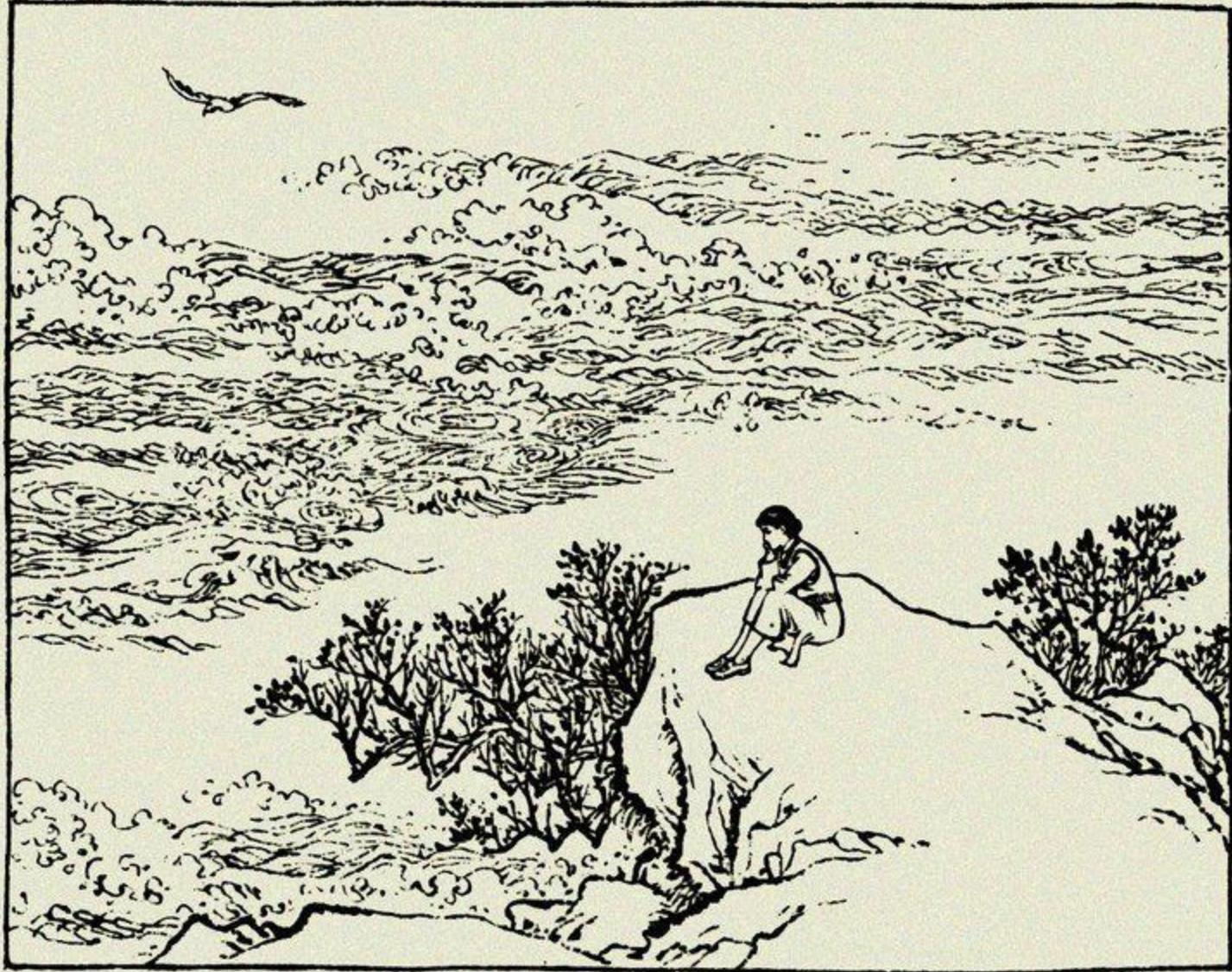
(24) 她望了儿子一眼，走到门边，又习惯地嘱咐道：“夜深了，不要尽熬夜，睡吧。”成岗应着：“嗯。你也早些睡吧，妈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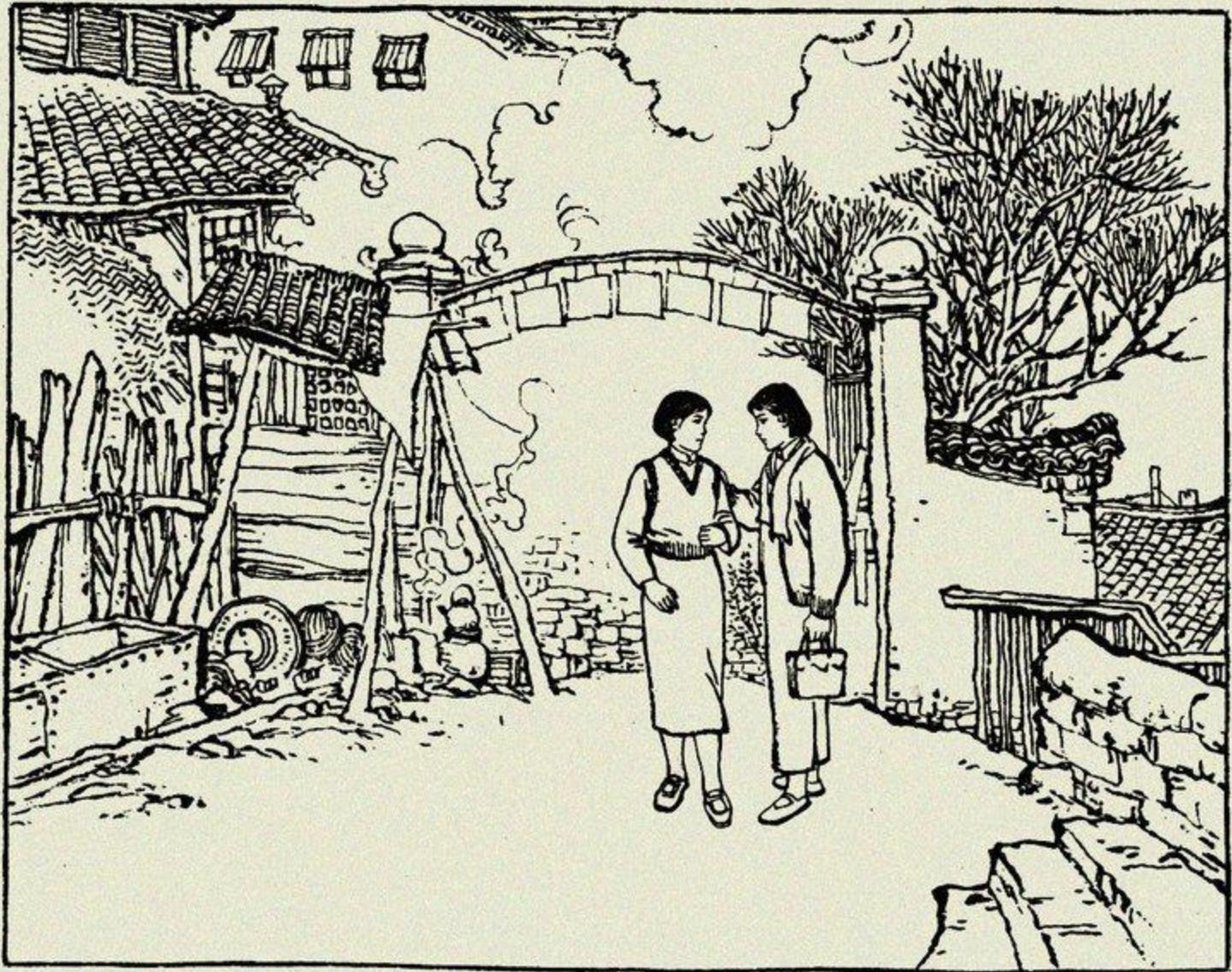
(25) 成岗把妈妈送出门，倒了一杯开水喝着，他脑子十分清醒，沒有絲毫睡意，侧耳细听，整个工厂都沒有人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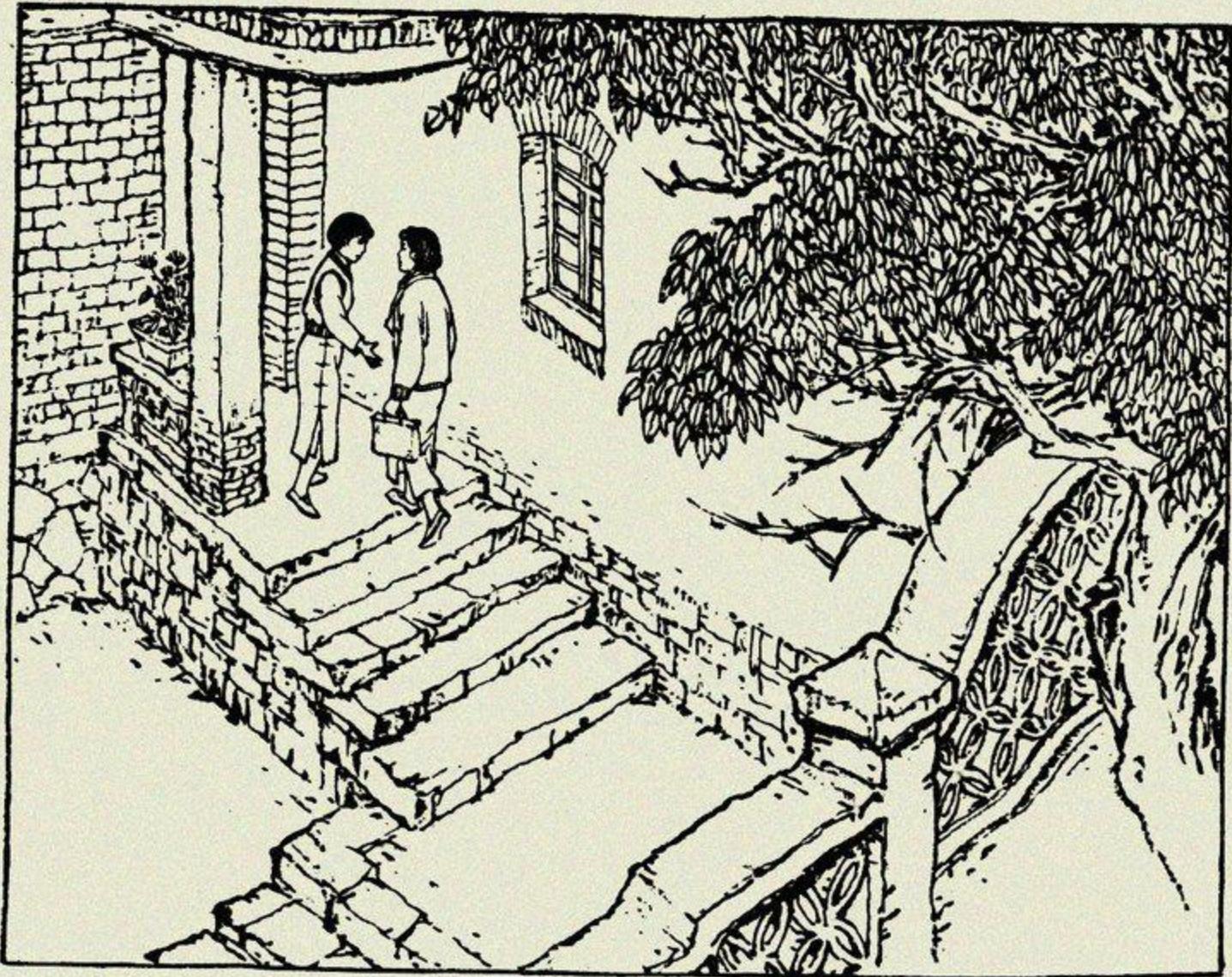
(26) 他站起身来，灭了床边的台灯，不慌不忙的走进储藏室，把里面的灯开亮，开始进行《挺进报》的印刷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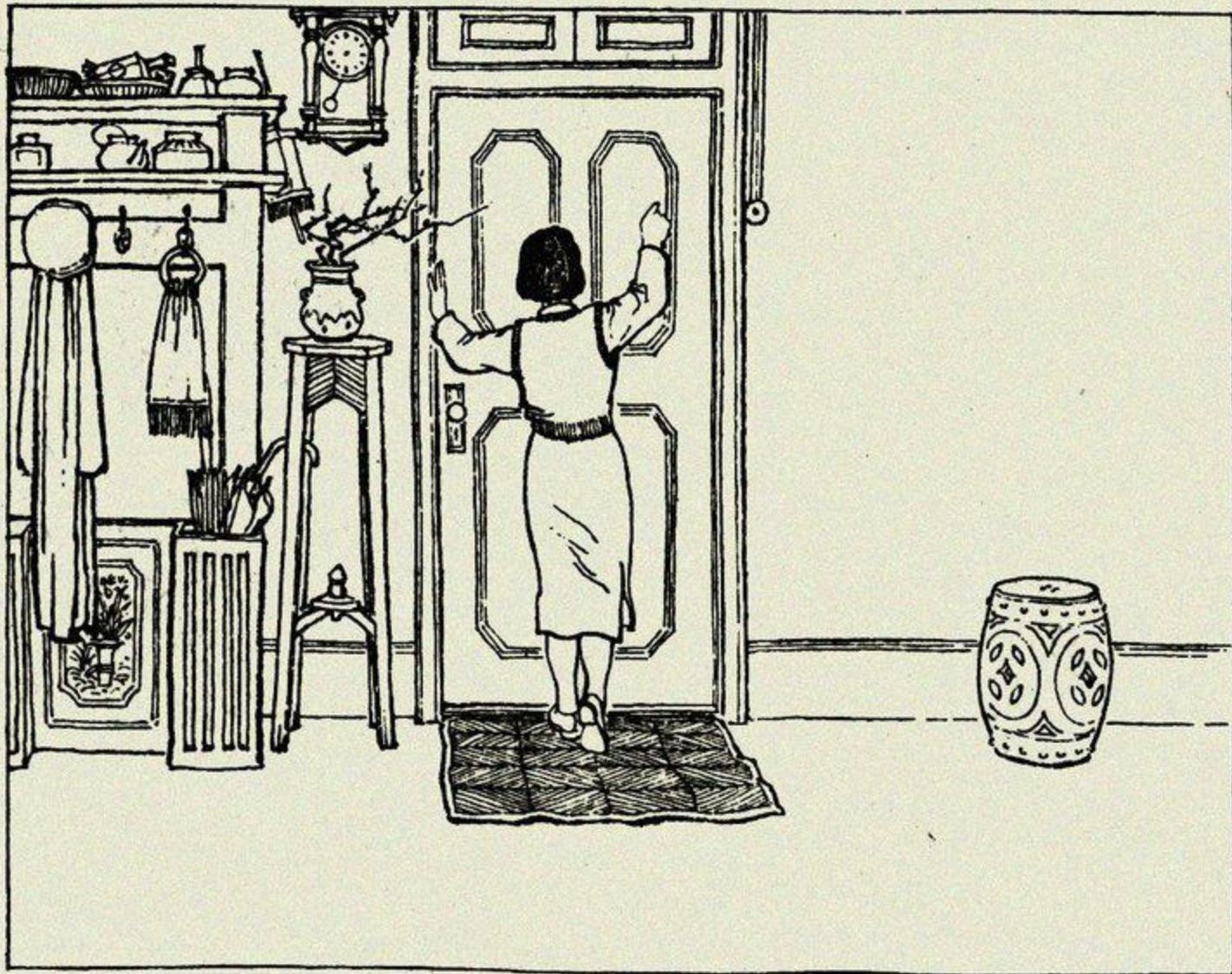
(27) 成瑶一早就起床了。她感到昨天是自己不对，也许二哥担负着秘密工作，想着想着，觉得自己忽然聪明起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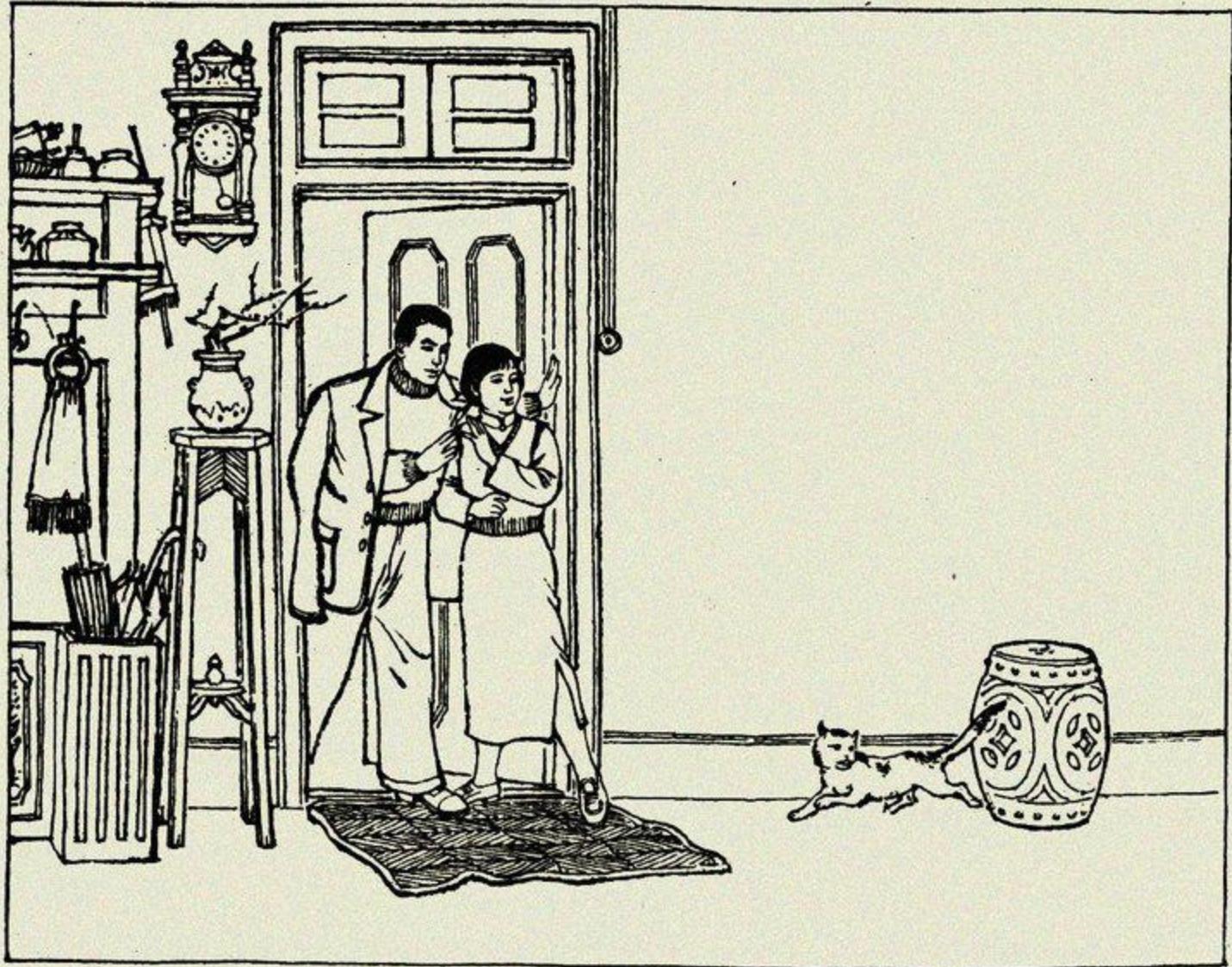
(28) 成瑤满怀兴奋走回家去。走到门口，发现一个陌生的女人跟着她进了工厂。对方微笑着问她：“你是不是成瑤？”成瑤反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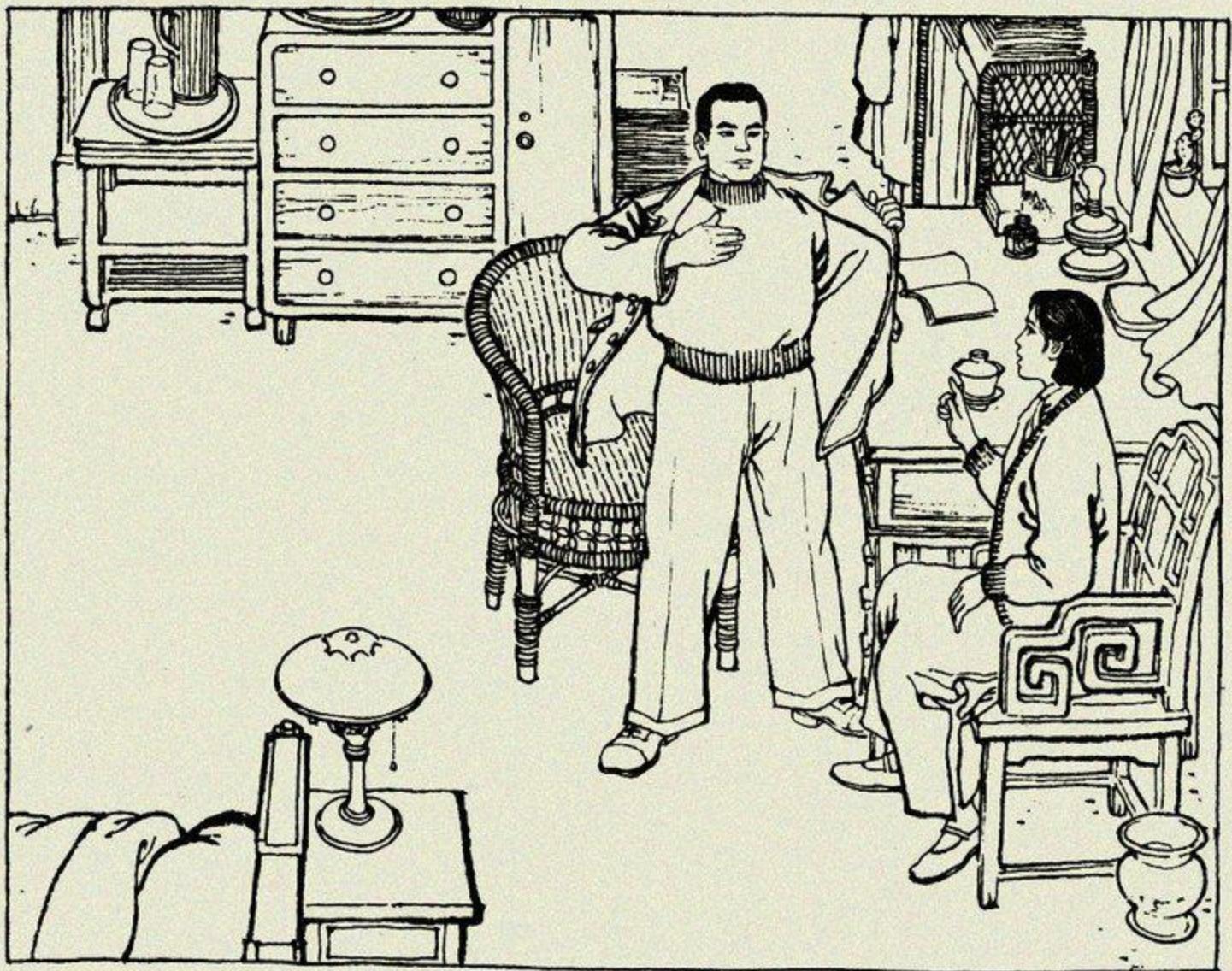
(29) 对方亲切地说：“听你哥哥说的。我姓江，来看你哥哥。”成瑶被她平易近人的表情所吸引，连忙把她让进屋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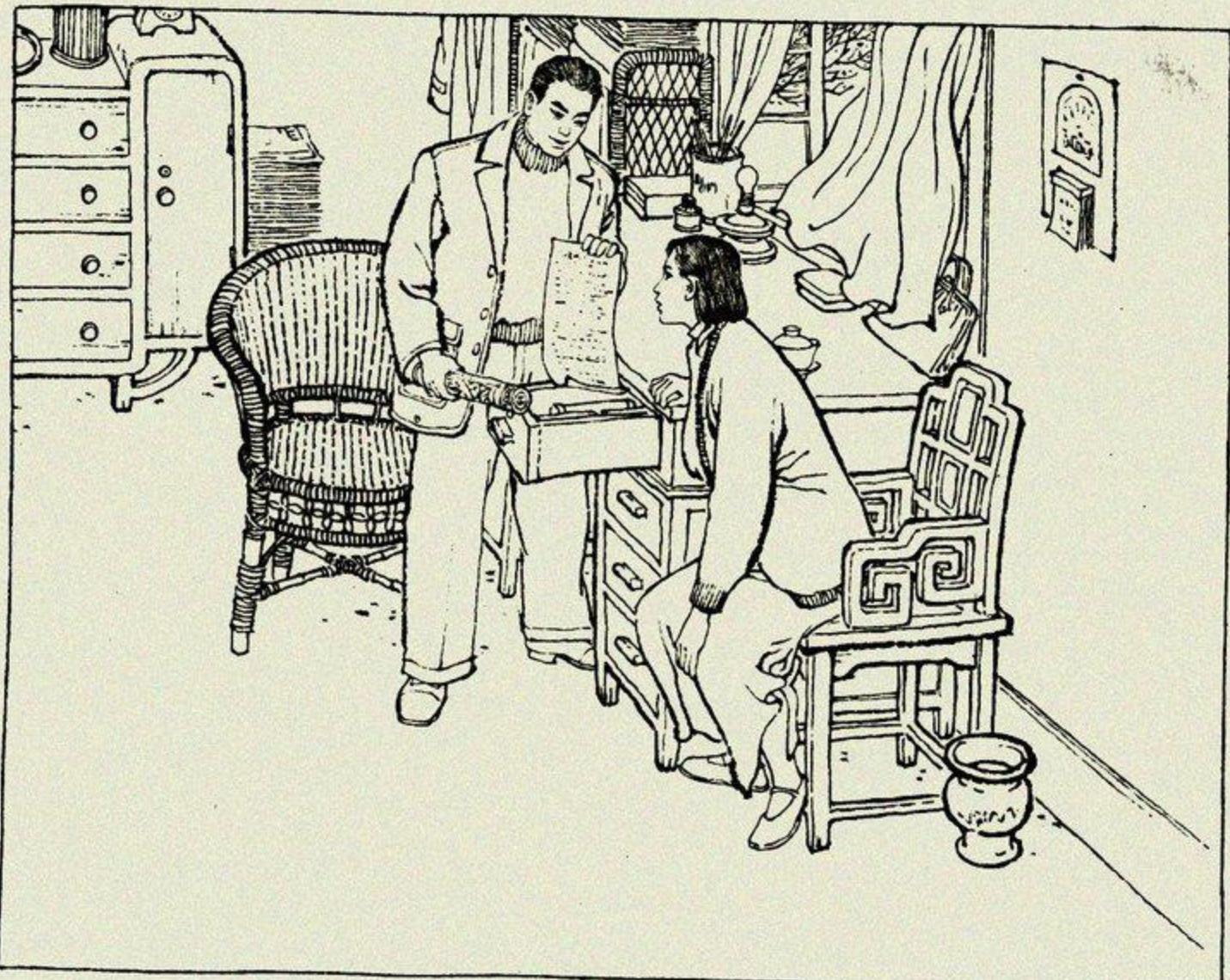
(30) 江姐的到来，成瑶象进一步证实了二哥一定担负了什么秘密工作。她心里充满了一种好奇的兴奋，用力拍着成岗的房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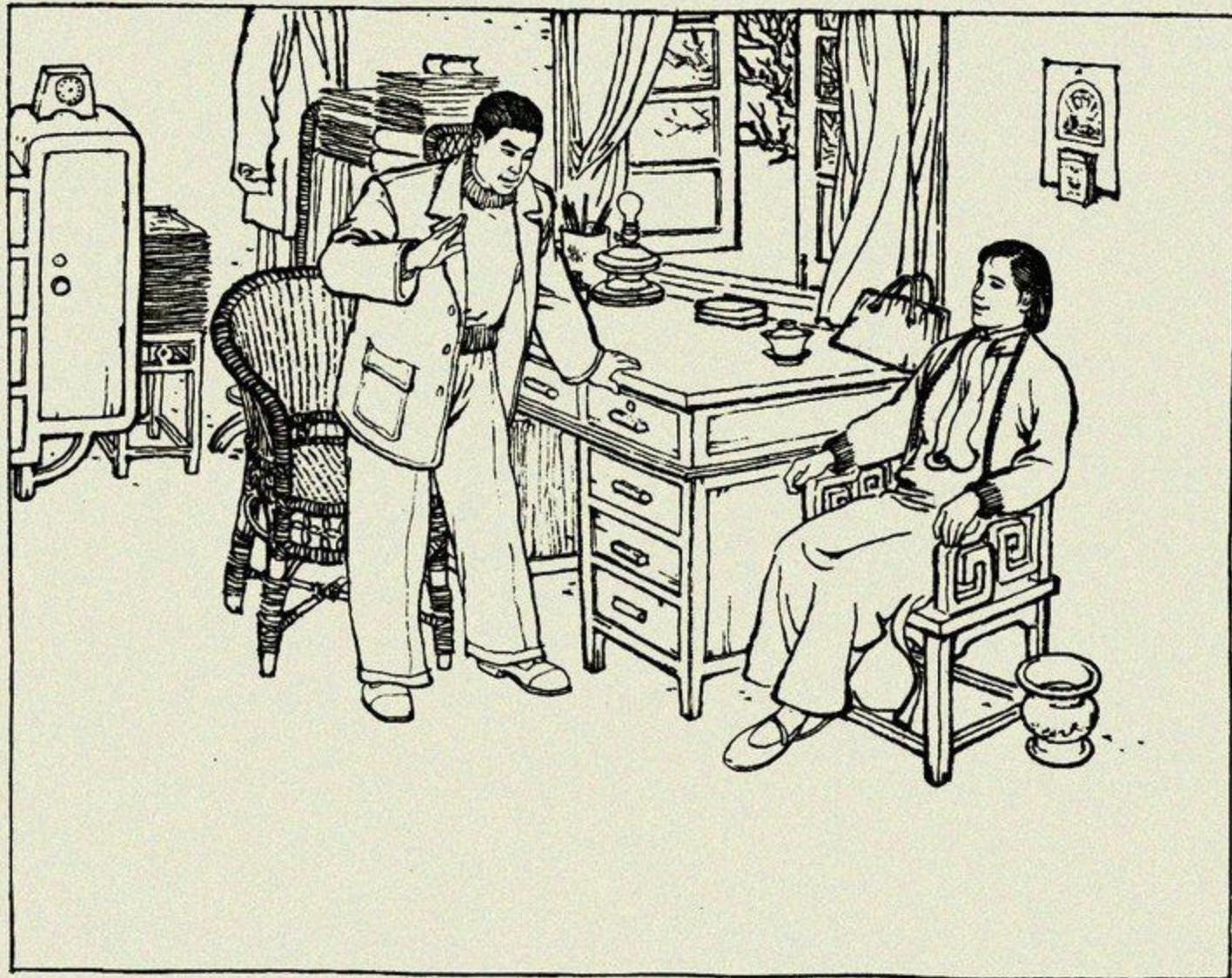
(31) 成岗昨晚赶印《挺进报》，直到天快亮时才睡。他打开门，听说江姐来了，忙叫快请进来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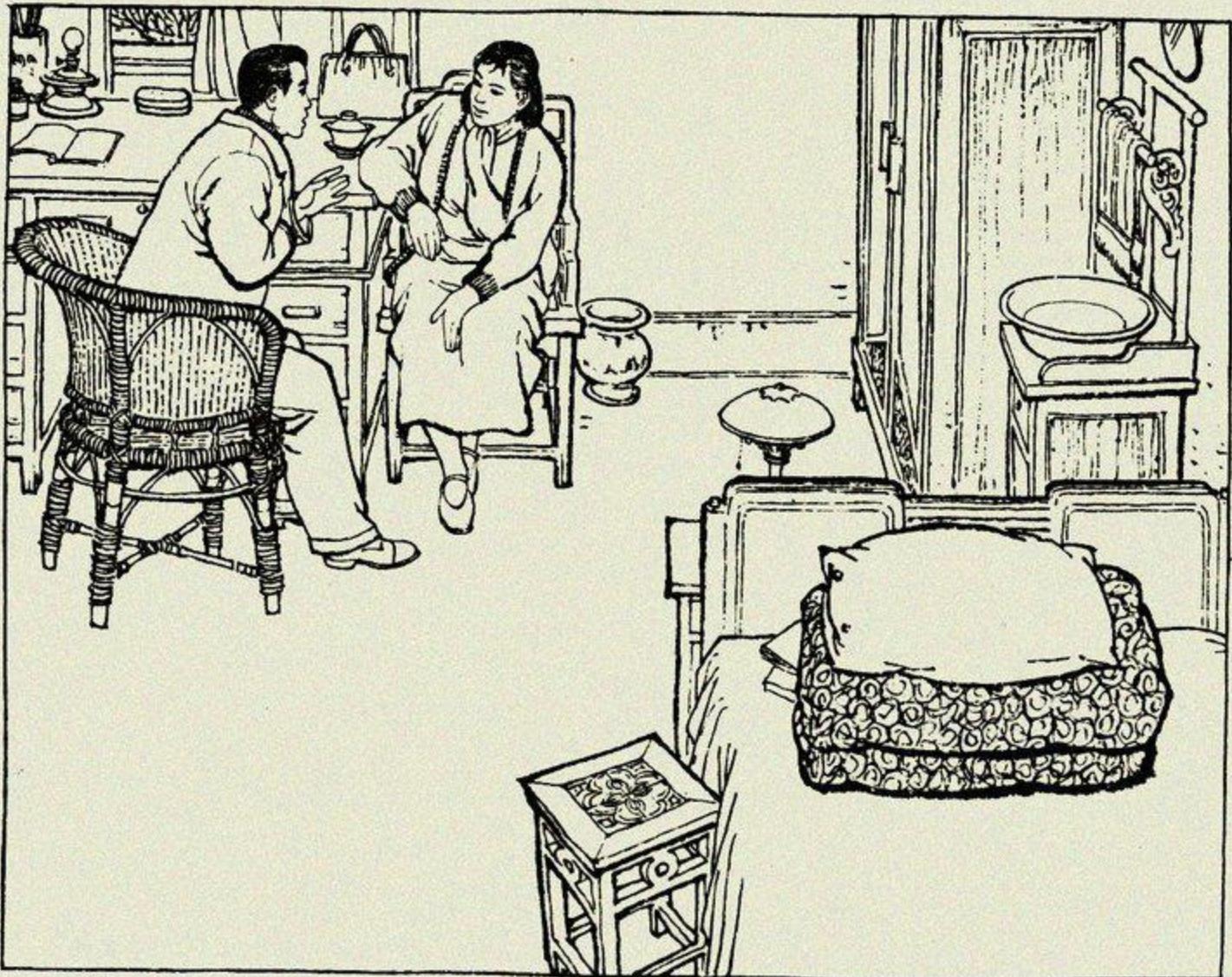
(32) 成岗向江姐谈起《挺进报》的工作情形，认为刻钢板和印刷由两个人做，既不方便，又容易暴露，他希望两个工作由一人干最妥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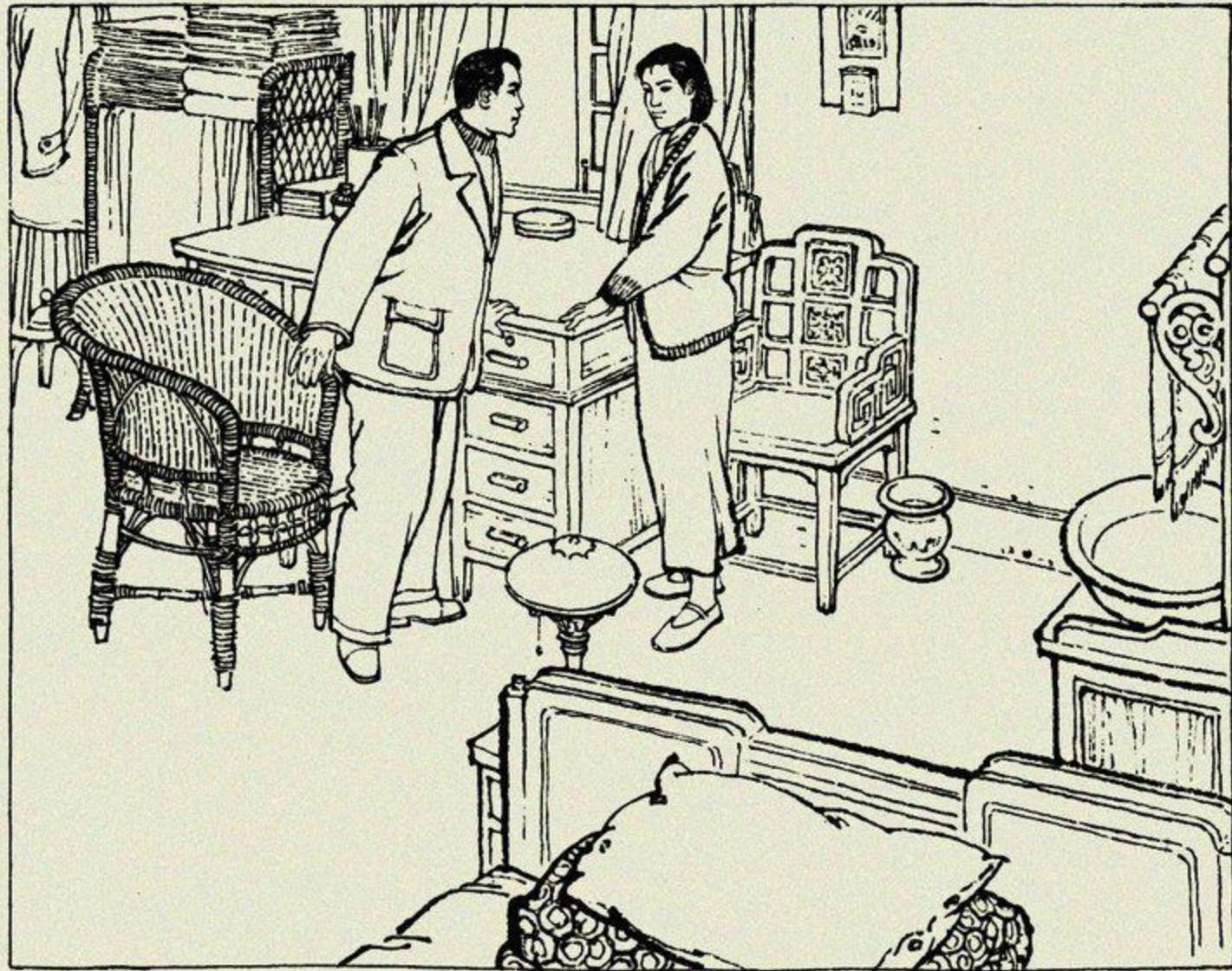
(33) 江姐问：“你看交给谁干呢？”成岗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刻好的蜡纸说：“交给我吧。我学会了刻钢板，你看，这是我写的仿宋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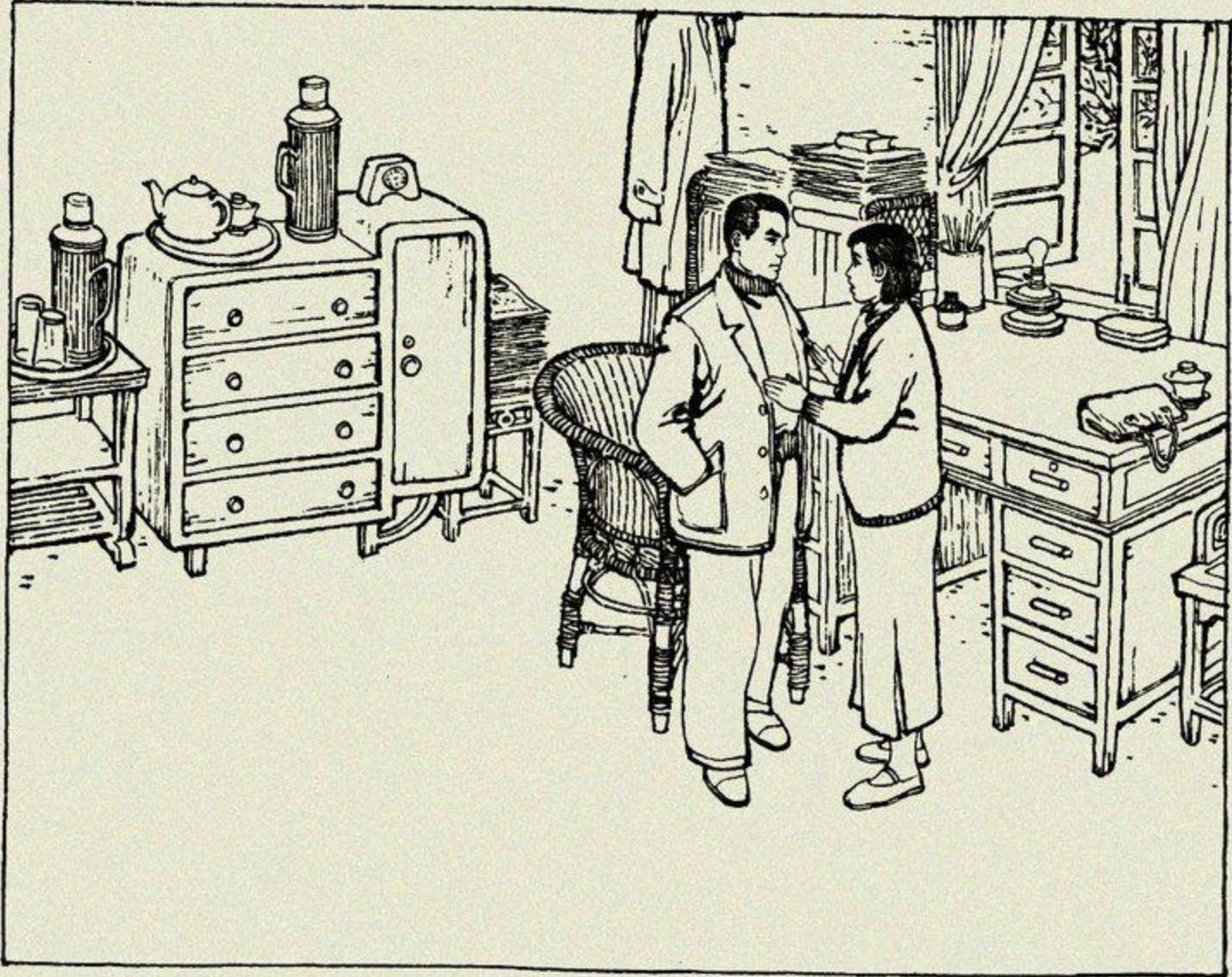
(34) 江姐笑了起来：“你真是个不知疲倦的人！不过你得注意身体，我们这一代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，亲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。日子还长得很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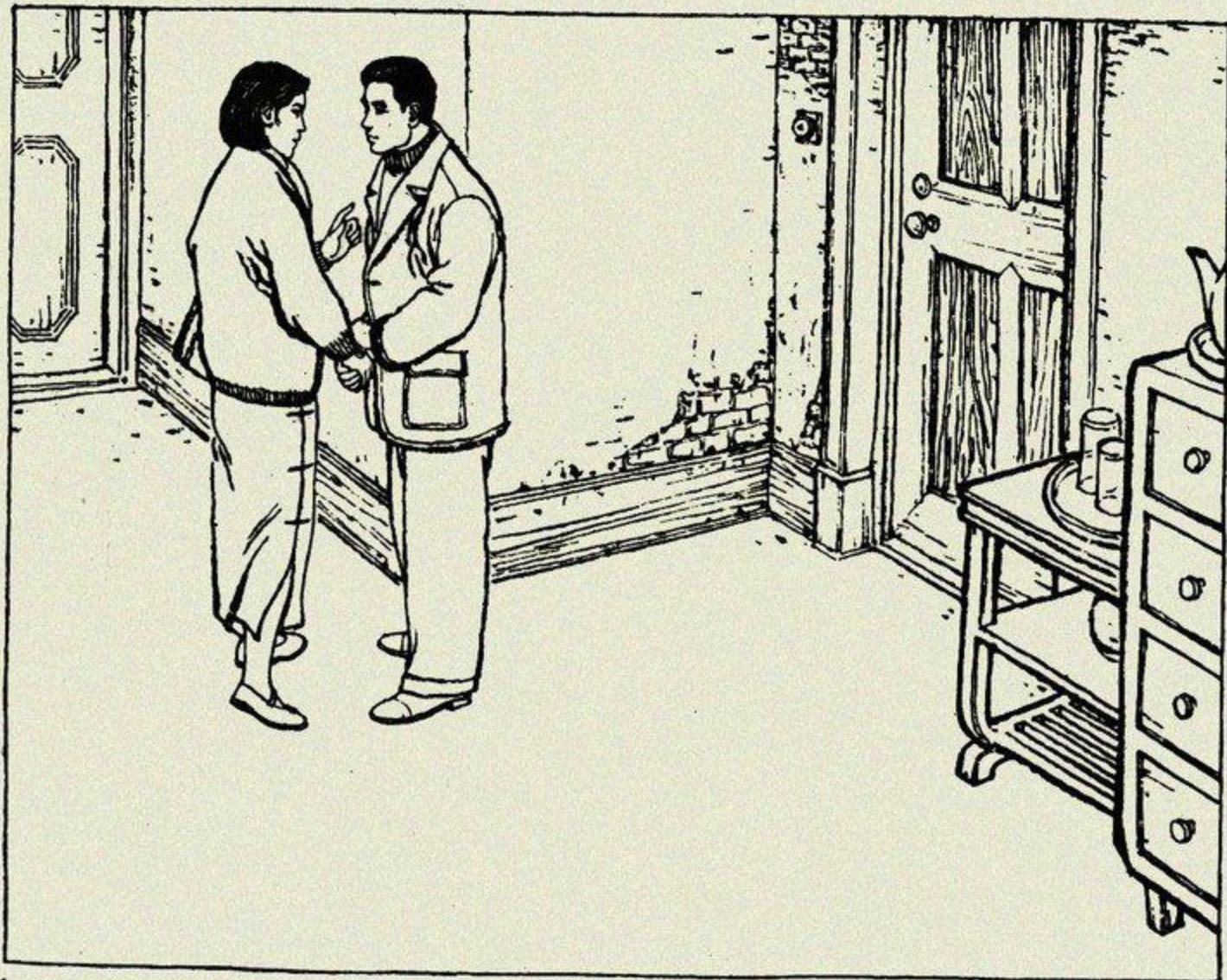
(35) 谈到成瑶，成岗说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很重。江姐说：“不要性急，年青一代会在烈火中更快地成长起来。华为一走，她情绪难免波动，你要好好帮助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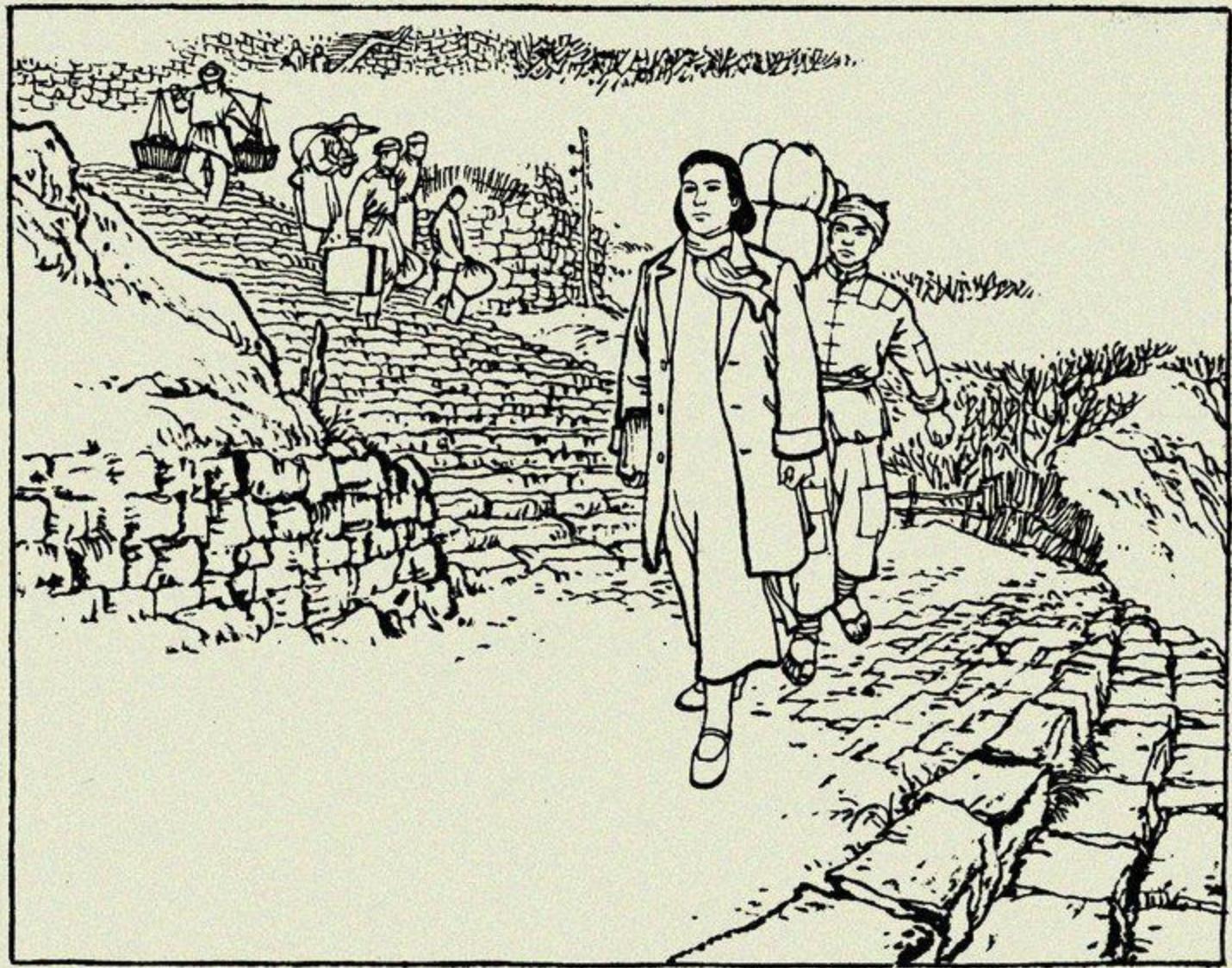
(36) 江姐见时间不早了，站起来，笑着对成岗说：“我们快要分别了。”成岗一愣：“怎么，你要离开重庆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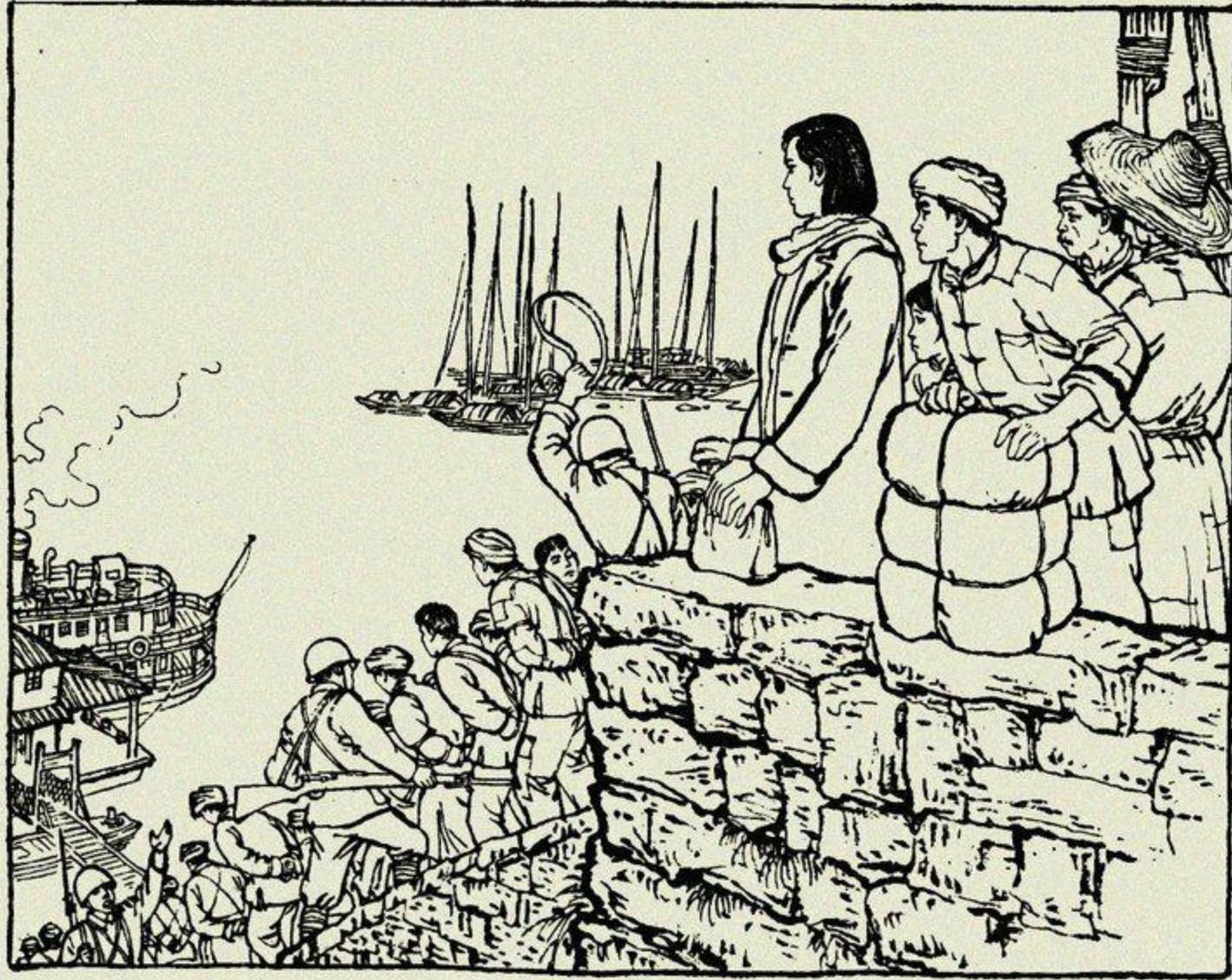
(37) 江姐见了成岗发愣的目光，忙告诉他：“最近我要调到川北去。你把印好的《挺进报》交给我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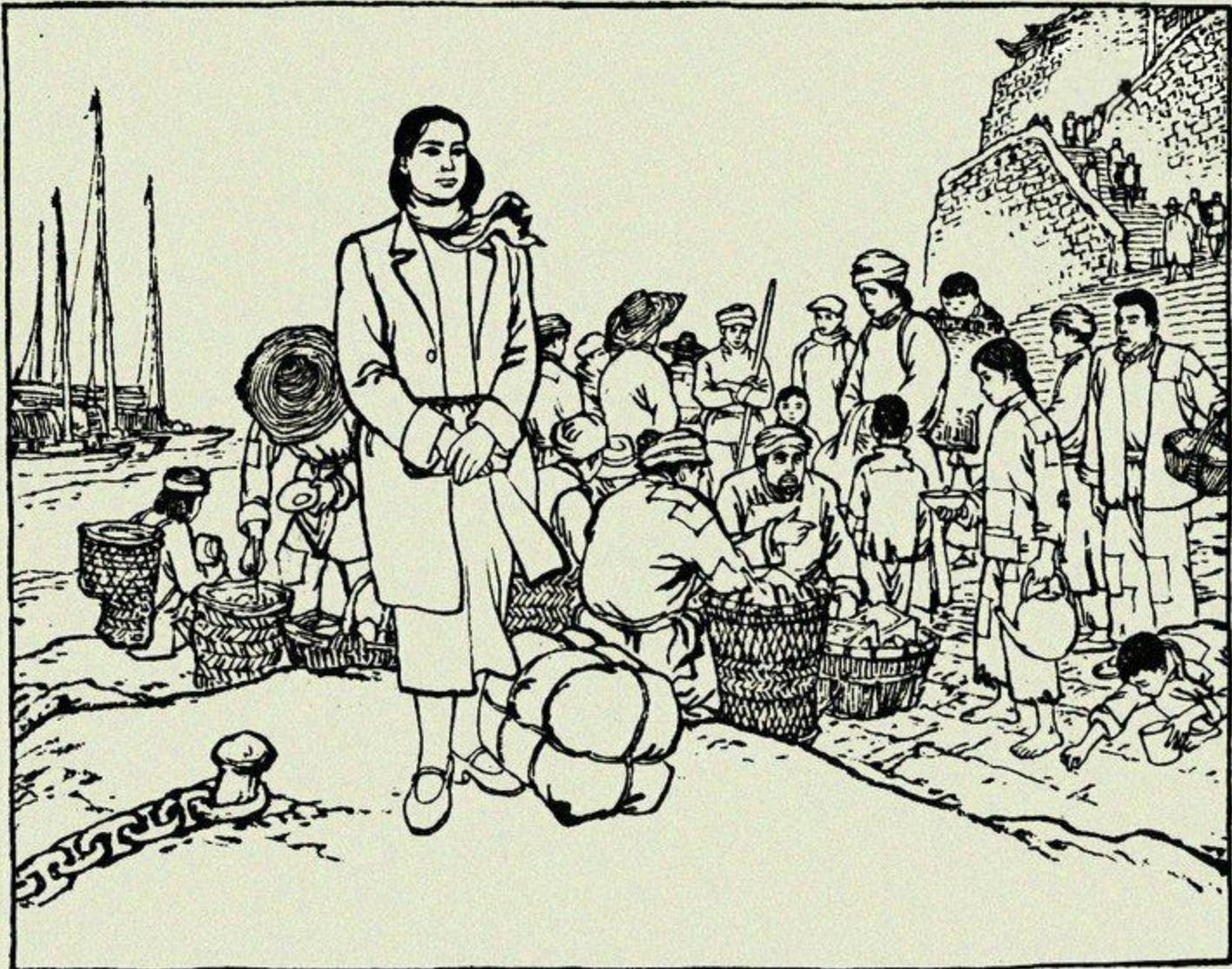
(38) 成岗清楚地看见，江姐的食指和中指，隐隐现出铁笔磨伤的痕迹。他上前紧握江姐的手说：“原来刻写钢板的就是你！”江姐微笑着，没有说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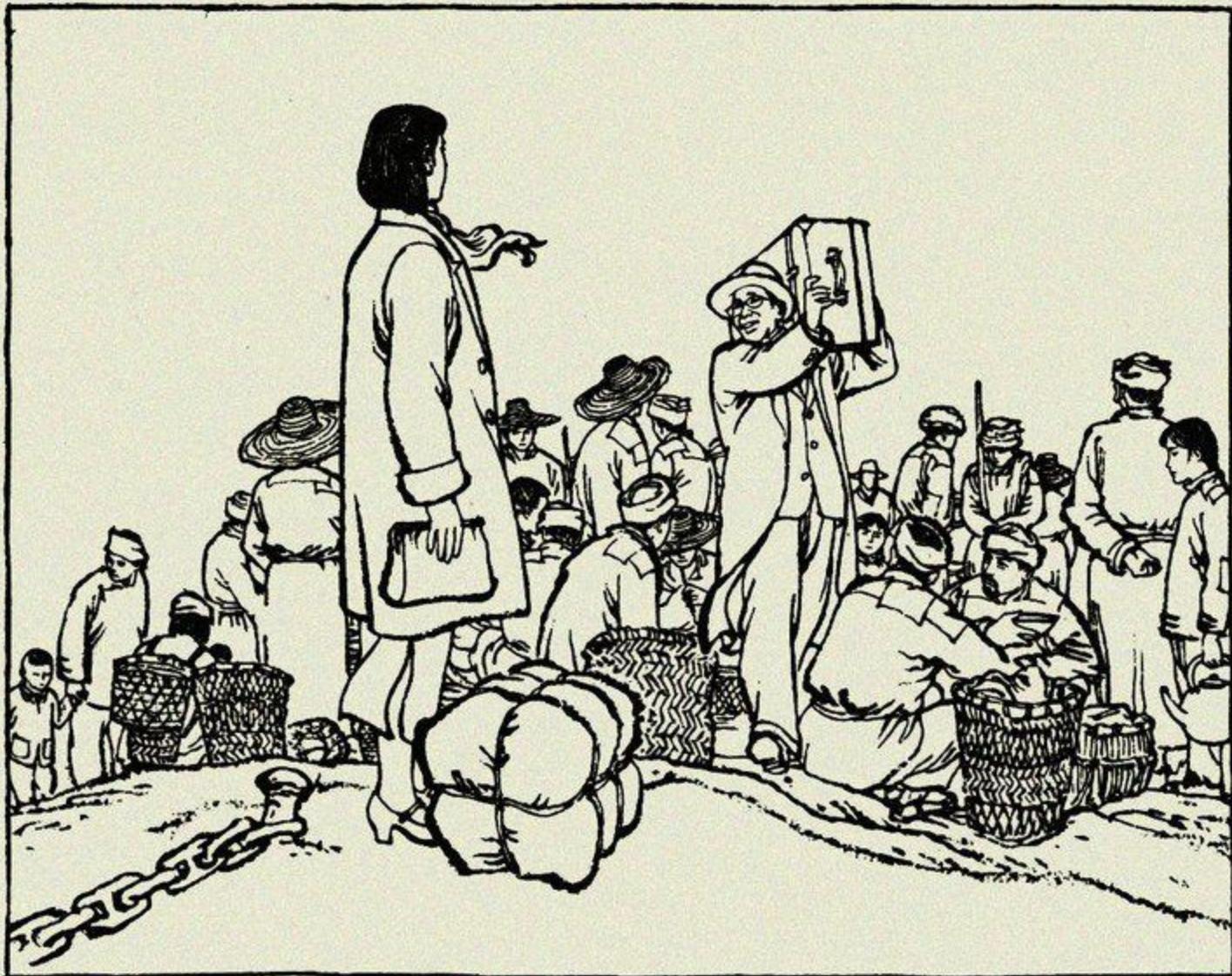
(39) 这天，江姐服饰华丽，一早来到朝天门码头。她的丈夫彭松涛，是川北华蓥山游击队的政委，党为了加强游击队的力量，迎接解放，决定把她也派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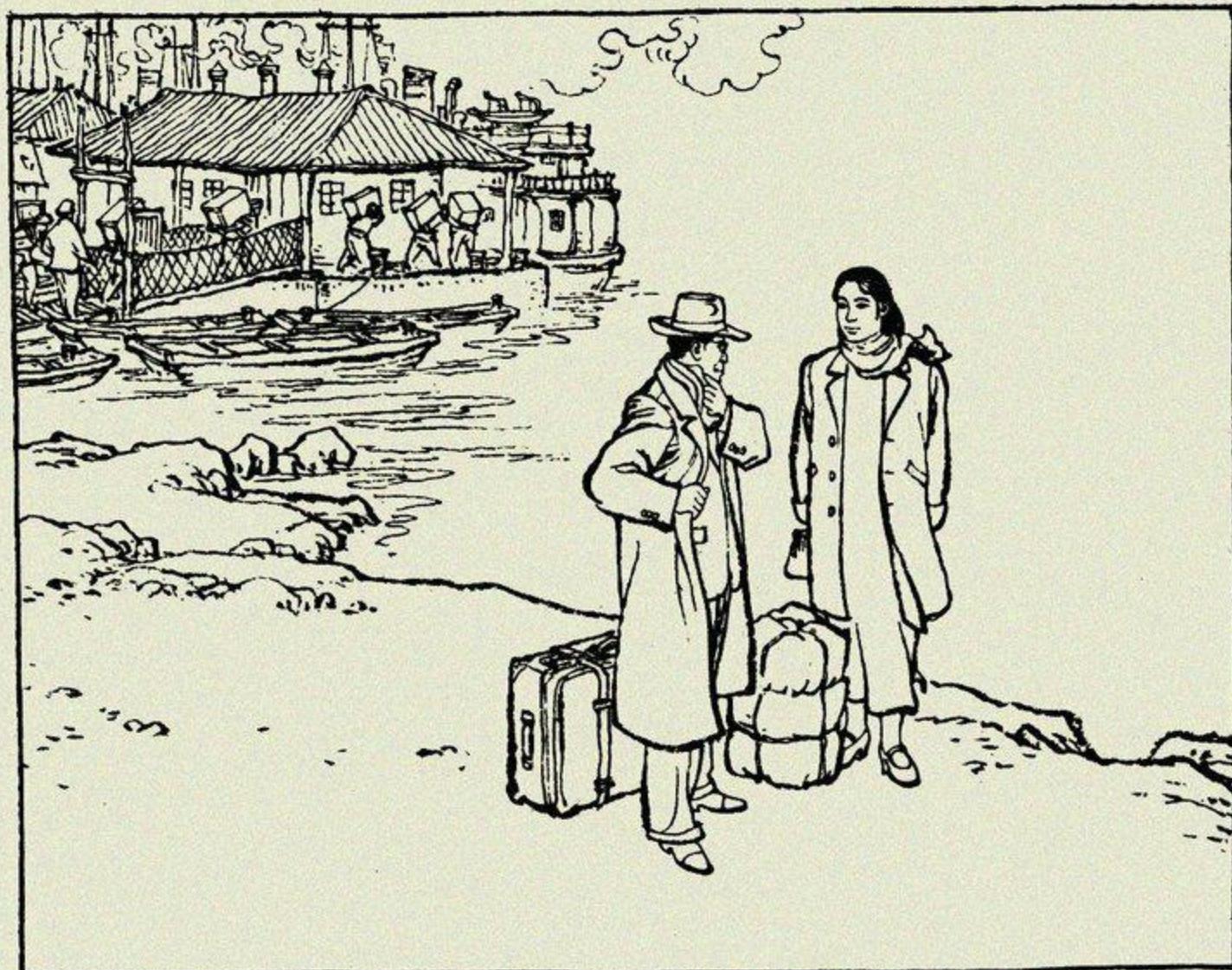
(40) 突然身后一声吆喝：“走快点，跟上！”她回头一看，见一长列穿着破烂军衣的壮丁，被押上码头。



(41) 到了江边，搬运工人把行李放下，江姐付了钱，站在那里等待着。她想：老彭那里的工作，现在一定更有基础了，这次党增派了许多同志去，他一定非常高兴。



(42)“江姐！”她随着喊声回头一看，见甫志高掮着一口大箱子，从人丛中挤过来。江姐忙说：“开船还早，我们到江边坐一会。”



(43) 两人走到寂靜无人的江岸。甫志高小声说：“箱子里是余新江送来的两百份《挺进报》——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特刊，三支手枪，各附一百发子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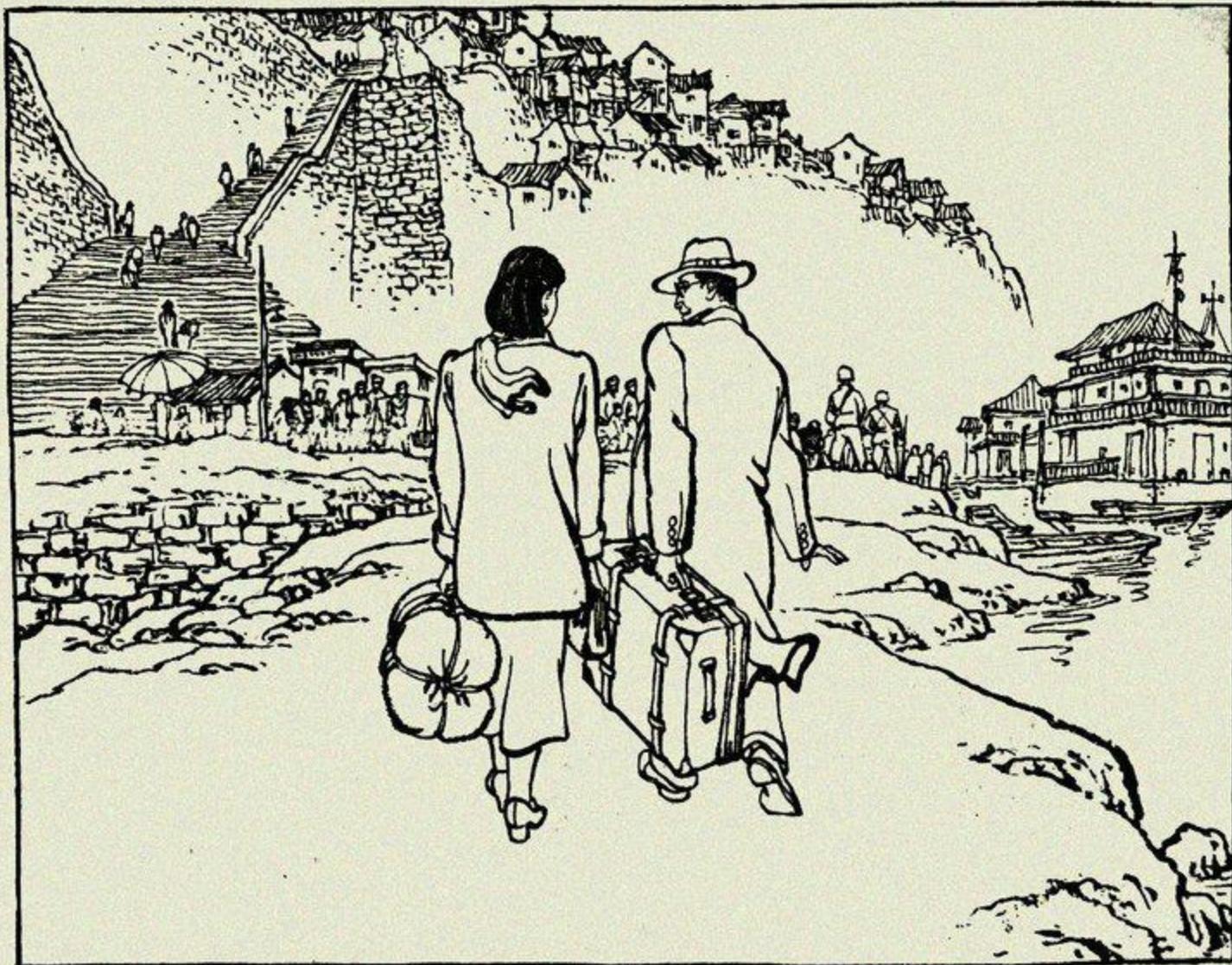
(44) 江姐接过甫志高递来的钥匙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找个搬运工人？”甫志高笑着解释道：“艰苦点是应该的。自己搬更安全些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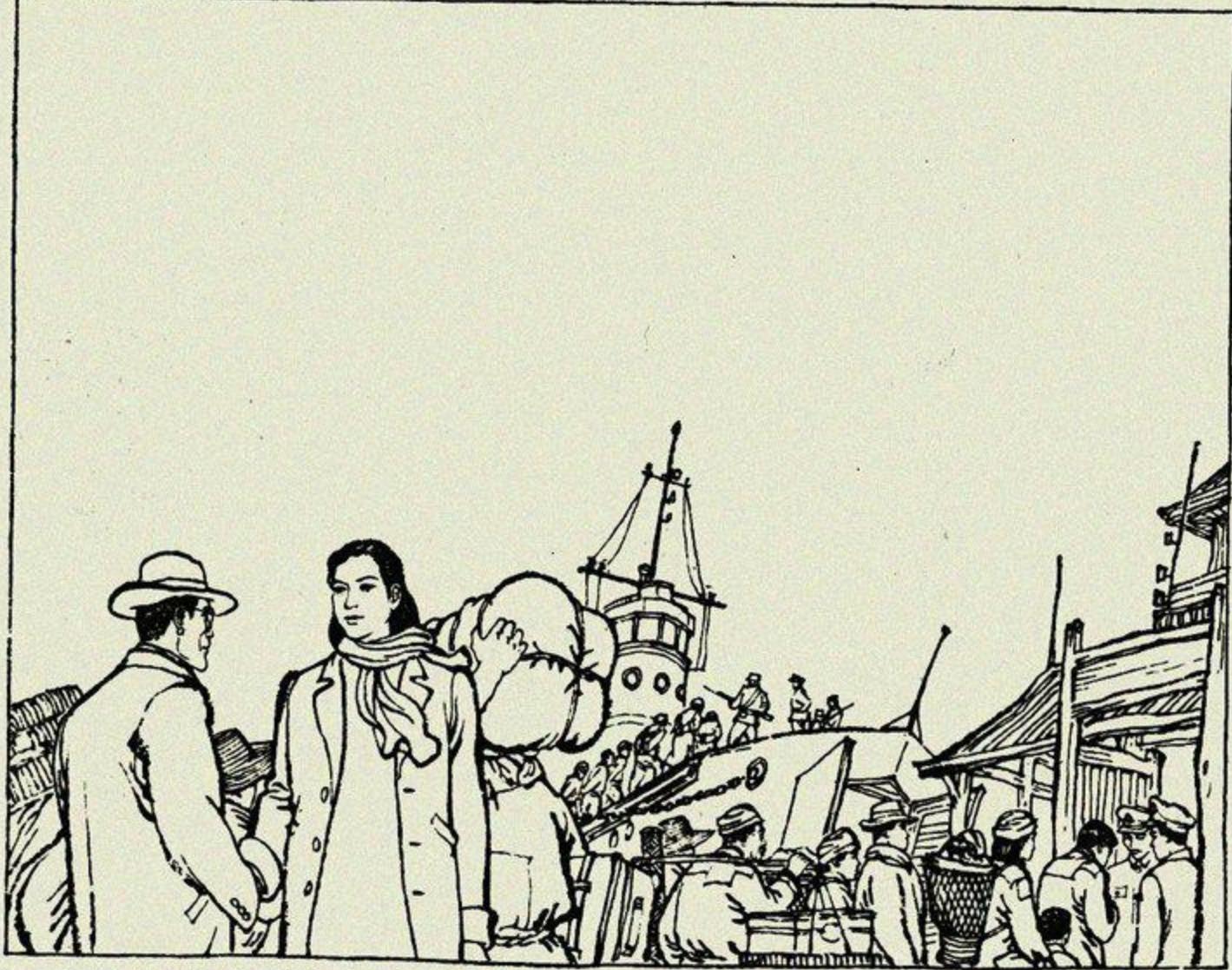
(45) 江姐觉得他是有意表现自己，微微摇头道：“安全？你看哪有穿西服的人自己掮行李的。”甫志高“啊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我倒忽略了这一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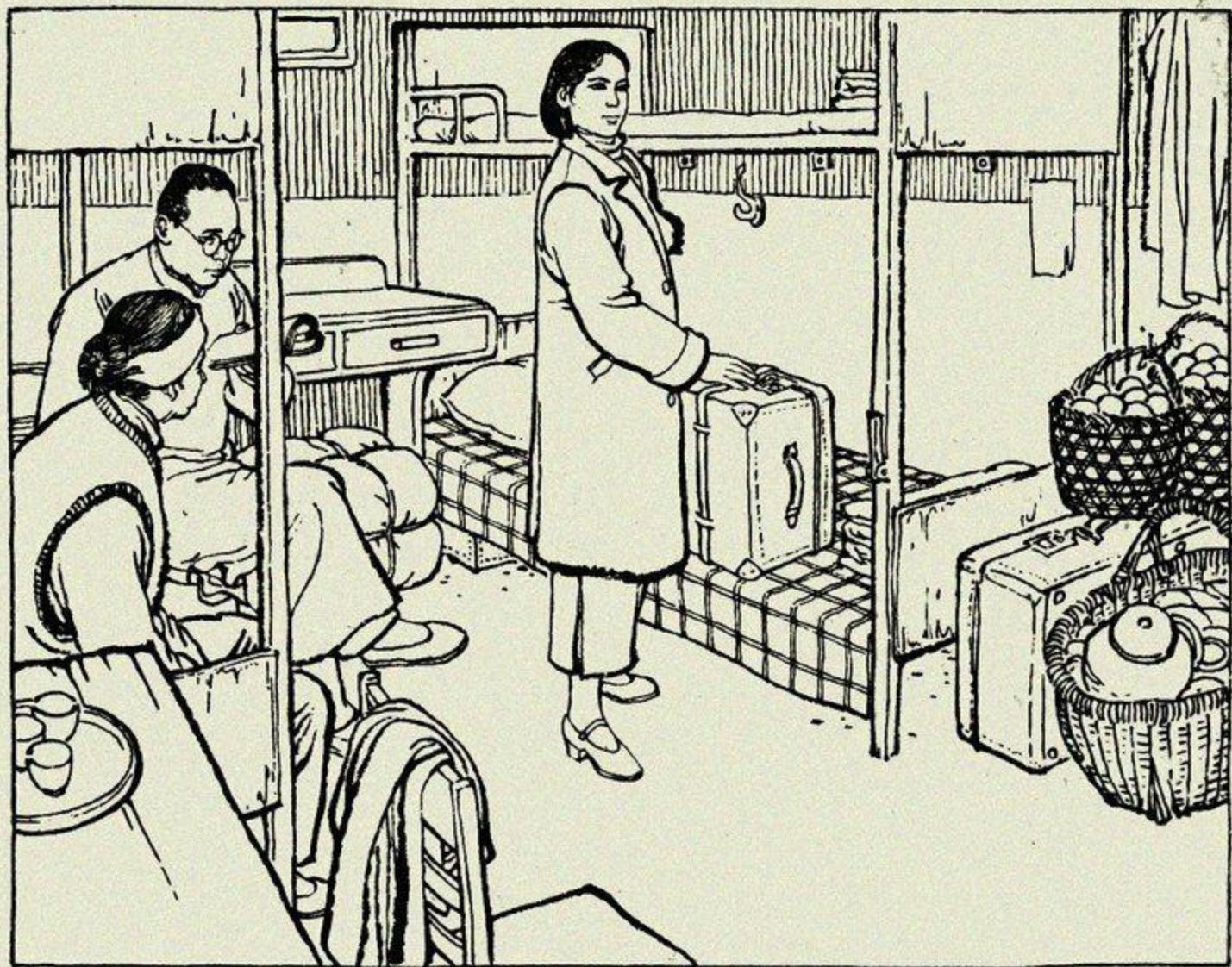
(46) 甫志高要江姐对他提些意见，江姐想了想说：“你要陈松林到重庆大学活动，这样不太好。”甫志高忙说：“书店是备用联络站，我一定注意工作方法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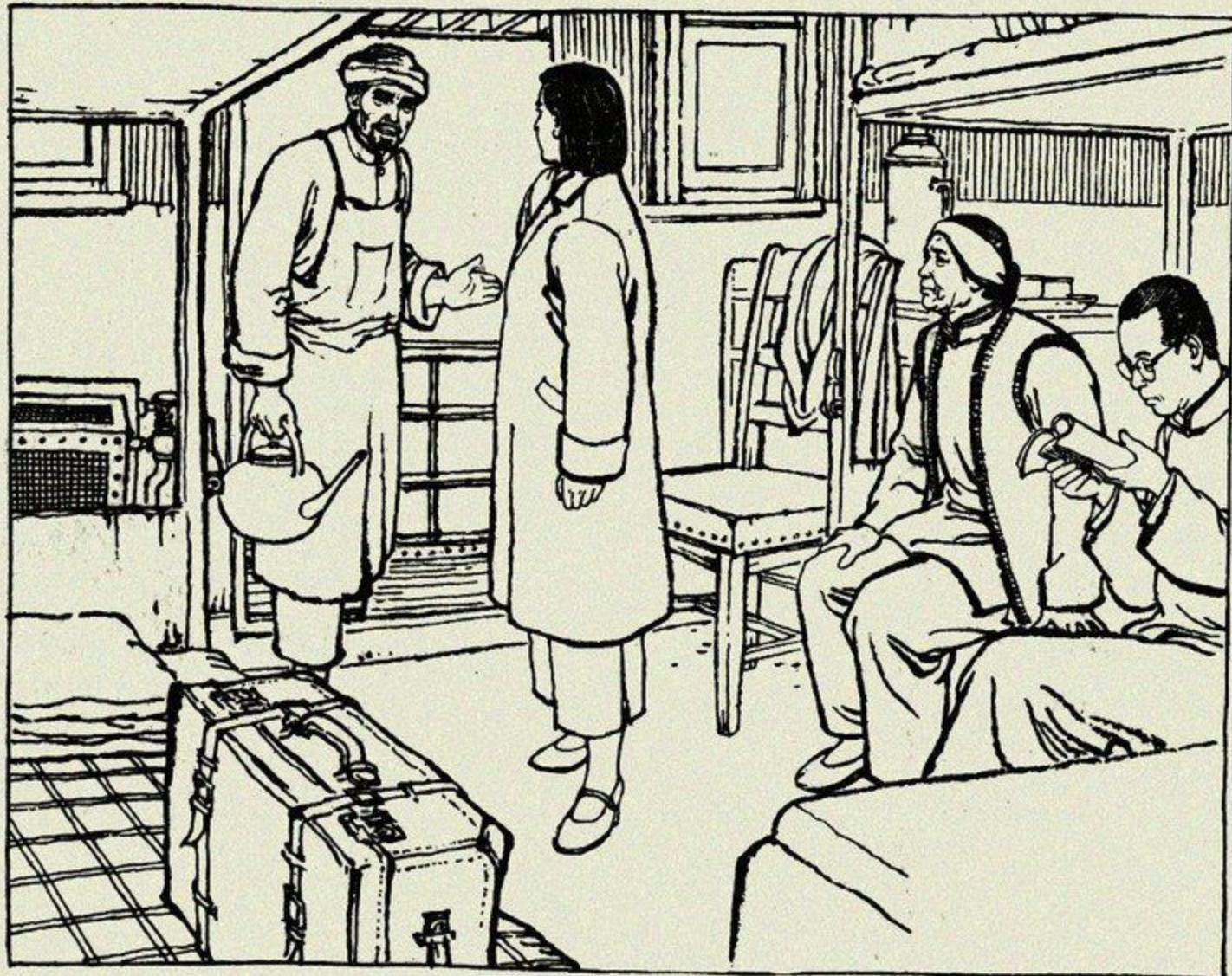
(47) 上船时间快到了，旅客三三两两地向岸边走来，
甫志高说：“江姐，上去吧。請你代我问候彭松涛同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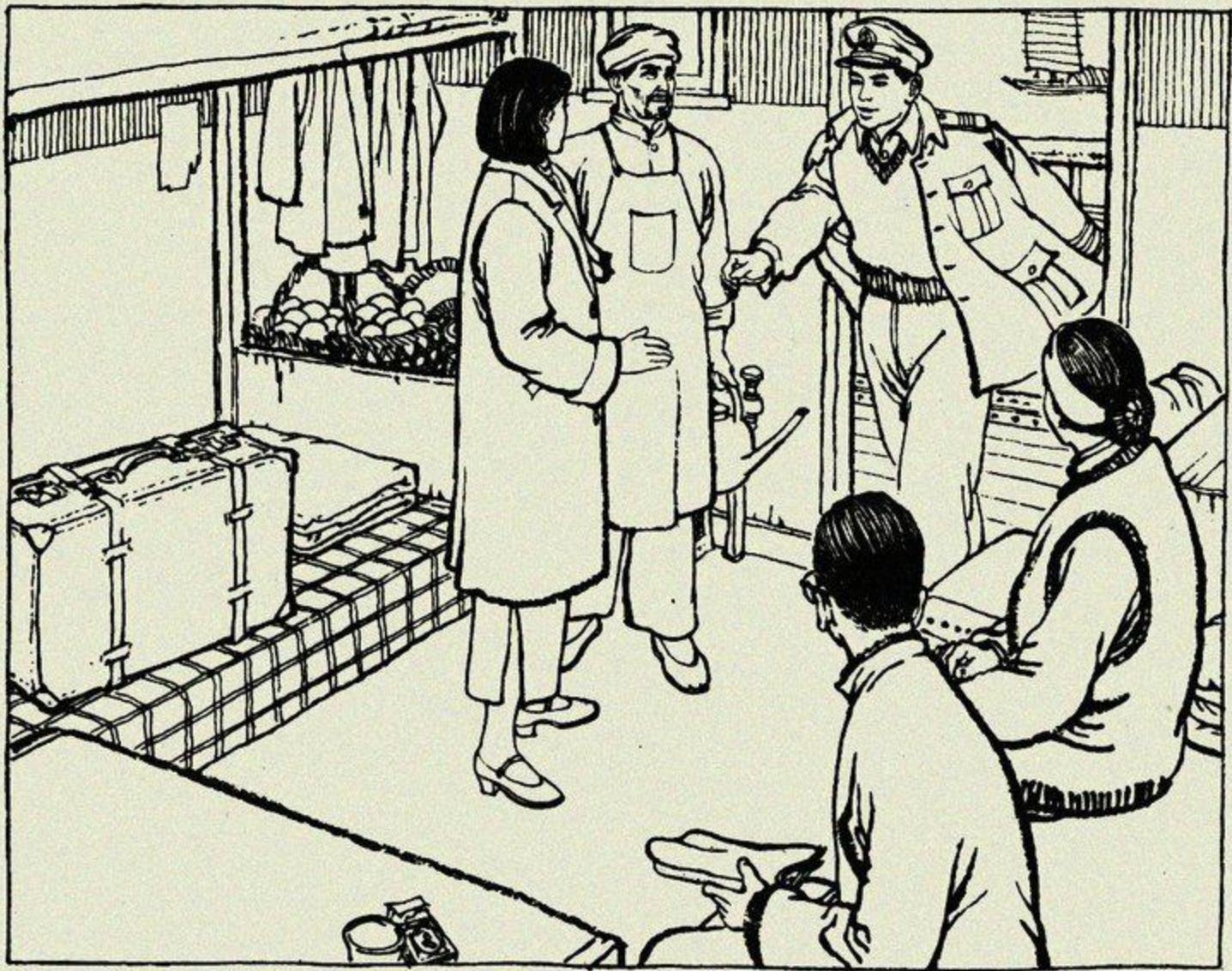
(48)这时,被抓的壮丁正在上登陆艇,许多搬运工人正把军粮背进底舱。江姐望了一眼,对甫志高说:“你回去吧。暴风雨还没有过去,你们在重庆要多加小心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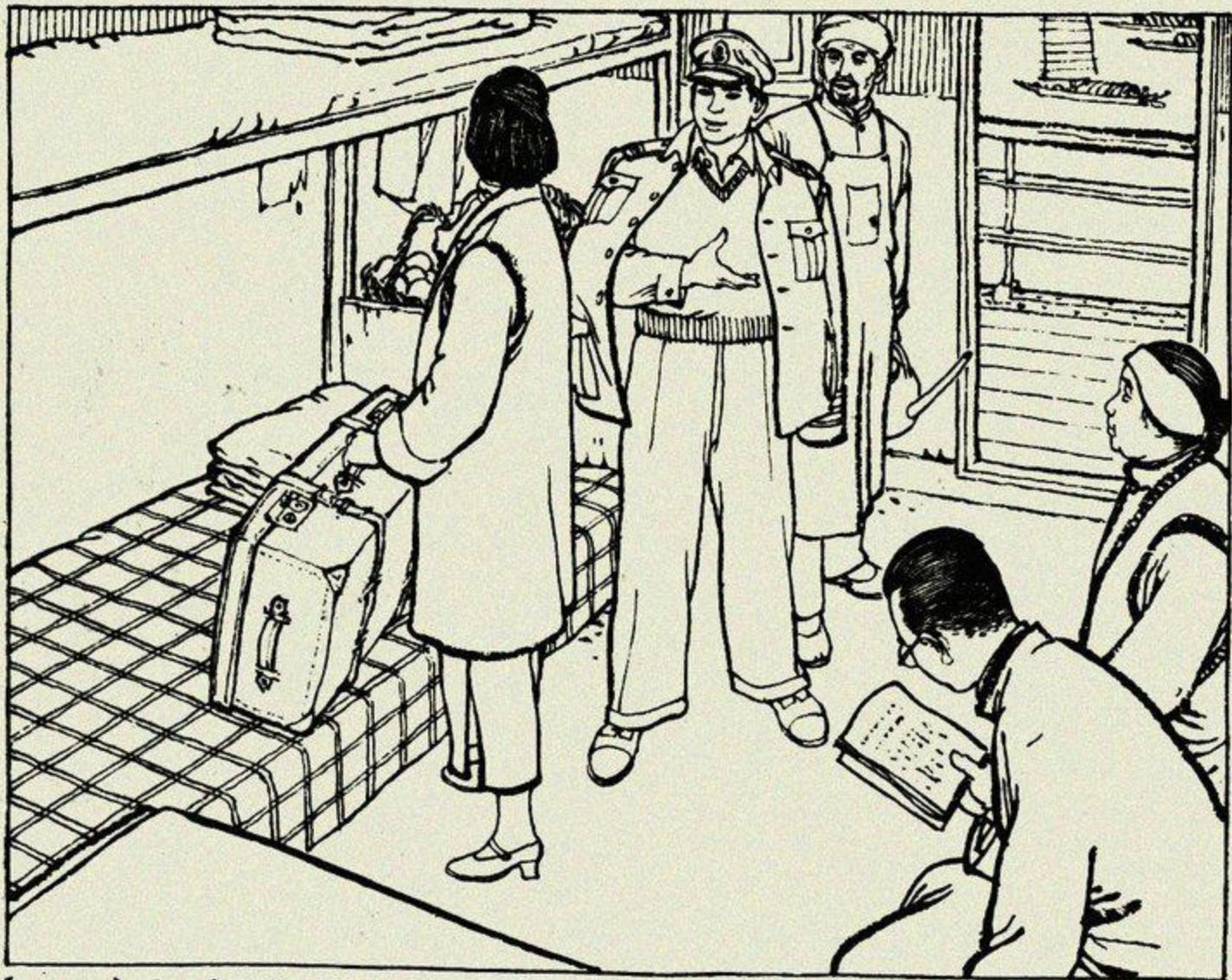
(49) 江姐上船找到了自己的舱位，打开行李，把床位铺好，有意无意地把带来的大箱子朝铺底下一塞。箱子又高又大塞不进去，她便把它放在床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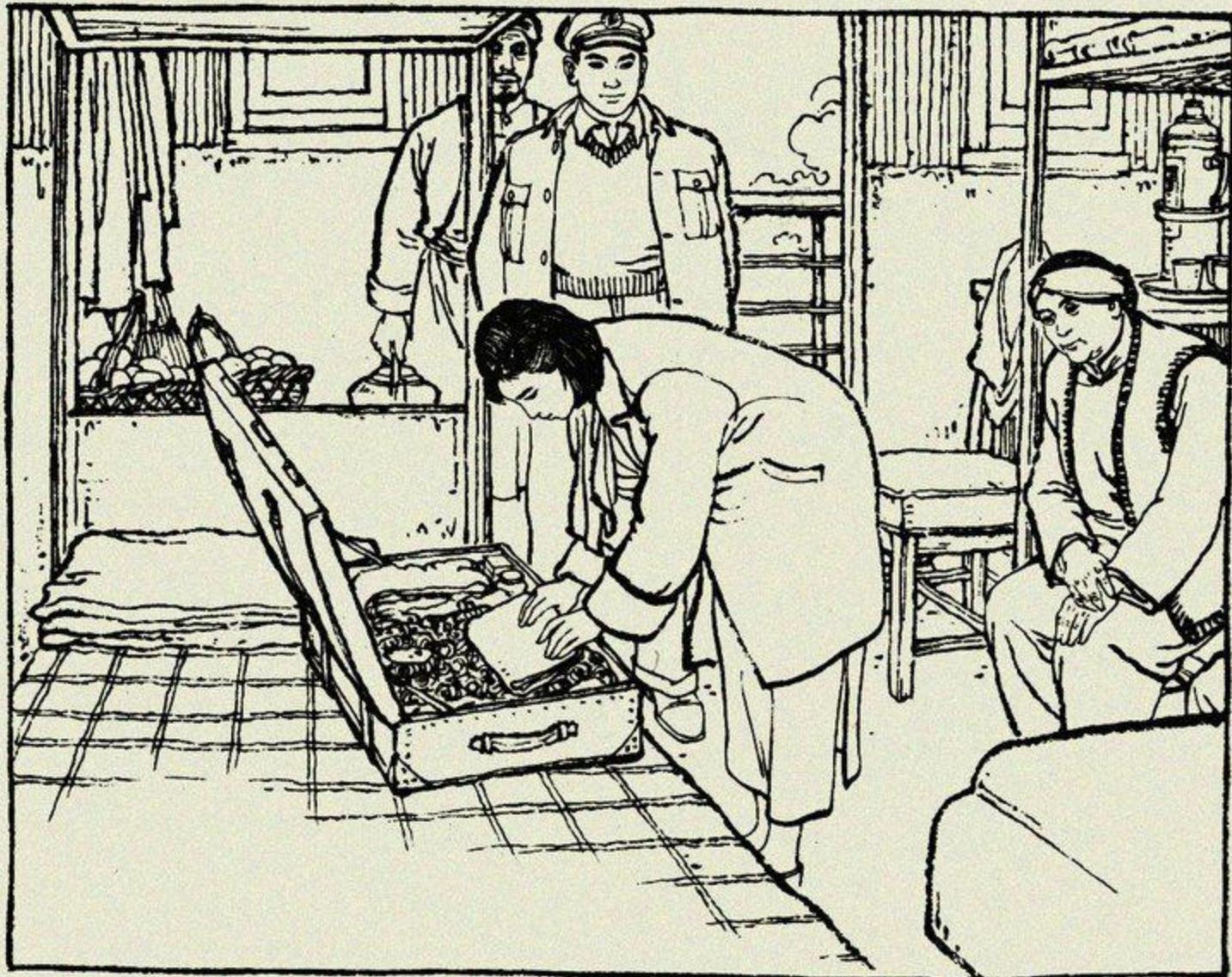
(50)这时,一个服务员从门口走过,江姐喊住他问:“何大副在吗?”服务员打量江姐豪华的服饰,立刻回答道:“你是他表姐吧?大副叫我等着,你一来就去叫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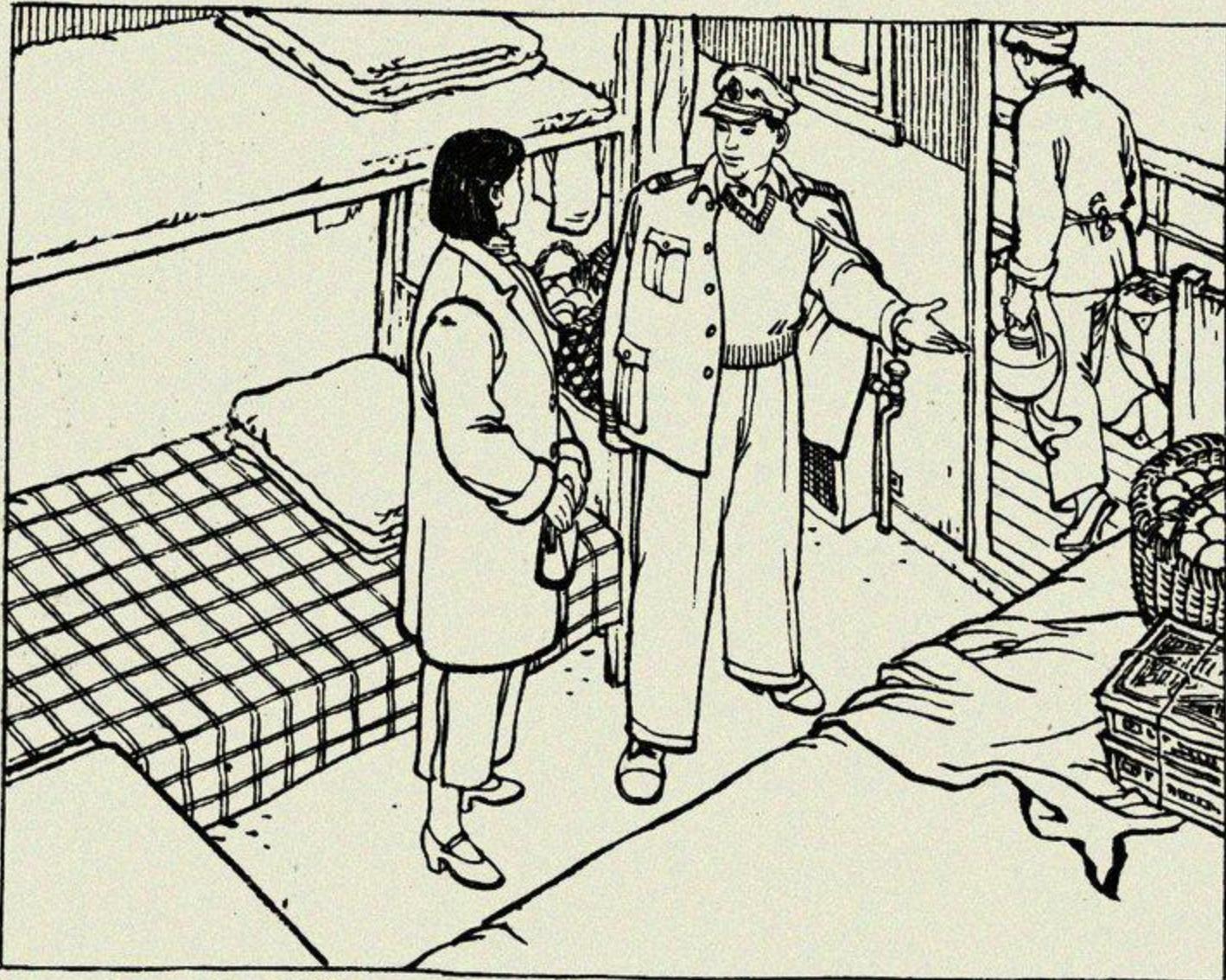
(51)话音刚落，何大副已来了。江姐高兴地说：“表弟，我正要找你哩。出来几年了，真想回去看看，你大哥又走不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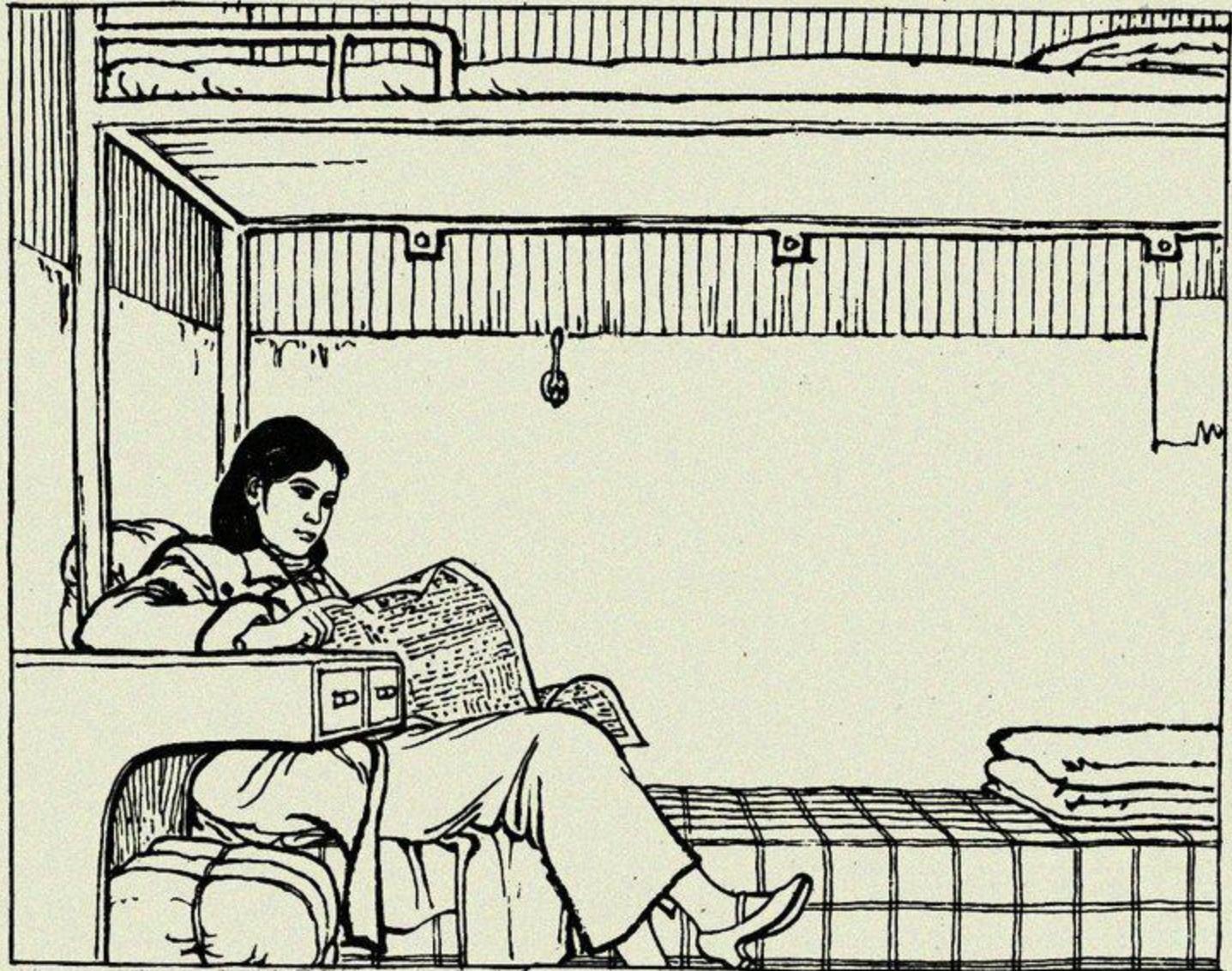
(52) 江姐把箱子从床上拎下来，埋怨着说：“真不方便，你大哥偏要我带这些东西！”何大副说：“这儿放不下，放到我那里去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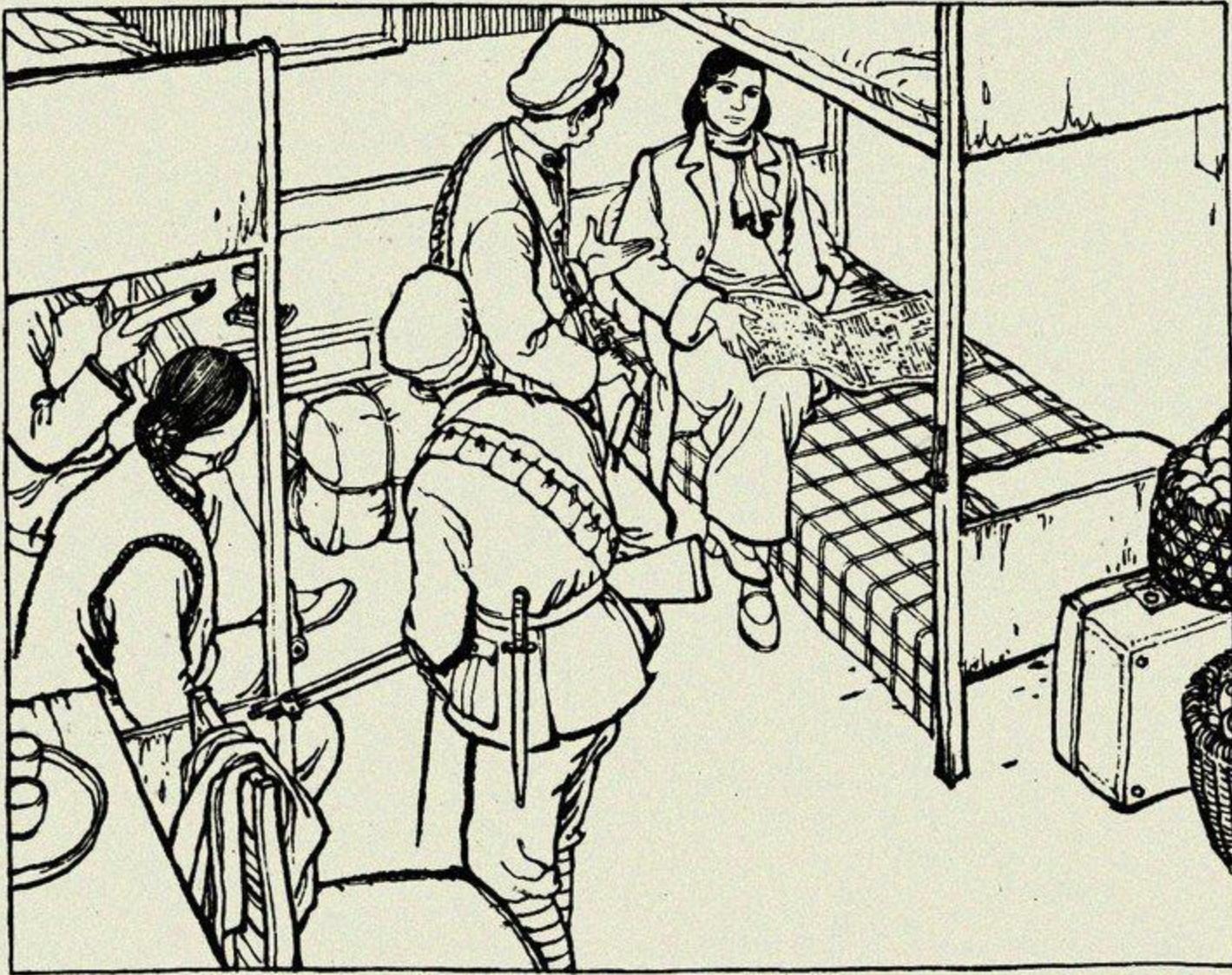
(53) 江姐当着众人打开箱子，边笑边说：“这是你大哥给舅母买的鹿茸，银耳，连鱼肝油也怕乡下买不到。”最后，她拿出了一只手提包，才把箱子锁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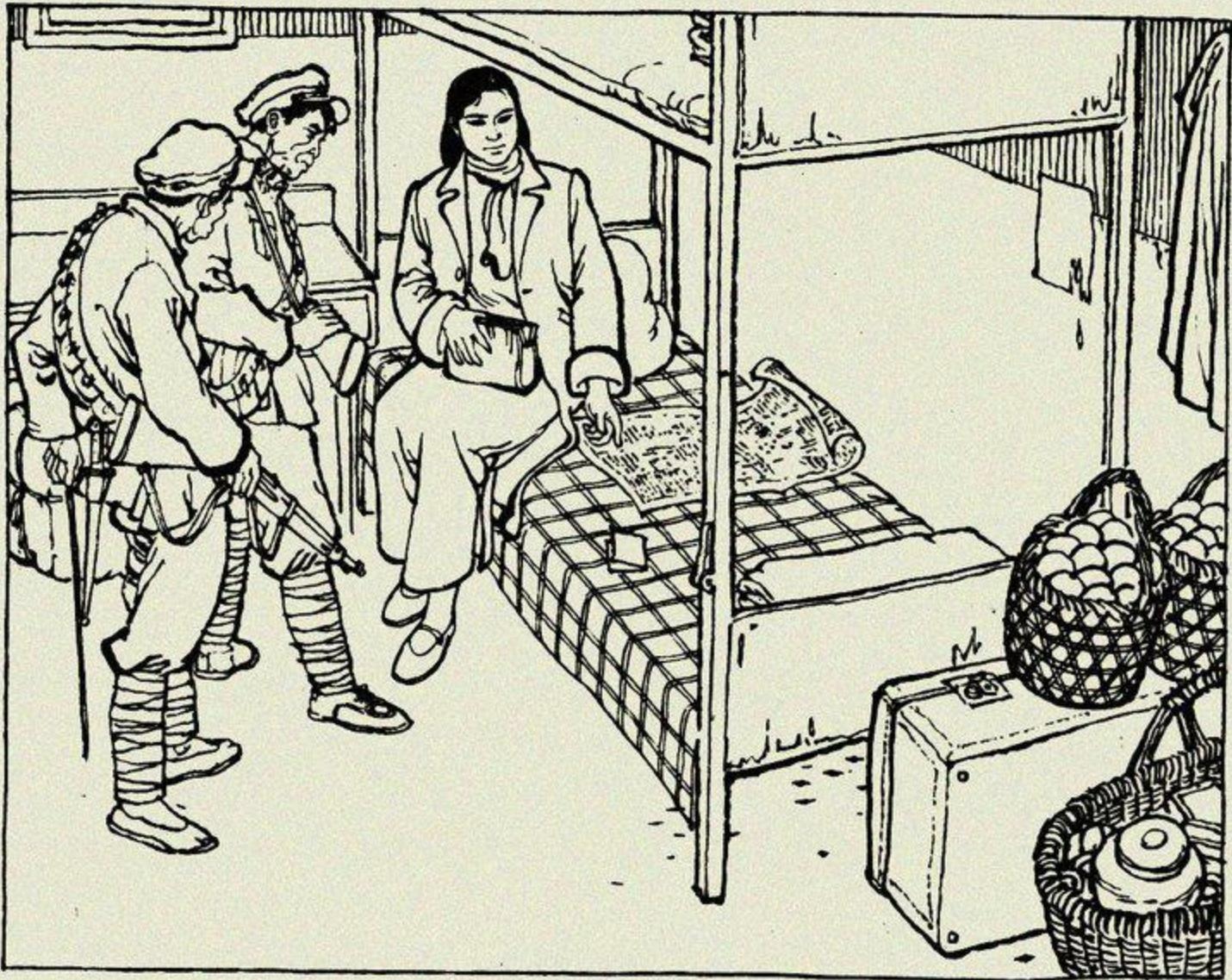
(54) 何大副等服务员把箱子拎走，约江姐到各处看看；这时，突然传来一片呼喊：“旅客们不要走动，开始检查！”江姐笑道：“要检查啦，不去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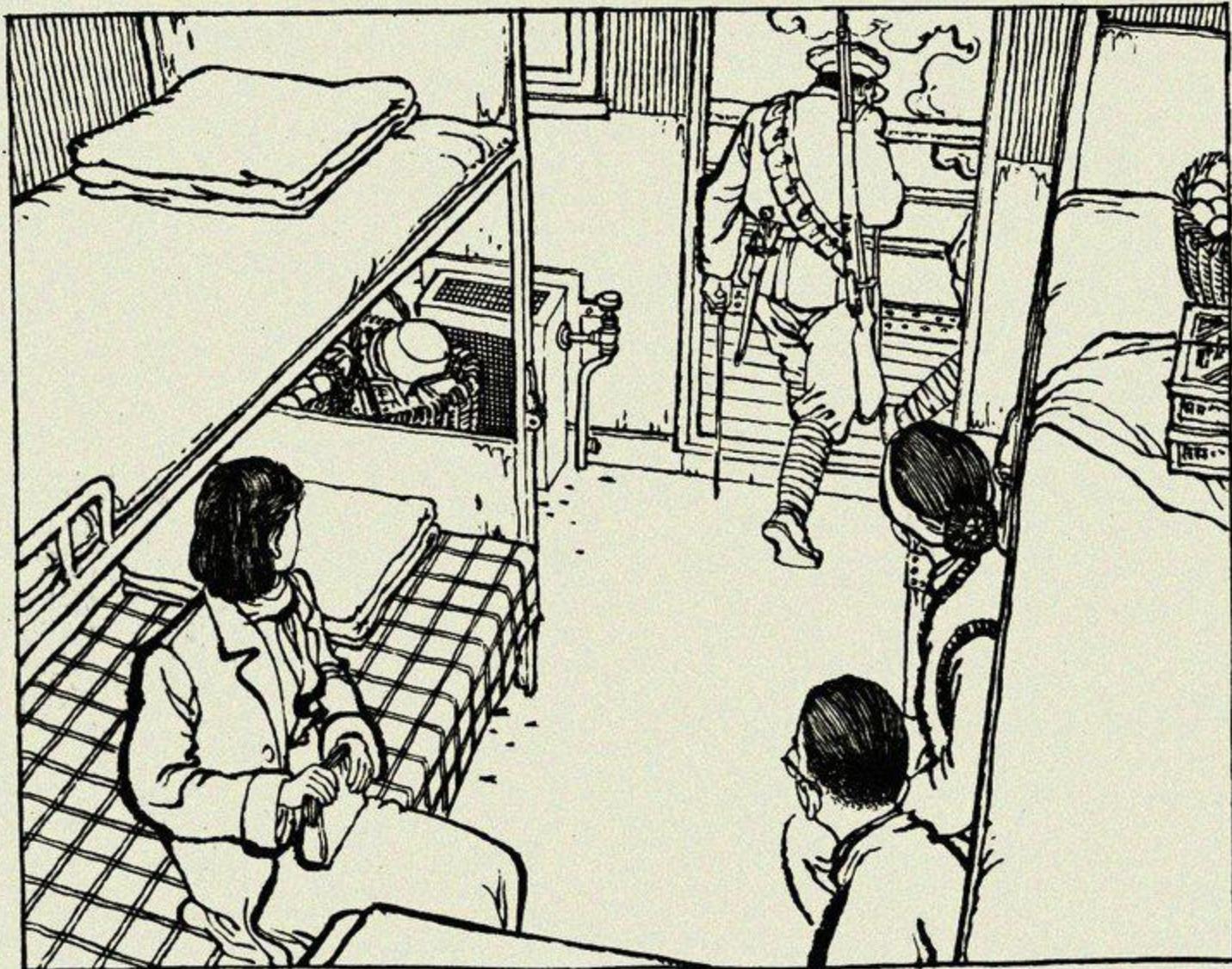
(55) 何大副走后，江姐顺手拿起一张“中央日报”看着。不久，就听见统舱里传来刺刀撬破木箱的响声，夹杂着孩子的哭叫。



(56) 不一会，警察来到舱房，检查了几个旅客。最后打量了江姐一下，问道：“请问去哪里？”江姐放下报纸，冷淡地回答了两个字：“合川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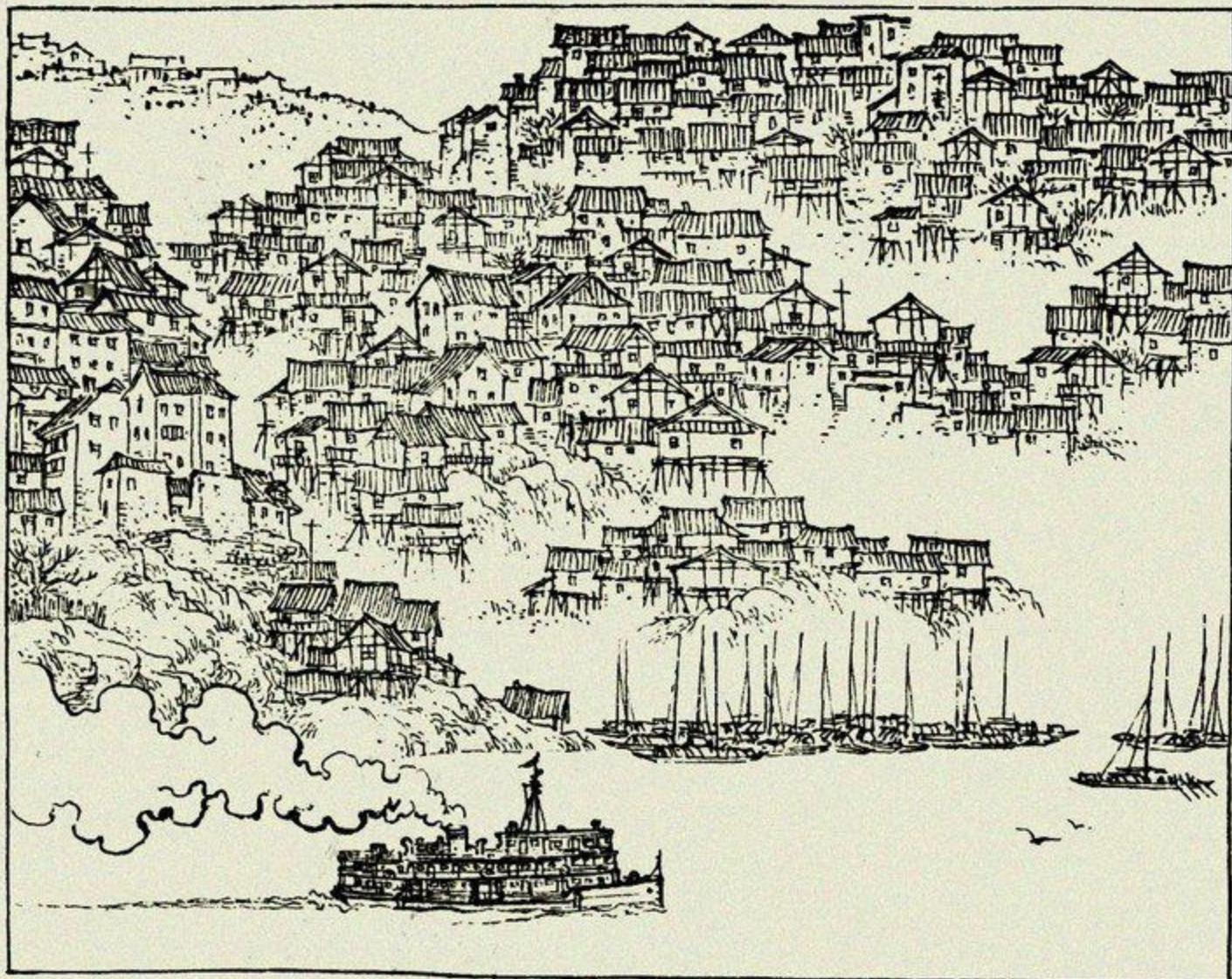
(57) 警察小心地问：“有证件吗？”江姐打开精巧的手提包，取出一份证件，随手丢在床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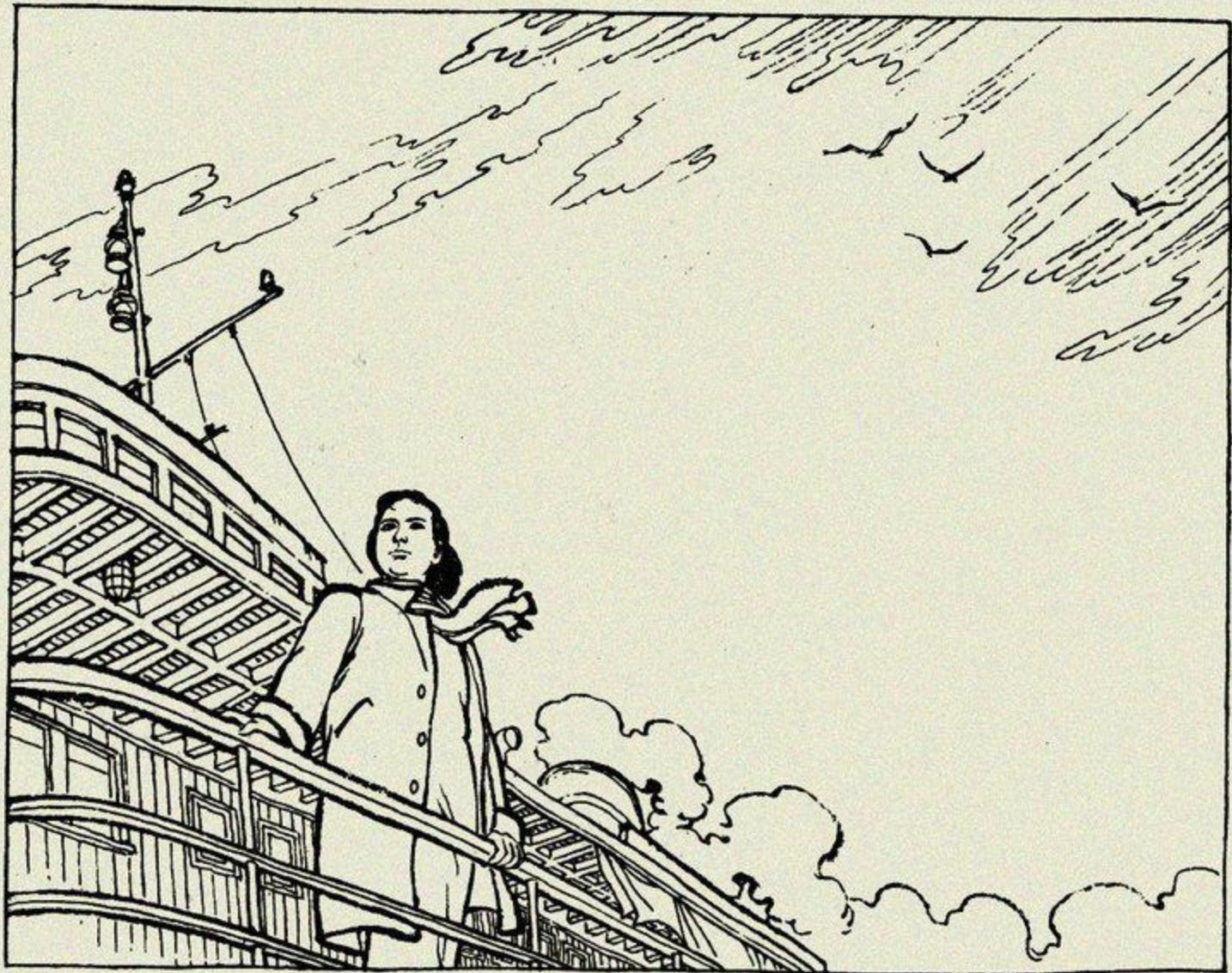
(58) 警察见了江姐这副神气，不敢多问，规规矩矩地拾起那份盖着大印的证件，溜了一眼，连连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是例行公事。”边说边走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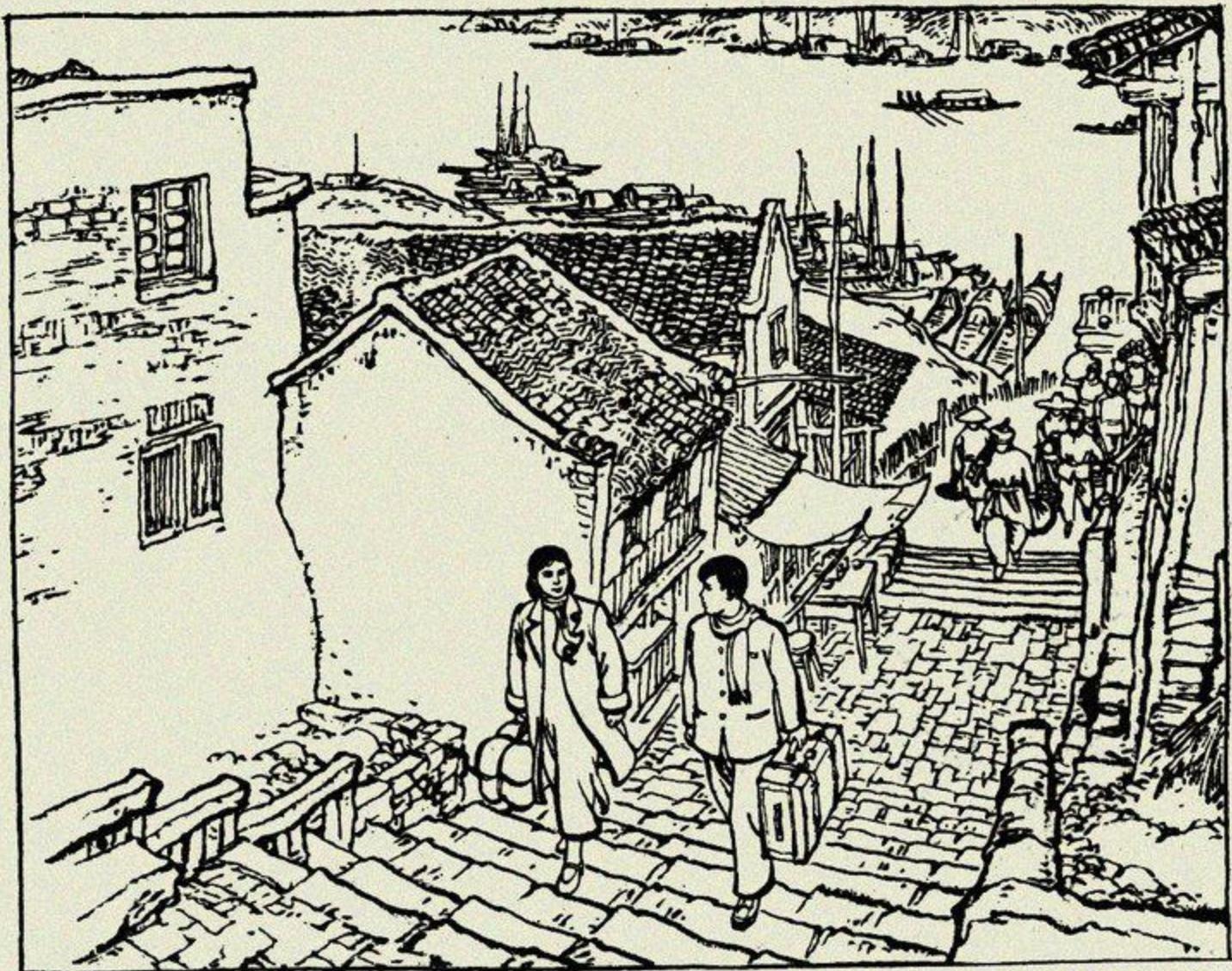
(59)“呜，呜，呜——”轮船起锚开航了。江姐出了舱房，缓步走向船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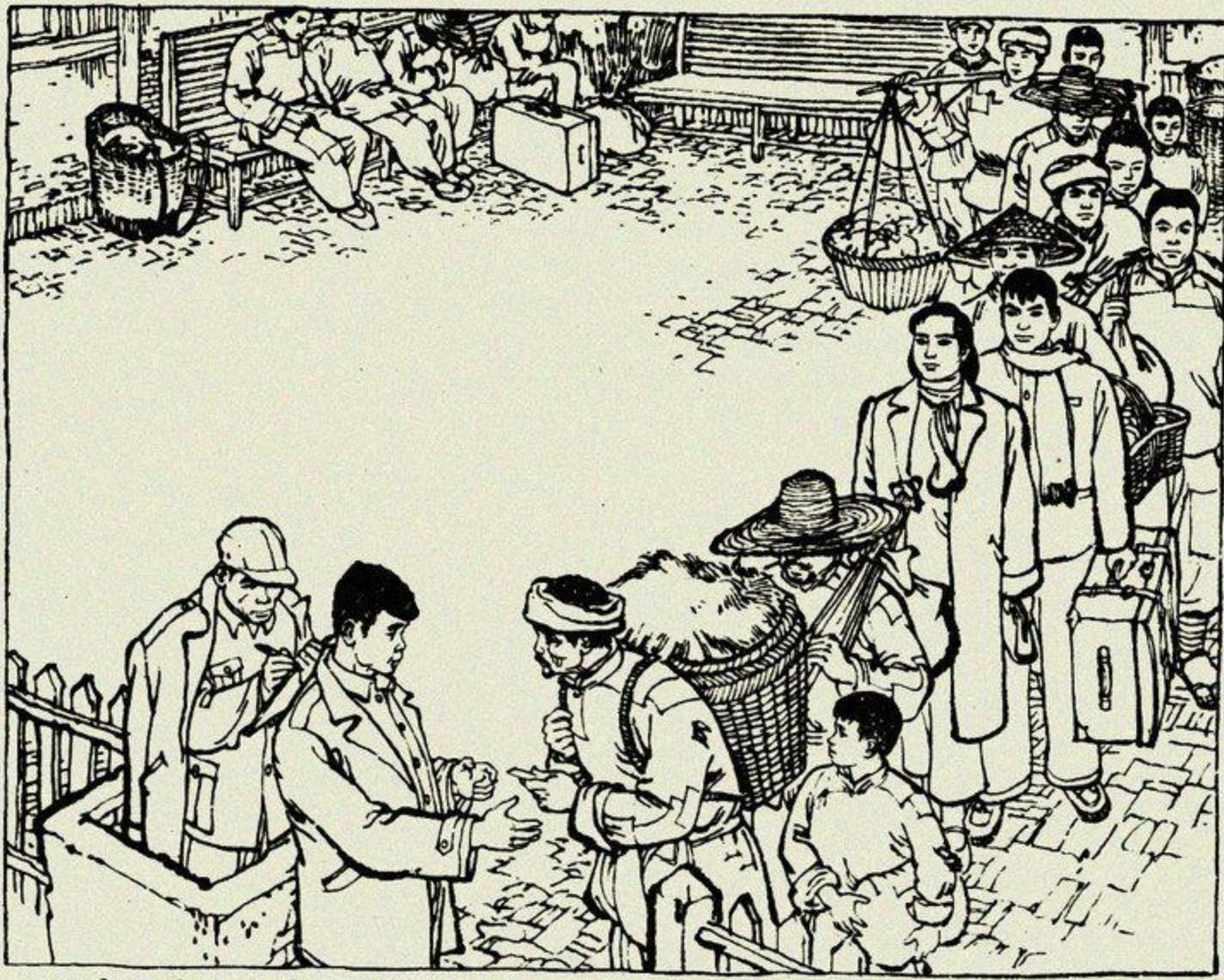
(60) 望着起伏的群山，望着重迭的房屋，江姐默默地在心里说：“山城，再见了！同志们，再见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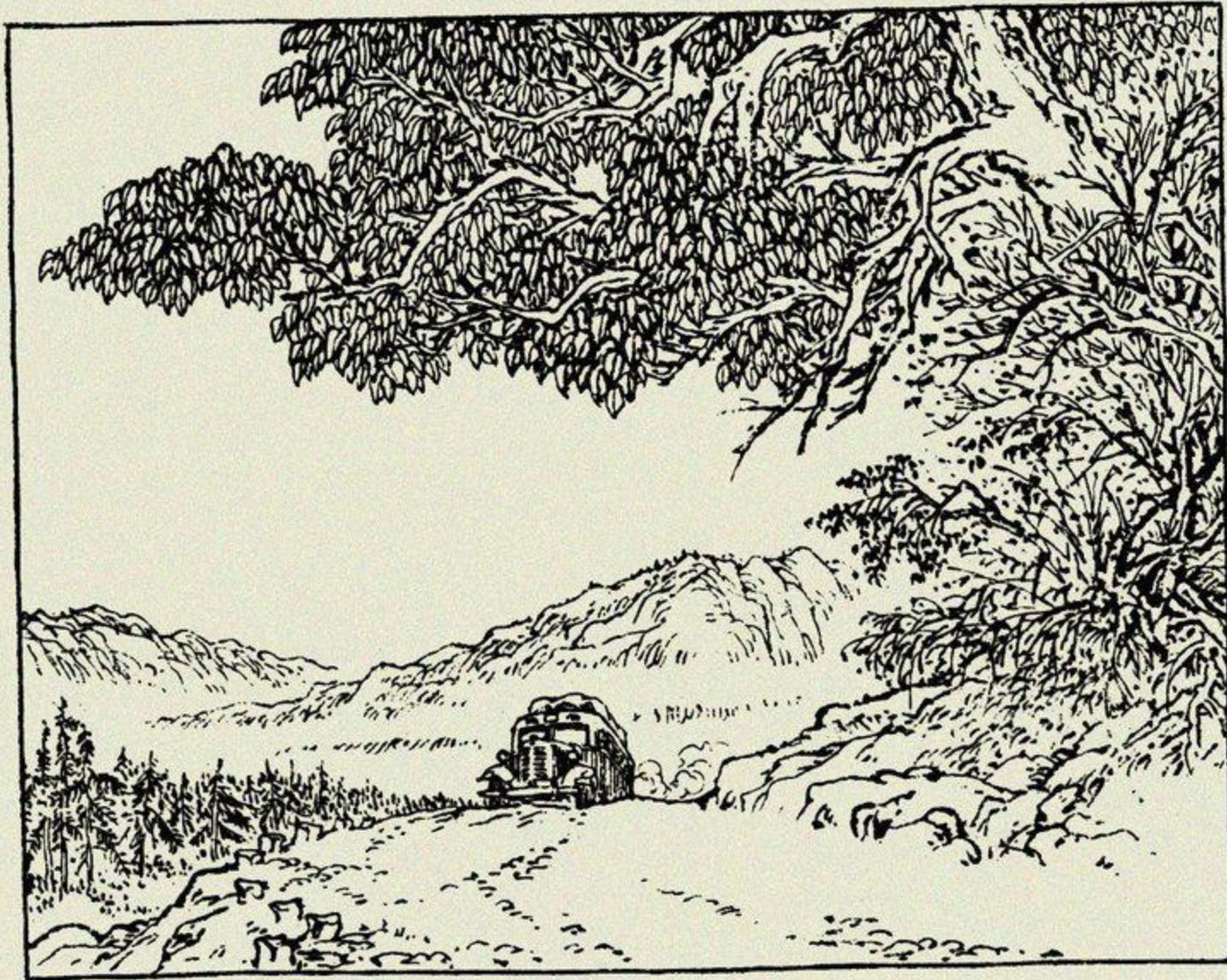
(61) 江姐望着远方，想着就要和老彭见面，和同志们一块儿工作、战斗，心里无限兴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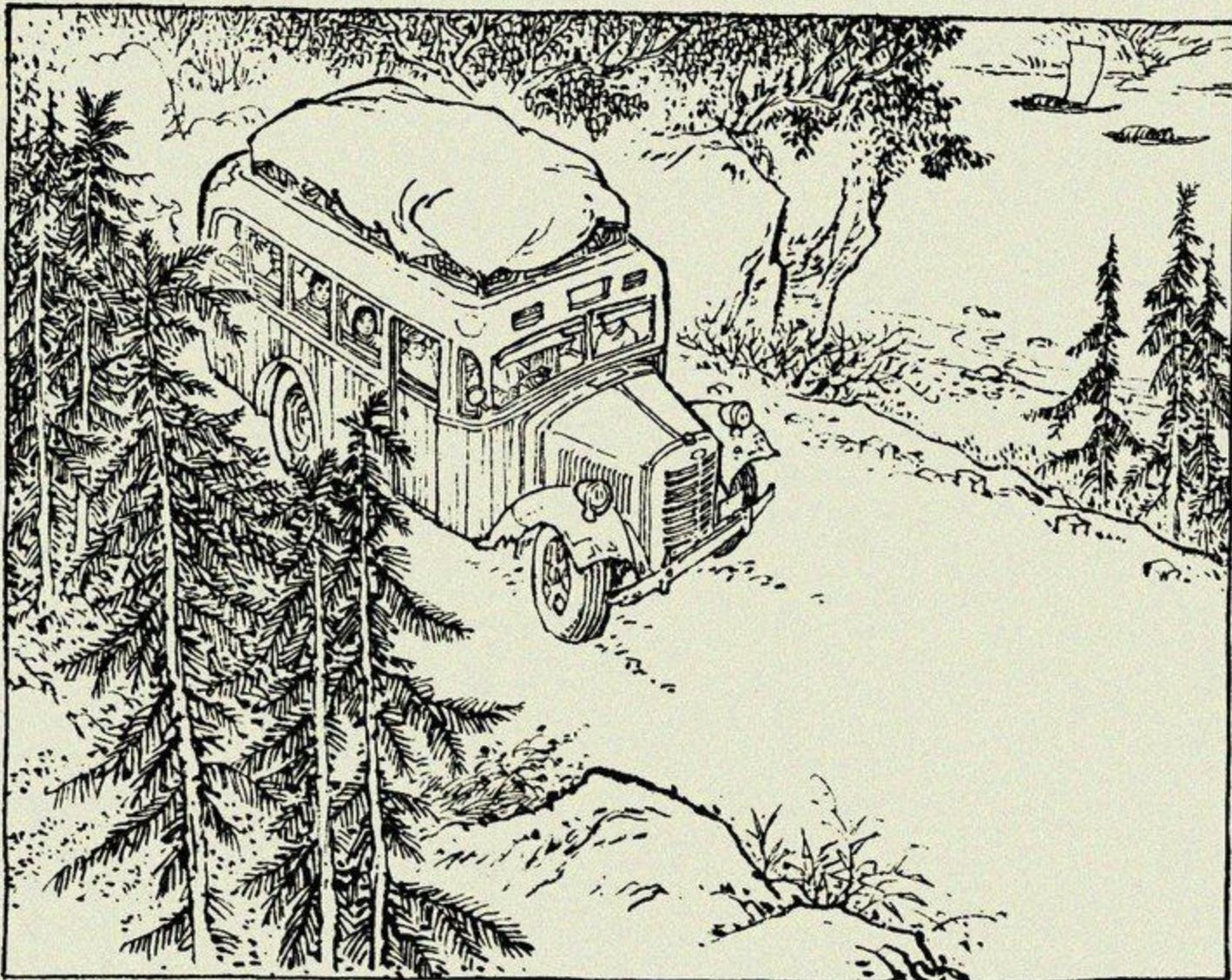
(62) 船在合川靠岸时，华为早已按照约定的时间在等她了。他一见江姐，高兴地跑上来，抢着帮她拎起箱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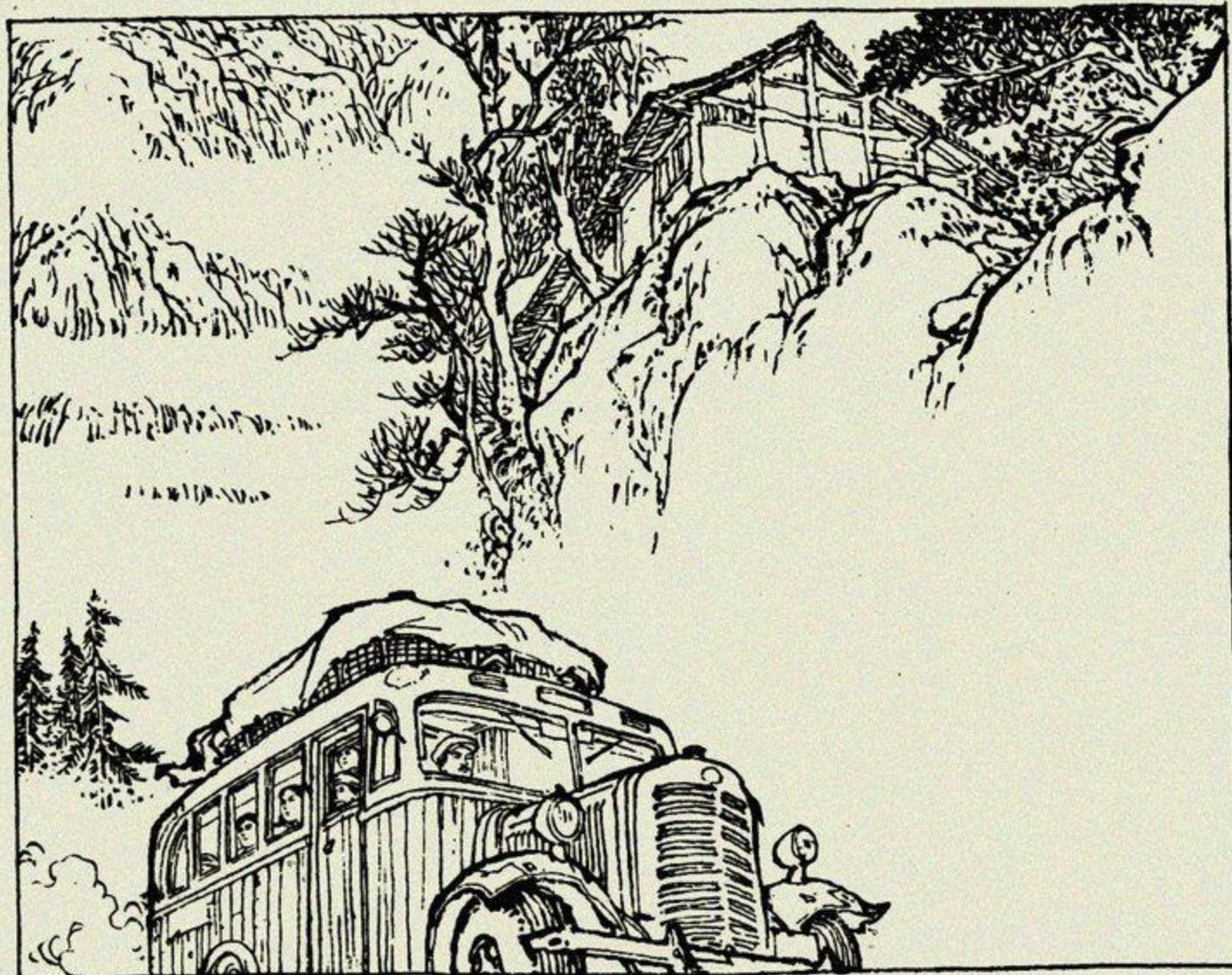
(63) 两人到了汽车站，准备乘车到离合川不远的小县城，从那儿直接上华蓥山。江姐初次到川北来，华为当了她的向导。为了旅途上的方便，两人便姐弟相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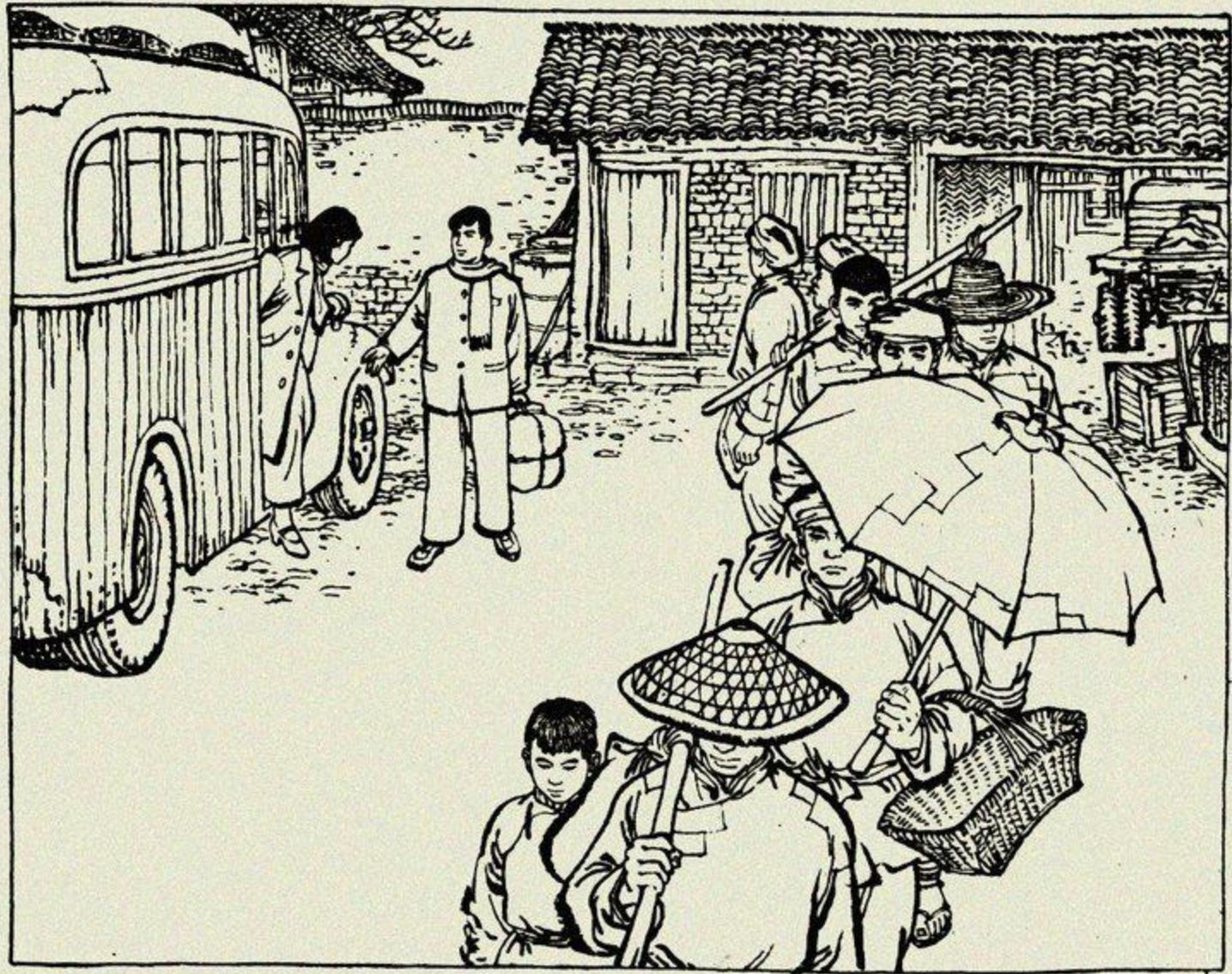
(64) 上车不久，汽车便开出了。汽车司机是自己人，
沒说什么，只稳稳地开着车。



(65) 天下起雨来了。华为这次回来参加武装斗争，心情十分兴奋，他指着两旁高山对江姐说：“姐姐，你瞧，多雄伟的山！妈妈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回来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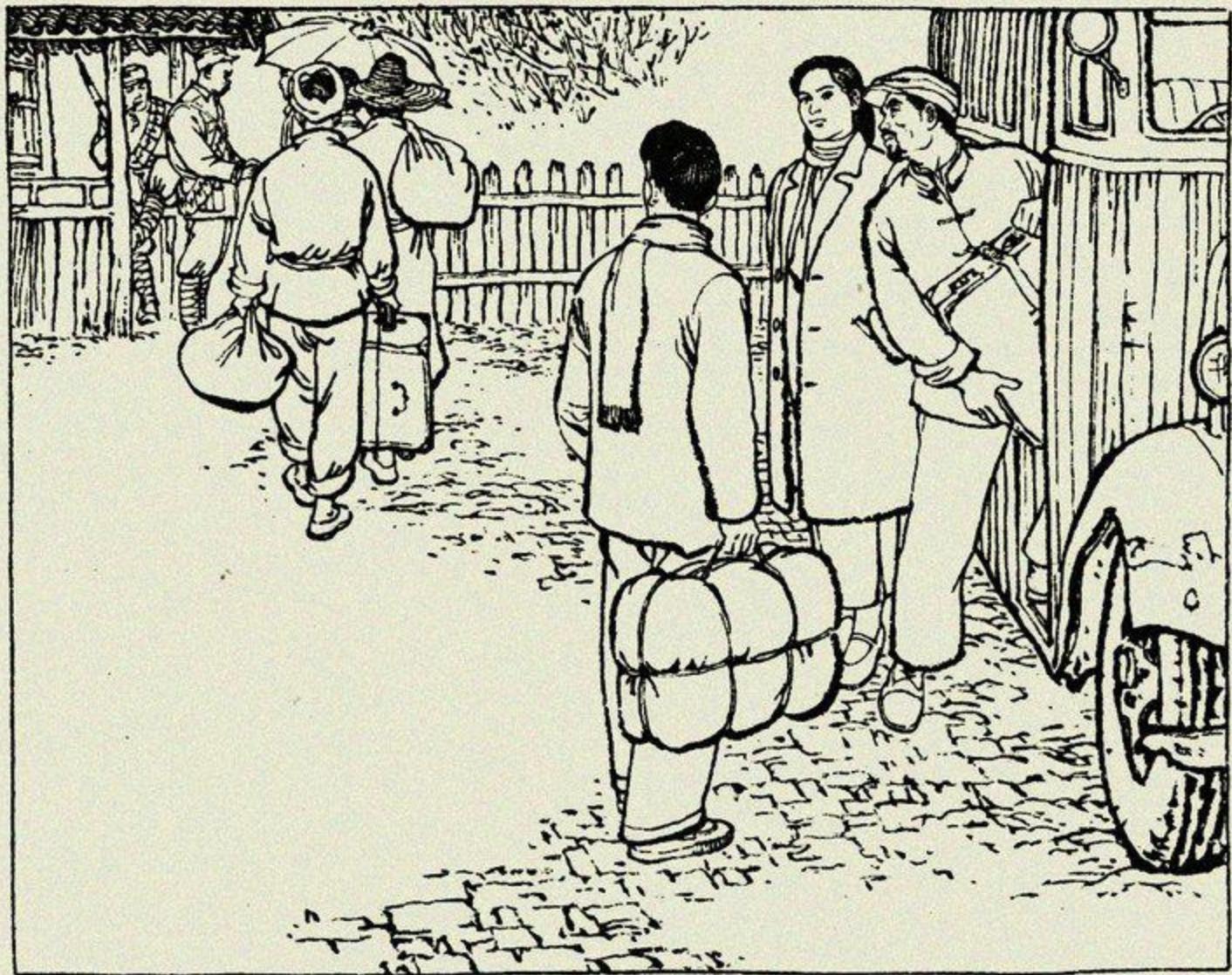
(66) 江姐听市委说过，华为的妈妈是华蓥山游击队司令，老彭就和她在一起工作。听了华为的话，她高兴地说：“我们就要和妈妈见面了。”



(67) 汽车驶抵县城的车站。旅客们从车上涌下，汽车司机帮着站上的人，把车顶上的行李，一件件的递了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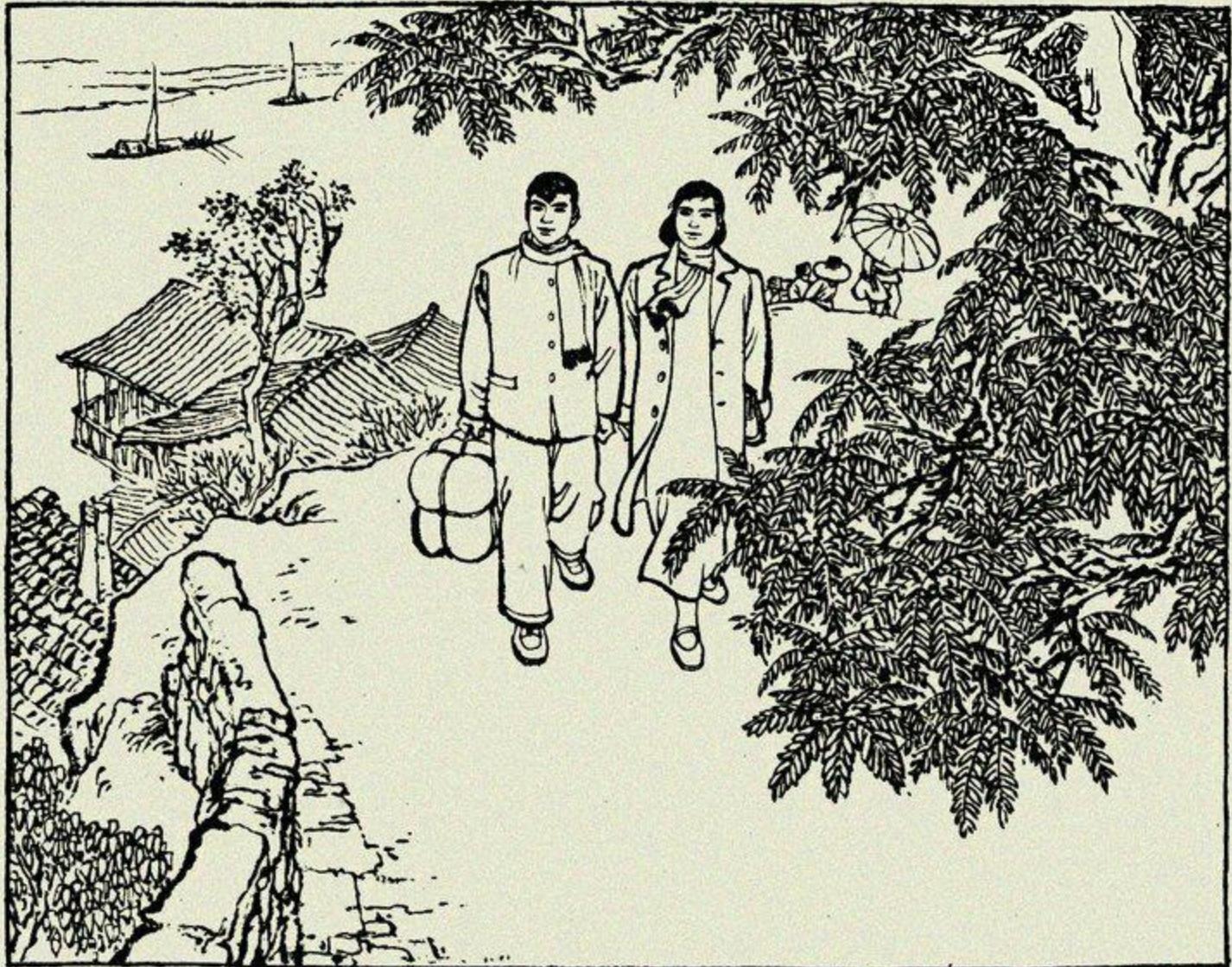
(68) 华为接过司机递来的箱子，忽然听见车站上的职员大声招呼着：“請旅客们排队出站，检查行李。”江姐听了不觉一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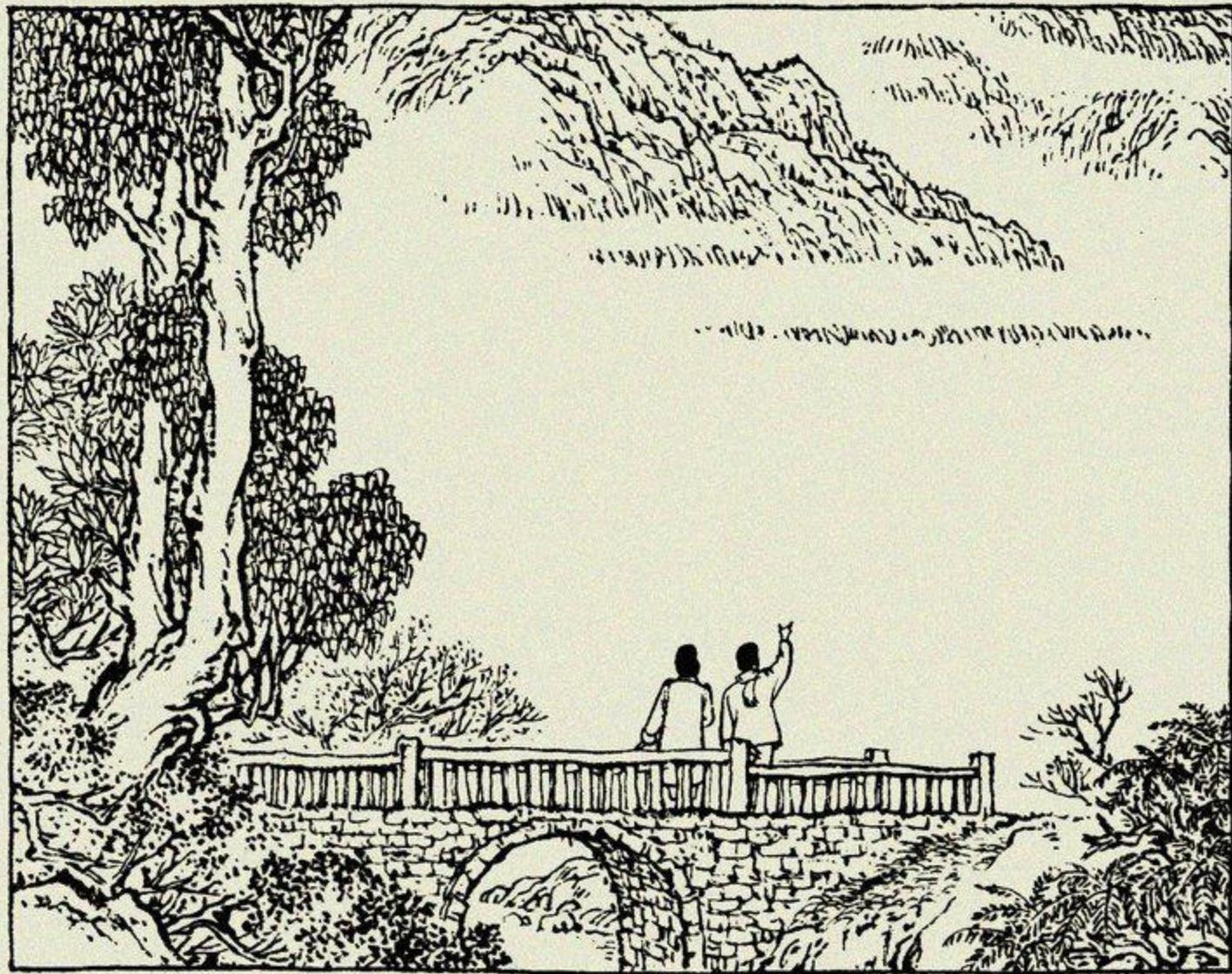
(69) 司机不动声色，走近江姐低声说：“你们先走，箱子等会我送到城门口。”说罢，将箱子放到司机座位上，华为机灵地说：“好！我们在城门口等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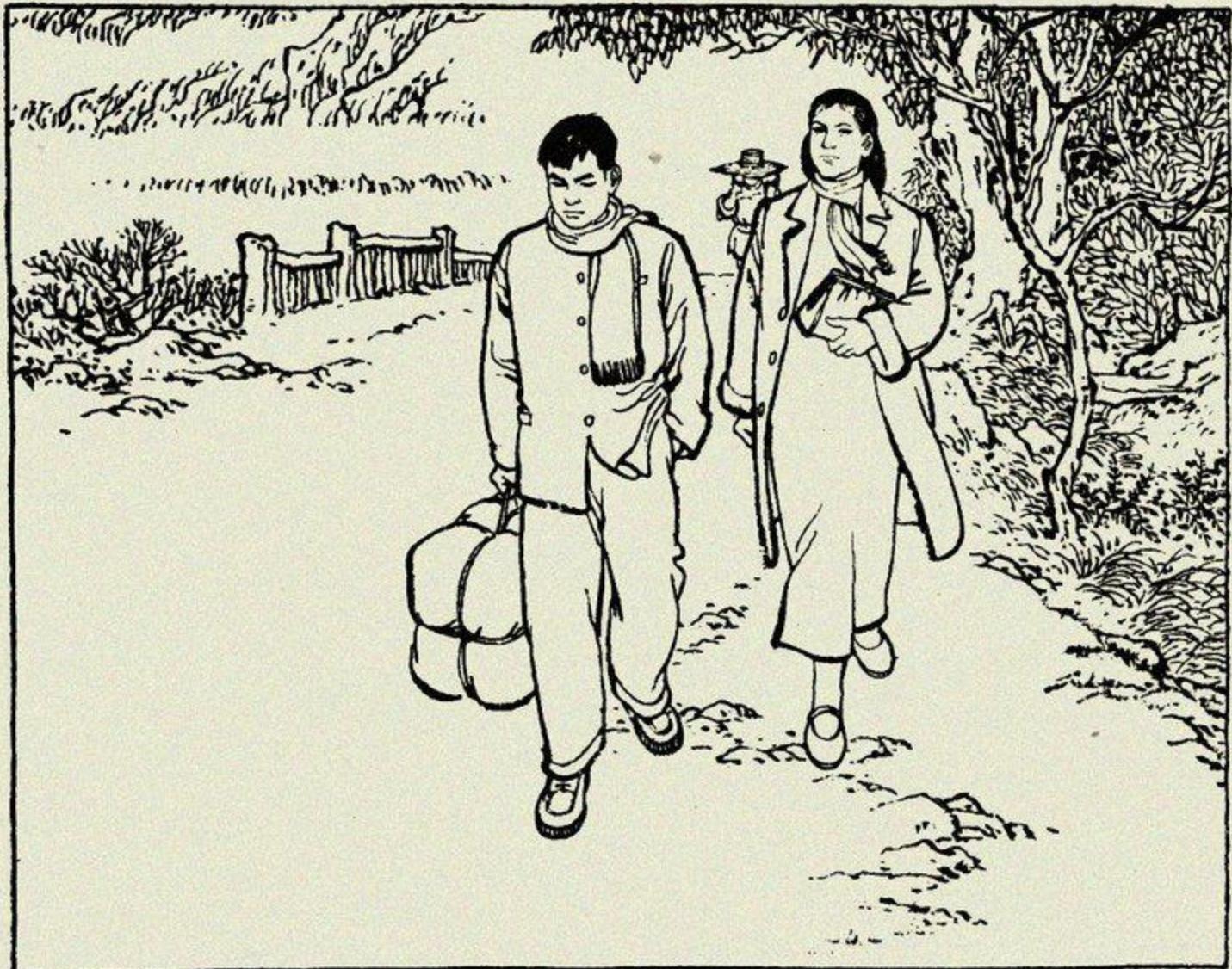
(70) 江姐和华为在出口处遇到了严格的检查，军警看过证件，还是仔细地检查了行李，这使江姐感到意外。白色恐怖笼罩县城，不是司机掩护，就出了事情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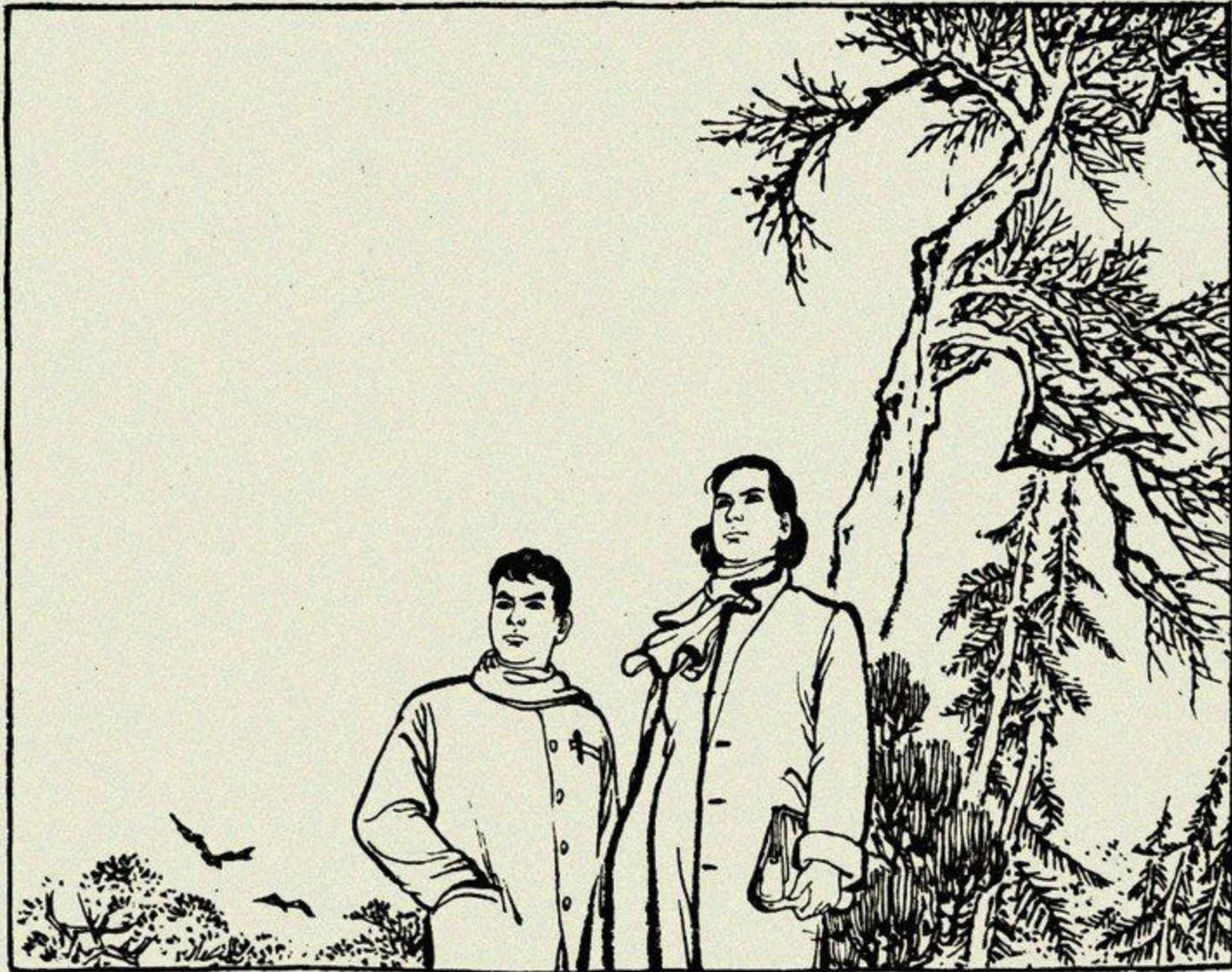
(71)出了车站，他们稍稍定下心来，可是江姐仍担心那只箱子。她问华为进城有多远？华为告诉江姐说：“不远，只要走十来分钟就到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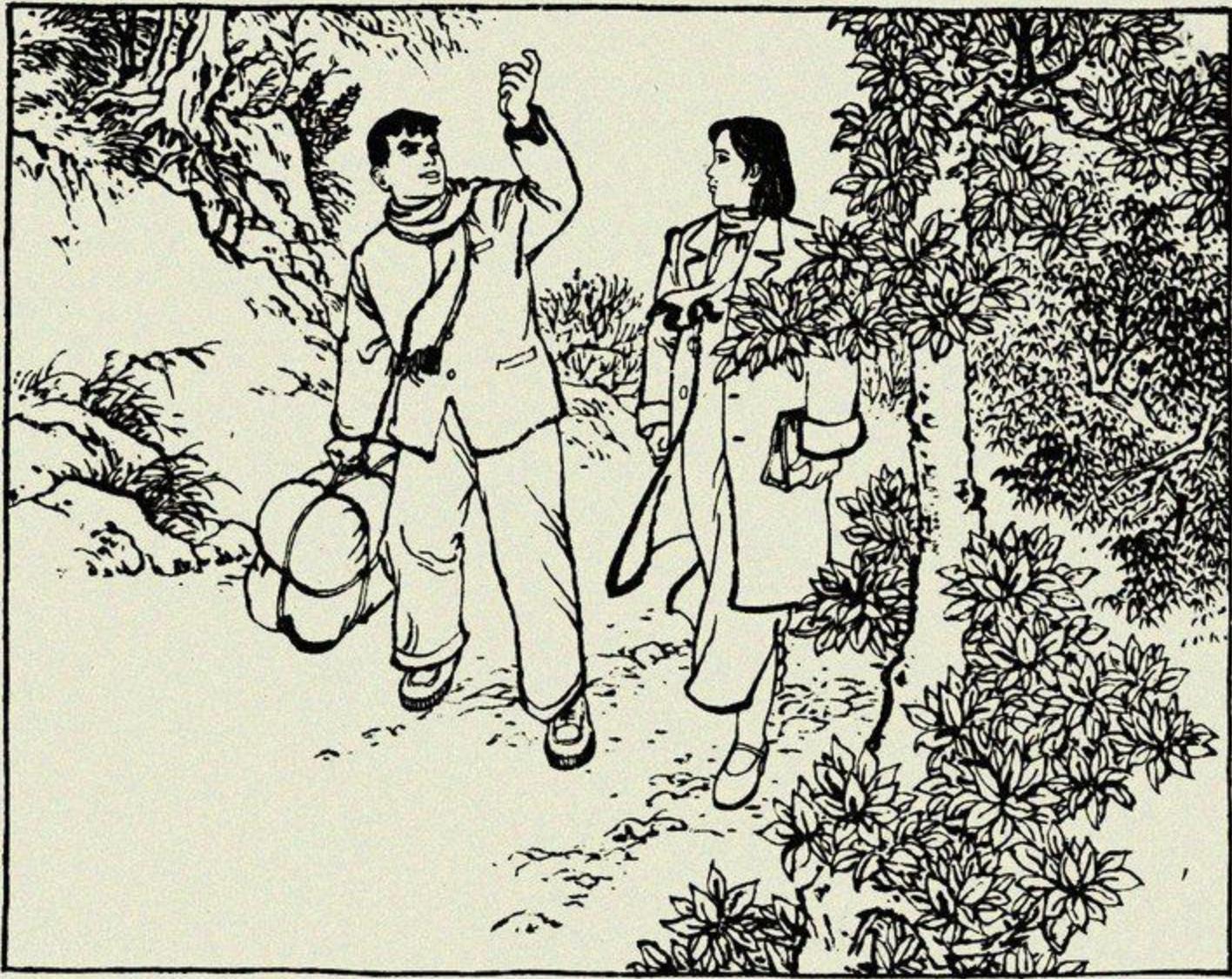
(72) 华为指着半山一个小白点对江姐说：“那就是过去川陕苏维埃老红军的一处司令部。”江姐望着崇山峻岭，不住的点头。



(73) 江姐问华为：“你爸爸呢？”华为顿时沉默了，过了一会，才说：“我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就被敌人捉去，十多年啦，恐怕早就牺牲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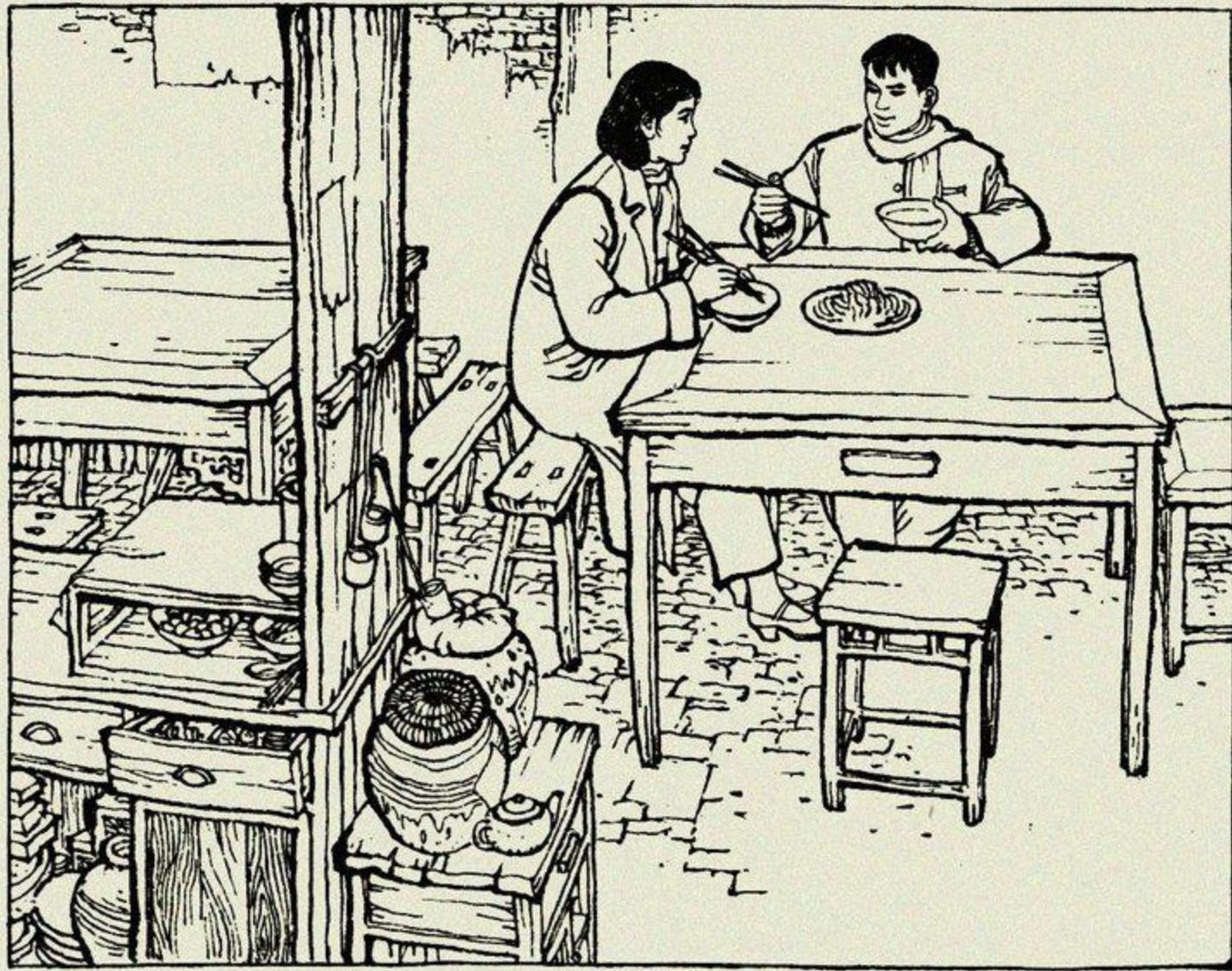
(74) 江姐“哦”了一声，小声地问道：“那你从小就跟着妈妈？”华为点点头：“妈妈常说，孩子，快长大吧，红军一定会回来的，血仇要用血来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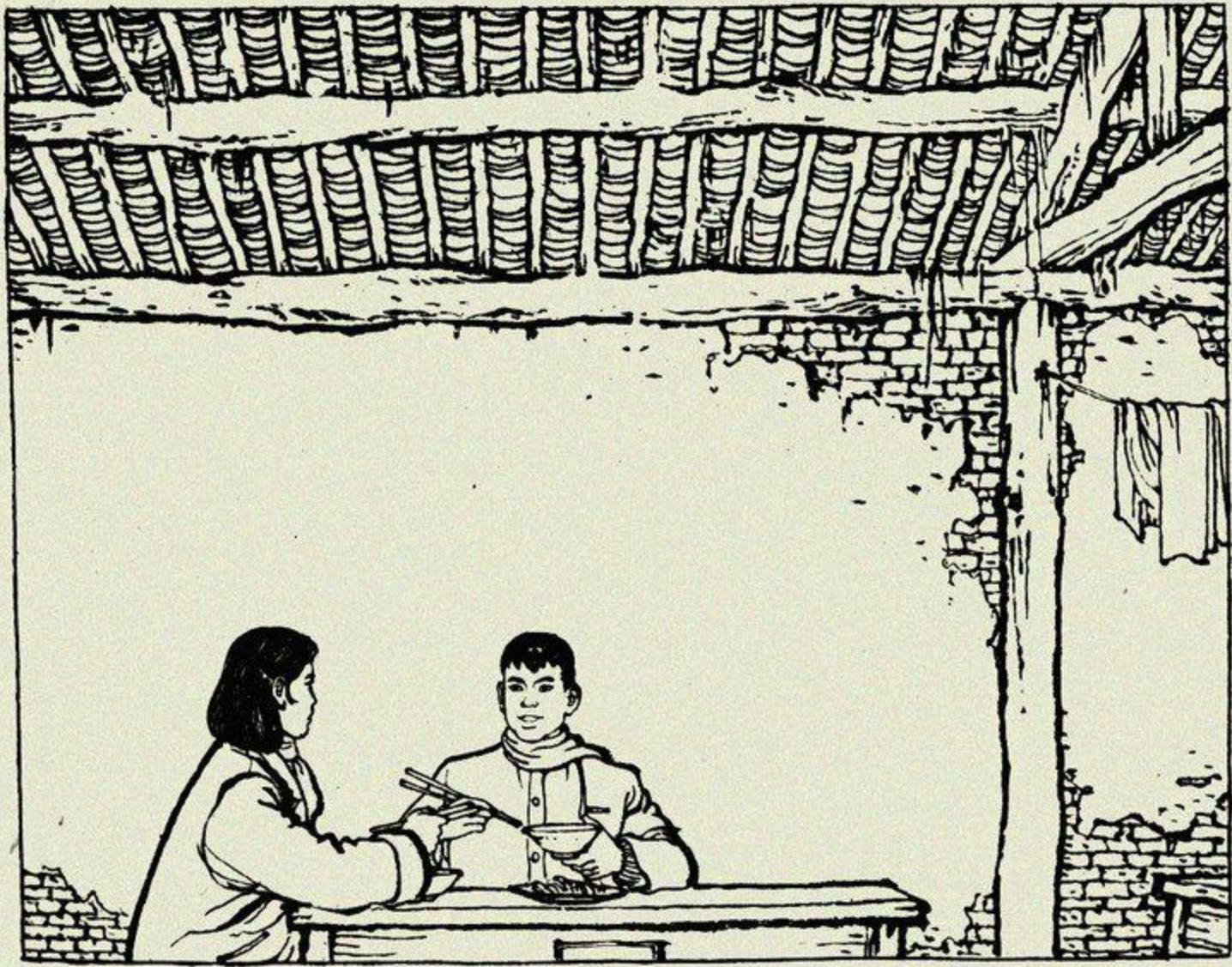
(75) 华为告诉江姐，他妈妈能双手打枪，并且枪法很好。江姐说：“希望能很快见到你的英雄妈妈。”华为兴奋的说：“一定能见到。大家都喜欢尊称她老太婆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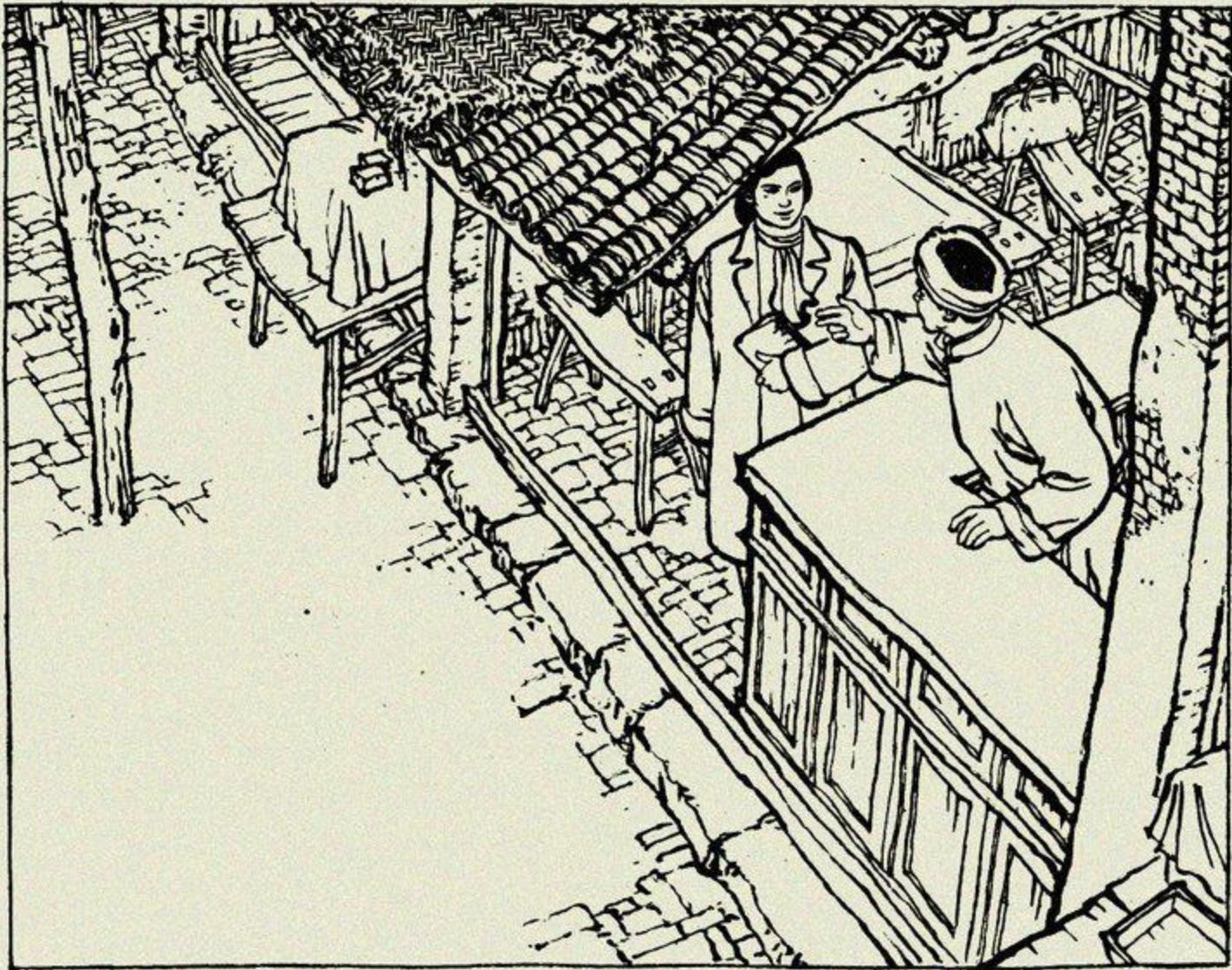
(76) 离城已经不远，由于雨下大了，路滑难走，江姐见城门口人群拥挤，决定先在小铺里歇歇，顺便躲躲雨，等会再进城。



(77)进了小饭店，服务员送来两碗凉粉，华为尝了一口，不断赞好：“这是我们家乡风味。江姐，将来这里修石油钻井，在嘉陵江上架雄伟铁桥，多么好啊！”



(78) 雨漸漸小了，江姐覺得情況緊張，現在不但不能进城，就是在城門口等司機送箱子也不妥。她決定先到城門口看看，叫華為留在店里等着司機路過。



(79) 江姐走到店门口，谨慎地向坐在柜台里的老板探问：“老大爷，这里有卖伞的吗？”随着店老板的指点，江姐才从容地走出店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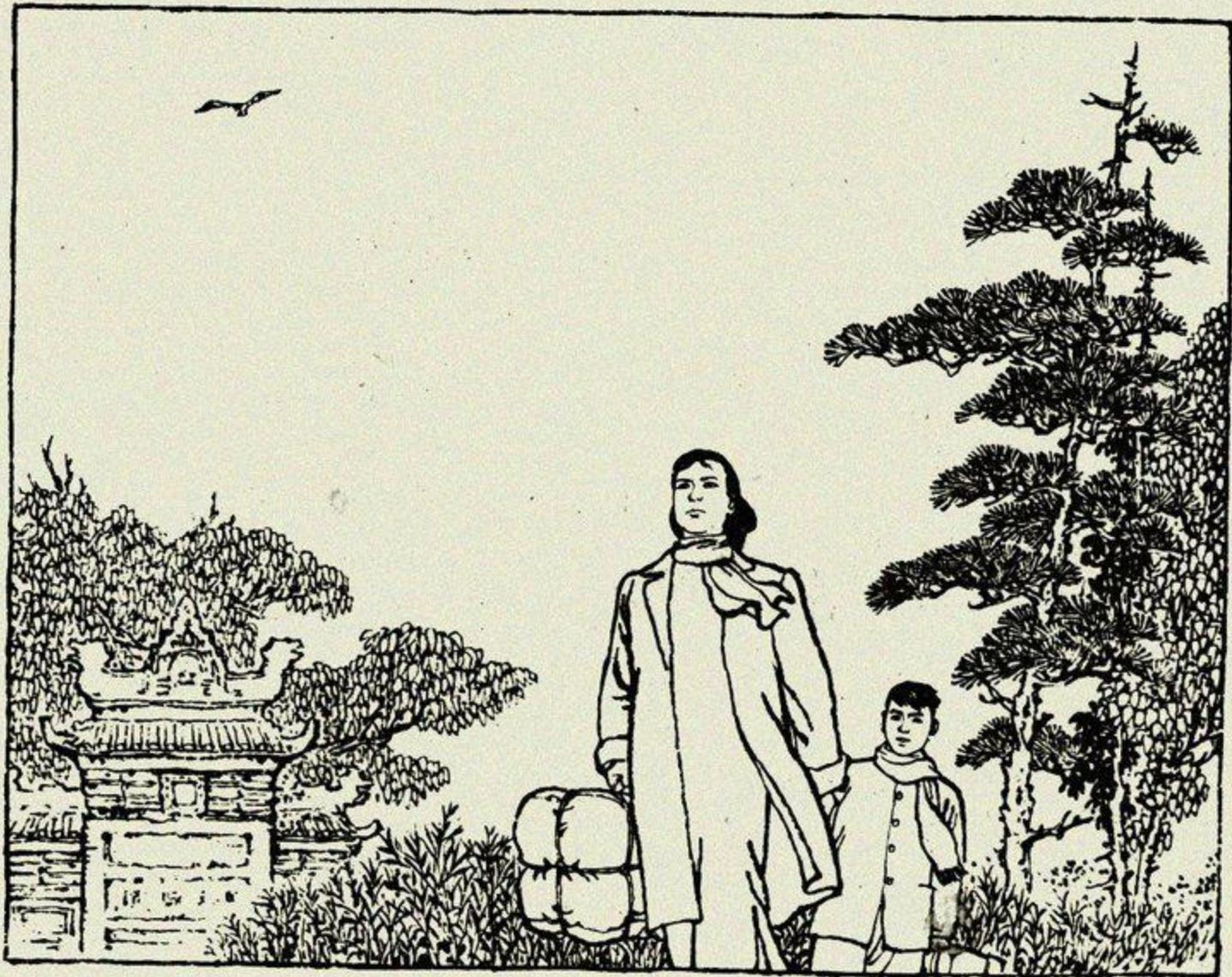
(80)快到城门口了，人们正纷纷议论，说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被国民党杀害。江姐猛吃一惊，远远望去，见城楼上悬挂着木笼，许多人在城门口看巨幅布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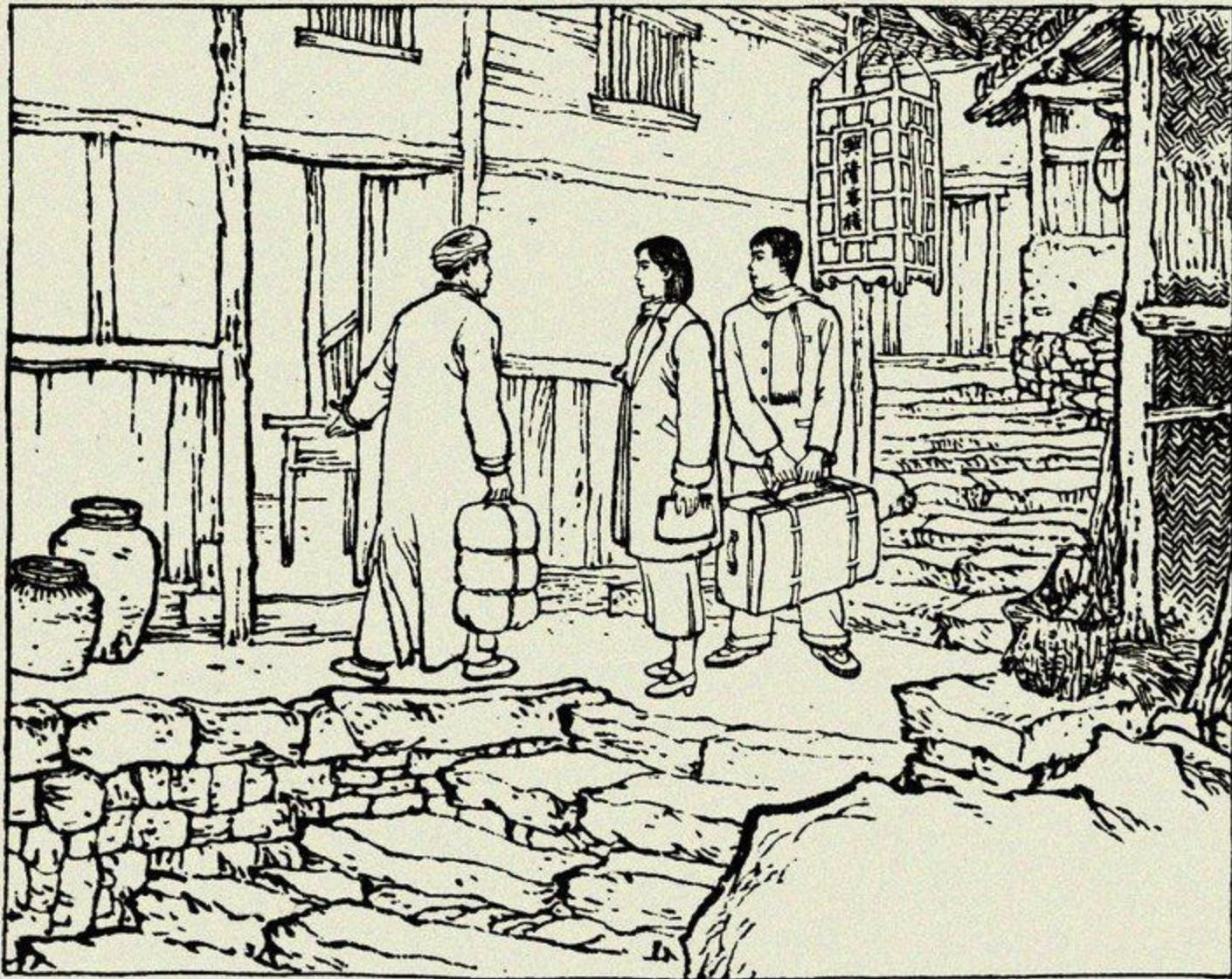
(81) 啊, 这不是“悬首示众”吗? 悲愤和仇恨一时涌塞心田, 她真想去看老彭一眼, 但想到党交托的重大任务在身, 她压制个人的情感, 坚毅地转身回小饭店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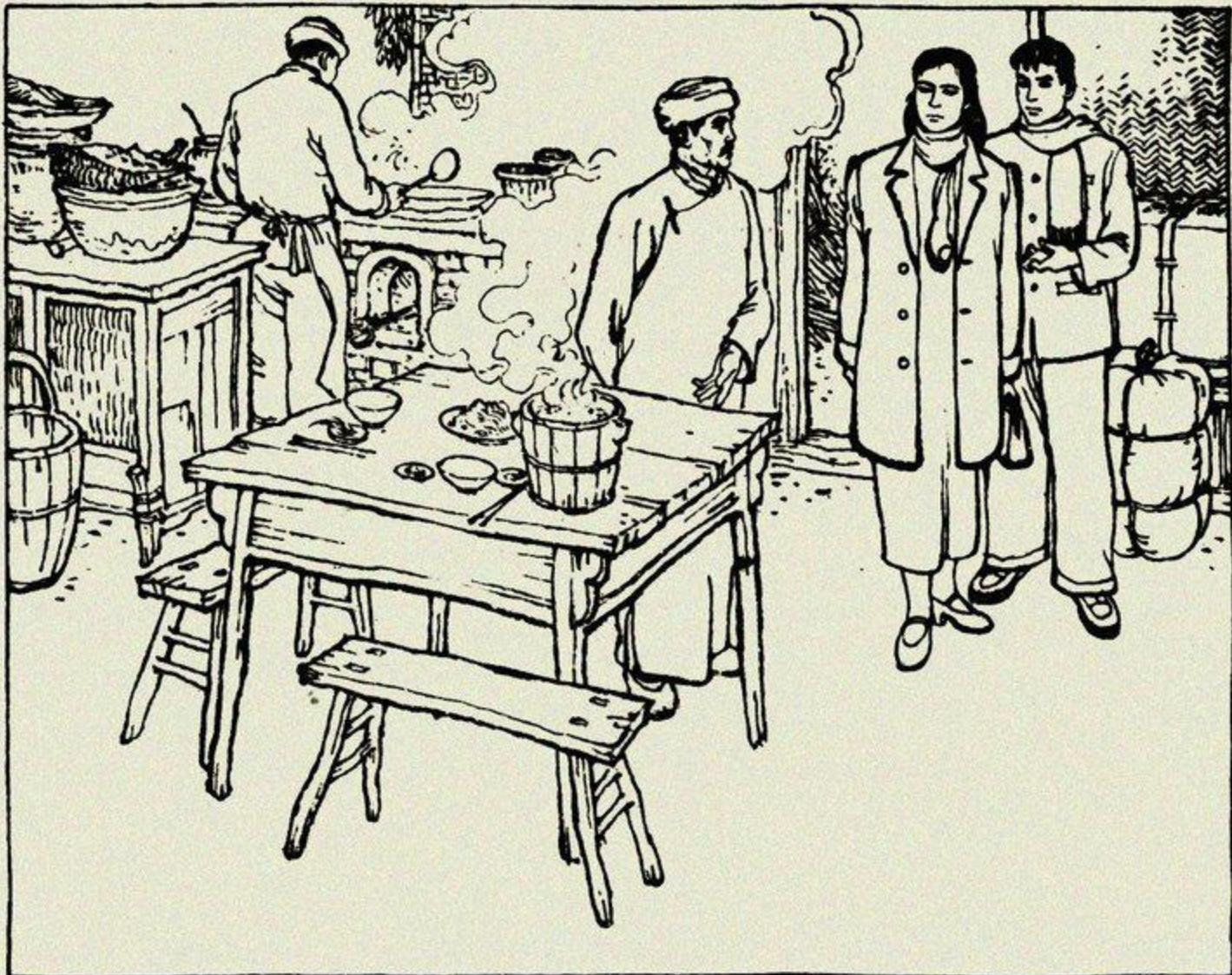
(82)走了不多远，迎面碰见了华为。她接过行李卷，小声地对华为说：“不进城了，走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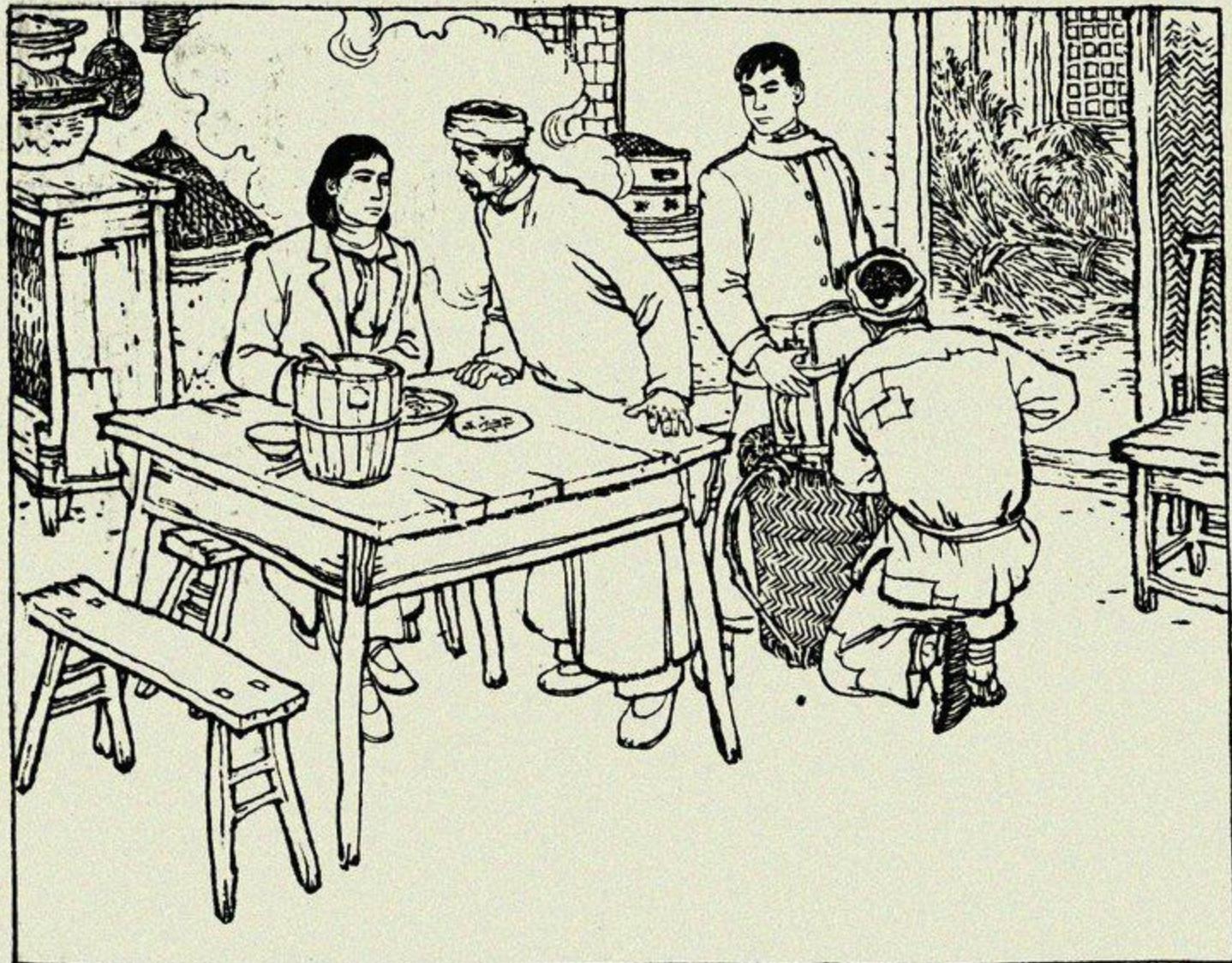
(83) 江姐和华为本来预备用第一套联络方法，先进城，箱子由秘密联络站送上山。现在决定用第二套联络方法，不进城，到白塔鎮去找兴隆客栈的老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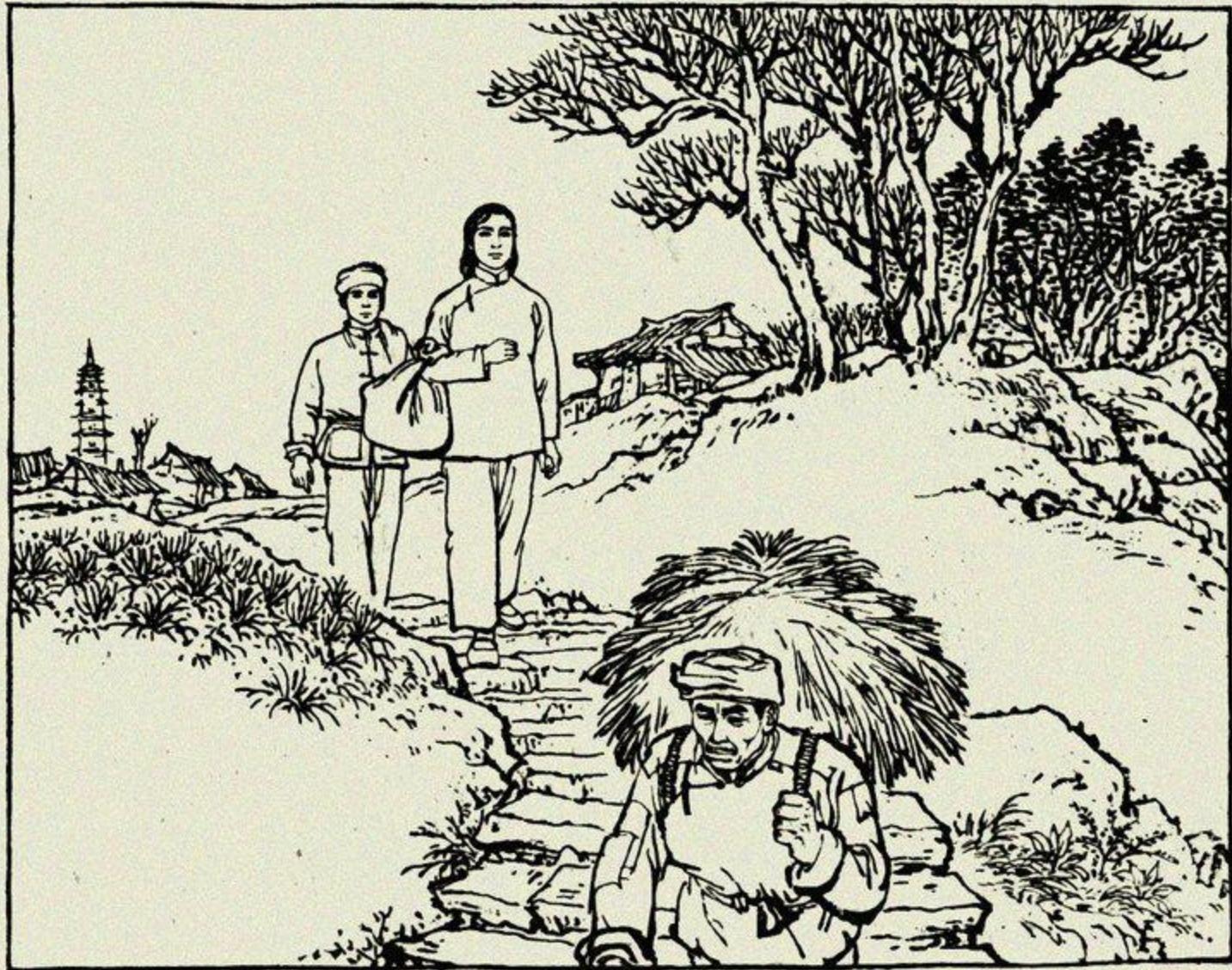
(84) 白塔鎮很快走到了。在一条正街上，他们找到了兴隆客栈，装作住栈房的模样，进了栈房，对了接头暗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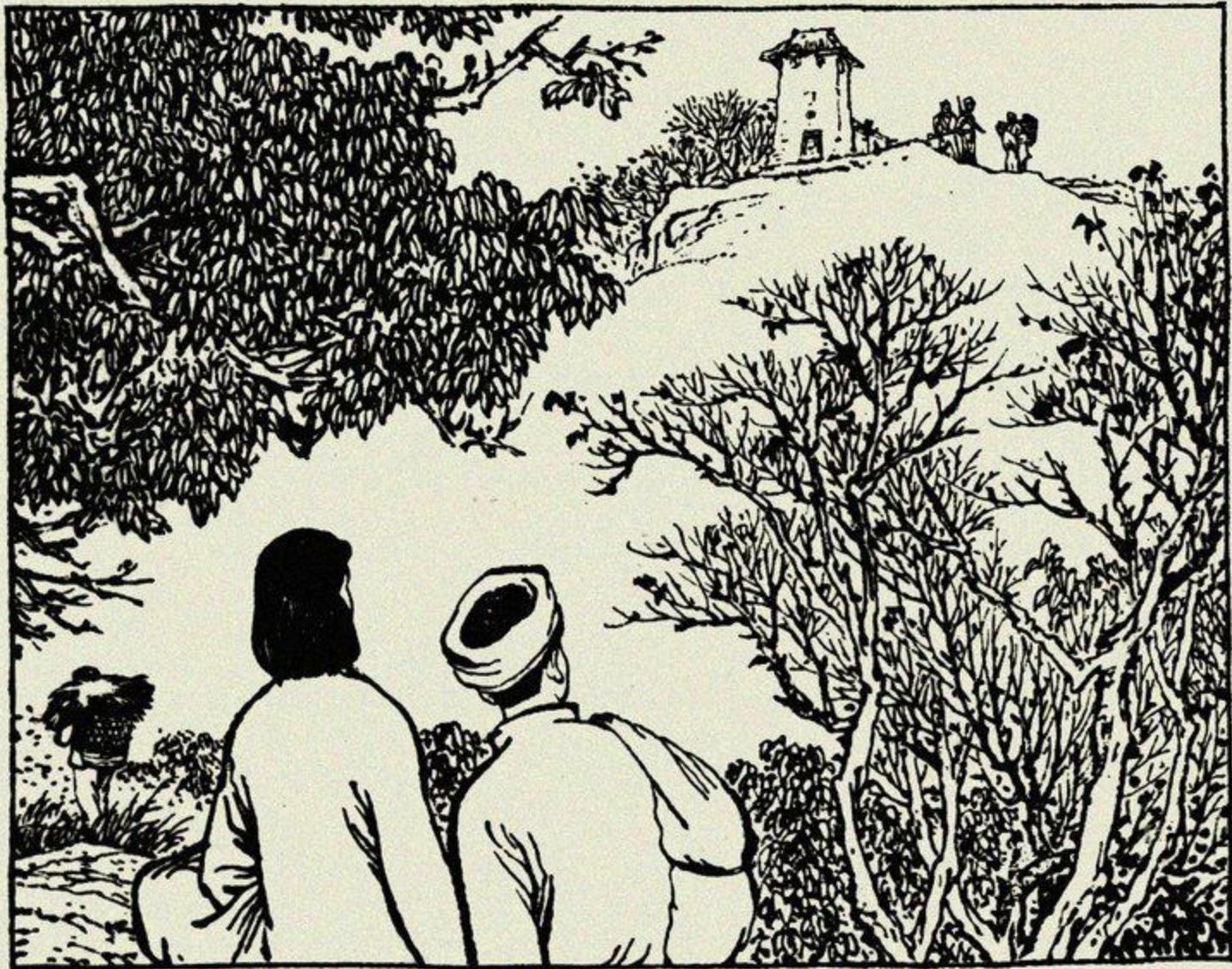
(85) 客栈“老板”说情况很紧，暂时不能上山找游击队，只能把他们送到上级指定的地方。当下叫人开出饭来，催他们快点吃饭上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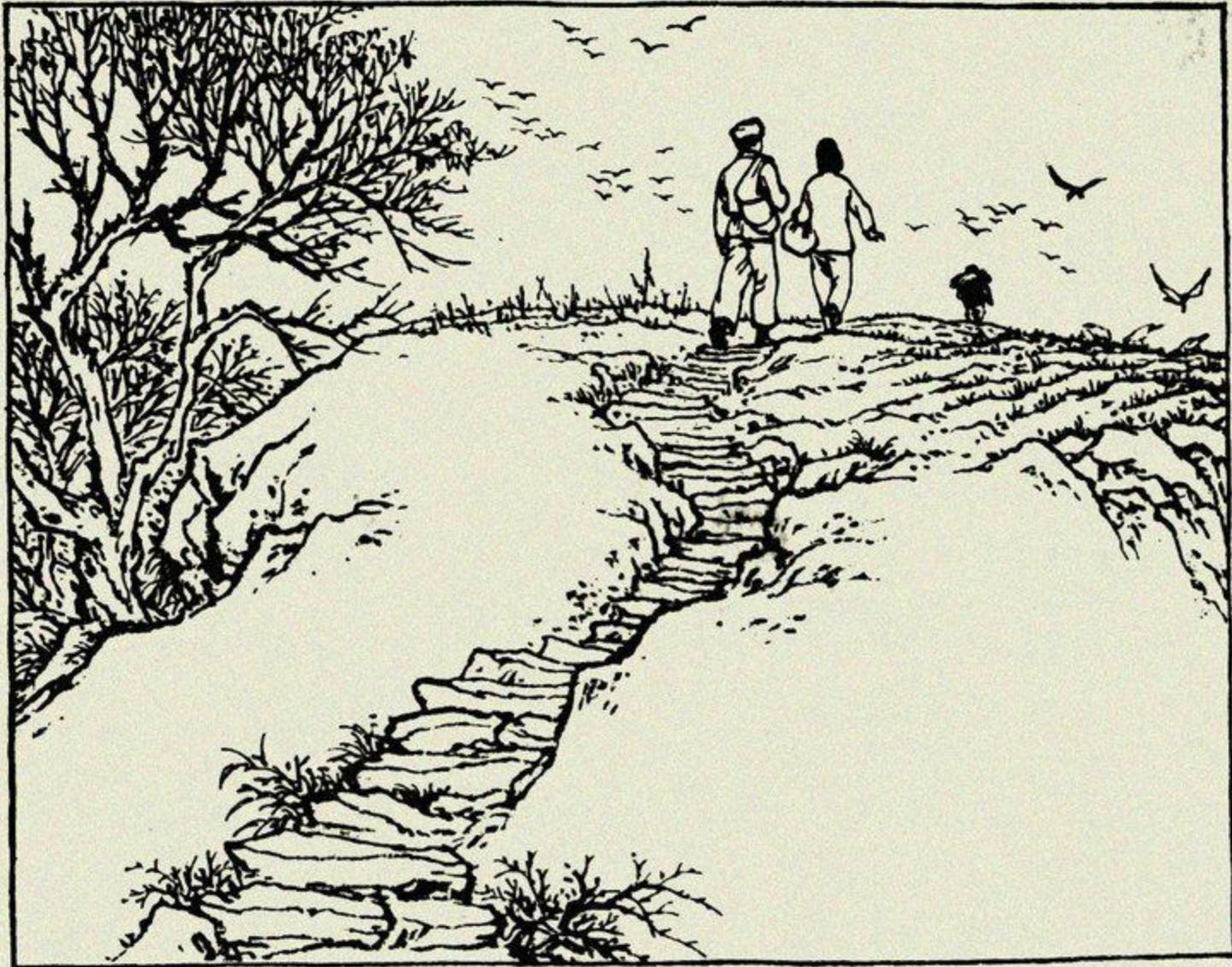
(86) 江姐他们吃完饭，“老板”领来一个领路的农民，叫江姐把行李和箱子交给他，并一再叮咛：情况很紧，不要和领路人说话，只远远地跟着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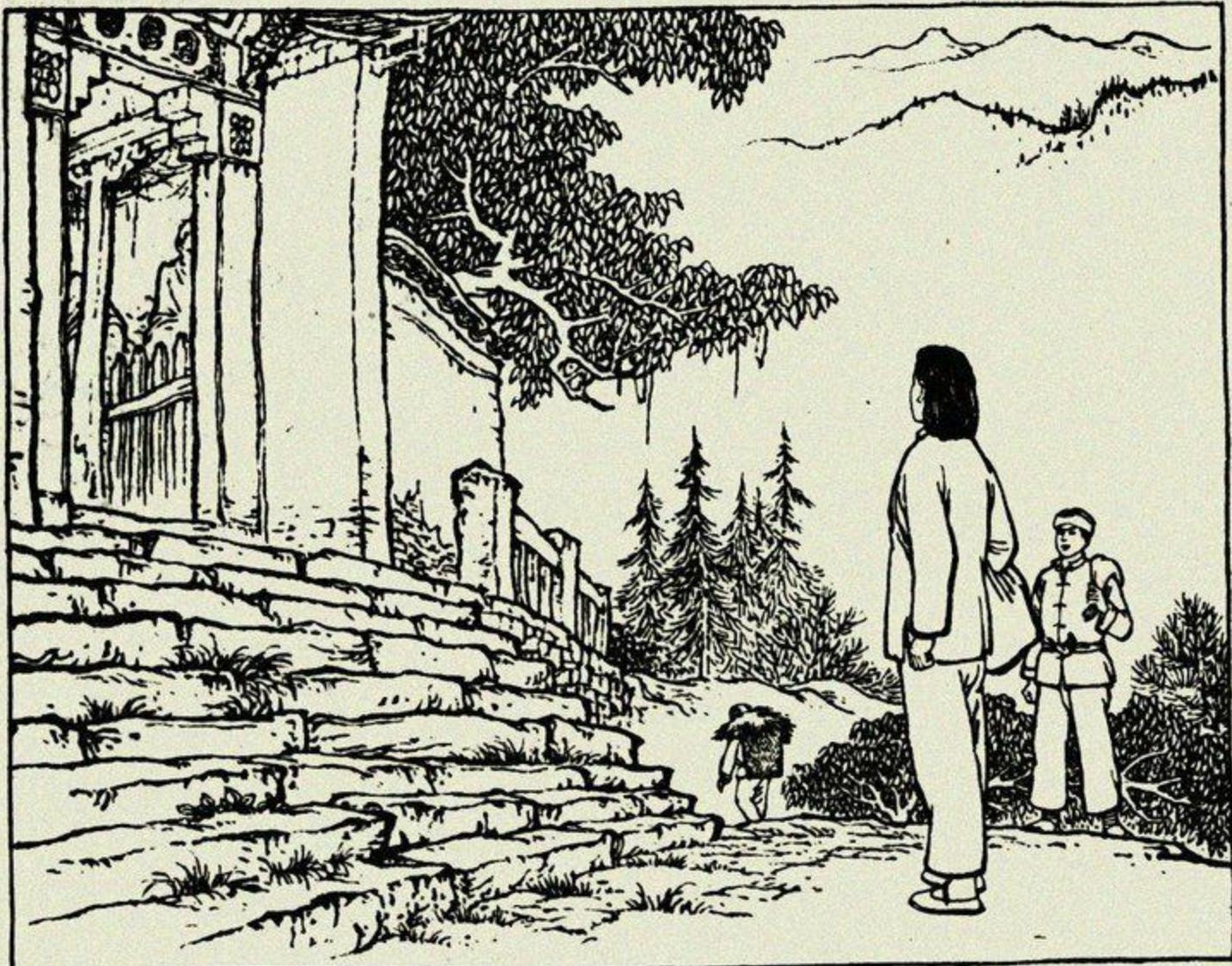
(87) 吃过饭，江姐换了衣服，改扮成农村妇女模样，跟着领路的农民，和华为上了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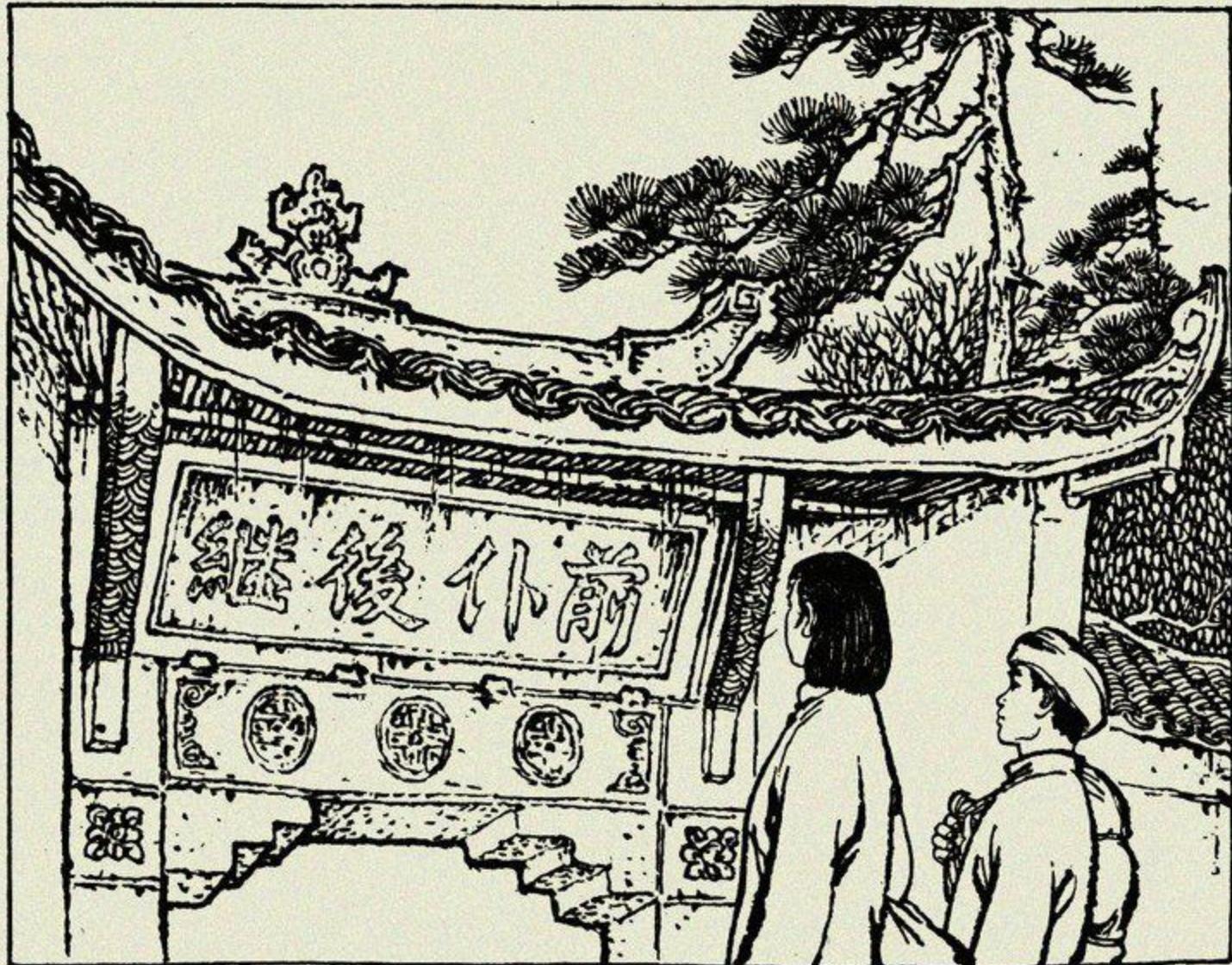
(88) 华为对这一切，起初并不觉得严重，走不多远，发觉敌人到处设立了哨点，这才感到农村情况的确十分紧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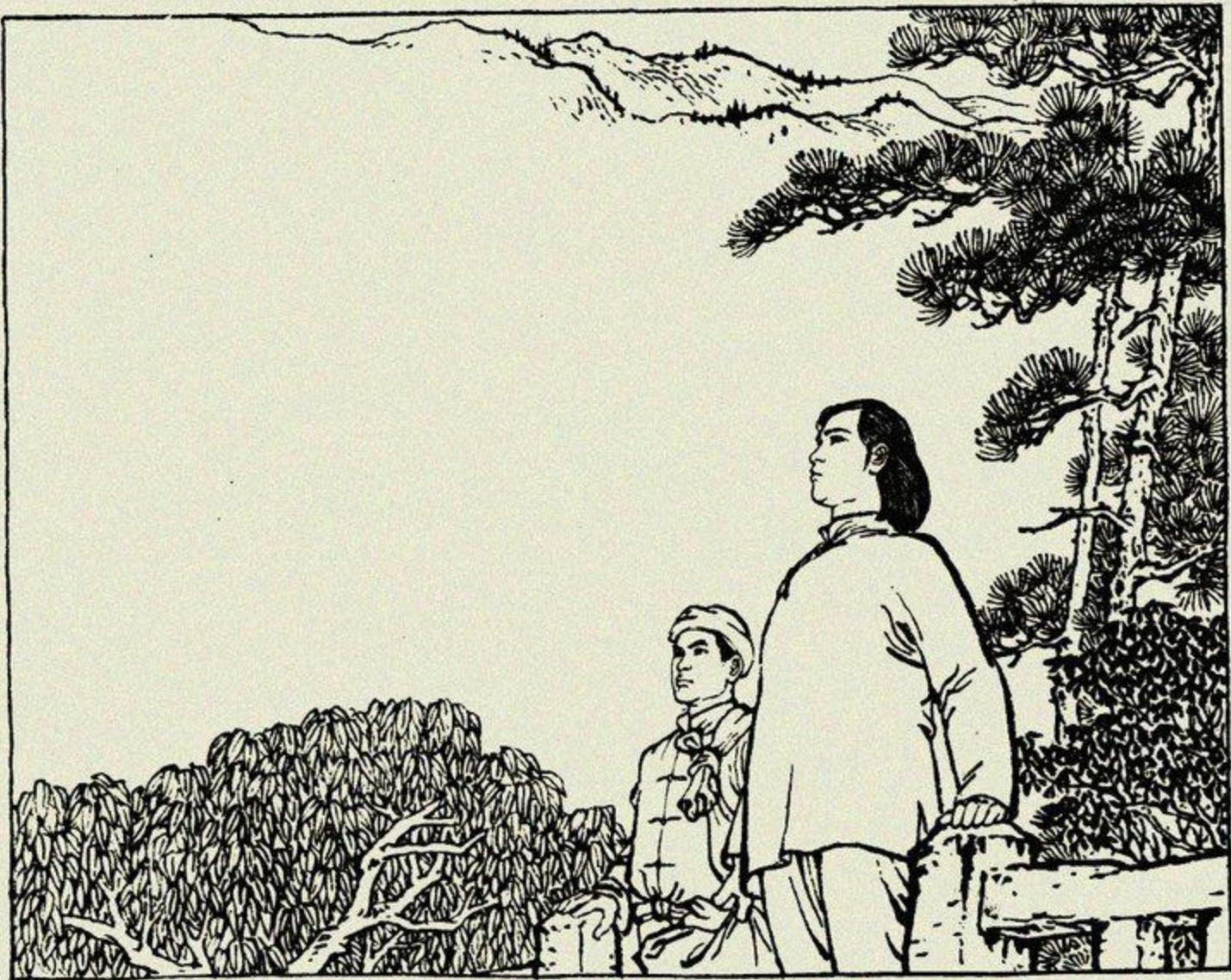
(89)他们跟着领路的农民，绕过敌人许多哨点。一路上田地荒芜，麦苗萎黄，华为不禁痛苦地想：抓丁、征粮，农民被反动派蹂躏得再也活不下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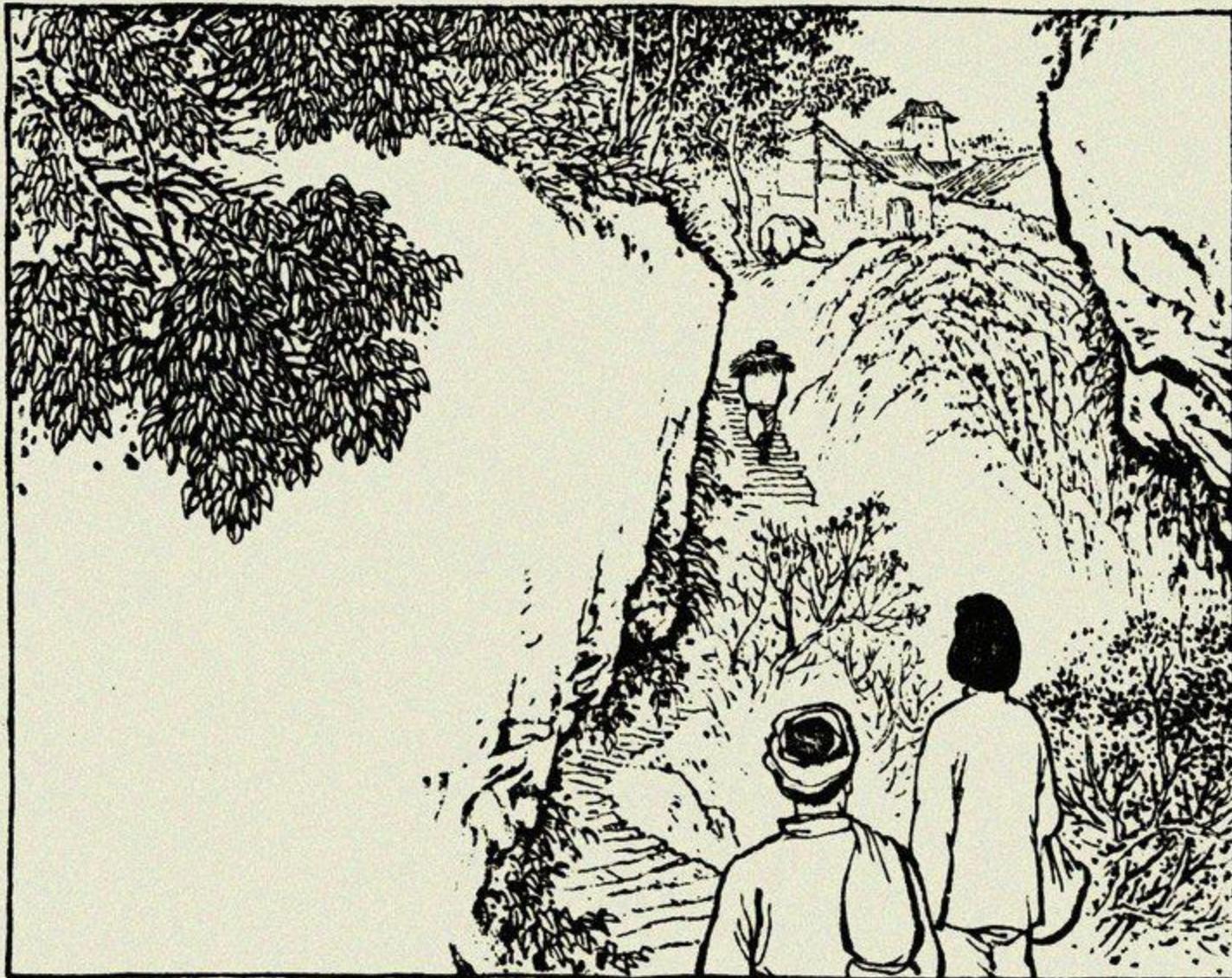
(90) 走过一座山间古堡，门口一副石刻对联，吸引了江姐的视线，对联是：斧头劈翻旧世界，镰刀开出新乾坤。她凝神地望着，对联给了她无限力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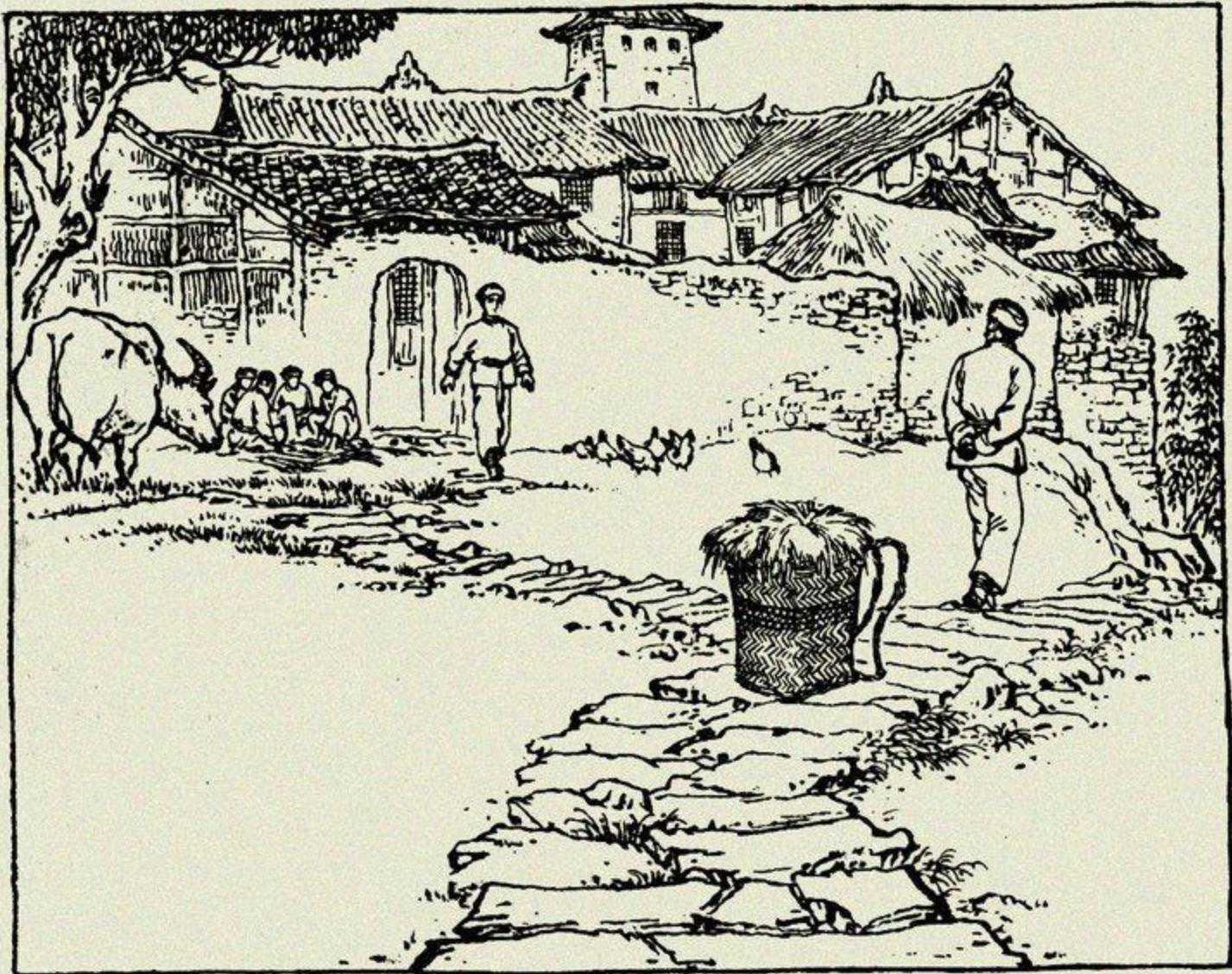
(91) 华为对江姐说：“这一带有很多这样的遗物，都是川陝苏维埃时代的。”江姐沒有作声，眼向上望，发现门上有块匾，上面四个闪闪发光的字：前仆后继！



(92)她的眼睛润湿了，从这闪闪发光的横匾里，她获得了巨大的启示，要继承前辈的革命传统，顽强战斗！



(93)走了大半天，穿过丛林，便是下山的路。到了山脚，前面成片竹林掩映着一座大院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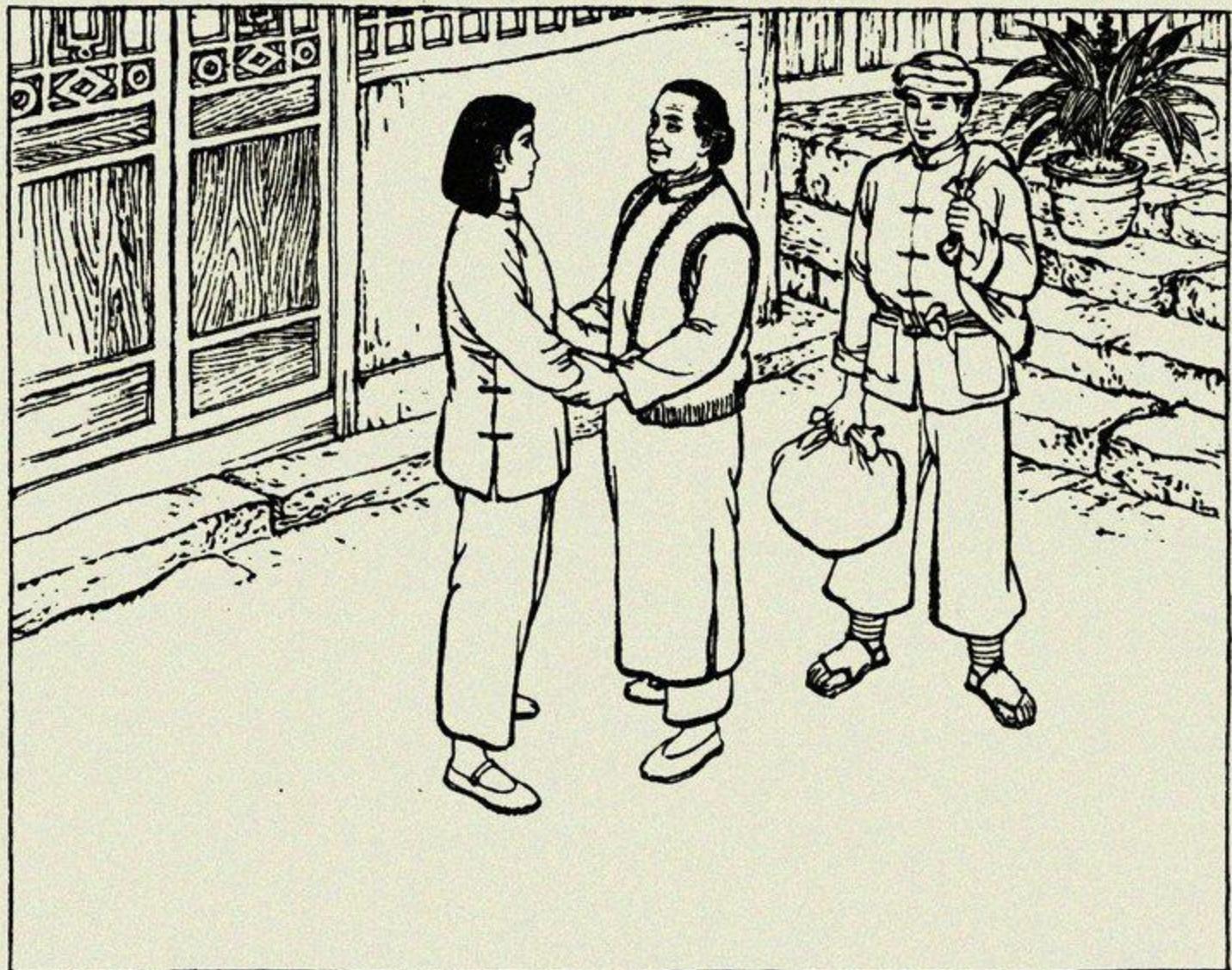
(94) 那领路的农民四面望望，回头暗示地看了江姐、华为一眼，把背兜放在大院落的晒坝边，独自走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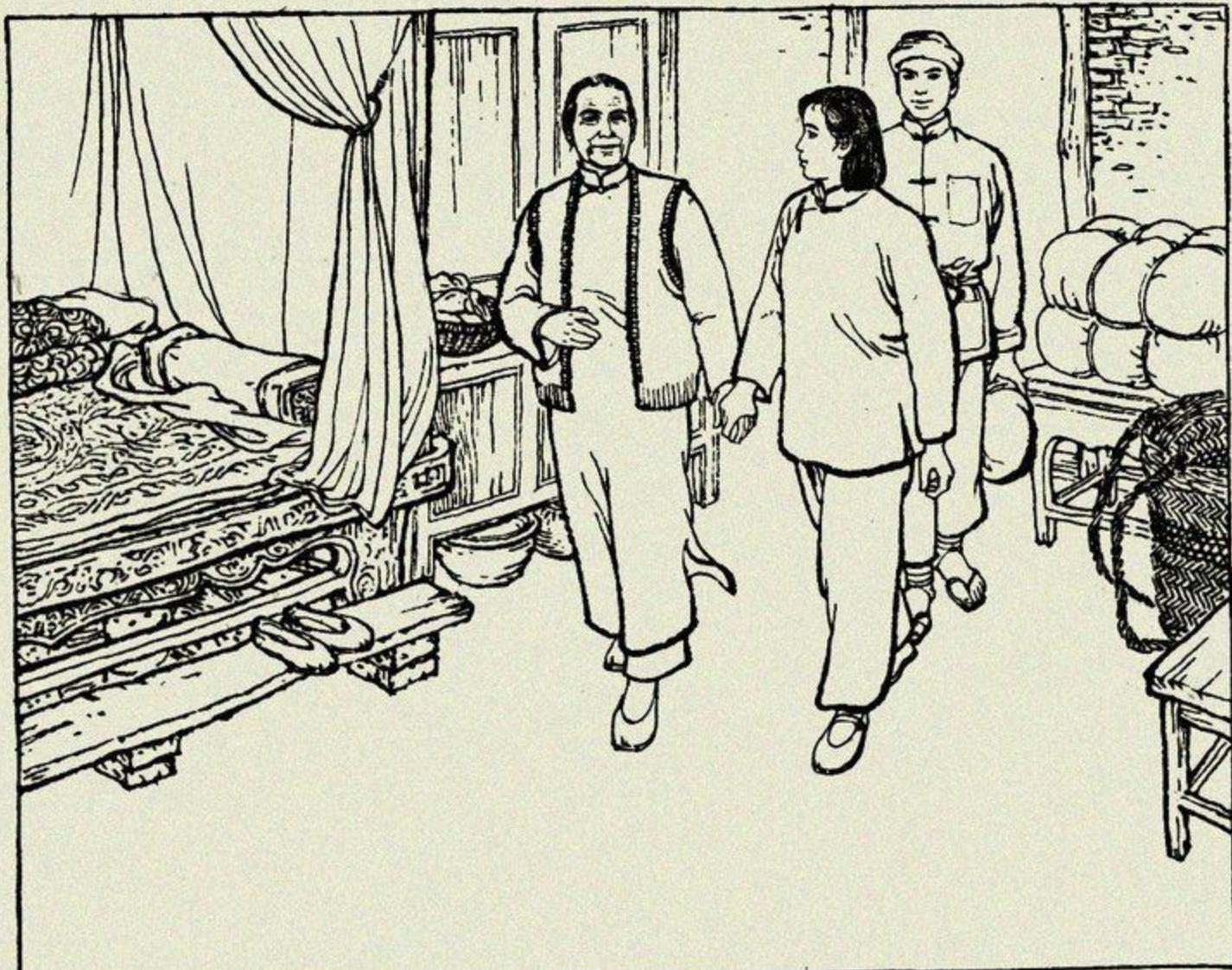
(95) 这时，院子里走出一个农民，向他们点点头，背起背兜，引着他们进了院坝。然后又从挂着匾额的堂屋旁边，曲曲弯弯地穿过几间房子，向后院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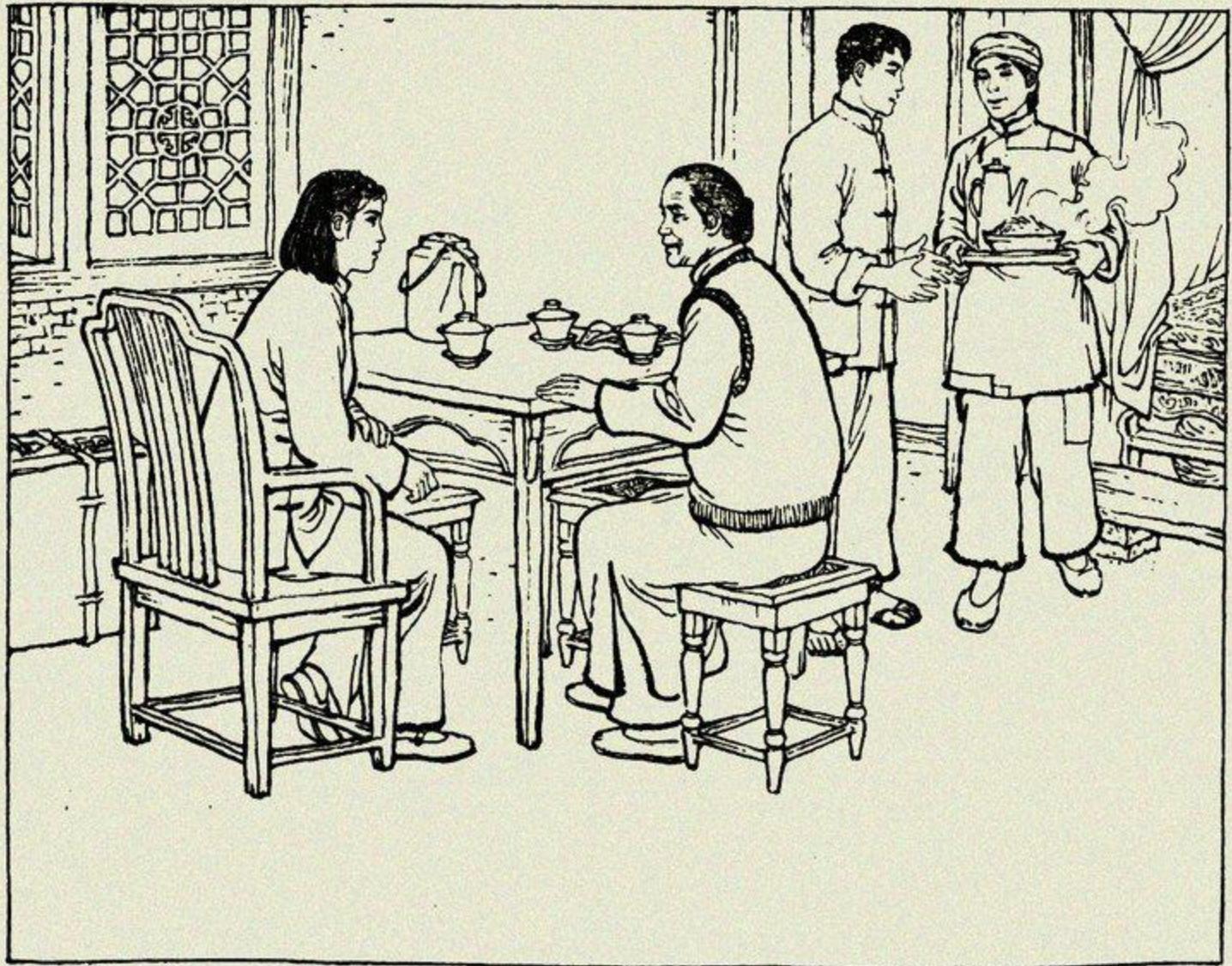
(96)他们刚走进后院，便看见一个头发斑白腰干硬朗的老太婆，撩开袍角快步跨出门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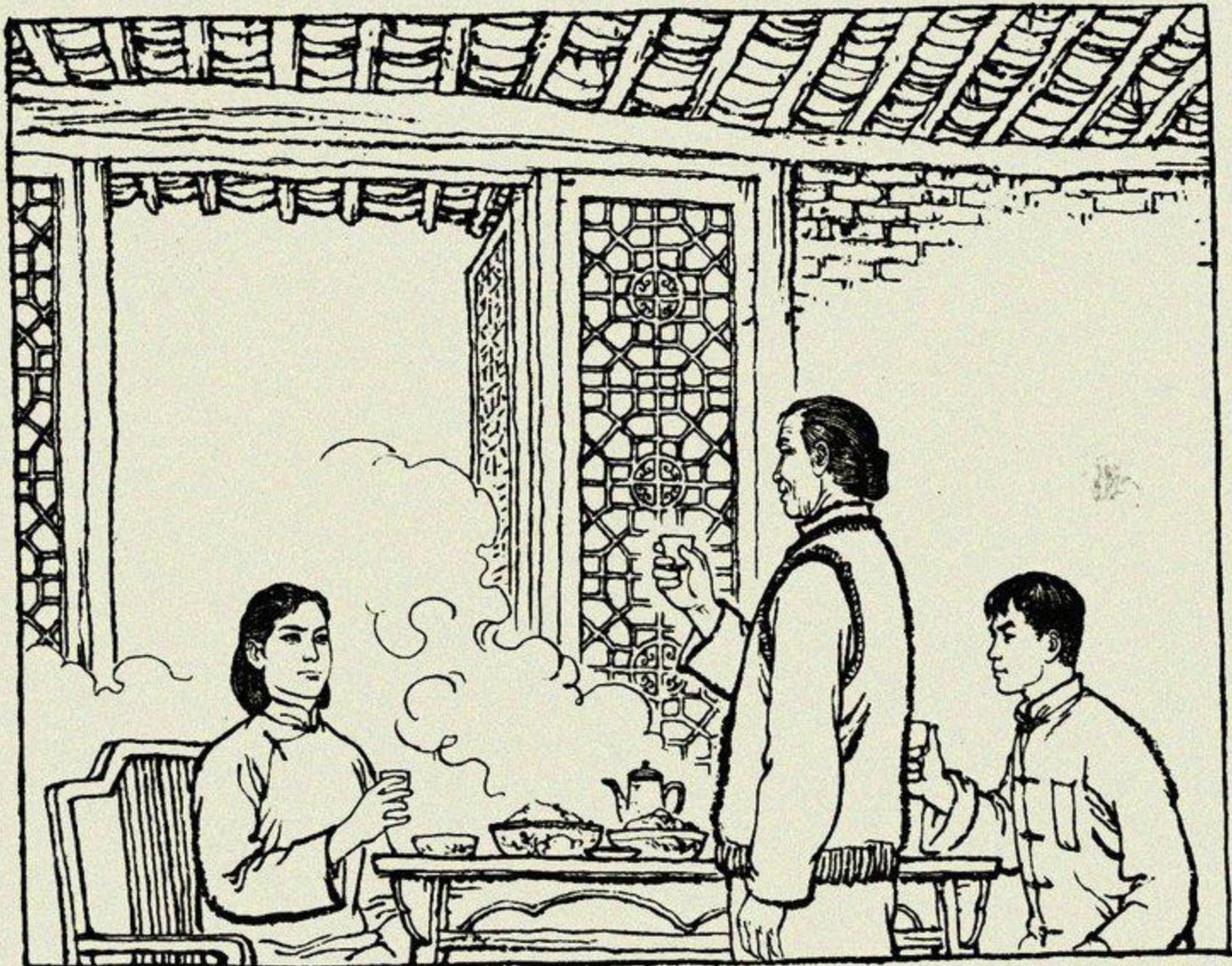
(97) 华为扑上去，叫了声：“妈妈。”他没想到在这里见到妈妈，忙介绍说：“这是江姐，江雪琴同志。”老太婆端详着江姐，喃喃地说：“早就听说你要来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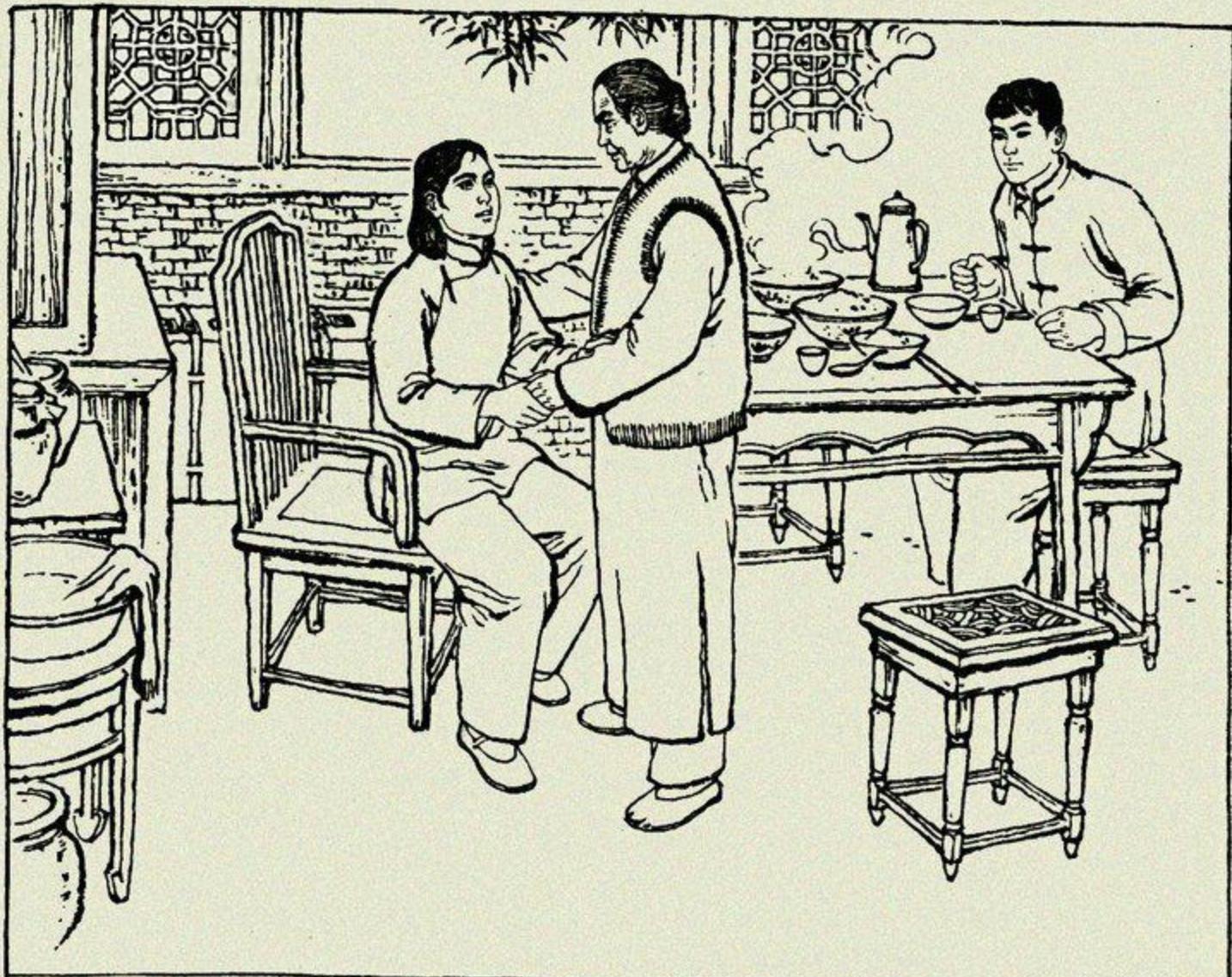
(98) 江姐在老太婆的带领下，走进了一间陈列得很简单的寝室，老太婆对她说：“这是个当乡长的同志的家，比较安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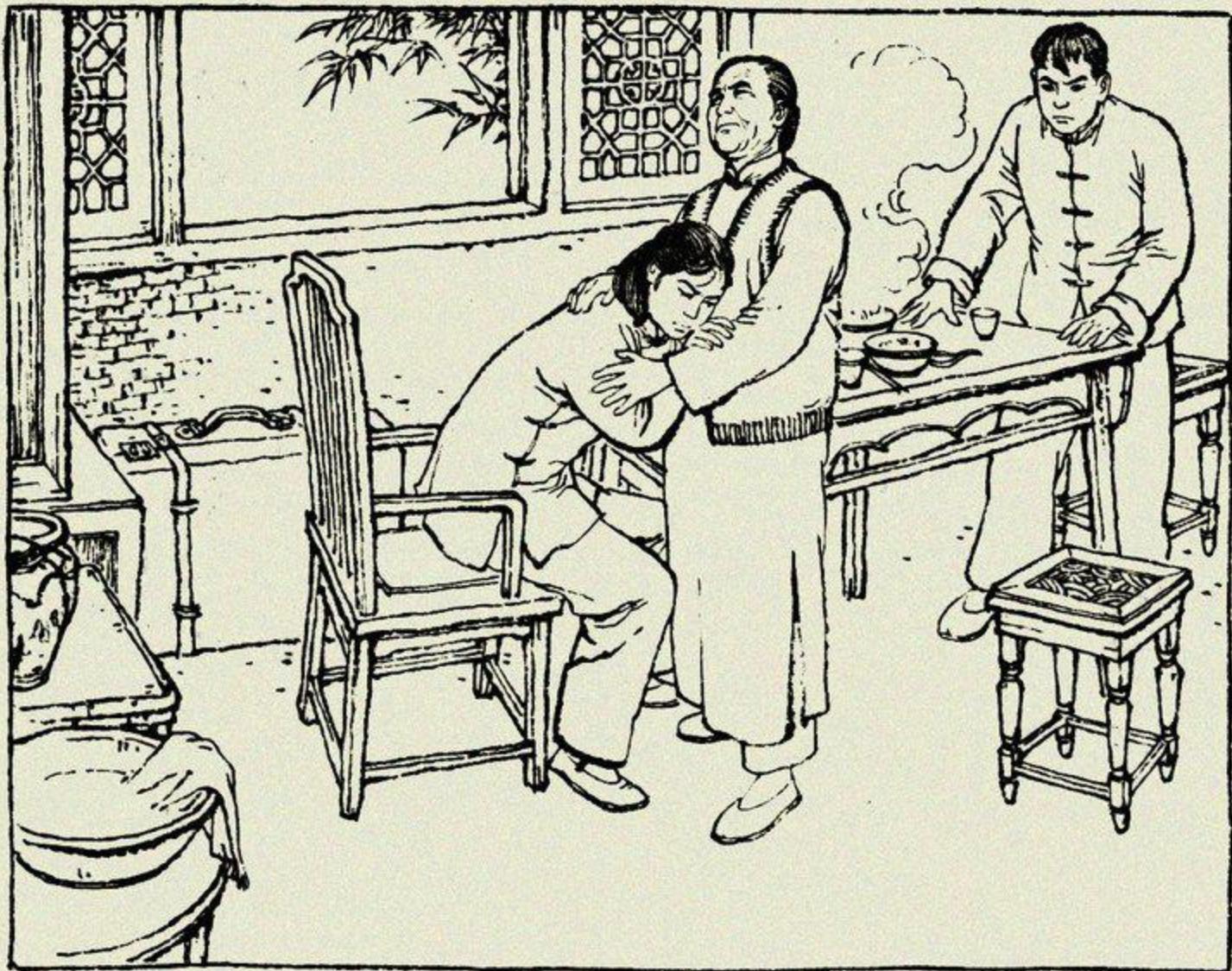
(99) 江姐要向老太婆汇报情况。老太婆说：“不用急，吃了饭再说。”说着，一个妇女捧着一盘热腾腾的饭菜走进房来，看得出，这是早就准备好了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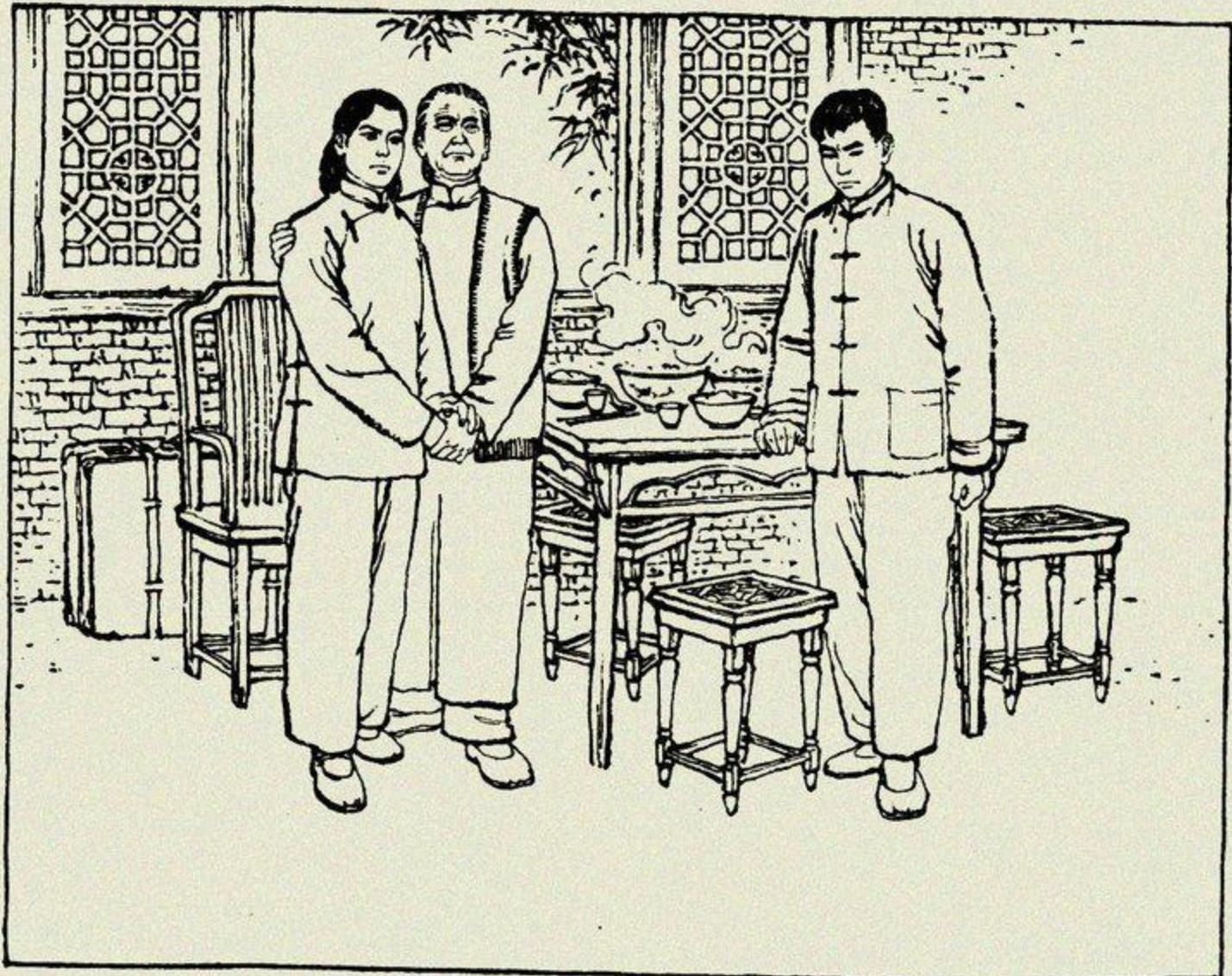
(100) 老太婆斟了一满杯酒，递给江姐，又给华为和自己各倒了一杯，举起酒杯说：“江姐，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，给你洗尘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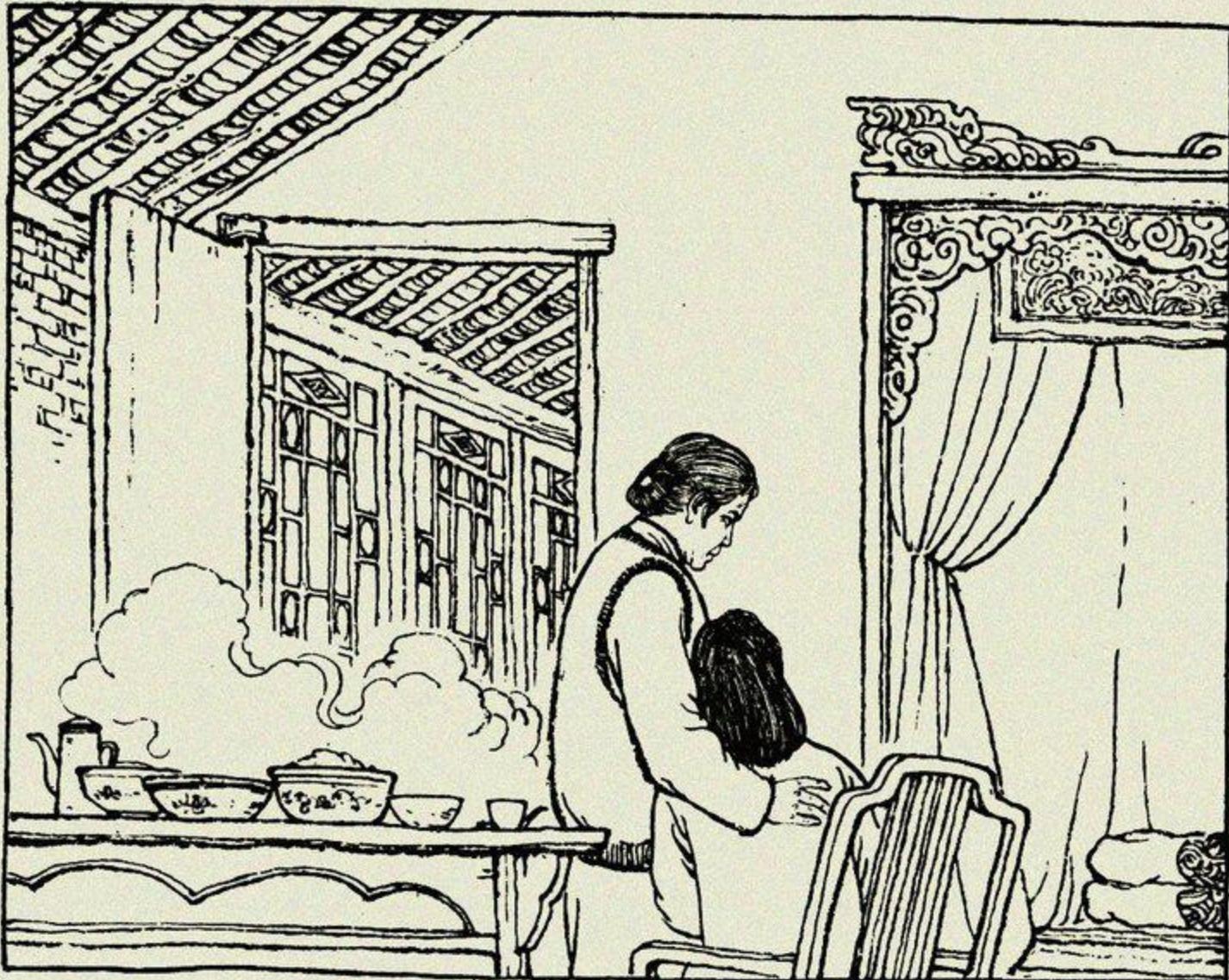
(101) 老太婆说：“我要告诉你一桩不幸的事，这事只能使我们更加仇恨敌人，更加激发我们革命志气！”江姐悲愤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在城楼看见了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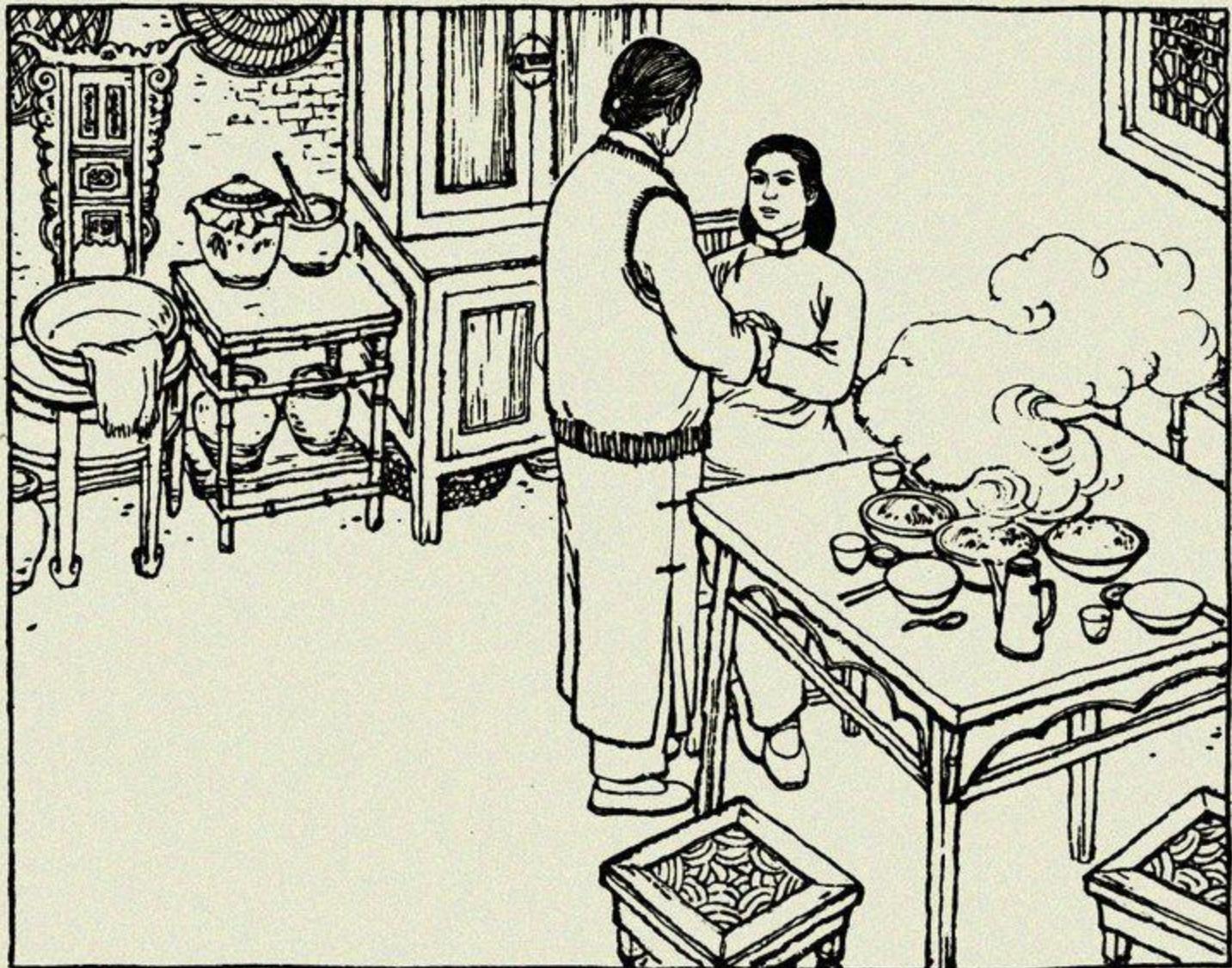
(102)啊！知道了！ 老太婆突然紧抱着江姐的肩头，什么话也不说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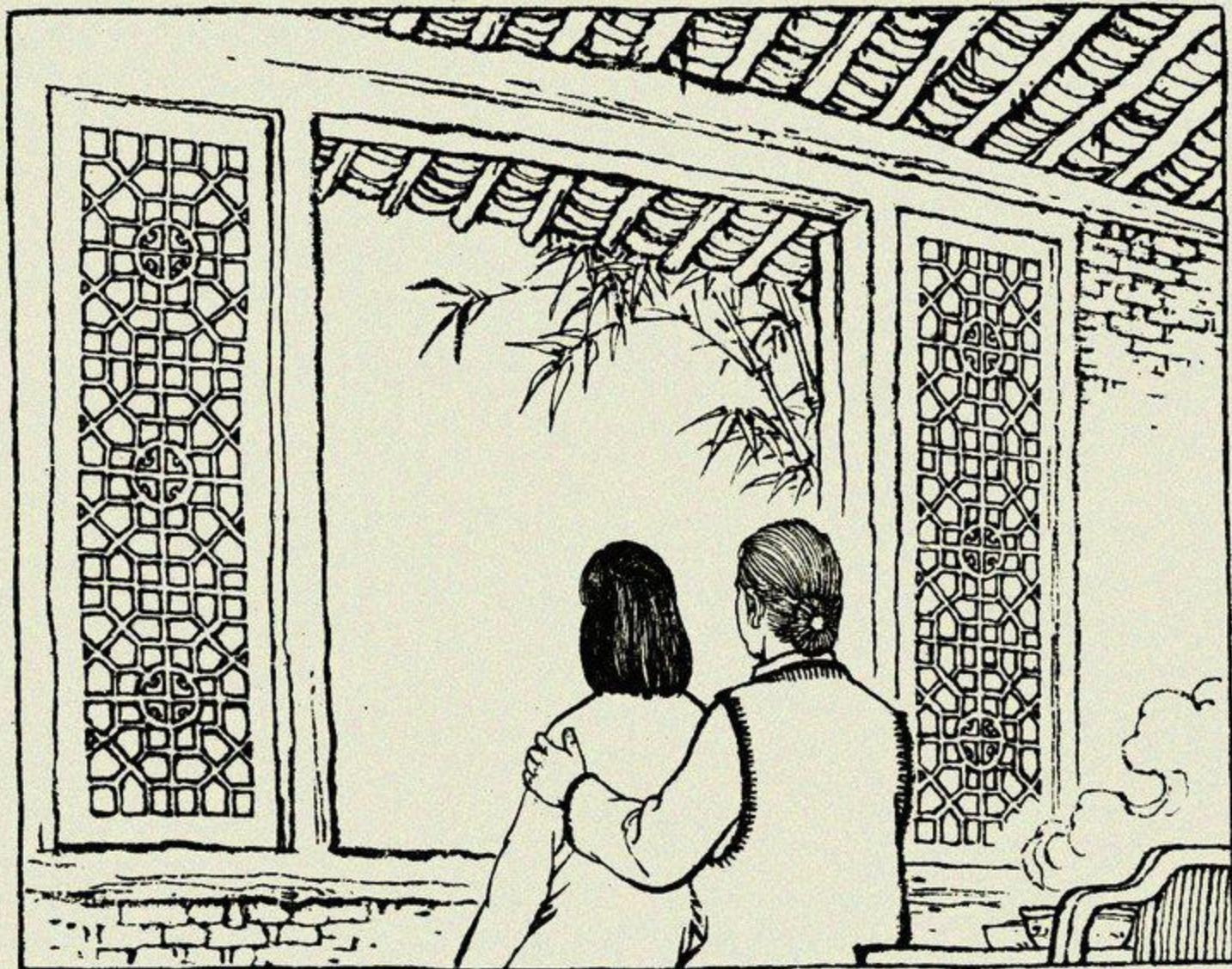
(103)江姐含着泪，头高扬起来，坚定而有力地说：“老彭留下的担子，我要马上承担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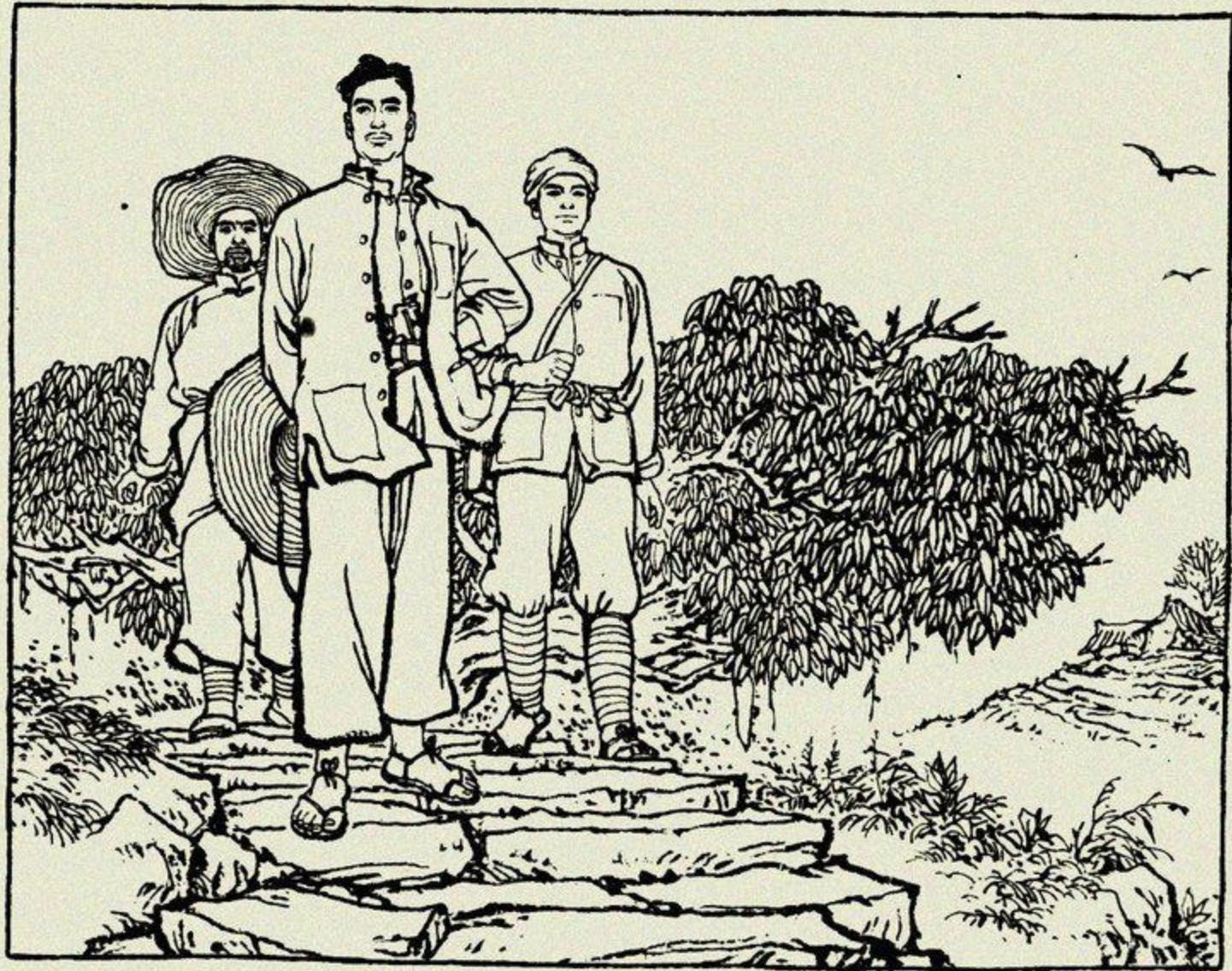
(104) 老太婆紧紧抱着她，说：“我懂得你的心，我们有相同的不幸。你痛哭一场吧，战士流泪决不是脆弱！”江姐想起在城楼下看到的情景，真想放声一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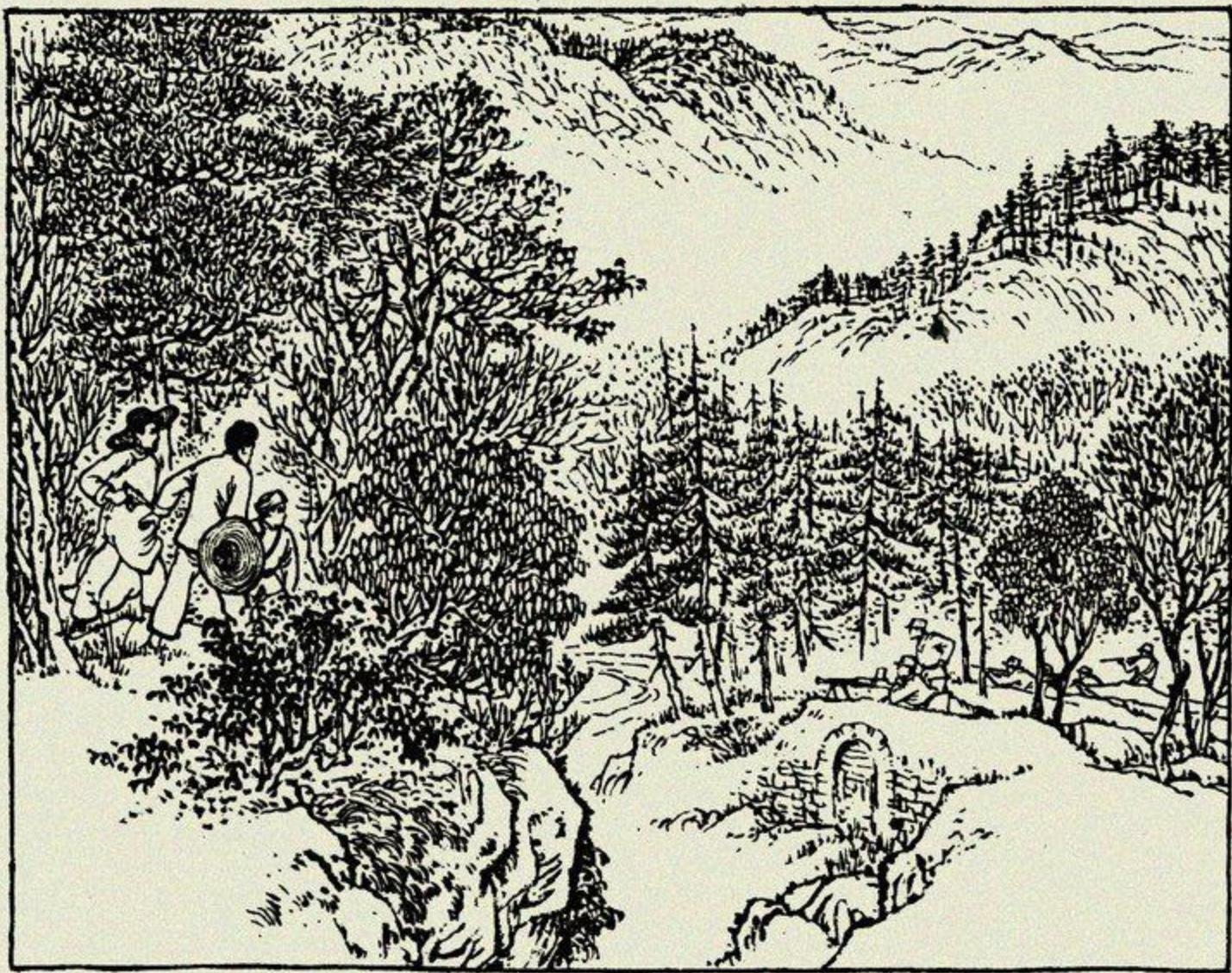
(105)“不，哭有什么用！”江姐抬起头来，望着老大婆，说：“革命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， 我要求立刻分配工作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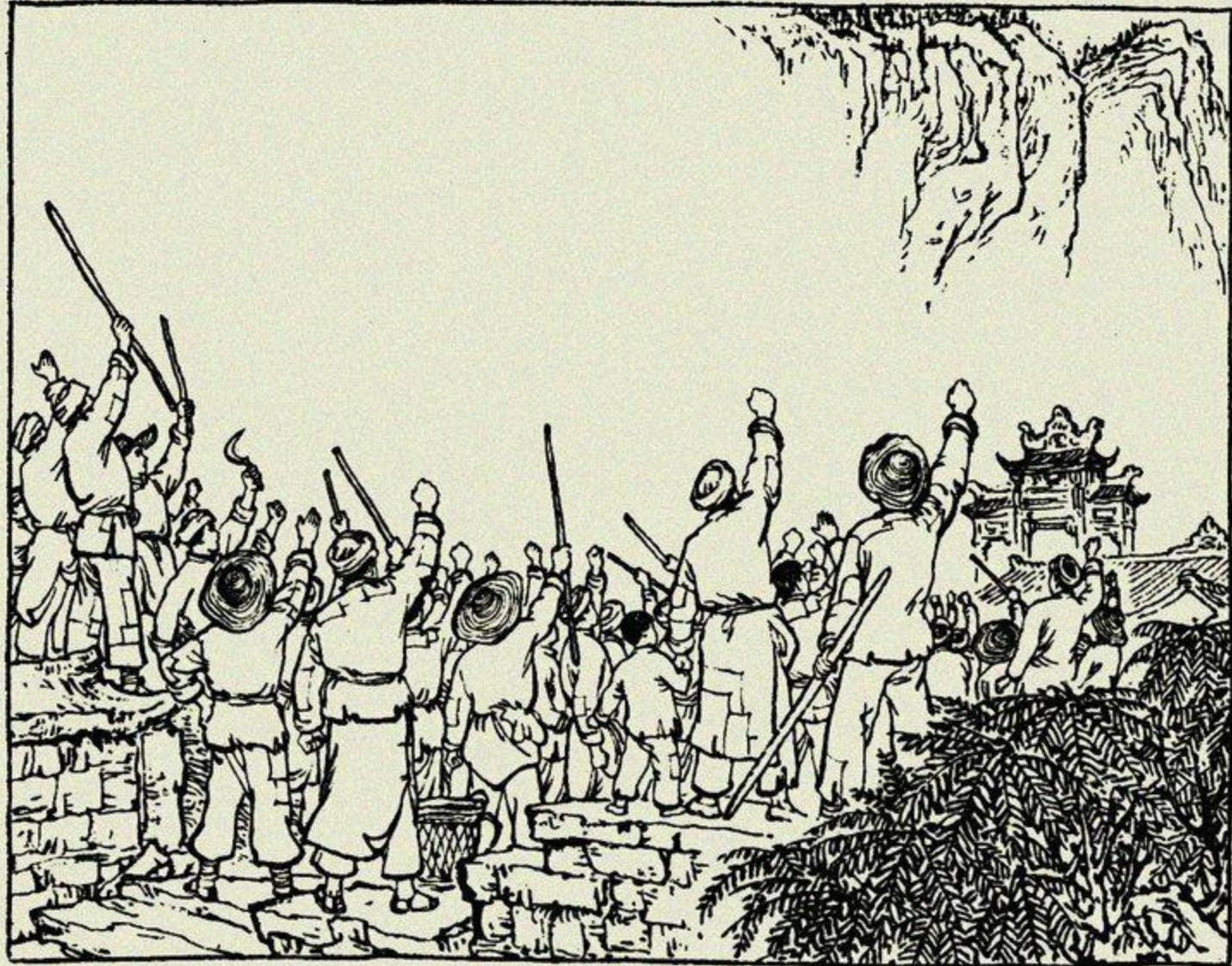
(106) 老太婆不住地点着头：“对，我们应化悲痛为力量！”她用手替江姐梳理头发，把老彭牺牲的经过，告诉了江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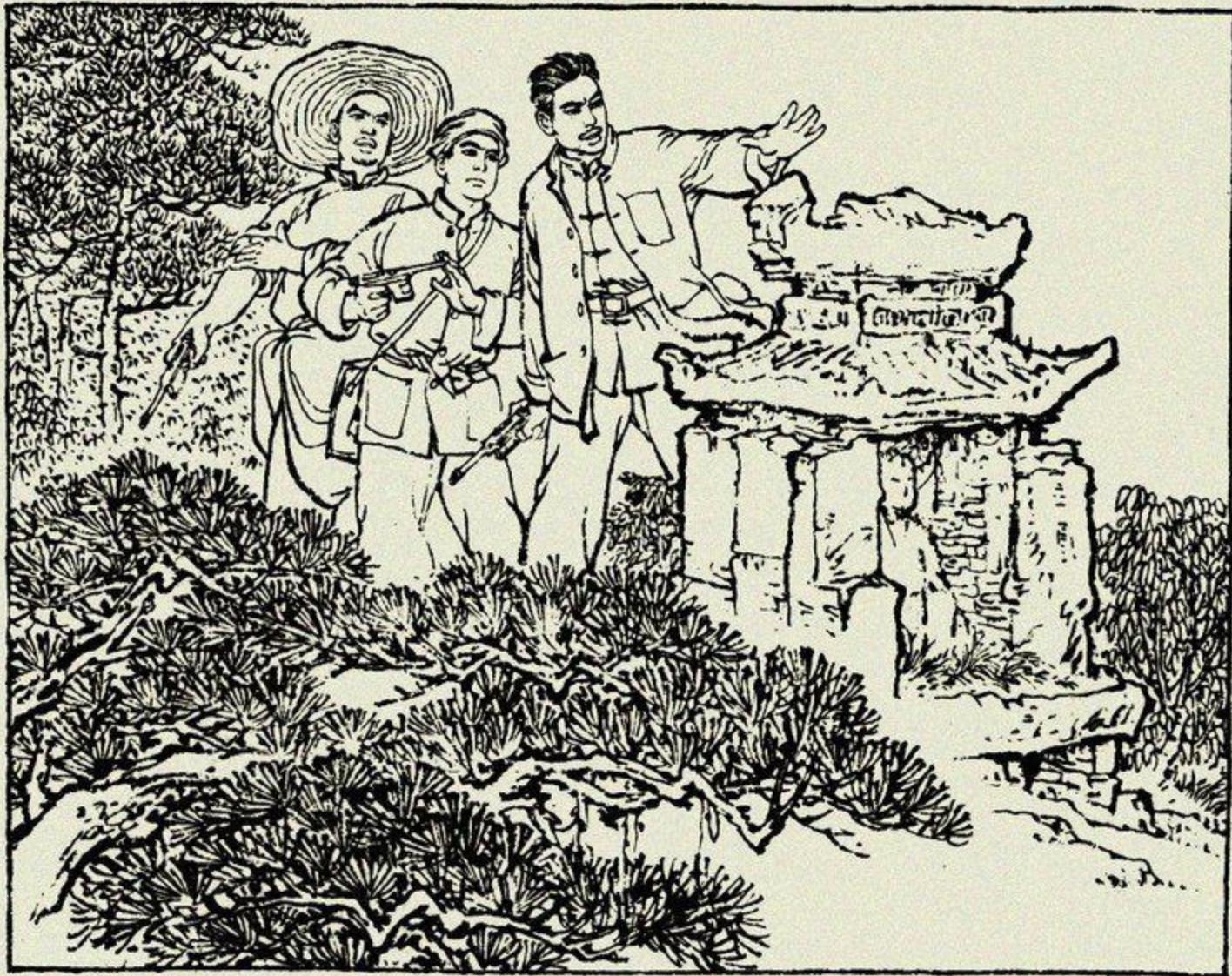
(107)“那天，双河场开抗丁抗粮群众大会。双河场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基础，为了及时了解一下情况，老彭决定亲自去一趟。便带了两个同志，一道去了。



(108)“一进场口，老彭就发现乡场被匪军包围了，匪军在街口已经架设了两挺机枪，一些匪军隐蔽在树林里，准备进行扫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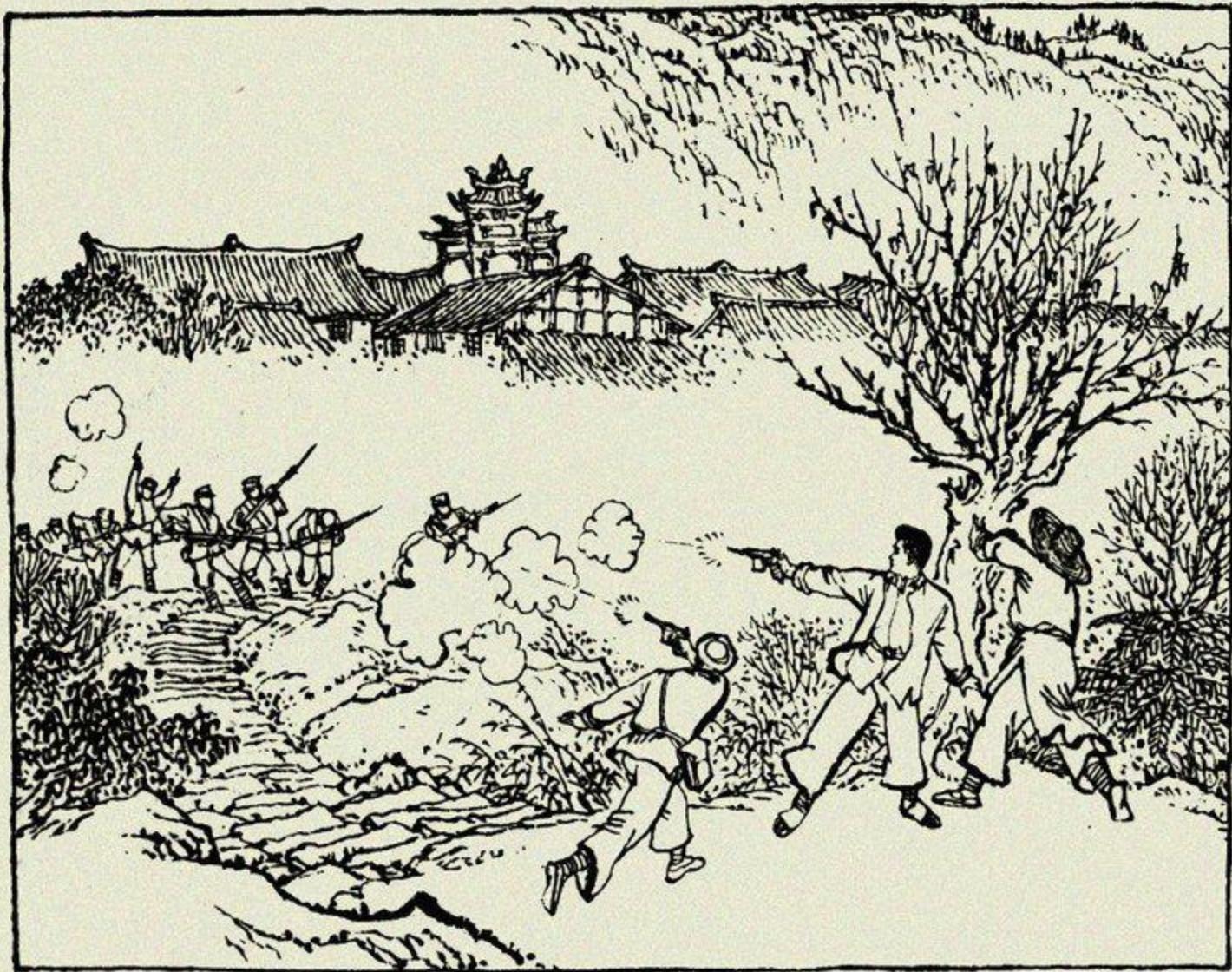
(109)“会议进行得很热烈，人们正在控诉国民党抓丁抢粮的罪行，举起拳头，高呼口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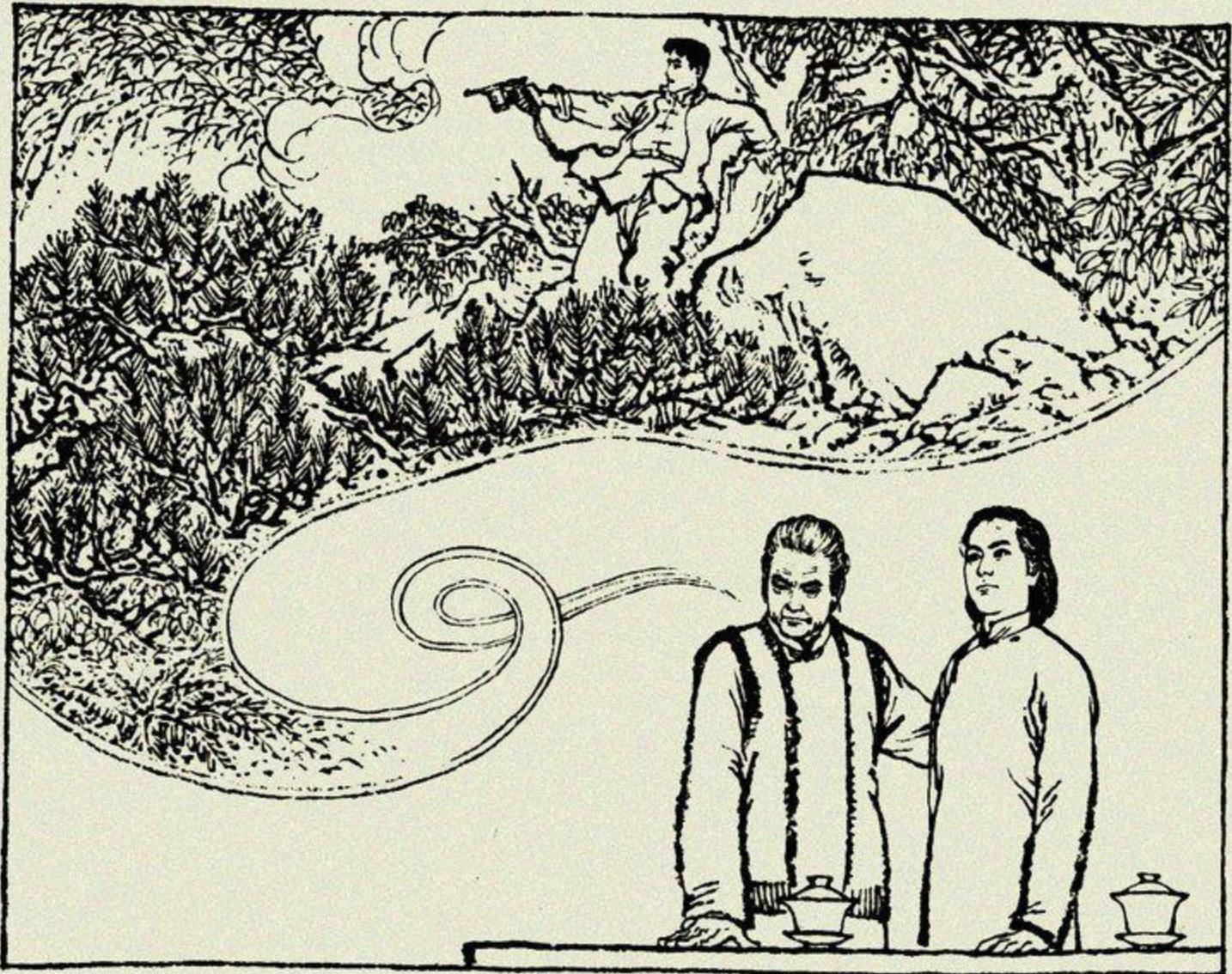
(110)“眼看敌人就要动手，群众就要血染乡场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老彭决定援救群众出险。他指示随来的两个同志，先搞掉敌人的机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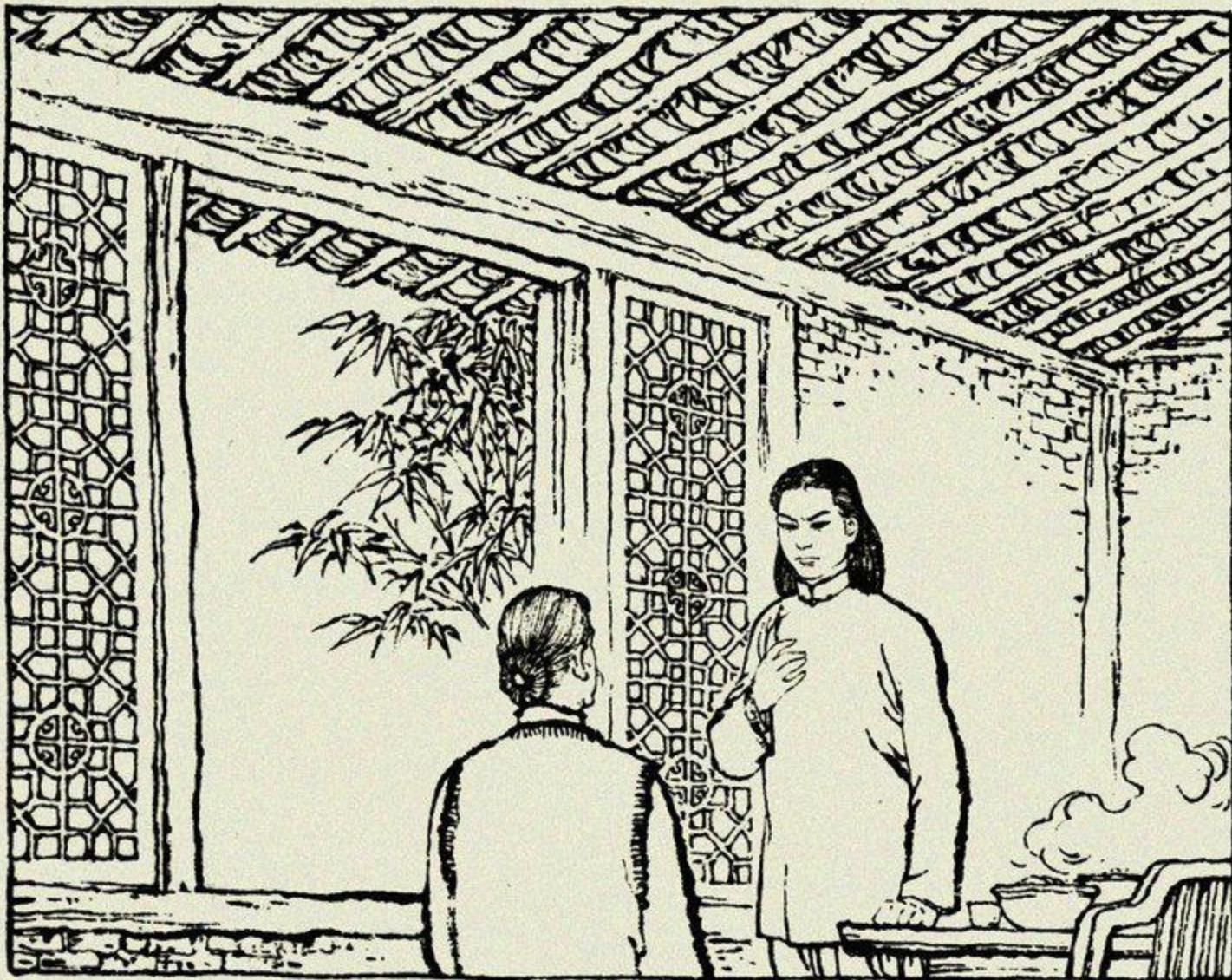
(111)“老彭一枪先发，其他两位同志也一齐开枪，匪军机枪手被击毙了。匪军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，慌乱地举枪乱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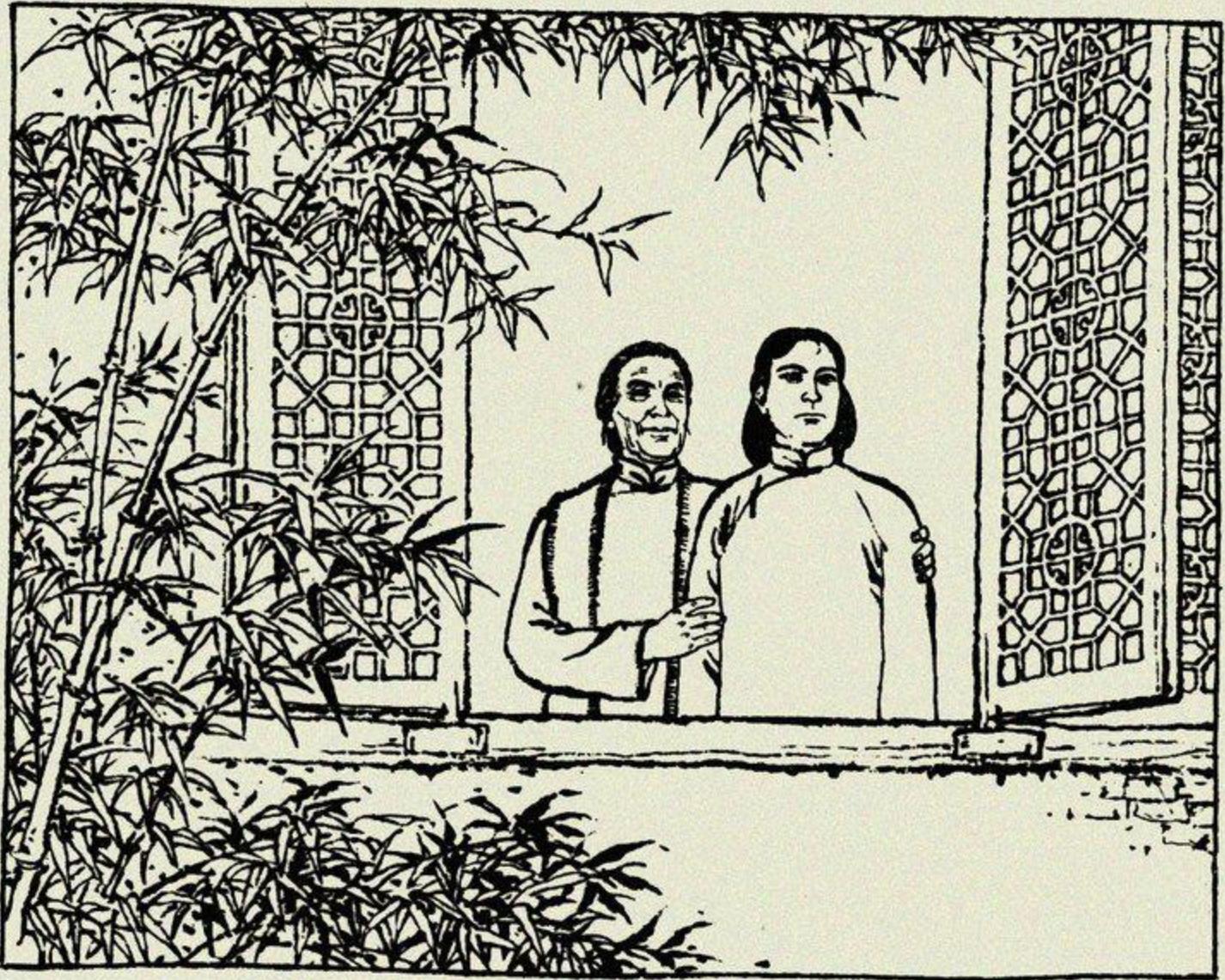
(112)“开会的人听到老彭先发的枪声，连忙夺路跑了。老彭他们，为了掩护群众撤退，埋伏在要路口拦击匪军，把敌人引到自己这边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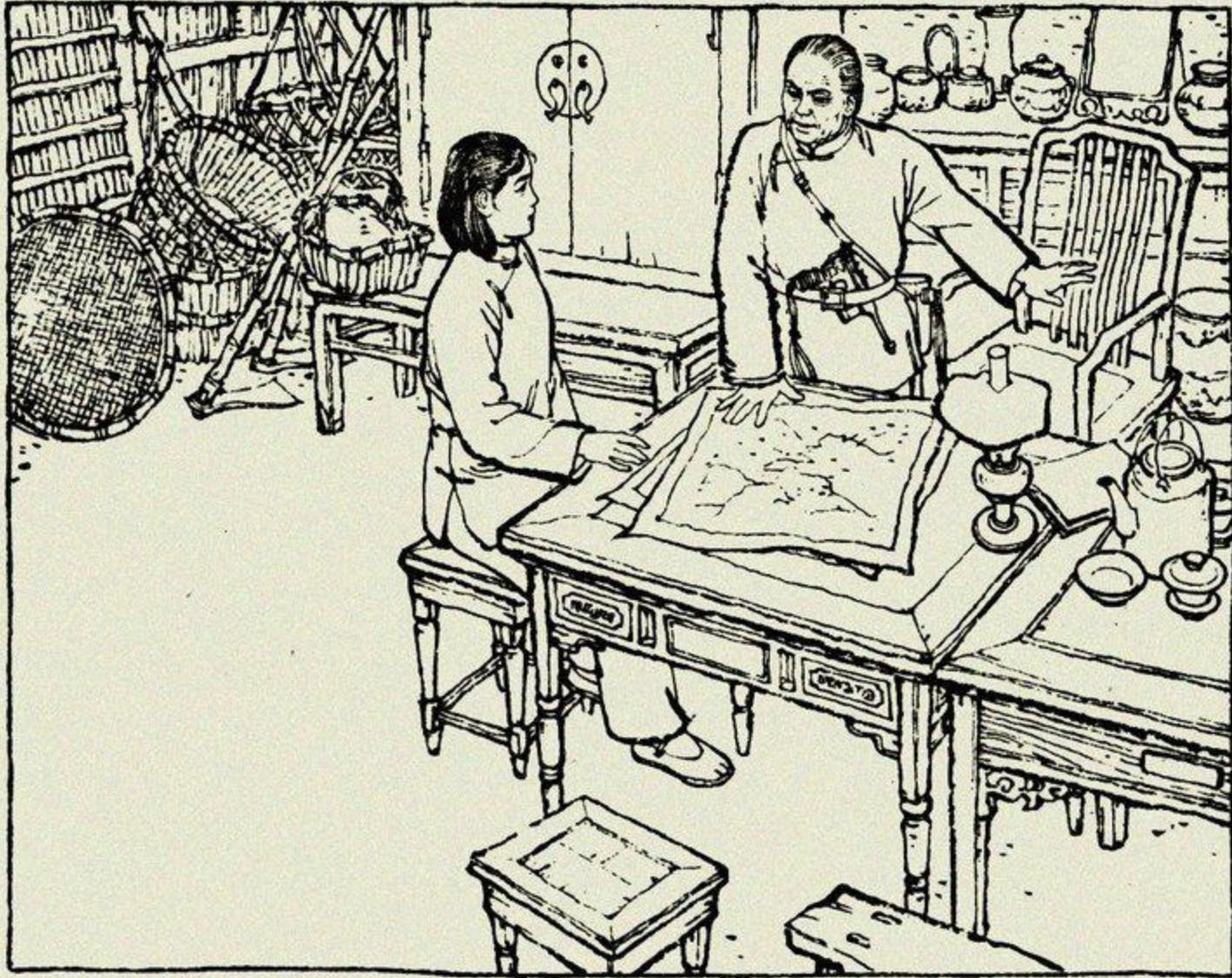
(113)“就这样，为了拯救上千群众，老彭他们三位同志牺牲了，他们将宝贵的生命，献给了革命，献给了人民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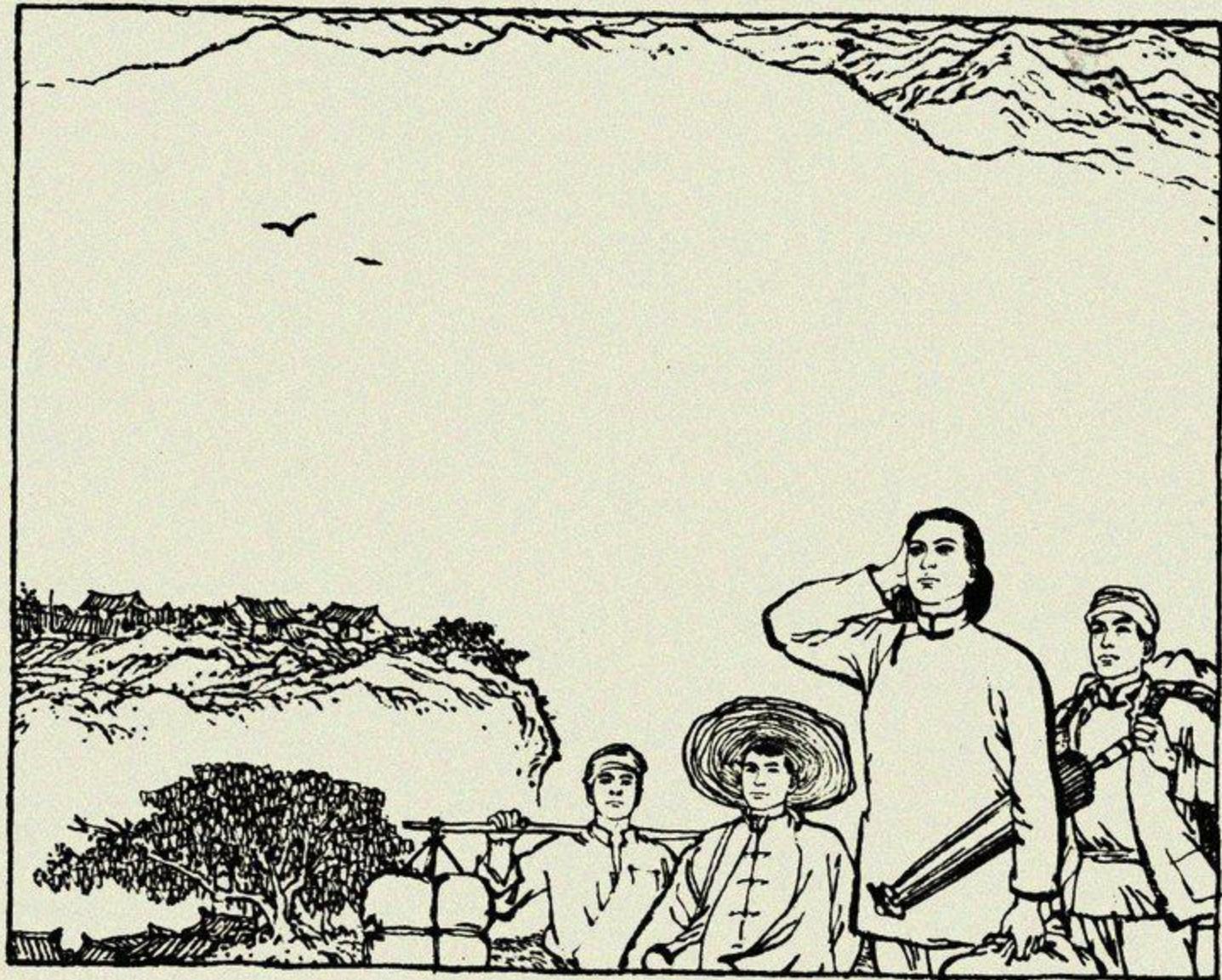
(114)江姐听了老太婆的叙述，坚决地说：“我希望，把我派到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去。”老太婆回答的声音同样刚强：“对，前仆后继，我们应该这样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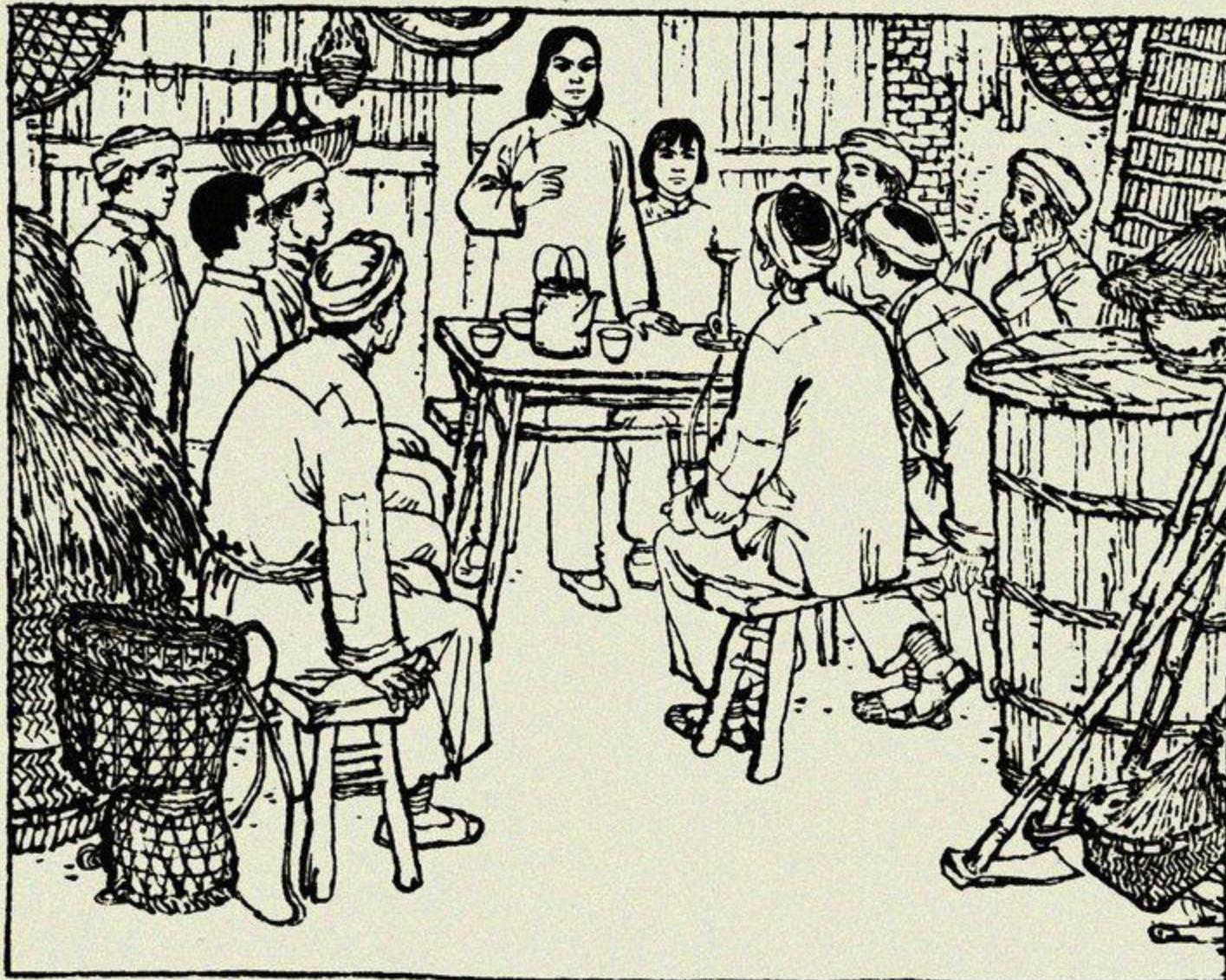
(115) 老太婆抚摸着江姐的肩膀说：“老彭说过，你把群众当作父亲，群众才把你当作儿子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给我们，也给群众留下了光辉的榜样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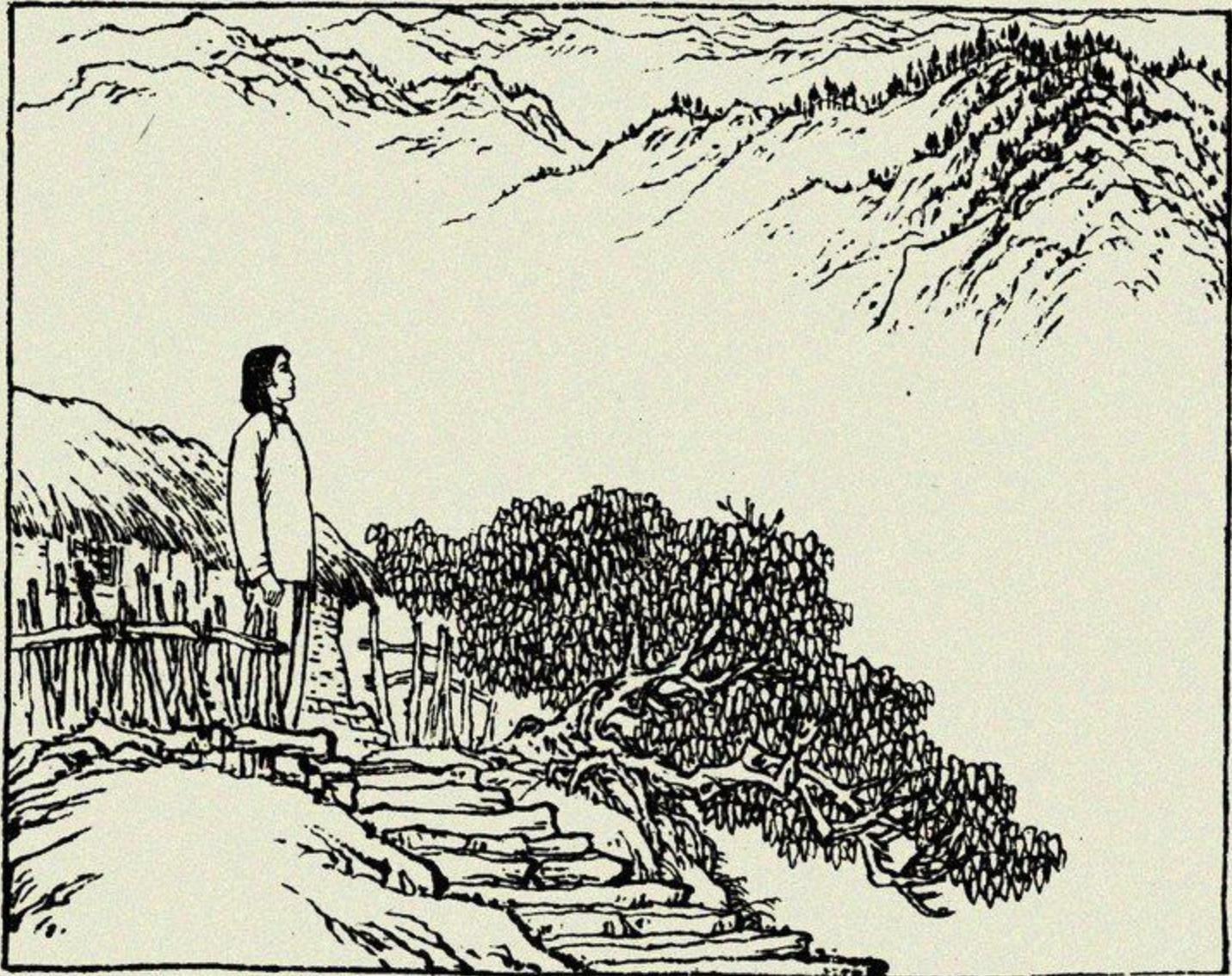
(116)第二天，江姐和老太婆就上了山，经过分析、研究，组织了一支工作队，由江姐领着，沿着嘉陵江上游到大巴山区去开辟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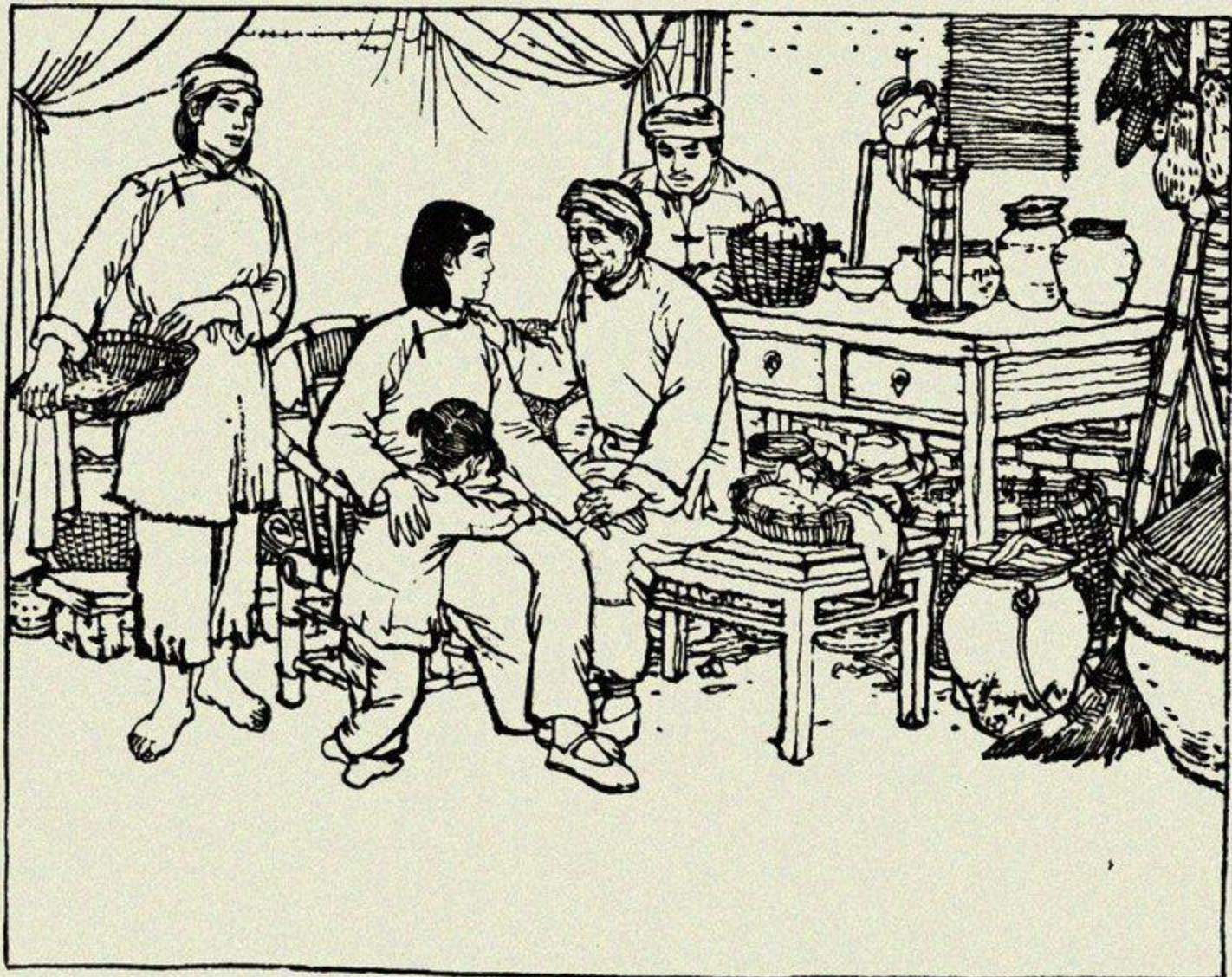
(117) 经过了几天的跋涉，他们终于到达了大巴山区
双河场联络据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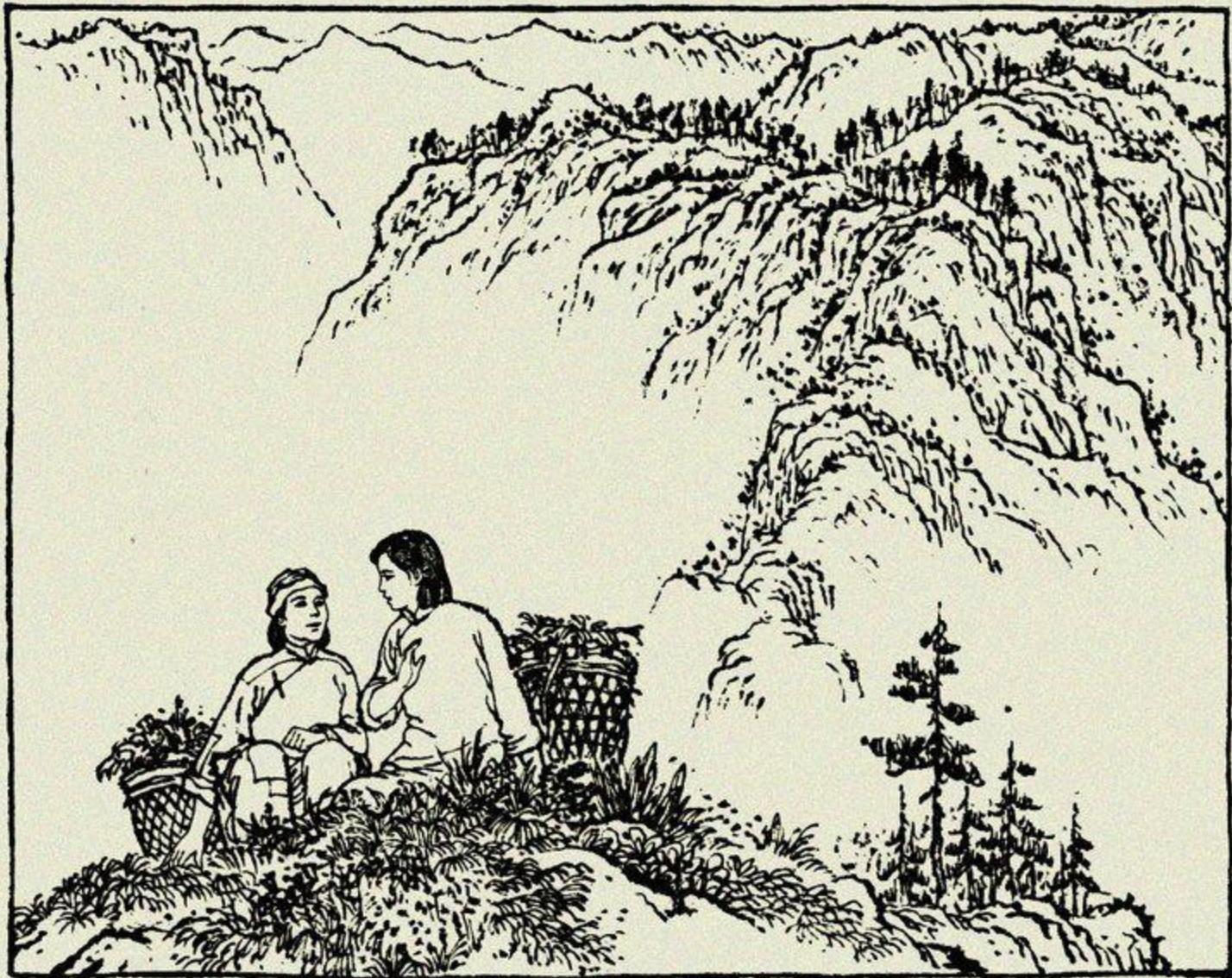
(118)当夜开会，她和同志们研究了今后的工作，决定访贫问苦，先在已有基础的群众当中扎下根来。工作队的同志，也分散用各种身份住到各个工作据点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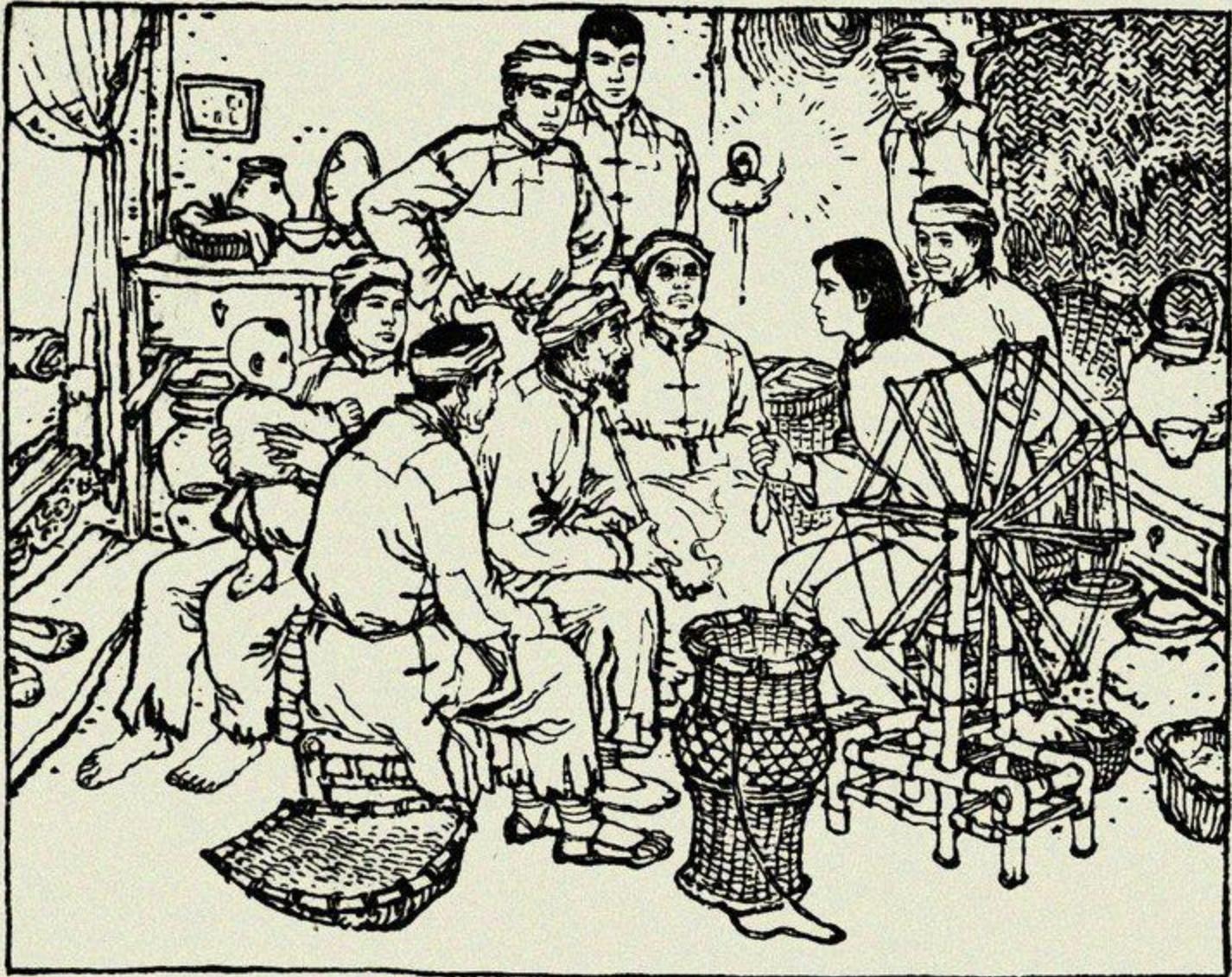
(119)江姐送走了同志们，望着重重迭迭的群山，她想：这就是老彭工作过的地方。这些村落，这些密林，这里蕴藏着人民群众的无限力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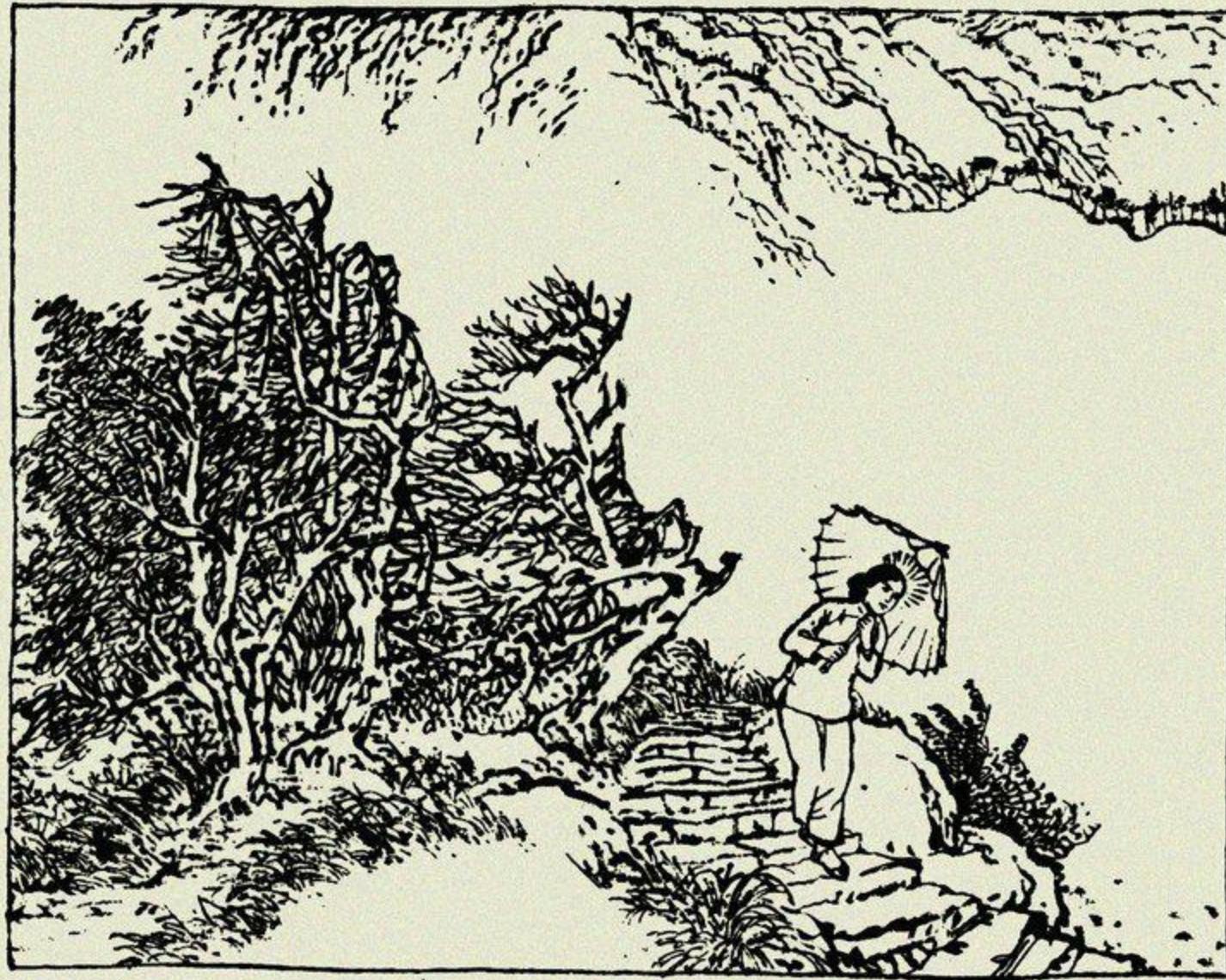
(120) 江姐住到贫农张金贵家里。张金贵三十来岁，人是又勤劳又朴实，他老婆叫彩英，还有一个老娘和一个五岁的女儿。老太婆疼爱江姐，一定要认她做干女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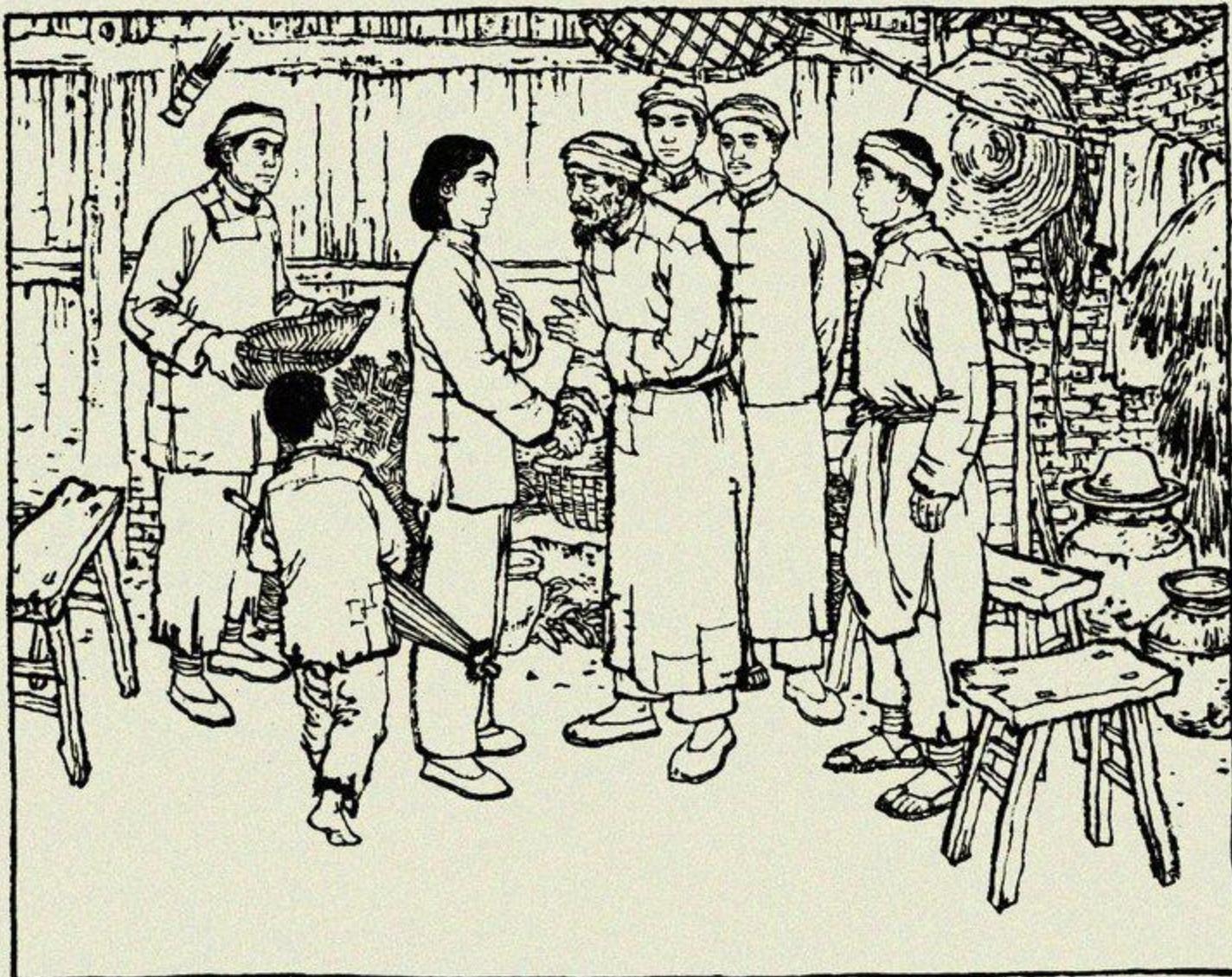
(121)白天，江姐有时和彩英她们去除草、砍柴。她说，农民在封建统治下，命运是悲惨的，而农村妇女的生活更苦。她的话象火把一样，把她们的心一下照亮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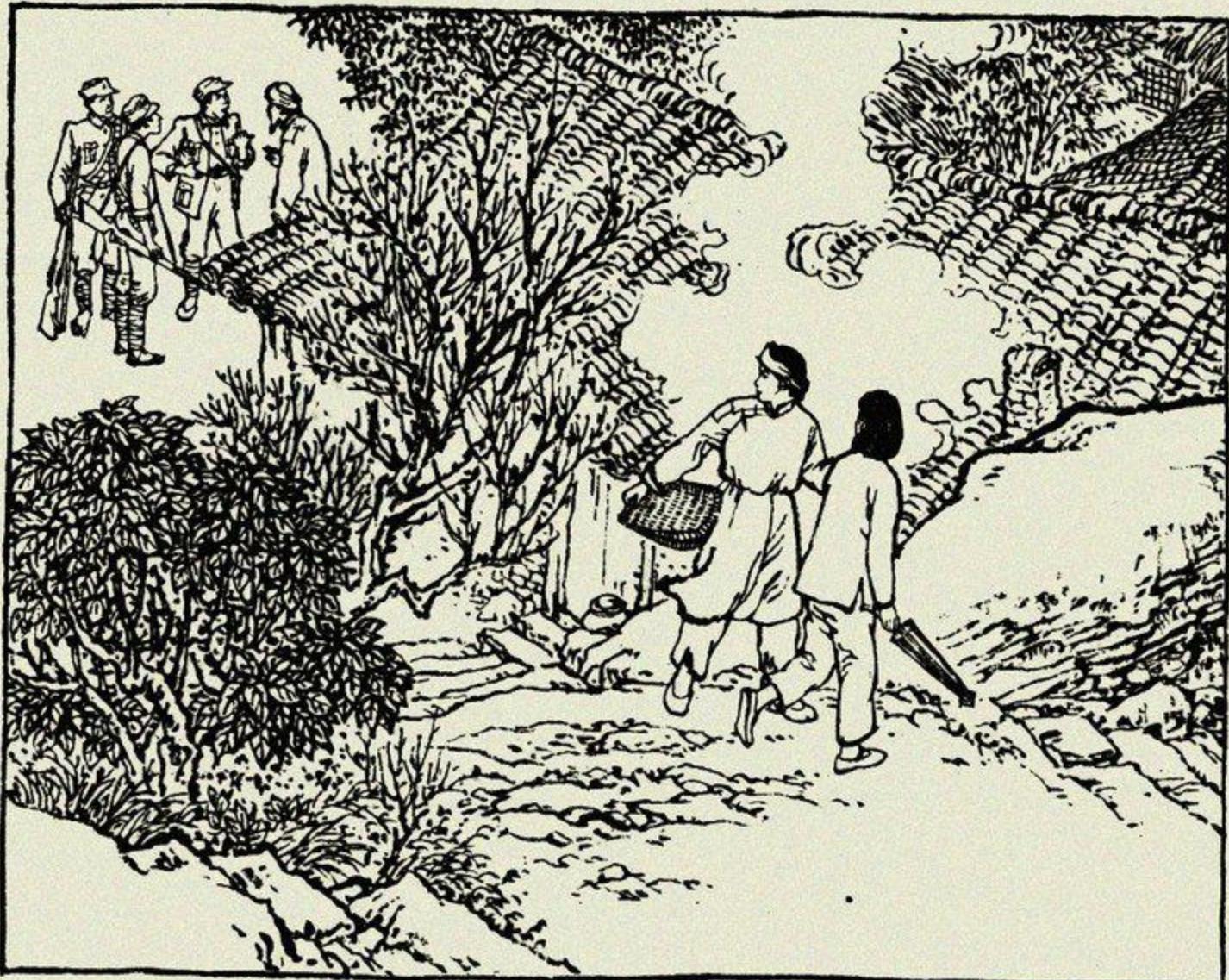
(122)晚上，在桐油灯下，江姐就和农民谈起中国农民怎样才能摆脫悲惨的命运。农民觉得江姐说的正是自己心中的话，把江姐当作是最亲密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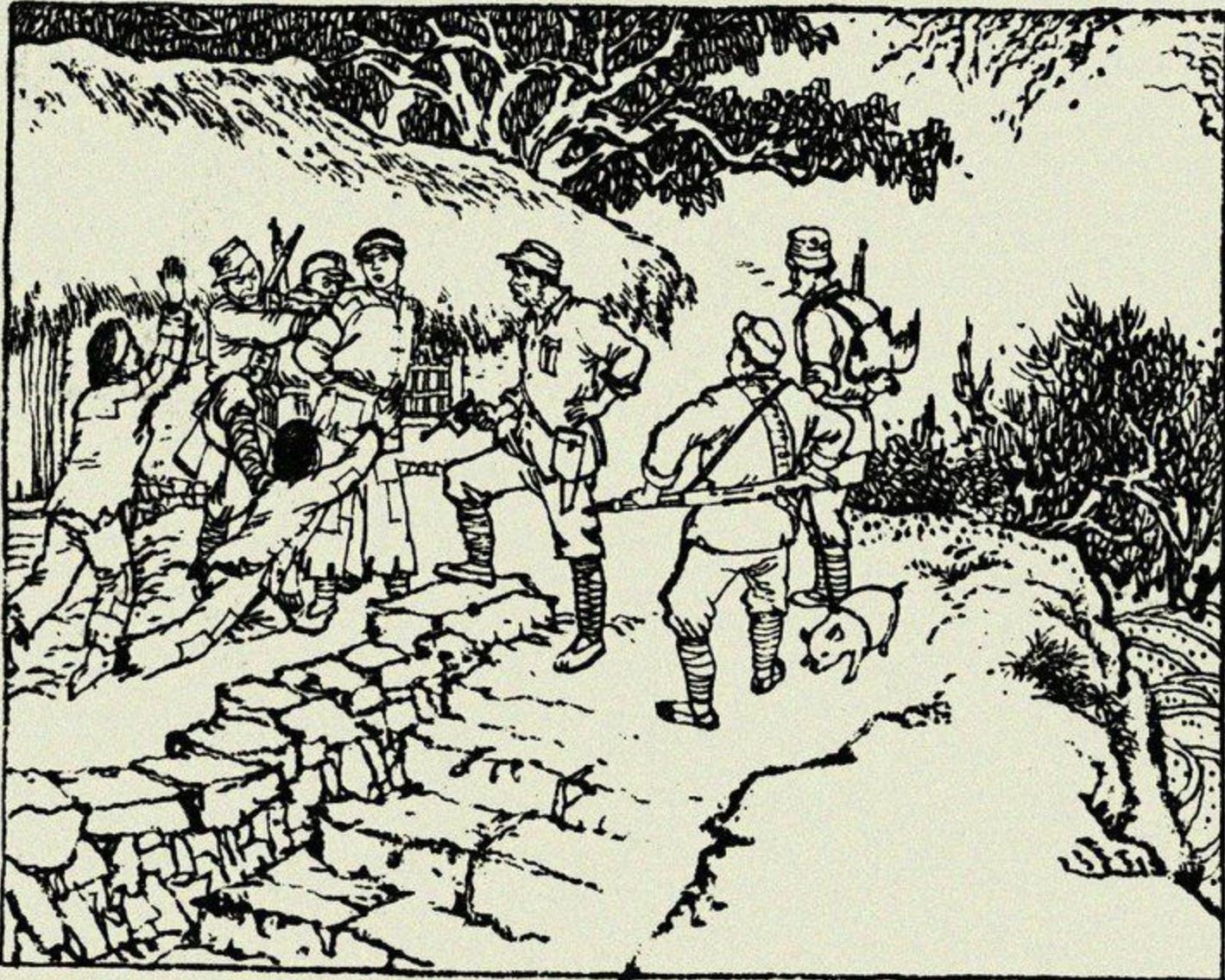
(123) 大巴山的群众工作，在原有基础上火热的展开。为了工作，江姐有时不顾狂风暴雨，到一些工作据点去。陡滑的山路挡不住她，汹涌的急流阻拦不了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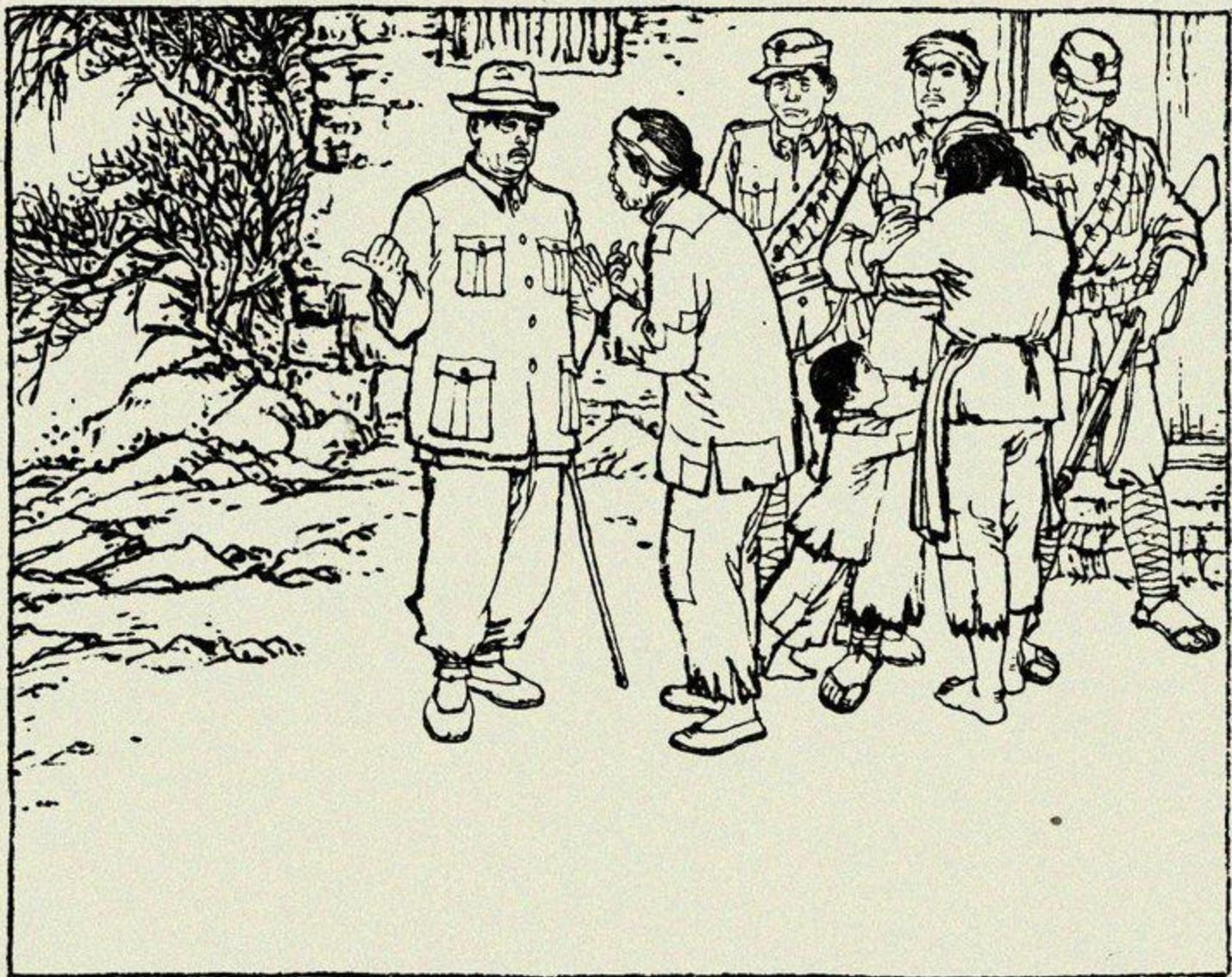
(124)有的同志劝她当心，她笑着说：“我感谢同志们，可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呵，我们多做些工作，就可以促使反动派早些垮台，人民就可以早些摆脫痛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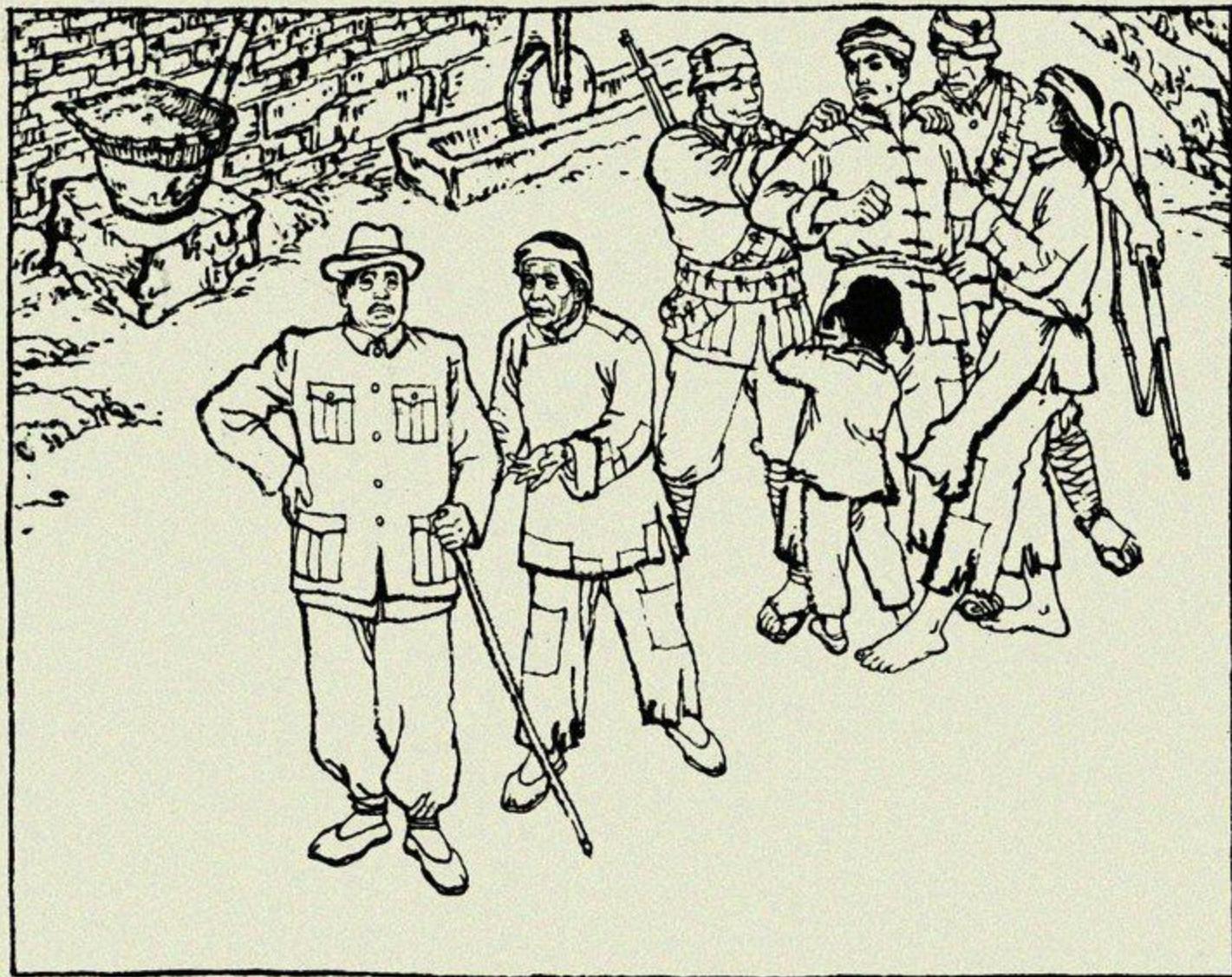
(125)江姐每到一处，群众自动为她领路；遇到危险，群众千方百计掩护她。她就象鱼生活在大海里一样。她牢记着党的教导：离开了群众，就象鱼离开了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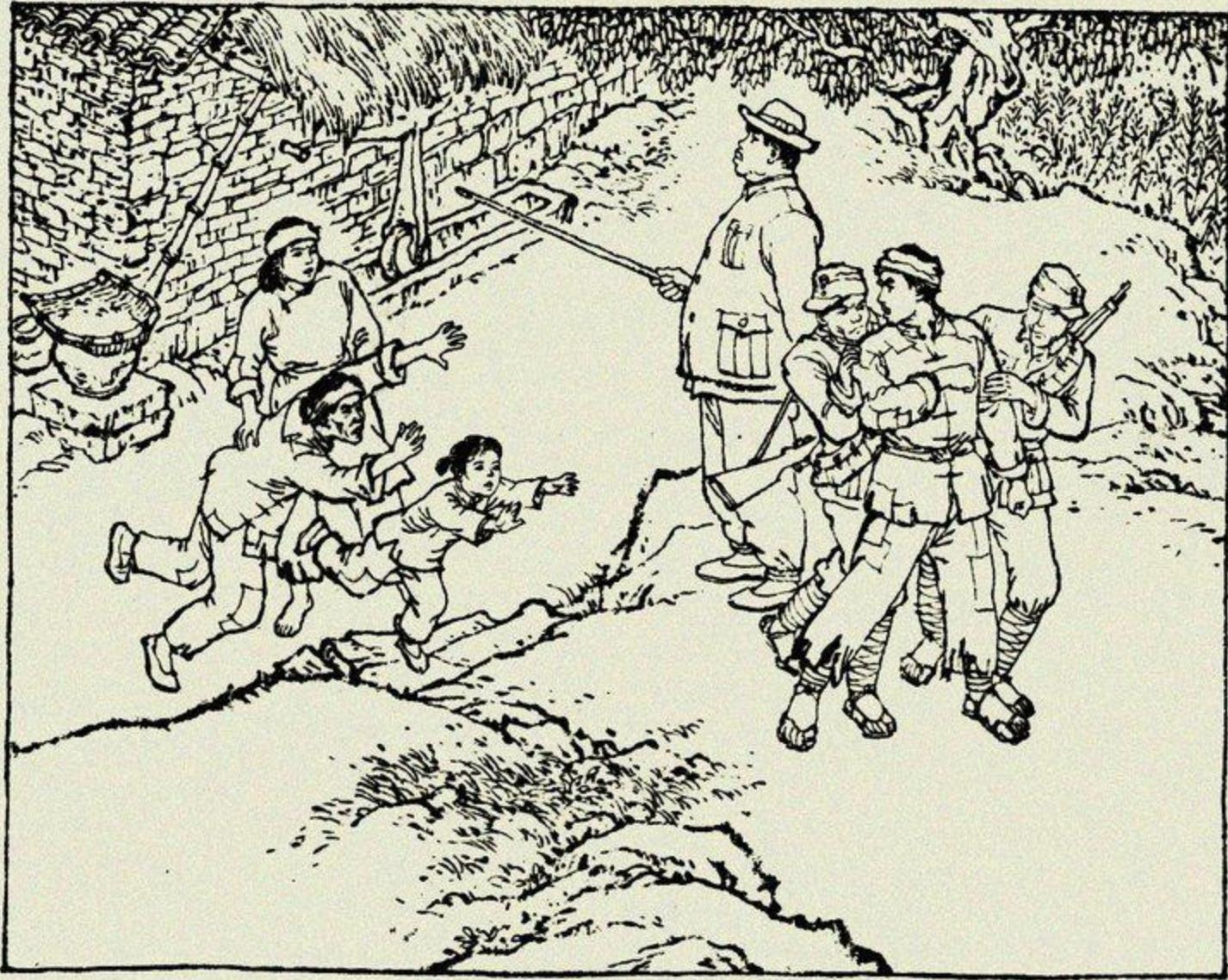
(126) 敌人的魔掌，沒有放松大巴山。许多乡公所的乡丁，带着枪枝，带着公文，凶横地到处抓丁派款。每座村落，每间破草房，都有哭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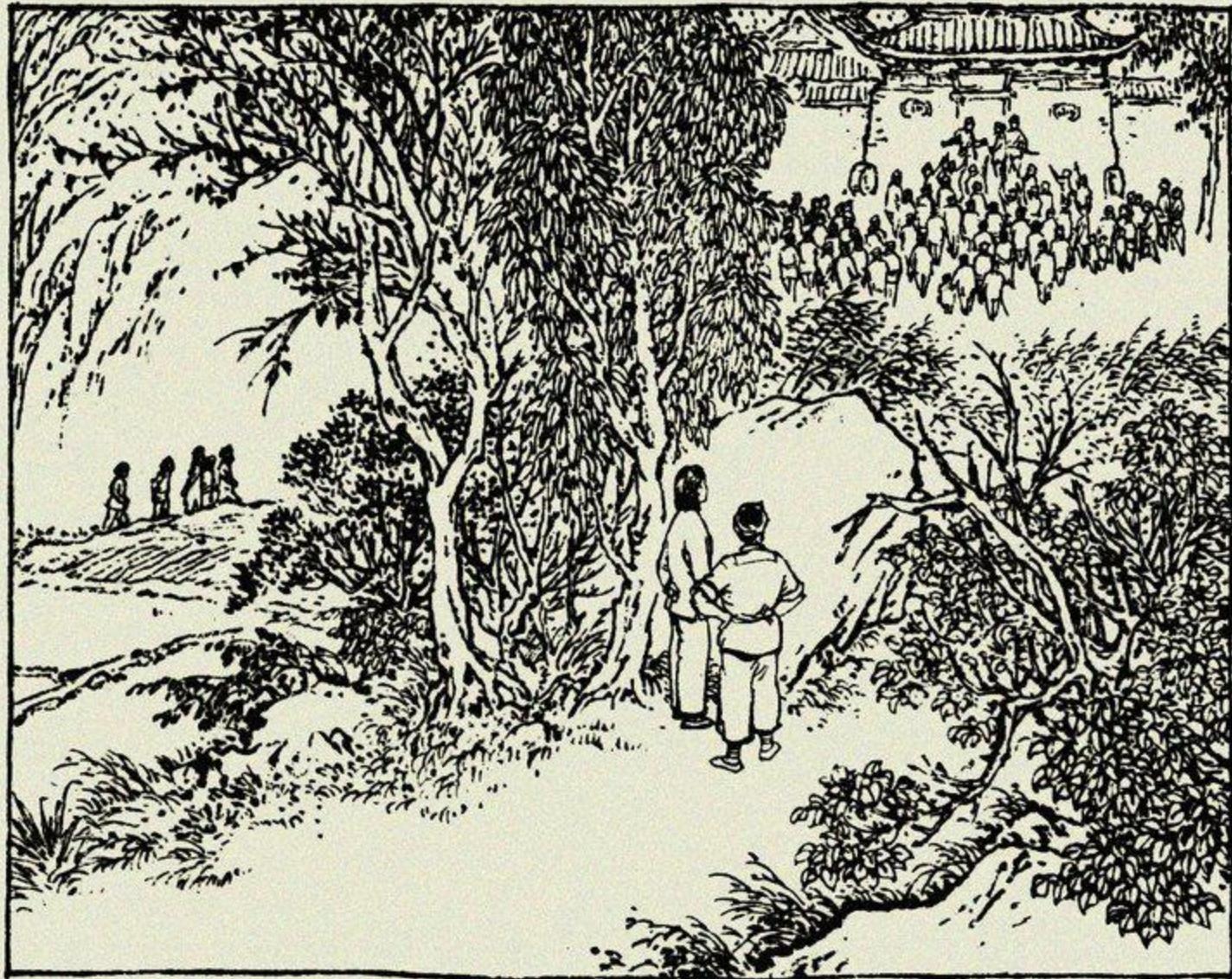
(127) 双河场伪乡长带着乡丁来到张金贵家，老太婆说：“我家金贵是独养子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伪乡长鼓起眼睛吼道：“独子也要去！抽签抽着了他，不去不行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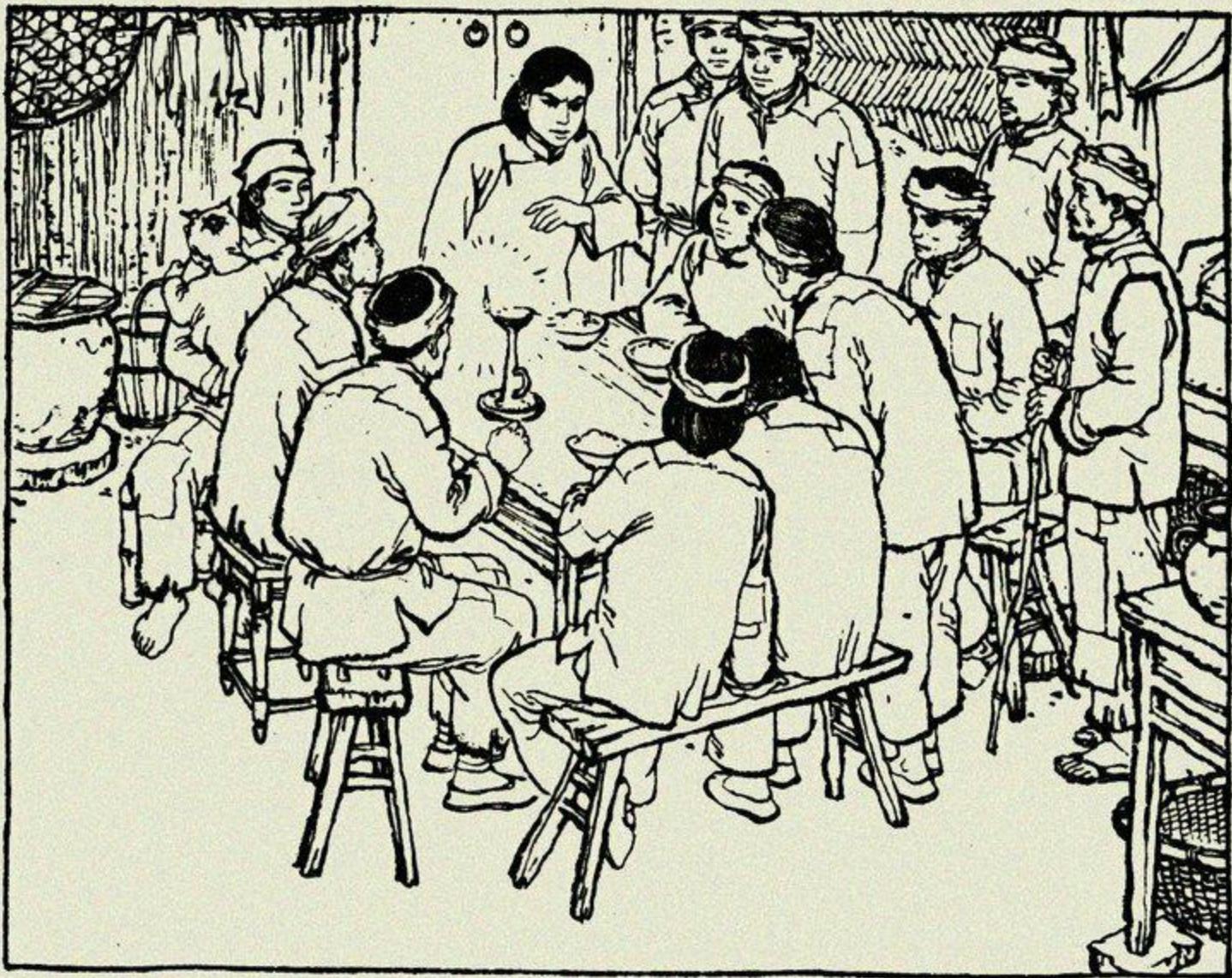
(128) 老太婆哀求着：“全家都靠金贵，他一走，我们老小就会活活餓死！”伪乡长冷笑着说：“我们管不了那么宽，上面催得紧嘛。要不，你出錢买个人去顶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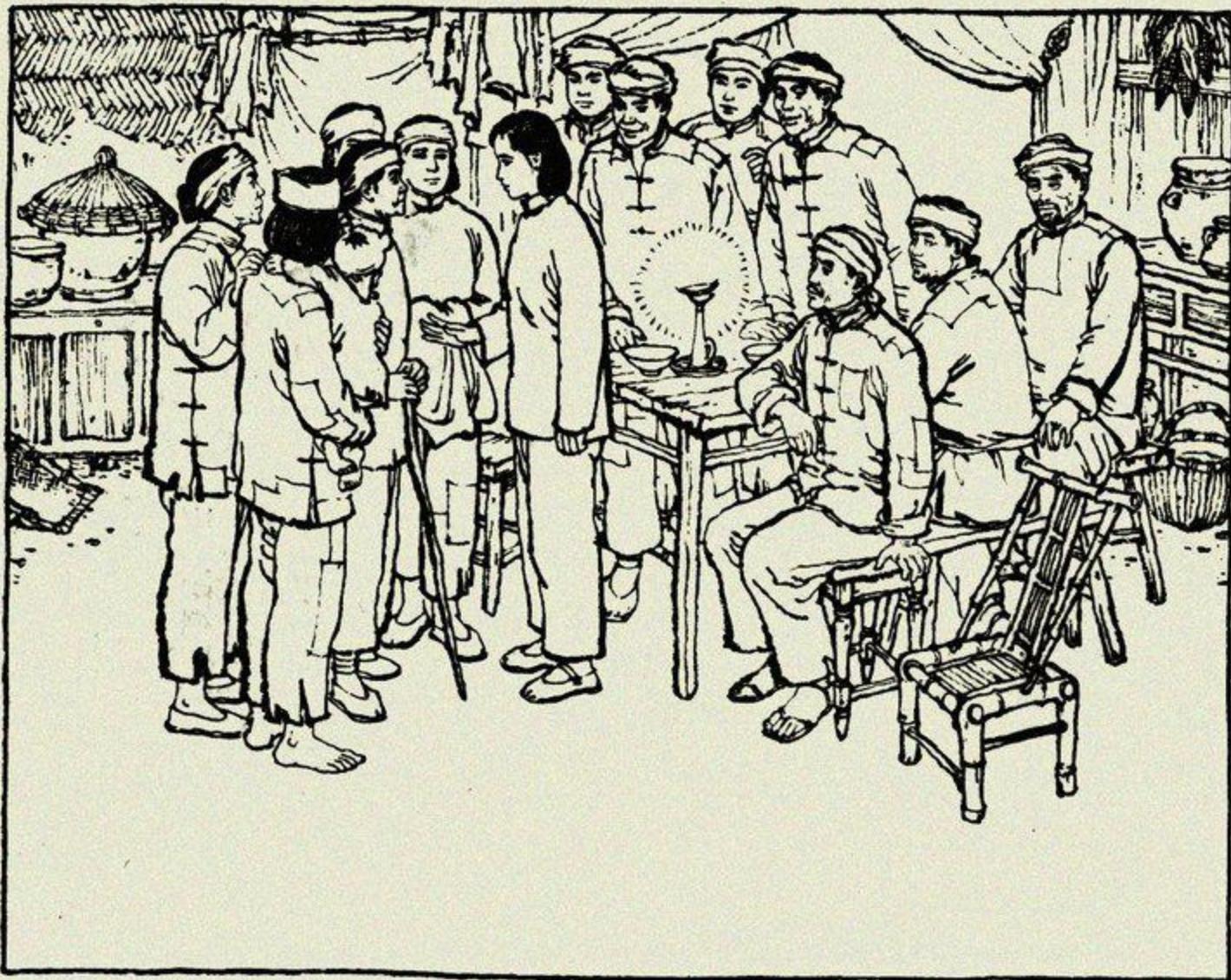
(129)吃饭都成問題，那有錢买人去顶。张金贵被抓走了，娘儿们呼天抢地，一路追出去。伪乡长和乡丁由于挨了张金贵几拳，一边走，一边不停地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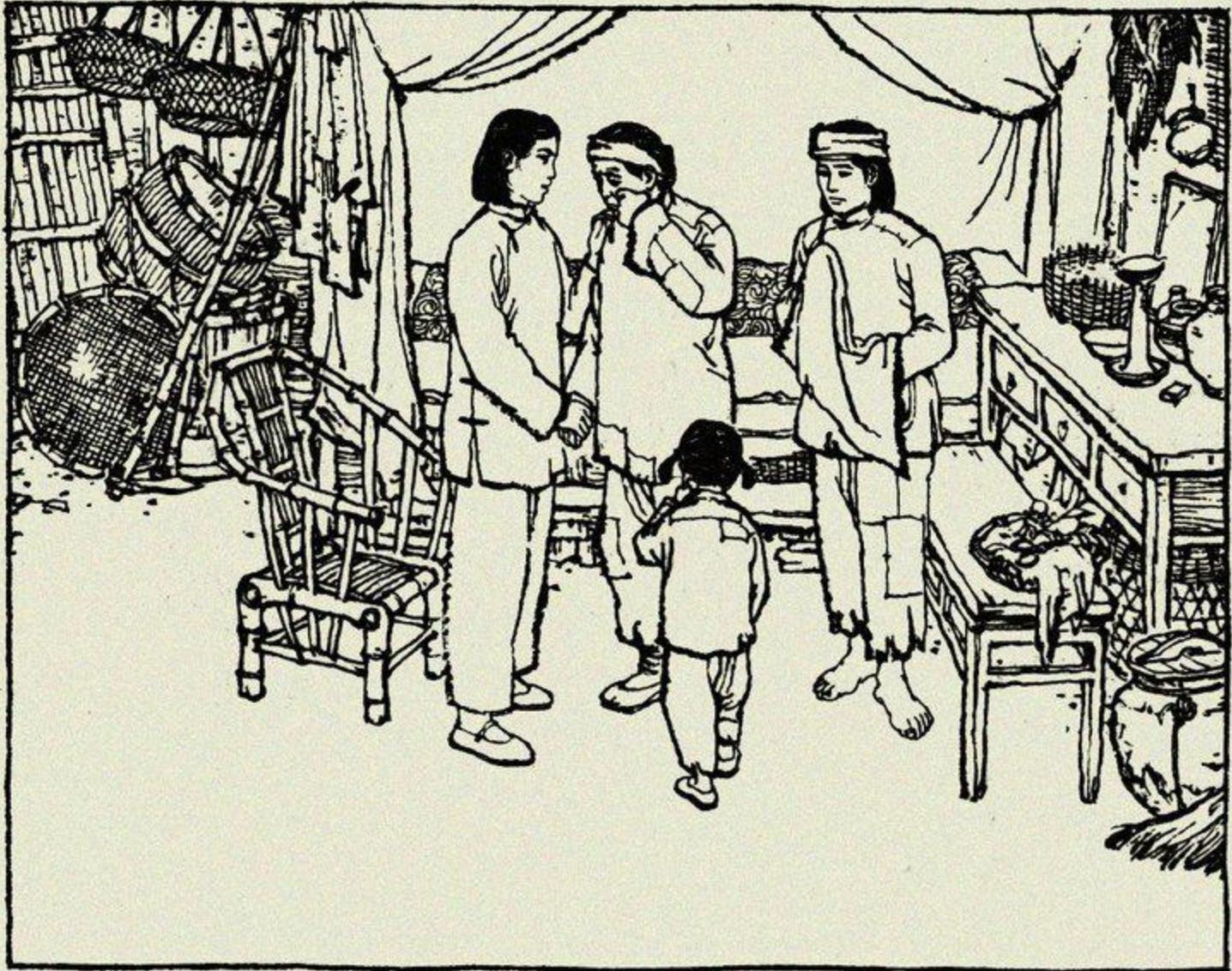
(130)这一带被抓的壮丁，都被关押在大庙里。成天都有壮丁的家属来探望亲人，大庙里，经常传出哭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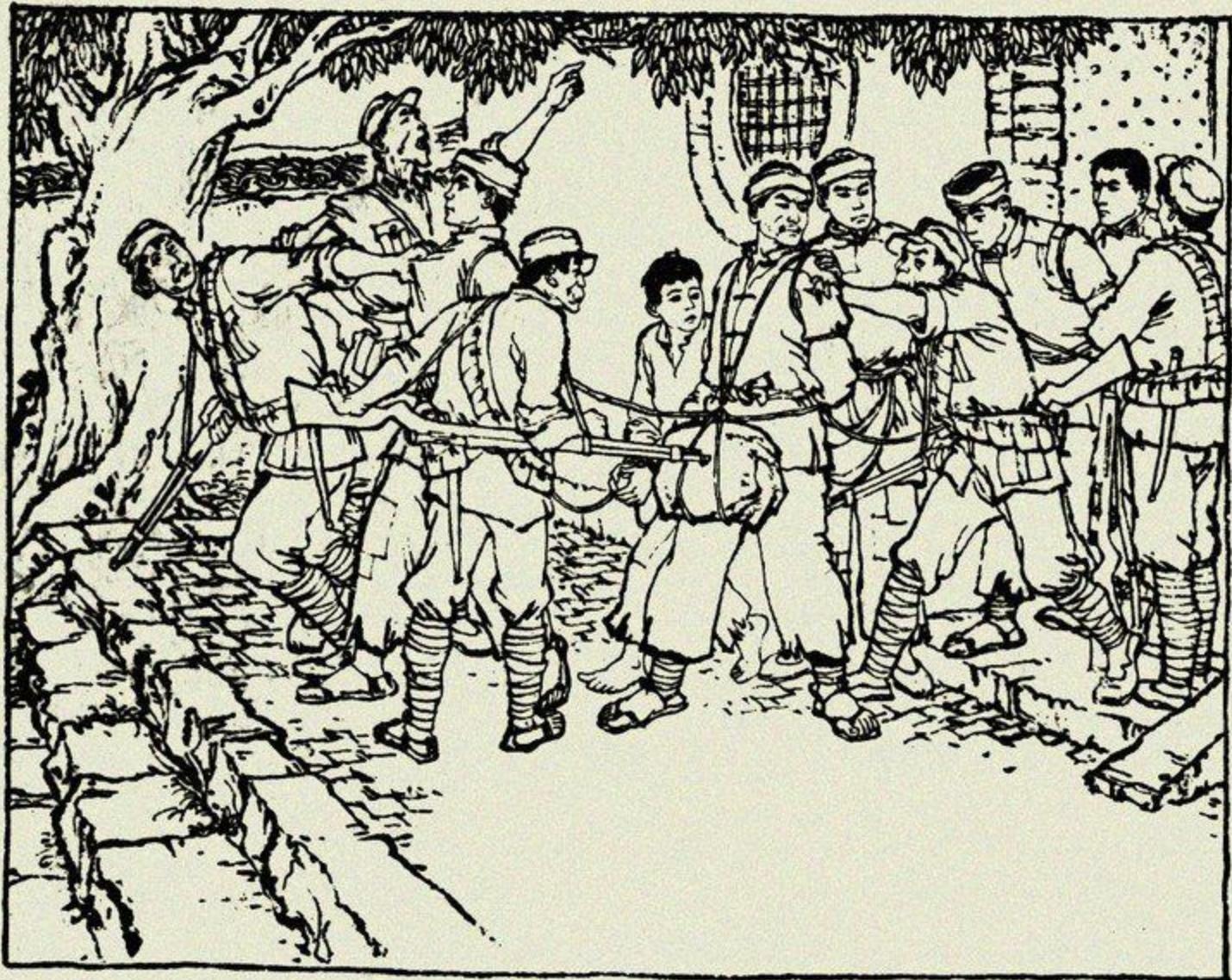
(131) 江姐见了，十分气愤，她想：情势十分急迫，决不能让农民兄弟被抓走，要进一步把农民组织起来，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。她秘密地和同志们商量对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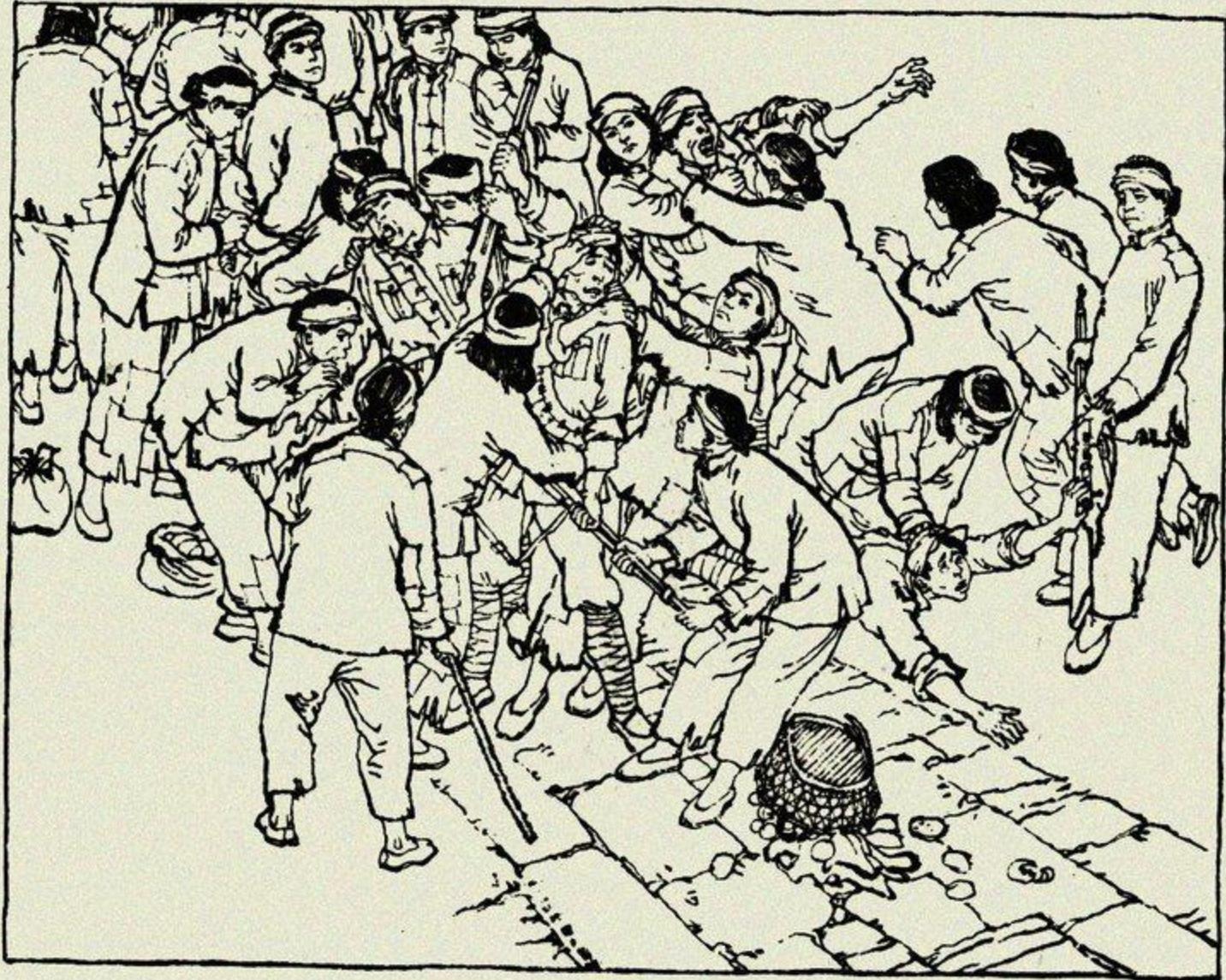
(132) 经过研究之后，江姐考虑到当时的情势，决定先在妇女群众中做好工作，趁敌人押走农民兄弟时，由妇女出面，进行有组织的拦截；但又不使敌人觉察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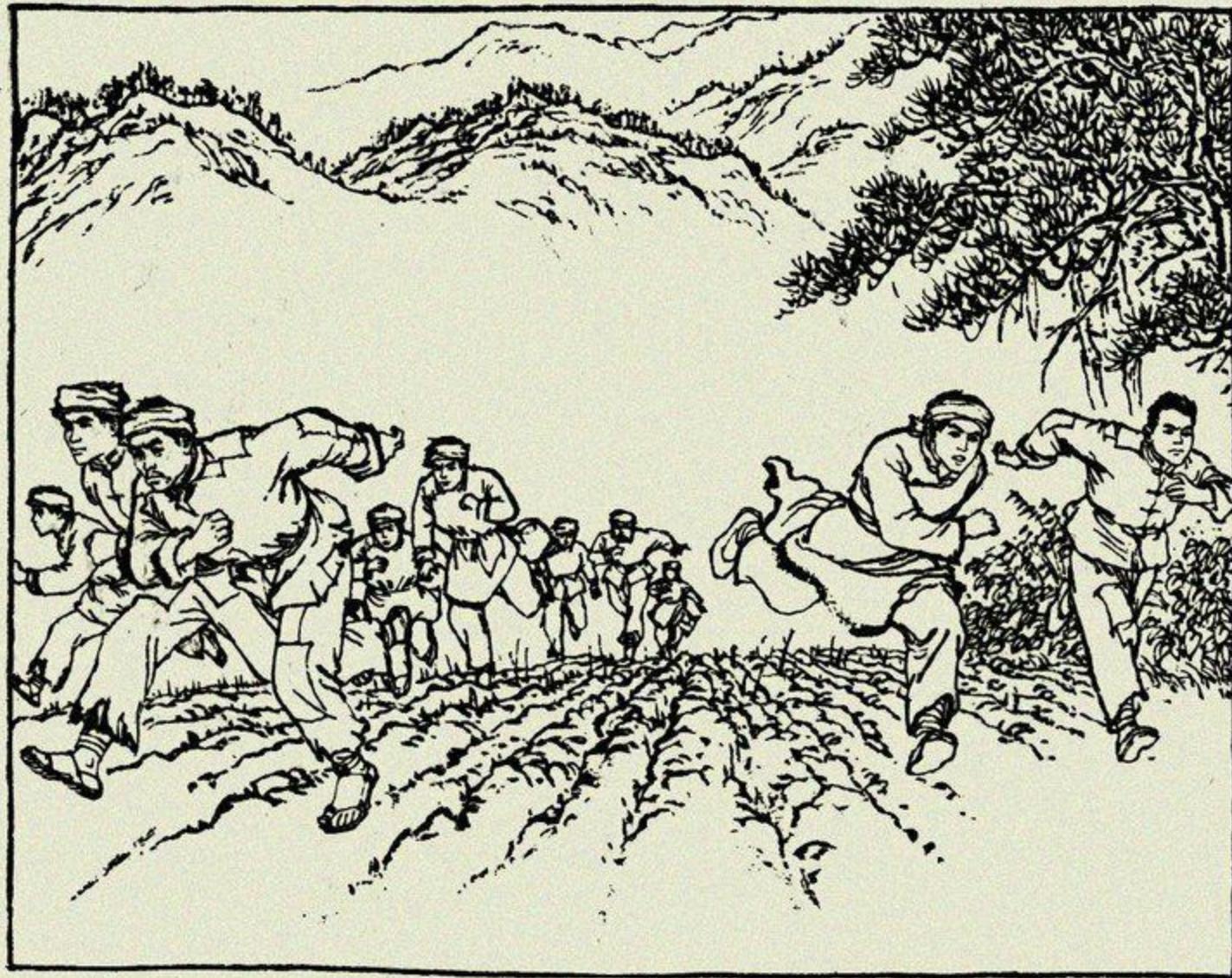
(133) 江姐劝慰着老太婆不要着急，一定要把张金贵救出来，不仅张金贵，一些农民兄弟也不让抓走。老太婆一双带泪的眼望着她，说：“有你作主，我不着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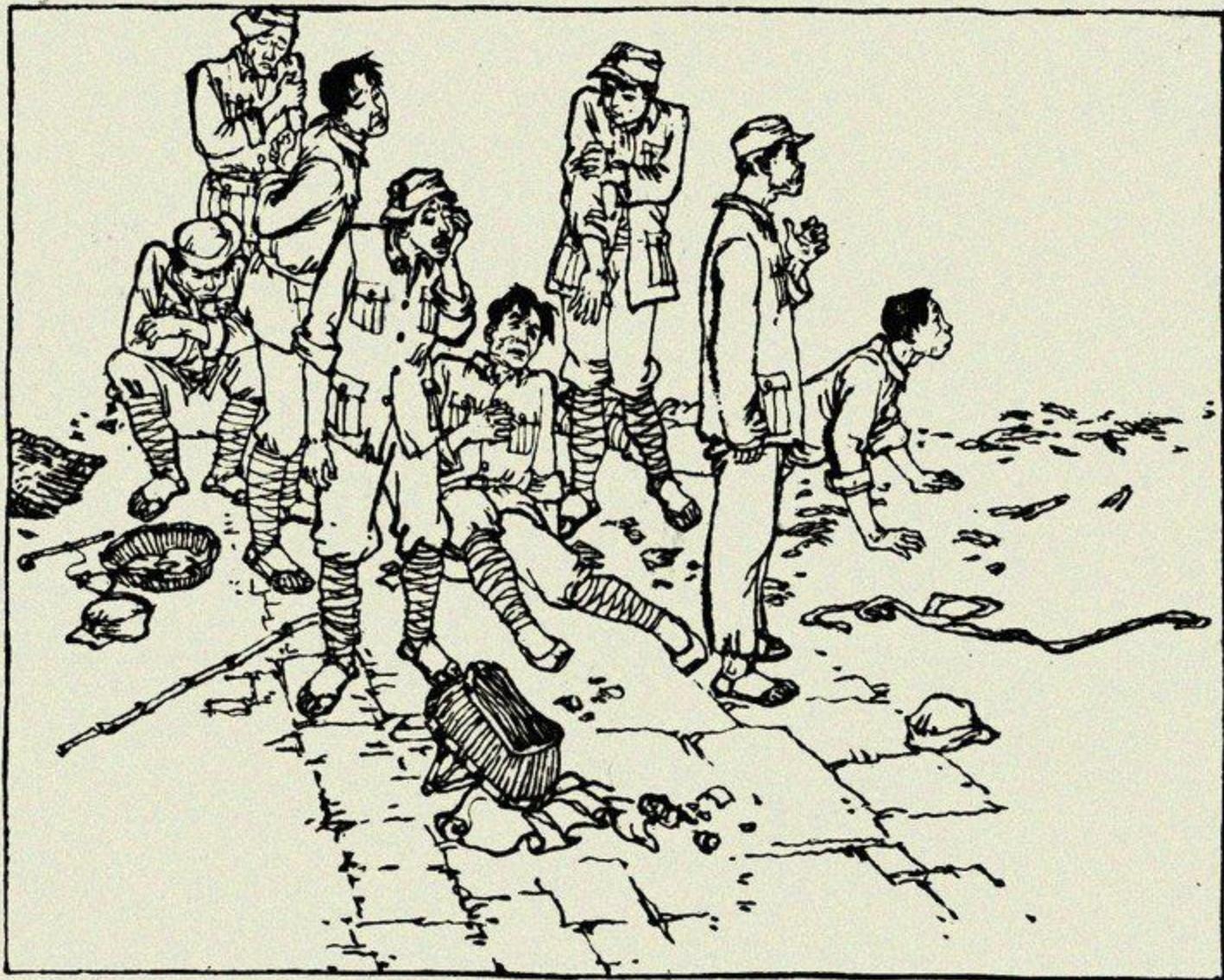
(134)这天,关押在大庙里的农民兄弟,被乡丁们带出来,他们的双手都被绳子捆着,每个人的眼里,都有一股怒火。乡丁们吆喝着,叫骂着,把他们押往县城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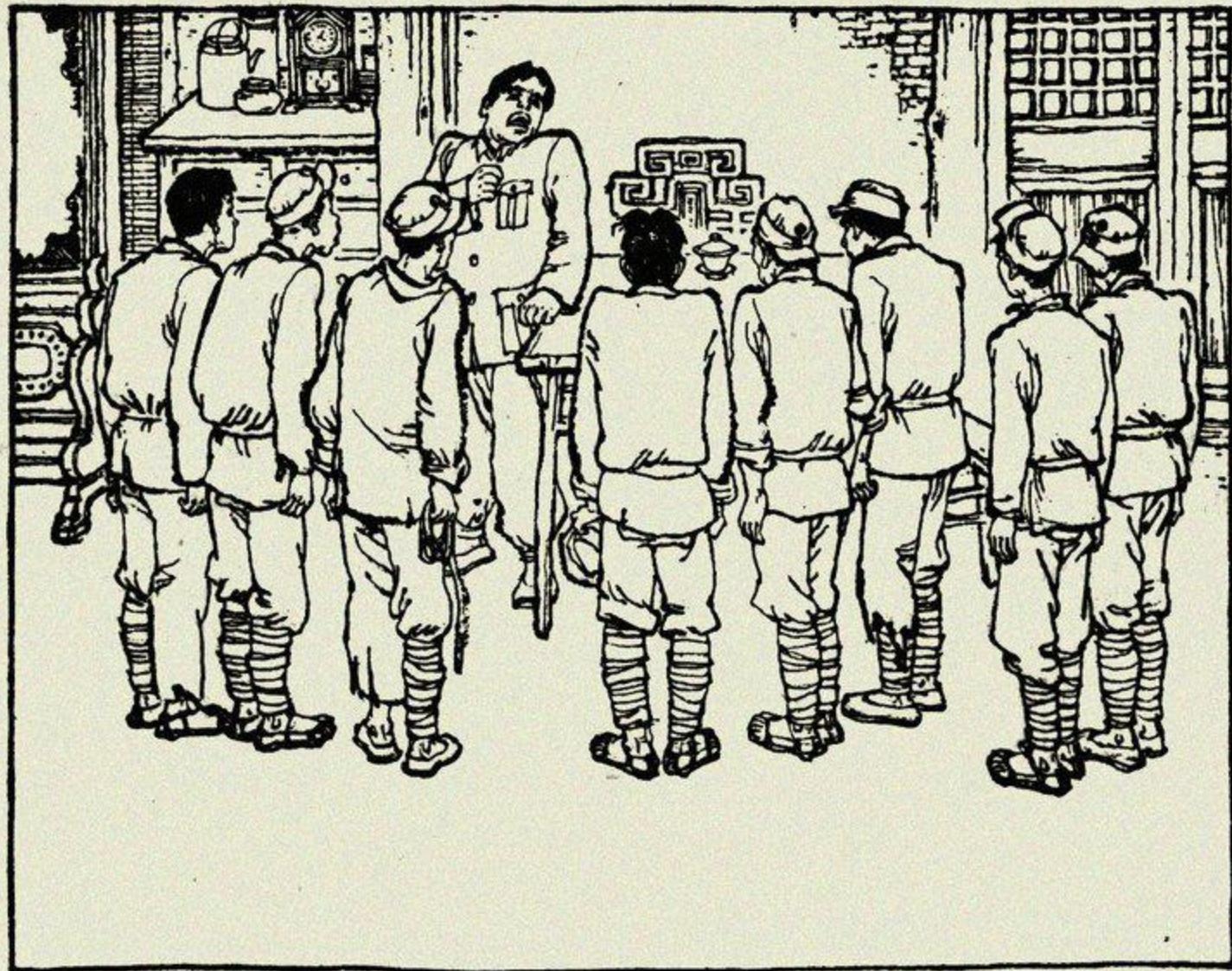
(135)刚出乡场，只见许多妇女蜂拥上前，她们纠住乡丁哭着，骂着；乡丁来不及招架，连枪枝也被抢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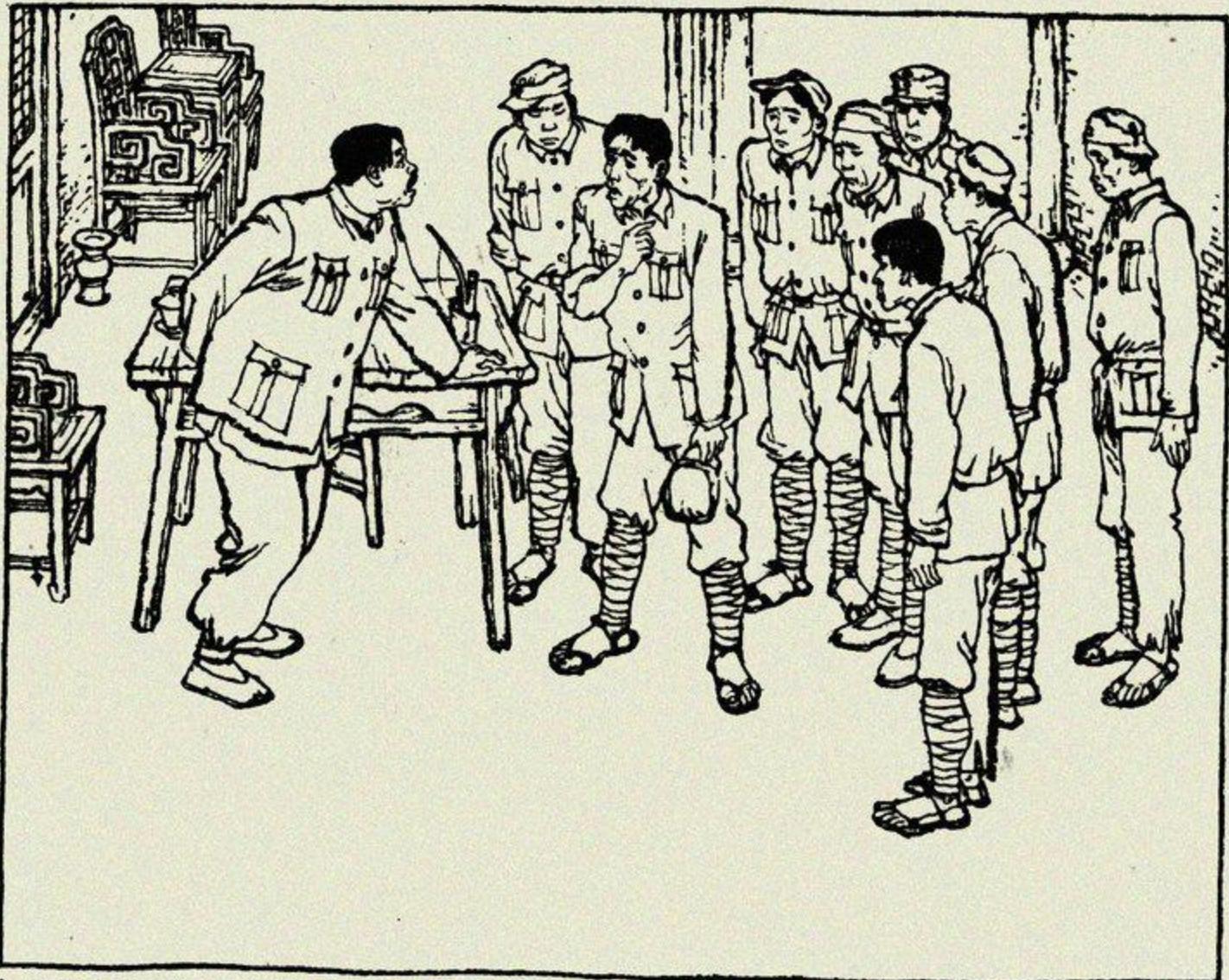
(136) 在一阵喧闹声中，农民兄弟被人剪开了绳索，纷纷夺路逃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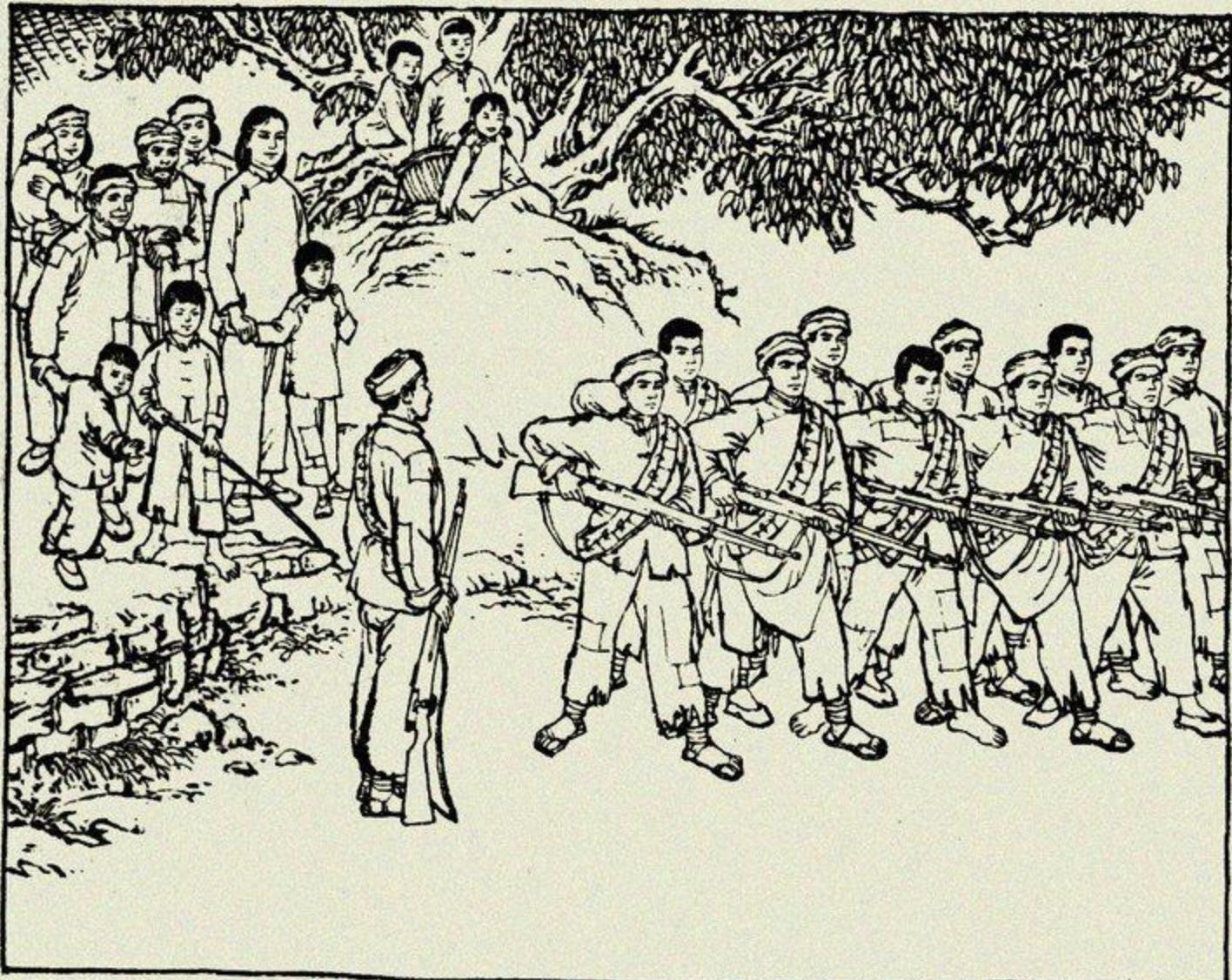
(137) 最后只剩下八个空着双手的乡丁，他们望着四散开去的妇女毫无办法，既找不到为首的人，也不能把她们一齐押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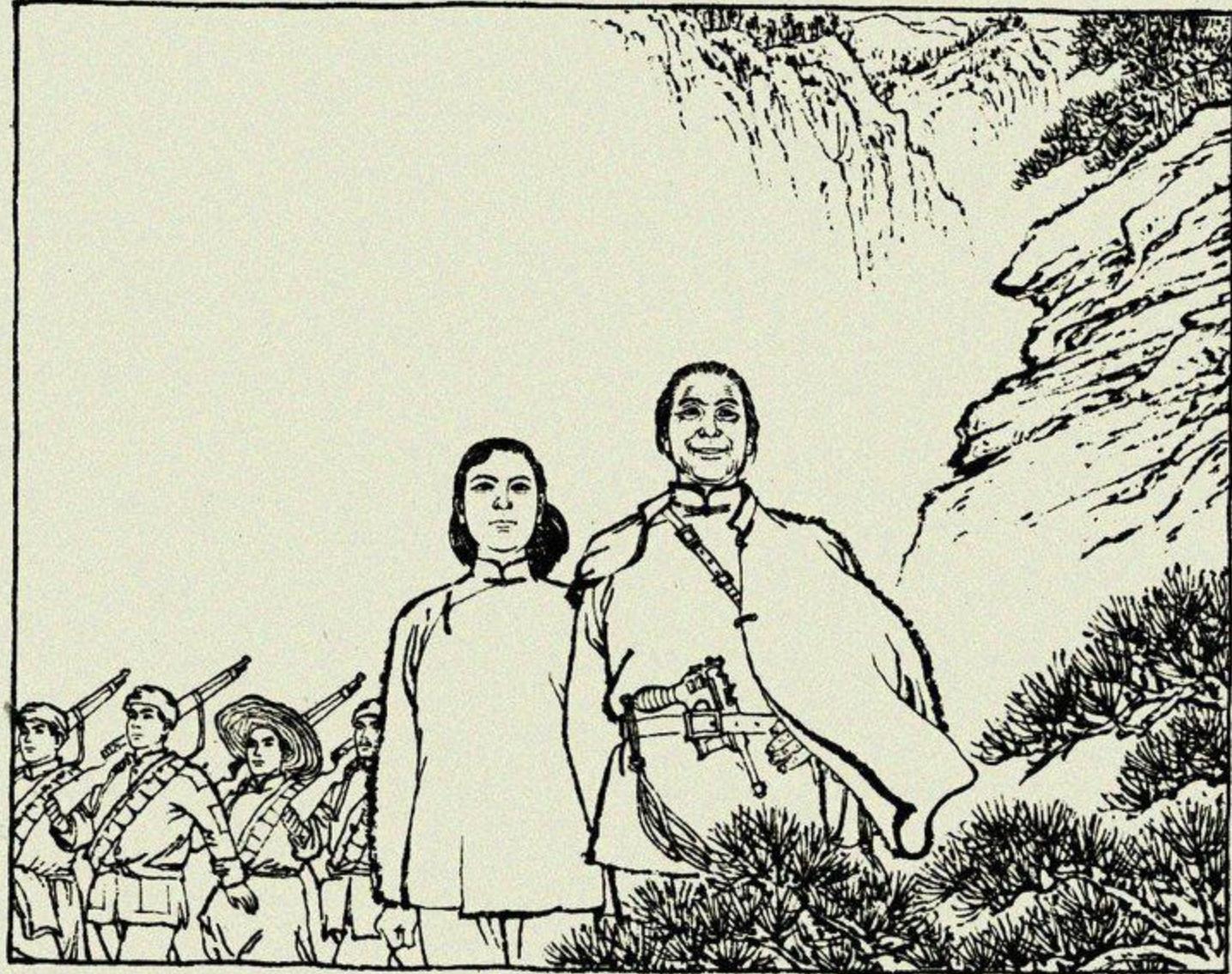
(138) 乡丁垂头丧气来见伪乡长，伪乡长气得拍桌大骂：“脓包！脓包！手上有枪，连女人都对付不了！”当他发现他们连枪也没有了时，气急败坏地问：“枪呢？”



(139) 乡丁愁眉苦脸地说：“枪被抢走了。”伪乡长这下软瘫了，他不但壮丁名额无法交差，丢了枪更有严重的过失。他干嚎着：“押起，押起！我要重重地办你们！”



(140)群众很高兴，江姐更是高兴。斗争是胜利了，不但救出了被抓走的农民兄弟，同时还得到了八支好枪，增加了打击敌人的武器。



(141)从此，大巴山传开了许许多多抗丁抗粮的消息。双枪老太婆得到这些情报，想起了那晚上和江姐的长谈，她刚强有力地说：“前仆后继，我们应该这样！”

紅岩

可蒙改編
韓和平 罗 盘 画
金 奎 顧炳鑫

这套連环画是根据同名长篇小說編繪的，分为八冊出版。內容从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掙扎，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起，直到革命志士越獄，美蒋秘密监狱中美合作所毁灭为止。八冊連环画各有独立的內容，但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故事。

八冊連环画的书名和順序如下：

- (1)山城风暴 (2)前仆后繼 (3)沙坪事件 (4)威懾群魔
- (5)烈火紅心 (6)揭破阴谋 (7)迎接黎明 (8)永垂不朽



统一书号: T8081·5519

定 价: 0.19 元

— 红 岩 (二) 前 仆 后 继 —

原著 罗广斌 楊益言 改編 可蒙 畫畫 褚和平 罗 盘 金 奎 顧炳鑫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上海長樂路六七二弄三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字002號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红印印刷厂印刷
开本 787×1092 1/60 印张 2 12/30 1965年4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4次印刷 500,001—865,000